

美赫王

卷十五

宝·喀邱瑞 著

版权 阿瓦塔美赫巴巴永久公益信托

作	者：	宝·喀邱瑞
翻	译：	石灰
校	对：	田心
美	工：	炬池
网	站：	www.meherbaba.cn
开	本：	850 x 1168 1/32
字	数：	千字
张	数：	页
版	次：	2024 年 09 月 16 日

目 录

血洒印度国土	1
在美拉扎德康复	24
古鲁帕萨德	36
印马双语撒晤斯	95
泰古双语撒晤斯	134
准备西方撒晤斯	168
美国撒晤斯	179
澳洲撒晤斯	226

血洒印度国土

在英美澳访问归来，美赫巴巴继续在萨塔拉闭关工作。1956年8月期间，男满德里受令不得同任何女子说话。一天，巴巴派宝去市场买扫帚，通常只有妇女卖这个。宝寻找卖扫帚的男子，却未能找到。正琢磨要不要买，一名妇女离开店铺，留下儿子管店。宝立即去找他买了五把扫帚。正要付钱，妇人回来了。宝把钱扔到地上，拿着扫帚就走，避免了同她说话。妇人望着他，对这种古怪行径直摇头。

宝还要负责到附近的面粉厂磨面扛回来。一天阿娄巴对巴巴抱怨说该厂面粉质量不好。巴巴对宝说：“阿娄巴说的对。去另一家磨粉厂磨面。”阿娄巴告诉他2英里外的另一家面粉厂。宝只好肩扛沉甸甸的麦子袋步行走去。

两家磨的面粉毫无差别，不久宝提请巴巴注意。巴巴说：“什么？两者之间有天壤之别！是我想让你在这家新磨粉厂磨面。你为何坚持说没有差别？干吗要考虑面粉？要尊重我的意愿。”

这个时期在萨塔拉发生的另一件事涉及凯克巴德。帕西牧师出身的凯克巴德，做事特别苛求讲究。每天定时用餐喝茶，不容延误。他上午11点准时用午餐。一次，他去厨房吃饭，米饭还需要再蒸5分钟。凯克巴德不愿等，吃了起来。在花梨木屋的巴巴突然来到厨房，看见凯克巴德在吃饭。巴巴捏捏饭，发现半熟，不让凯克巴德再吃。这时米饭煮熟了。巴巴亲自给凯克巴德盛饭，随后命令宝和阿娄巴把剩下的夹生饭吃掉。

有时候巴巴会故意在满德里之间制造冲突。以这种方式，使隐藏的情绪浮现出来，予以处理。一次，巴巴向拜度使个眼色，当着尼鲁的面问：“那天你跟我说的是尼鲁啥事儿？他上大学时，谁用鞋子揍了他？”

拜度心领神会，回答：“尼鲁在大学爱上一个漂亮女生，她老爹得知此事，就在闹市上，脱鞋把他揍得屁滚尿流！”

尼鲁火冒三丈。“您为何听信这个粗野伊朗尼的谎话？”他问巴巴，“我上大学那会儿，他在哪儿？”

“我和你一起来着！”拜度答。

尼鲁威胁道：“你再撒谎，我就拿鞋揍你！”

巴巴打手势让他们冷静，又问那个女生到底是咋回事儿。尼鲁回答：“也许有那么回事，可这个伊朗尼文盲凭什么打探闲事？”

“既然我说谎，那你为啥不道出实情？”拜度说。

“你是谁啊，来指示我？”

“你是谁啊，遮人耳目？”

尼鲁说：“巴巴，叫这个白痴立马走人——否则我不揍他一顿，就不放他走。”

巴巴指出：“拜度比你强壮多了。他会揍扁你。”

“可他为啥说我的谎话？”

“他一定听了传闻。我也觉得这里面有点文章。”

拜度说：“我会证明给你看，巴巴。到时您就信我了。”

“你有啥证据可提？”尼鲁质问，“我把女孩本人带来，让她告诉你们。”

巴巴扬起眉头，打手势：“这么说，你是追过女孩。”

“我没追她，巴巴。碰都没碰过她！可她爱我，而且因为我，至今仍未成婚。”

“那你为啥从没给我讲过这事儿？为何这些年一直瞒着我？好在拜度让我开眼，否则我哪儿会知道。”

“我跟她有啥关系，要对您谈她的事？”

“她因为爱你而至今未婚，对不对？所以，她的业相在你身上；因为你和我一起，我不得不承受这个负担。你要是早告诉了我，负担就不会在我身上了。行了，现在对此不用担心了。”

尼鲁完全忘了这段旧恋情，拜度本人也对此一无所知。但巴巴通过在他们之间挑起争吵，让秘密曝光，从而使尼鲁摆脱隐藏于他意识深处的东西。

期间，拜度将一个叫罗姆宝的男子从普纳带到萨塔拉。他类似玛司特，但不是完全的玛司特，因闻到精能量“微风”而有些灵性陶醉（注：苏非将这种类似玛司特状态称作“哈瓦”——微风，表示树叶被微风或强风吹走。此处指将人带入另一个世界的神圣微风）。但也称他玛司特。巴巴命令宝照看他——服侍他吃饭、为他整理床、照料他的日常需要。另外还令宝每天七次为罗姆宝洗脚，并把头放在他脚上顶礼。

有一次巴巴指示宝：“今天我要为罗姆宝理发洗澡，下午1点半前做好准备。”巴巴三四次警告他做好准备，还说：“我要在1点半准时给他理发。要保持警惕，别让罗姆宝那时离开住所。”

宝做了必要安排，看着罗姆宝。这个玛司特却在他上洗手间时溜出房间走掉。（罗姆宝从不出门；直到那时他一直温顺地坐在一处。）

1点半整，巴巴从格拉夫顿来到花梨木屋。宝走出洗手间，进屋去领罗姆宝。惊讶地发现人没了。宝只离开了5分钟，未料到他会这样做。宝发狂般找遍屋里屋外，却不见他的踪影。巴巴将宝叫来，问：“我不是叫你带玛司特来吗？你在做什么？我在这儿等你。他在哪儿？”

宝支支吾吾说：“玛司特去别处了。”

巴巴极其生气，训斥：“我反复警告你要注意，格外注意。你还是不听。太粗心了！怎能让我信任你？我的工作被你毁了。”

随后命令：“半小时内找到罗姆宝带回，否则你就收拾行李离开。”

宝骑着自行车在路上前后寻找，还是找不到罗姆宝。又惶恐又泄气，空手而归。巴巴怒气未消，又遣他和彭度一起乘车去找，可仍然没找到。

那个玛司特杳无踪影。宝愧疚地站到巴巴面前，感到天塌地陷一般。最后，巴巴命令他：“现在徒步出去。5分钟内找到并带回玛司特。否则不许你留下。”

宝走出去，看见罗姆宝走在返回住所的路上。宝如释重负，立即带他去见巴巴。巴巴问：“在哪儿找到他的？”

“路上。”

“玛司特之前从未离开过，今天怎么开溜了？”

“好生奇怪，巴巴，”宝说，“四面八方的路上我都找遍，一无所获。我也不知他去哪儿了，是怎么回来的。”

巴巴回应：“对我的警告，你没有适当重视。这就是他为什么离开了。把这当作一个教训。”

后来得知原来罗姆宝躲在公厕里了，巴巴遣宝再次去找他时，罗姆宝恰好回到路上。

1956年9月1日，星期六，美赫巴巴的一年闭关达到高峰。通讯完全停止，外地爱者严禁出入萨塔拉。巴巴一整天滴水未进。9月2日至5日，巴巴每天从上午8时至11时，下午3时至5时，在法官屋同凯克巴德做闭关工作。

9月6日，也是在法官屋，巴巴为200名贫穷儿童洗脚，并把头放他们脚上顶礼，给他们盛拉瓦甜食吃，并给每人一块布匹。这次济贫活动费用是艾琳·科尼贝尔给巴巴的礼物。额外又来了50个孩子，也给他们发了帕萨德甜食。

埃瑞奇到普纳一周左右，9月5日返回萨塔拉。他在普纳时，接到玛妮的电报：“去见萨度韦斯瓦尼。对他讲巴巴的一切，并告诉他，他是巴巴珍爱的孩子之一。”埃瑞奇奉命于9月4日晚7点半去看萨度韦斯瓦尼，对他谈巴巴。听到巴巴记得并问候他，萨度韦斯瓦尼极为高兴，请埃瑞奇向巴巴转达他的衷心邀请，希望巴巴访问他在普纳的机构。埃瑞奇让他放心，会把他的话转达给巴巴。

埃瑞奇曾被派往古吉拉特邦的伽内希普瑞，向圣人尼提亚南德转达同样的讯息。（注：尼提亚南德是达到心意识的真正圣人，名字的意思是“喜海”。）并到孟买将同样的讯息传达给伪圣人，曼伽若姆弥昌达尼。弥昌达尼在印巴分裂后，从巴基斯坦来到印度，被奉为圣人，他其实是在欺骗天真者。不久前在孟买巴巴生日庆祝会上，他曾是主要发言人。可他听到埃瑞奇传达的巴巴讯息“高道皆是巴巴的爱子，是汇入海洋巴巴的河流”，大为恼怒，对巴巴恶毒诋毁。然而，巴巴听了埃瑞奇的汇报，并不生气。联系弥昌达尼，巴巴自有原因。

9月7日，巴巴乘轿车离开萨塔拉，彭度、尼鲁、拜度、宝和埃瑞奇同行，到海得拉巴及周边地区，进行为期四天的玛司特旅行。在那尔贡达，巴巴示意开车的埃瑞奇在一家路边小茶铺停下饮茶。埃瑞奇进去，叫店主备些好茶，还看着他把茶杯洗净。

宝站在巴巴那边打开的车门旁。过了一小会儿，一直坐在车里的巴巴示意宝，去看茶做好没。宝端来茶，巴巴拿起杯，往茶碟倒茶饮用。又用拿茶杯的右手做了个手势，可因多少被茶碟挡住，宝未能读懂巴巴的手语。

在不远处树下，坐着一个男孩，他一直盯着巴巴看。巴巴也看他。巴巴不停打手势，宝却不明所以然。“您要糖，巴巴？”巴巴摇头否认。

突然，那男孩站起，大声叫：“他要牛奶！”巴巴点点头，宝又拿来一些牛奶。

其他满德里回来，巴巴指着宝，说：“瞧这个人。他跟我三年了，却连我要牛奶这种简单的事儿，都不明白。可（指着那男孩）那孩子就

能看懂，还得告诉他。这个宝是怎么回事儿？”

男孩坐在地上，能看见巴巴的手。宝却是站着的，但他什么也没说。他们继续前进，到了海得拉巴，巴巴联系了一些之前联系过的玛司特。大约三天后，在他们返回萨塔拉途中，巴巴又让埃瑞奇在同一家小茶馆前停下饮茶。男孩就在上次见他的树下，他们一到，他就开始盯着巴巴。巴巴派宝去买茶，宝走进屋，少年走过来问：“他是谁？”因巴巴在闭关，不希望受扰，宝说：“走开。”男孩回到原地，继续目不转睛地望着巴巴。巴巴也一边饮茶一边朝他看。

早在 1952 年新生活期间，巴巴对道拉·辛医生许诺，说有一天会访问他家。这次在海得拉巴旅行期间，巴巴来到塞康德拉巴德，突访道拉·辛家。道拉·辛欣喜若狂，巴巴接见了他全家，之后启程返回萨塔拉。

9 月 10 日驱车返回途中，巴巴听说巴塔伽村有个很好的玛司特。道路被雨水冲垮，无法开车进村。巴巴和满德里将车停在路边，在淤泥厚厚的路上，赤足跋涉 6 英里。到了村里方得知，要见的人根本不是玛司特，原来是个巫师。巫师不在家，便打发人去告诉他，孟买有位富人来找他咨询。巴巴在他家等候。他回到家，巴巴对他顶礼，给他 5 卢比帕萨德。之后巴巴立即离去，又步行 6 英里原路返回。一路是碎石和泥泞，还有一段齐膝深的水洼。途中，巴巴评论：“不管那人是好是坏，终归也是我的。”

当天下午 2 点半左右驱车赴古尔伯加时，巴巴使他们免遭一场重大车祸。从路斜坡滑入深坑、完全侧翻离地仅几英寸的轿车，怎能自行矫正过来，没有翻进沟里——满德里只能称之为奇迹，其他解释都不通。“我至今不明白是怎么发生的，”宝后来对玛妮说，“一刹那，我的脸几乎触地，又一刹那，我们又在路上的车里前进。我看见巴巴的手牢牢抓住埃瑞奇的胳膊。”车侧翻到巴巴那边，埃瑞奇在巴巴上面，控制不住方向盘，巴巴（从几乎不可能的角度）将埃瑞奇推回座位，使他有可能猛拉方向盘转危为安。

听到满德里说这是个奇迹，巴巴一脸天真地打手势：“我对此一无所知。”

继续前行，来到一个村庄，有位长发的中年玛司特在喝棕榈酒。巴巴向他顶礼，触其足，给他 5 卢比。接着驱车到桑格里，巴巴联系了一个很好的玛司特。巴巴曾对他工作过，很高兴再次见他。

日夜兼程联系玛司特之后，巴巴于9月11日晚上返回萨塔拉。从15日星期六晚至16日晚，巴巴禁食24小时，甚至滴水未饮。9月18日至30日，他在法官屋同凯克巴德闭关工作，上午3小时，下午2小时。

1956年10月1日，通知印度和巴基斯坦全体巴巴爱者（通告是巴巴9月22日授述的）：巴巴已决定于1957年11月7日至12月7日，在美拉巴德举办撒晤斯。男女都将受邀请参加。分四组，每组5天。通告还说：“这次史无前例的聚会，将不仅有西方男女爱者，还有在印度备受尊敬的圣人和玛司特。”人们对来美拉巴德参加聚会的前景激动万分。可他们还要等13个月。

要安排225名西方人和1500名东方人的食宿交通等，预计需要每个西方爱者捐献300美元爱礼，才有足够资金，这包括他们在印度参加撒晤斯一个月期间的全部费用。巴巴批准了这个数额。一名满德里说这只是粗略估算，问道：“万一资金欠缺怎么办？”

巴巴微笑，调侃道：“那我们就全体禁食，只在周日进餐。”

当天，巴巴再次禁食禁水24小时。两天后，10月3日，率埃瑞奇、彭度、拜度和尼鲁驱车去孟买联系玛司特。他们住在阿厦那。除纳瑞曼、阿娜瓦丝和高荷妹妹恺梯之外，巴巴谁都没见。在孟买三天联系了某些（巴巴之前对他们工作过的）玛司特之后，10月6日驱车到美拉扎德。那里只有卡卡·巴瑞亚一人留守。巴巴宿了两夜，同他商议不同事宜。在10月8日晚返回萨塔拉之前，巴巴还到美拉巴德对玛司特阿里·夏工作。

回到萨塔拉，巴巴又分别在10月10日和12日禁食，24小时滴水未进。12日巴巴还驱车至戈尔哈布尔，联系玛司特。

大阿迪曾致信请求巴巴对涅槃和涅槃卡帕神圣状态加以说明。10月13日，巴巴通过宝复信阐释了两种状态。

10月14日星期天是十胜节，美嬉给希巴盛装打扮，将马牵给巴巴看。巴巴喜爱希巴和玛妮的宠物小猎犬彼得。当天，巴巴带美嬉、玛妮、娜佳、拉诺、高荷和美茹，前去游览克里希纳河与韦纳河交汇处。

15日巴巴再度无水禁食24小时。不过，他照常同凯克巴德做闭关工作——凯克巴德一边祈祷，巴巴一边顶礼他。

10月21日星期天，巴巴同埃瑞奇、彭度、拜度和尼鲁一道，驱车外出联系玛司特。日夜兼程，在中央邦的古纳、拉贾斯坦邦的科塔（正北650英里）联系玛司特之后，于10月23日午夜到美拉巴德，再度对

阿里·夏工作。当时阿里·夏健壮矍铄，可谈到这位玛司特时，巴巴却就其安葬事宜给帕椎和希度指示——如果他去世的话。

之后巴巴前往孟买，以联系更多的玛司特。当时孟买天气酷热。有一次巴巴带满德里去看板球赛。吉姆·米斯特里也同行。尼鲁和吉姆发生争吵，巴巴干预，训斥二人。巴巴接着问尼鲁一件事儿，可尼鲁生闷气，不肯回答。巴巴问他为何不语。尼鲁说“有新人在”，意指吉姆。

巴巴尖锐回复：“你怎能判断谁新谁旧？有许多人从未见过我，却跟我非常亲近。”

完成在孟买的工作之后，巴巴十分疲惫，于10月28日星期天上午返回萨塔拉。继续同凯克巴德做闭关工作。

这期间，随着巴巴寻找玛司特，中东的政治问题白热化。埃及总统纳赛尔为巩固其动摇地位，于7月占领苏伊士运河，并威胁对以色列开战。在纳赛尔发动袭击前，10月29日以色列人在英法军队的支援下入侵埃及。同时，在苏联控制的匈牙利，不满情绪爆发，11月4日，苏联军队对布达佩斯发动进攻，镇压了起义。成千上万的匈牙利难民，逃往奥地利和南斯拉夫。杀害数千工人和知识分子之后，苏联在匈牙利建立了傀儡政权。

在美赫巴巴1956年7月访问西方之前，艾微·杜思曾致信拉诺，顺便建议她为《神曰》描述的进化和内化过程配上插图，特别是对儿童有益。最初，拉诺没把这个主意当回事儿；但经过考虑，她征求巴巴许可，她可否在他出访期间绘制插图，巴巴表示支持。

拉诺又说：“我感到其中的进化部分我能画，但是层面怎么办？”

巴巴笑了，打手势：“尽力而为。”

巴巴返回后，拉诺已画了草图等他过目。巴巴认可，还给插图周围配上文字：

“无形无色，神的创造和冲动想象，以认识自己无所不在、无限永恒。”

埃瑞奇建议她在层面上多画几个人（她只画了一个人），不然会给人造成同一个时间只能一人穿行层面的印象。巴巴同意。10月底，插图完成后，寄给艾微·杜思，她后来又复制印刷。（注：玛妮在1956年10月31日写给艾微·杜思的信中，讲述了拉诺画的这幅《神曰》插图（英文版202页对面）：“此信旨在让你知道，拉诺已（用蜡笔水彩）完成

你所要的进化和转世等插图。画很漂亮，而且（尽管我们没料到）巴巴经常指导她：叫她添这个，改那个，写这个，这样安排，修改这个人物或那只鸟的色彩。巴巴怎么注意到人们通常疏漏的极微小细节的，令人惊奇！”）

11月7日上午，巴巴由美嫒、玛妮、高荷、拉诺、娜佳和美茹陪同，驱车前往马哈巴里什沃。在里彭饭店宿夜，经理是考伊亚·萨塔拉瓦拉，多雨季节生意清淡，他就到萨塔拉居住，也偶尔得到拜见巴巴的机会。同一天在中东，埃及接受和以色列的停火协议。

拉姆玖·阿卜度拉和家人也在萨塔拉居住。他每天来花梨木屋。但不准他家人来访。

宝加入巴巴后，他妻子拉玛、两个孩子希拉和美赫纳施，跟拉玛父母一起生活，住在距那格浦尔约100英里的乡村。希拉4岁，弟弟美赫纳施3岁。一天，美赫纳施不慎把姐姐撞到一大锅煮沸的牛奶上，希拉严重烫伤。

11月8日，宝在萨塔拉接到希拉烫伤的电报。因巴巴闭关期间严禁通讯，宝未报告巴巴。可那天下午5时，巴巴召他到格拉夫顿，问有没有接到信件或电报。宝说接到拉玛一封电报。“她说了什么？”宝如实汇报。

“立刻给纳纳·科尔发电报，安排希拉的治疗。”

“那边会妥善安排的，”宝反对，“何必麻烦纳纳？”

巴巴听了，气得拿起凉鞋，使劲掷向宝。“为啥讲麻烦纳纳，而非直接服从我的命令？你这样对我说话，就不害臊？谁给纳纳发电报，你还是我？”

宝不吭声，巴巴又说：“假设我为别人给他发电报，你会说麻烦吗？”宝答不会，巴巴指出：“你对拉玛、希拉和美赫纳施还有执著。倘若没有执著，你就不会说那番话。不是出于爱，而是由于执著，你认为他们是你的。倘若你出于爱把他们视作你的，就决不会说什么麻烦纳纳，因为是我指示纳纳照顾她的。”

巴巴平静下来，又说：“你一直在我身边，你妻子拖儿带女住在偏远乡村。几年了，她一次都未要求派你回去，她难得写信时，总是说她开心满足。你看到她是怎样帮你的吗？她对我有爱，孩子们是我的，不是你的。我为他们做什么，不用你担心。如果你有顾虑，是你的执著；

如果你没有顾虑，才是爱。现在，你愿意服从我还是不愿？”

宝微笑，答道：“我愿意服从您，巴巴。”

巴巴接着问：“离你上次给拉玛写信，有多久了？”

“6个月。”宝回答。

“6个月！我今生还没遇到像你这样荒唐的。为什么不给她写信？给她写我——我的活动。她不是我的爱者吗？你给那么多人写信，为啥不给她写？这说明你由于执著，把他们当作你的。你若是将她视作我的一名爱者，也会像对其他人那样，友爱地给她写信了。给她写信无妨。都是你的执著。所以，要努力爱她，因为爱没有执著。”巴巴命令：“去给纳纳发电报。每个月给拉玛写一封信。我很爱她。”

纳纳科尔接到电报，火速赶往村子。对希拉的治疗已做好妥善安排，不过有纳纳在，拉玛深感安慰。靠巴巴的纳扎，希拉卧床六个月后康复，虽小小年纪，她不断地呼唤美赫巴巴的帮助。

与此同时，宝的学生伊斯迈尔在享受一生最好的时光，依然被惯得王子一般。宝每天会领他去格拉夫顿，巴巴给他美味点心吃，然后宝试图教他学习功课。

11月8日，美赫巴巴要美国爱者每人立即给他写一封短信，不谈个人事务或提问题。11月27日，同样指示寄往英国、欧洲和澳洲的爱者。29日，巴巴指示大阿迪，以通告形式告知印度、巴基斯坦、锡兰和非洲的爱者，通告于1956年12月2日发布。

这个期间巴巴谈到几位亲近跟随者在健康、财务等方面经历的严重危机和麻烦，是因为他们在极少量地分担他的宇宙负担。表示：“曾积极工作的五位至师现已离开肉身，我自己将整个重担承担起来，所有的分担者都最为幸运。”

也是在这个期间，保罗·布伦顿（《印度探秘》作者）时隔30年后致信巴巴。听了他的信，巴巴令宝将信转交阿迪，并要他给布伦顿寄一本《神曰》。阿迪是跟他联络者。

11月16日，巴巴离开萨塔拉去美拉扎德。次日离开，驱车到北方邦联系玛司特，彭度、尼鲁、拜度随行，埃瑞奇开车。迟来的雨季连降暴雨，在一地只好用船把车运到河对岸。他们日夜兼程。听说有位印度教高级玛司特，夏里尔巴巴，住在查塔布尔王公的宅邸。但玛司特当天下午3时要离开住处，此时已1点钟。

巴巴急于联系这位玛司特，因为之前从未对他工作过。他们的车在坑洼不平的路上飞速穿过城镇乡村，两小时内行驶 128 英里，于 3 点准时抵达查塔布尔。玛司特已经年迈，喝自己小便。屋内堆满一盒盒腐坏的甜食之类东西。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恶臭，可老玛司特不许任何人清理。巴巴对联系很满意，评论：“数百英里的旅途值得！”

巴巴原计划出行两周，但 11 月 21 日，因男满德里和他本人皆疲惫不堪，遂取消余下的旅程，返回美拉扎德，打算休息几日。天降暴雨，下个不停。

弗朗西斯·戈德尼原本要在圣诞节前后来印度。在美拉扎德，阿迪给巴巴念了戈德尼的来信，说他和妻子奥拉的行程因苏伊士运河危机被迫取消。巴巴指示阿迪，让他们推迟到 3 月乘飞机来，并在萨塔拉为他们租了一座小房子。

11 月 22 日，巴巴驱车到美拉巴德，再次同阿里·夏单独静坐。他说：“这是我最后一次联系巴普吉。”这确实成为巴巴和阿里·夏最后一次会面——这位伟大的玛司特大约一个月后猝然离世。

11 月 23 日，巴巴返回萨塔拉。这是美赫巴巴最后一次玛司特旅行。这位真正爱者的奴仆再没有外出联系玛司特；从那时起，无论他身居何处，总是让人将玛司特带到他这里。

回到萨塔拉，巴巴继续每日对凯克巴德工作。每天晚上，巴巴会召满德里到格拉夫顿屋打牌。尼鲁写打油诗，念给巴巴听。

这个时期艾琳·科尼贝尔也住在萨塔拉，巴巴让她每周日访问格拉夫顿。11 月 26 日，她向巴巴传达了萨度韦斯瓦尼的邀请，请巴巴访问普纳的圣弥诺高中。巴巴答应，将时间定在 2 月 20 日。（注：后来巴巴的访问延至 1957 年 3 月。）

11 月 29 日，巴巴评论：“2 月 15 日闭关高潮之前一个月左右，对我将意味着更重大更集中的痛苦，我的若干亲近者也将分担。”对巴巴所指的什么痛苦，满德里毫不知情。

巴巴希望在 12 月 2 日禁食，还指示全体满德里在同一天禁食，不饮水。只有宝除外，他因长时间工作，还要处理所有印地语通讯，健康受到影响，患了肋膜炎。巴巴命他彻底休息，不得下床。巴巴接着问满德里：“2 号我们该怎么过？那天我们连水都不能喝，得做些什么，以免饥渴难熬。”经过良久讨论，巴巴建议：“那天何不去普纳，我们可

以看板球赛，然后晚上回来？只要专心观赛，我们就不会感到饥渴。”男满德里同意，遂决定乘纳瑞曼（一直留在萨塔拉供巴巴使用的）车去普纳。

12月1日韦希奴离开，去普纳办事，巴巴让他在2日晚上跟他们一起回萨塔拉。1日美赫吉奉命从普纳到萨塔拉，并带几箱苏打水。巴巴对他的一贯命令是乘公共汽车来萨塔拉。可因让他带苏打水，美赫吉坐自己的新雪佛莱来到。巴巴对他发火：“为何违背我的命令，坐你的车来？立即开回普纳。”于是美赫吉让司机把车开回，自己留下过夜。

12月2日，巴巴以观赏板球赛为由，乘纳瑞曼的1952年蓝色雪佛莱车，离开萨塔拉前往普纳，埃瑞奇、彭度、美赫吉和尼鲁陪同。途中，巴巴与尼鲁换了位置，从前排换到后排座。

天气寒冷，阴云密布。刚开进普纳，车就在斯瓦门附近被迫停下，因为这天中国总理周恩来和尼赫鲁总理刚好在普纳，一同前往中央水电研究站和国立青霉素厂参观，官方车队经过。（注：周恩来于12月1日从德里来到普纳）尼鲁急欲下车观看，可巴巴做了个鬼脸，摇摇头。尼鲁坚持，最后巴巴让步。尼鲁走一段路到十字路口，站在街边看周恩来和尼赫鲁的轿车驰过，随后回到巴巴车上。

在普纳又拉上佳尔，一道来到板球赛场，将车停在一棵树下，开始观赛。巴巴坐在车内，满德里站在车旁。不时派佳尔去查询谁在击球和比分。虽然禁食，巴巴给每人一只香蕉吃。

球场45分钟午餐休息期间，巴巴提出驱车到卡达瓦斯拉的国防学院。（注：离普纳17公里的印度国防学院，类似美国西点军校，环境优美。）他们驶抵国防学院，但因前一天尼赫鲁总理来访，访客没有通行证不准入内。埃瑞奇说服警卫让他们进入，承诺他们不会进入任何建筑，只在地面上开车转转，并在半小时内离开。

返回板球场途中，一辆出租车载着巴巴的两名跟随者，伽德卡和KK罗摩克里希南，超了巴巴的车。曾发通告严禁巴巴爱者在他闭关期间与他接触。万一他们碰巧看见在外旅行的巴巴，应予以忽视，继续前行。

伽德卡看见了巴巴，巴巴问彭度，出租车是否尾随他们。彭度看见果然如此，巴巴吩咐埃瑞奇开快，甩掉他们。彭度报告那辆出租车消失了，巴巴很欣慰。返回板球场。比赛开始后，彭度又看见伽德卡那辆出租车，停在远处的树下。巴巴似乎对球赛饶有兴致，于是彭度没有告诉他，知

道那会让他不悦。然而，佳尔看见了出租车，喊道：“巴巴，他们在这儿；他们跟上我们，在那边站着。”

巴巴说：“去问他们‘你们接到我的通告没有？’如果接到了，为何违背我的不可尾随、转过脸走开的命令。我是来此放松的；我累了，而他们坏了我的心情！”彭度去问，易动感情的伽德卡差点哭了，懊悔自己犯了错，但又解释说他实在是情不自禁。

巴巴指示埃瑞奇调转头回萨塔拉。驶过伽德卡的出租车时，巴巴让车停下，对伽德卡说：“你接到了通告，你是普纳中心最老的成员；他（罗摩克里希南）是新人，但你应当服从我的命令。”伽德卡承认了错误。“那你为啥违背我的命令？为啥尾随我？”伽德卡说，他以为距离那么远是可以的。巴巴先是恼火，接着宽恕了他。“我这次宽恕你，”巴巴说，“但下次，别犯这种愚蠢的错误。”

3点45分左右，到美赫吉家让他下车，韦希奴坐他的位置。又到巴巴老家，让佳尔下车，巴巴见了贝拉姆、他妻子佩琳，他们的儿子希鲁、索拉伯和鲁斯特姆（双胞胎），女儿谷娜。巴巴走到屋后佳尔的房间，叫来双胞胎索拉伯和鲁斯特姆。说他想跟他们玩一局弹珠，并叫他们去取来最好的。巴巴检查了弹珠，选了一枚上乘的“击珠”，坚持自己第一个击。巴巴威严肃然，用力将弹珠击了出去，用劲之猛，乃至将数枚玻璃弹珠击碎。孪生兄弟俩看得目瞪口呆，心想该轮到他们了。但巴巴示意比赛就此结束。很快巴巴便同满德里动身，驱车返回萨塔拉。

巴巴同埃瑞奇坐前排，彭度、韦希奴和尼鲁坐后排。途中巴巴叫埃瑞奇开慢些，因他希望晚上到萨塔拉，他们还有充足的时间。彭度解释：“每次巴巴外出，都会告诉美嬉他何时回来，以便女子们放松做自己的事儿。否则，不知巴巴何时回来，她们会担忧。那天，巴巴告诉她们：‘我不会在晚上6点前回来。’我们不知道他告诉美嬉的时间。巴巴喜欢开快车，尽快到，所以埃瑞奇习惯开快车。”

距离萨塔拉只剩若干英里时，巴巴问埃瑞奇时间。巴巴说不能在6点之前到。埃瑞奇于是把车停在一棵树下，说：“就在这儿休息吧。我们可以玩牌或游戏消磨时间，现在离得太近了，不然我们会在6点前到的。”巴巴说继续开，埃瑞奇缓慢地开着。

巴巴不悦。“你怎么回事？”他问，“为啥不开快？”

埃瑞奇答：“您叫我别在6点前到，又不想在这儿等。”

“不行。按常速开。”

巴巴从前排换到后排坐，跟韦希奴、彭度换了位置。下午5点零5分，离萨塔拉15英里，巴巴让车停下，又换座位；他重新和埃瑞奇坐前排，韦希奴、彭度和尼鲁坐后排。巴巴的手指不停地工作，表情严肃。

埃瑞奇显然又开得太快了，因为巴巴警告他慢点。巴巴的车接近乌达拉，这里离萨塔拉12英里，一年半前巴巴曾和满德里及其他爱者在此打板球。巴巴指着前面的场地，想起那天的比赛。

5点15分，就在几乎正对着他们打板球比赛之处，因埃瑞奇在读巴巴的手势，方向盘突然莫名其妙地完全失控。车急转弯，撞上一个石拱涵，跌入石涵另一侧的浅沟。车内全部人，包括巴巴，都严重受伤。血泊中的巴巴舌头撕裂，髌骨折断，额、鼻、脸和腿擦伤。

然而，事故发生时，韦希奴看见巴巴的面部表情，顿时目眩！望着满脸流血的巴巴，韦希奴目睹到巴巴的宇宙身体和耀眼光芒。

韦希奴后来回忆：

整个事件发生在眨眼之间。我恢复知觉时，发现车后排就我一个。我下车去前排看巴巴的情况，只见他靠着前排座，衣服脸上都是血。我虽然看见巴巴流血，但此生从未看见过当时巴巴脸上的那种光辉！他仿佛赢得伟大战役的胜利国王。在疆场战车中驰骋的主奎师那，一定是那般辉煌。光芒令人目眩！我看不见别的，看不到车，看不见周围一切，唯一看见凯旋中巴巴的辉煌容颜！

过了一会儿，韦希奴问巴巴，伤得是否严重。巴巴点头，指指嘴和腿，却示意韦希奴先去看其他人的情况。那个“见”给韦希奴注入力量。尽管一只腿受伤，脸部受伤，肋骨折断，但他忘了疼痛，移动着帮助其他人。埃瑞奇、彭度和尼鲁被抛出车。尼鲁和彭度躺在地上，不省人事；彭度一只腿摔断。埃瑞奇清醒，但肋部骨折；尽管如此，他以超人的努力设法站起，靠着车，跟巴巴说话。

路上人车稀少。事发3分钟后，一位青年从对面开车过来，从贝尔高姆去普纳的他见此惨景，停了车。韦希奴和青年将巴巴抬入他的车。一辆敞顶卡车也停下。韦希奴叫司机把埃瑞奇、彭度和尼鲁送到花梨木屋，司机答应。接着韦希奴陪巴巴驱车到格拉夫顿屋。

巴巴到了格拉夫顿，玛妮立马骑上自行车，到花梨木屋叫邓肯。邓肯跑来，和高荷一起，为巴巴处理伤口。悲伤万分的美婊为巴巴揩拭脸

上的血。其他女子也尽力帮助缓解巴巴的痛苦。

可阿瓦塔的痛苦怎能缓解？

他的安慰在于他的受苦——

他为神圣工作时刻承担的痛苦。

我们的时代悲恸欲绝，哀诉道：

“莫再如此！印度啊，难道你也要阿瓦塔的血？

美国要他的血，1952年他以血染之，

4年后的今天他为你而洒！”

我们的时代替世人忏悔——

认不出因仁爱而血洒人间的慈悲至爱。

宝不顾巴巴令他卧床休息的指示，也随玛妮和邓肯来到格拉夫顿。巴巴看见他第一句话就是：“你怎么违背我的命令？”这种危急时刻，宝还是跑去找外科大夫阿巴丁医生。

大夫到了，巴巴问：“你怎么来了，今天是周日，你的休假日？”

“这是我的职责。”医生答道。

与此同时，在花梨木屋，尼鲁被放在宝的床上，依然流血不止。医生来检查后，宣布尼鲁去世。他没有恢复知觉。医生建议将埃瑞奇和彭度转到公立医院，宝和阿娄巴用救护车送二人入院治疗。（因这天他们禁食禁水，出发前他们请巴巴批准饮了水。）

巴巴也被救护车送到当地简陋的小医院，做缝舌手术。他躺在手术台上。陪同前来的高荷和宝默默站在巴巴身边。巴巴对高荷打手势：“他们若是给我做麻醉，要确保我不发出任何声音。一直留在我身边。”显然疼痛难受的巴巴露出愉快的表情，慈爱地用手抚摩宝的脸，令医生大为吃惊。尽管伤势严重，剧痛难忍，巴巴一声未发；对医生友好地微笑，仿佛没什么大事儿。对在场的外科大夫和其他医生，这是一种奇妙的体验，前者的心被他的爱唤醒。

巴巴的舌头和颞下几处伤口缝合后，高荷用救护车送巴巴回格拉夫顿。是一部老式救护车，没有减震器，巴巴的身体深受颠簸。经过一路磕碰，凌晨2时巴巴才躺到床上。

宝已火速给阿迪、美赫吉和纳瑞曼发去电报：“严重事故，全体受伤被送萨塔拉医院。车在离萨塔拉10英里的乌达拉村边。宝。”美赫吉午夜赶到萨塔拉。但因阿迪在孟买，费拉姆未立即打电话给萨若希，

而是把电报放在桌上，萨若希直到次日上午 10 点才接到消息。萨若希打电话给阿迪，让瓦曼将他的车开到普纳，接阿迪直接去萨塔拉。萨若希和卡卡·巴瑞亚也立即从阿美纳伽赶往萨塔拉。

不久，巴巴的爱者都通过报纸获悉事故。但由于巴巴的闭关，他们受限制，不能探望、写信，也不能以任何方式联系他。他们只好尊重他的意愿，保持安静。

12 月 3 日上午，剧痛中的巴巴说：

匈牙利人在最近（反俄）斗争中受了大苦。许多人受伤、无助地躺在路上，远离亲人，得不到照料，疼痛无法缓解。我至少躺在床上，有好医生照看，有全体在场和不在场爱者的爱。

几天前，巴巴曾说：

没有人白受苦，因为真正的自由是灵性的自由，受苦乃是通向它的梯子。人无意识地神受苦，神有意识地为人受苦。

同一天，韦希奴和萨达希乌帕特尔将尼鲁的遗体运到美拉巴德火葬。骨灰葬于下美拉巴德男满德里墓区。巴巴说：“尼鲁特别幸运，最后一次呼吸在我身边。这也是他所希望的。”

尼鲁的确常开玩笑说，轮到他时，他希望速死，并且死在巴巴跟前。巴巴也为此逗他。结果真的如他所愿。之前一周巴巴对尼鲁格外慈爱，有时专门为他要来甜食。现在其他满德里明白了个中原因。

当天午夜，邓肯、阿迪和萨若希从普纳带来一位名叫 V·班索德的骨科医师，给巴巴固定了夹板，并在腿根部绑了重沙袋。三天后，在公立医院给骨盆和整个右腿打上石膏。然而，巴巴经受着持续的肌肉痉挛。

事实上，巴巴对本次事故曾给过暗示，而当时没人想象到会发生这样的事。1955 年 11 月巴巴预言说两名亲密爱者将在年内去世。

7 月初巴巴在赴英美之前，在美拉扎德发通告说“……我和我的爱者面临着一场重大的所谓悲剧”以及“……我的蒙辱和悲剧，尽管必要，但只是过渡阶段，注定将有光荣的结局”。

8 月份在旧金山，他对美国爱者说：“无人知道 2 月 15 日前将会发生什么。”

当时有人问巴巴：“为何要发生这些事？您为何不能予以扭转？”

他的回答是：“神意所规定的，必须且必将发生；如果我是你们所相信的上帝化身，那我最不愿做的，就是扭转或避免之。”

事故前几日，巴巴甚至跟满德里开玩笑：“不出几日，我们可能都会死掉。”

又转向尼鲁，说：“什么都别担心。持续不断地想我。我是唯一存在者，唯一重要者。”

12月6日，巴巴给爱者授述讯息：“别担心，要开心。一切都会好的。忠实执行我给的指示。”他表示事故不会影响将来的撒晤斯活动，反而“将有助于它”。还补充说：“聚会必须进行，一定会进行。”

巴巴的口舌肿胀，只好食用流质数日，直到肿胀消退。帕帕·杰萨瓦拉和萨达希乌·帕特尔获准从普纳来访。他们探望巴巴、埃瑞奇和彭度之后回家。

外科大夫阿巴丁医生，虽是穆斯林，却真正受巴巴吸引。他每天造访格拉夫顿看望巴巴，还通过拉姆玖对巴巴有了更多的了解。

宝和阿娄巴在医院日夜照料埃瑞奇和彭度，他们所表现的深厚兄弟情谊，给所有员工留下深刻印象。员工们从未在帕西人、伊朗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看见过这样的爱。有位医生对宝说：“我们服侍自己的父母兄弟，都不会像你们服侍门徒兄弟这样尽心。”医院全体员工对巴巴的神爱窥见一二——没有任何宗教、种姓、社会或种族局限。

巴巴曾说在他一年闭关的最后阶段，他必须处于彻底隐退状态。现在他在格拉夫顿被迫卧床，整个时间用一个姿势躺着，几乎动弹不得，不可能有更完全更彻底的隐退了。

但事故刚过一周，疼痛愈发剧烈难忍，加上持续肌肉痉挛等并发症，巴巴最终同意高荷和邓肯的恳求，转院到医疗设施更好的普纳。纳瑞曼已从孟买送来一辆救护车，以备巴巴同意转院之用。

12月10日上午，用救护车将巴巴送往普纳，入住位于姜格利-马哈拉吉路班索德医生的护理所。美嫒、玛妮和美茹乘美赫吉的车随后到，拉诺和娜佳乘三穆·克罗瓦拉的车次日上午到。直接将巴巴送到班索德医生的诊所。他不得不让人用担架抬着上狭窄的台阶到二楼，非常难受。拆除了石膏，因巴巴腿肌开始抽痛。又拍了X光片，给腿部做了牵引。还请了神经学家和心脏专家来为他检查。

骨盆骨折愈合良好，可疼痛继续，巴巴轻微移动就剧痛难忍。当髋部疼痛减轻，其他形式的疼痛加剧——仿佛巴巴在明确告诉满德里，当时他必须以这种方式受苦，他们无力缓解也无法分担。巴巴似乎对此确

认。一天他用手指在骨折处画了个圈，打手势说：“整个宇宙的苦难都集中于这个小点。这是我所承受的宇宙苦难的有形体现。”不过，尽管剧痛，他说：“我很满意。这正是我想要的。”

过了不久，巴巴表示他不喜欢在班索德医生的护理所——地方太小不舒服；还说他不会没必要地在此久留。因此，美赫文·杰萨瓦拉和美赫吉赶紧在普纳寻找合适的住所。设法在美赫吉家附近租到一座安静的小房“银橡屋”。房子位于索尔兹伯里公园路23号。12月11日巴巴搬过去。有特制的床供巴巴使用。班索德医生和一个叫维卡的外科医生，给他的腿做了牵引。可当晚，巴巴的剧痛和痉挛复发，只好深夜请来医生。

一直在宾德拉屋居住的女满德里，也搬进来跟巴巴一起生活，还有邓肯。娜佳留在宾德拉屋帮忙，做好巴巴和女子的食物送过去。美赫吉和佳尔轮班守夜，纳瑞曼每个周末从孟买来协助守夜。

宝每个周日也来普纳，向巴巴汇报在萨塔拉康复的满德里的情况，同时接受有关他们的指示；当晚返回萨塔拉。对于宝这是一段精神压力极大的时期。巴巴叫他休息，他却不能服从，因为得有人照顾仍在住院的埃瑞奇和彭度。有时候宝刚从普纳回到萨塔拉汽车站，就听说那个受雇夜间看护彭度者没出现。这需要他直奔医院，通宵不睡。虽有巴巴的休息命令，他却无法执行。

在普纳有个周日，巴巴又责备他。“你不重视我的话？”他问宝，“频繁违背我的命令。你身体不好，会死掉。你的死不会让我痛苦，可你的违令会！我已在受苦，你的违令增添我的痛苦。”更火上加油折磨宝的是巴巴的话：“这次事故发生就是因为你……”（注：巴巴从未对此做具体解释。）（译校者注：巴巴也对埃瑞奇说过类似的话。）

宝再也受不了，说：“我要怎么做？形势逼迫我违令。”

“你想根据形势来服从我的指示？如果你的服从依赖形势，你永远不能服从我。”

“那该为埃瑞奇和彭度做什么安排呢？”宝请求。

“你重视我的话，还是重视埃瑞奇和彭度？即使他们死了，又怎样？在履行我的希望方面，什么都不能挡道。”

最后在1957年1月，从美拉巴德召来希度，在彭度身边守夜。彭度双腿打了石膏，昏迷了数日。头部也受伤，疼痛欲裂。埃瑞奇英勇地忍着剧痛，因肋部骨折不能平躺，日夜倚在靠背上。然而他不出一个月

就出院了，到普纳伴随巴巴。

在事故幸存者中，巴巴受伤最严重，而他的痛苦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忍受的。但巴巴似乎在享受这一切；身残疼痛中仍关注细微小事。

连续 10 天巴巴小便困难。好几日解不出大便。班索德医生不得不用手为他排便。每一个为巴巴治疗的医生都为此感到荣幸；巴巴虽然疼痛，却表现得没事儿一般。医生们则对他倾诉个人问题，仿佛他们成了病人。

但对男女满德里，巴巴的日常态度正好相反。不管他们多尽心，他总是抱怨疼痛，坐卧不安，以此方式给他们提供服务机会。任何男女满德里的最轻微疏忽，他都受不了，在最高形式的服务方面，给予他们无数的教训。

12 月 15 日晚，巴巴告诉女满德里：

从事故之日开始，在我闭关的最后 75 天，我必须通过身体受苦来工作。其强度的主模式类似登山：最初三周是上升。因此，从明天开始的关键一周是顶点。接着 21 天是缓慢渐次下降。再接下来的最后 44 天是逐渐改善，只有常人在我的状况下会有的正常痛苦与不适。

又说：

就好比全宇宙的精神痛苦要压碎我。但我体验的无限极乐和我对众生的爱支撑着我；全体爱者的爱在我承载的负担中支持着我。下一周将是我的痛苦高潮，却是必要的，必须如此。这个关键时期将因全体爱我者的爱而安然度过。

巴巴对全体爱者授述如下讯息：

在这种表面无助中，我再次宣布，除神之外一切皆幻，同众我中的大我结合的唯一方法，就是爱、牺牲和对至爱意愿的无保留与诚实顺从。

我是一切众生的大我。我是终极目标。因此要绝对诚实地并全身心地爱我。我闭关结束后（1957 年 2 月 15 日），将摆脱这种无助。我将给全体人撒晤斯、达善和祝福。

2 月 15 日，我将同全体爱者一起禁食 24 小时。而且那天我将对 700 个穷人施食和顶礼，不顾受伤给我施加的身体活动限制。

对你们全体致以我的爱。

从12月16日星期天起，巴巴身体开始感到并显得更为虚弱。疼痛再次加剧。因巴巴的腿做了牵引，沙袋重量会逐渐将他拉向床脚，再往上移动巴巴时，疼得厉害。由于之前的石膏夹和褥疮，巴巴背部伤痕累累，但又无法治疗，因为每次移动，腿部都剧痛难忍。另外，因总是平躺，尾骨疼痛。

12月16日下午4时整，当女子们和巴巴在一起时发生了此事：巴巴在躺着，相对平静无痛，突然，女子们看见泪水从他眼里流下，滚落两腮。在此之前是一连串的手指动作。差不多流了一分钟的泪，巴巴让人给他擦眼，示意她们把这件事忘了。他解释：“眼泪不是为我的身体痛苦，而是为世间的痛苦而流。”

女子们感到该世间痛苦尚未来临。目睹巴巴流泪非同寻常。此前女子们从未看见巴巴这样。

剧痛持续发作。17日巴巴又发烧。两天后，12月19日，邓肯从军队医院请来整形外科医生，萨马仁德拉·禅德拉·查特吉，为巴巴治疗。38岁的查特吉是位陆军上校。班索德医生的治疗停止。巴巴很喜欢查特吉医生。查特吉又拍了X光片（拍片者是一位被巴巴昵称“索里叔叔”的陆军少校），取掉牵引，将巴巴的腿用托马斯夹板固定了两日。23日晚，取掉夹板。

12月22日，英国女子戴娜和爱尔兰女子珍，其中一人听说但未见过巴巴，获准来见。她们在印度旅行。阿迪在阿美纳伽会见她们，把巴巴的地址给了她们。她们在宾德拉屋宿夜，之后前往马德拉斯。

1956年12月21日，圣人伽德戈·马哈拉吉在阿姆劳蒂逝世。6天后，12月27日下午4点45分，玛司特阿里·夏在美拉巴德去世——巴巴的暗示兑现。就这样巴巴心爱的两位与世长辞。

邓肯为巴巴做了特制的便床，23日巴巴换床。新床能够让巴巴抓住两条吊带抬身，稍许锻炼一下，也让他舒适多了。从12月24日上午起，腿部疼痛减轻许多，但别的疼痛与不适依然持续，偶尔低烧。他还能一次坐起来几分钟，慢慢弯曲伤腿。高荷和美茹的妹妹娜古（也是医生）不离左右陪护巴巴。

1957年1月5日上午9时，阿迪和邓肯送来巴巴第一次事故后用过的拐杖和折叠轮椅，以及卡卡·巴瑞亚让他们从美拉扎德捎来的大毡毯。巴巴靠着背垫坐在床上，腿伸着。就他想要在2月举办的三场济贫活动给

阿迪指示。还指示阿迪到圣弥诺高中会见萨度韦斯瓦尼，并到萨考利给高达乌丽·麦传达一些讯息。

为帮助巴巴康复，雇了一位叫奈尔先生的按摩理疗师。从5日起，奈尔先生每天为巴巴做腿部和后背按摩，还有预防关节黏连的腿部锻炼。虽然锻炼造成疼痛，巴巴还是做了。

1月6日下午，德希穆克到普纳索尔兹伯里公园看望巴巴。巴巴只让德希穆克陪了他几分钟，指示他联系伽德卡。

韦希奴·查万也来见巴巴。虽然他跟巴巴有多年的联系，但巴巴不见他。实际上，普纳爱者均不得见巴巴，因为他仍在闭关。但查万坚持，捎话给巴巴说，除了巴巴的祝福他一无所求。于是，巴巴指示他在几周后的某日到美拉巴德，接受祝福。

在约定之日，查万去了美拉巴德，接着又来美拉扎德见巴巴。巴巴警告他：“我的祝福极难消化。你不解其义。不明白那是什么。你会面临极大磨难。我的恩典意味着什么，你可知道？你将被剥夺掉所拥有的一切！流落街头！有胆量寻求并有幸接受我的恩典者，被剥夺去一切。头无片瓦。只剩腰布。”

巴巴又警告说：“需要大勇方能消化我的祝福。别要求这个。要求别的吧。”

“我只要您的祝福。”查万坚持。

巴巴严肃地打手势：“行，拿去。我给你祝福。”查万带着祝福离开，返回普纳。过了不久，确如巴巴所言，他陷入困境，生活愈来愈糟。查万已有妻室儿女。这次会见几个月之后，他变得无家可归，一文不名。有段时间，他和家人住在普纳的伽德戈·马哈拉吉免费客栈。过了一段时间，又被迫搬出。图勒卡（一名警员）怜悯他们，让他们住在他家的一间库房。数月过去，查万受不了巴巴的“祝福”带给他的生活状况，打算自杀。他碰巧在街上遇见埃瑞奇，透露了他的遭遇。消息传到巴巴那里，查万被召到古鲁帕萨德。

查万来到，拜倒在巴巴跟前。巴巴慈爱地询问他的家庭状况，接着说：“你最初来见我时，我就警告你，消化我的祝福需要勇气。那种勇气你没有。现在你想要什么？”

“巴巴，帮帮我。地主将我和家人从房子里赶走，搬走所有财物。我身无分文，孩子们在挨饿。”

“行。我会收回祝福，给你一些经济帮助。但要总是保持诚实，不要忘记我。”巴巴叫纳瑞曼给查万 100 卢比，查万接过钱，满意地走了。

第二年，巴巴又在普纳时，问 KK 罗摩克里希南：“你认识韦希奴查万吗？你（为普纳中心的工作）从他那里要过或拿过钱吗？我知道你醉心于中心项目。”

罗摩克里希南告诉巴巴：“是的，我认识他。他现在好像成了要人。得到一家工贸公司孟买代理商工作，相当富有。住在火车站后面，出门都是打出租车。但我从未找过他捐钱。他妻子每月给中心 2 卢比。就这么多。”

巴巴警告罗摩克里希南，不要接受查万的钱。“你若是为了中心工作接受一两卢比可以，但不要接受大笔款项——即使他自愿捐赠。要当心。”

又过了段时间。有一天，巴巴在古鲁帕萨德，查万来到，心情低落。因珊塔迪薇王妃也在场，巴巴就用古吉拉特语叫他说实话，问他有何麻烦。查万闪烁其词，佯装无辜。他走后没过多久，就被逮捕，因诈骗被判入狱。尽管查万未能服从巴巴的忠告保持诚实，但巴巴在他坐牢期间，依然关怀照顾其妻儿的生活。查万也因此学到服从大师命令的无价教训。

期间，查特吉医生继续治疗巴巴的骨折，效果不错。虽然健康稳定改善，巴巴还是急于尽早下床，恢复日常活动。1957 年 1 月 7 日，他说：“我必须尽快康复，因为在不久的将来，有大量工作活动要做。”

在萨塔拉医院疗伤的男子们也在康复。1 月 7 日，埃瑞奇出院，被送到花梨木屋。彭度依然行动不便，康复得缓慢。

警方对事故进行了漫长的调查。埃瑞奇的驾照被暂时吊销，从包括巴巴的所有当事者那里采集了供词。因当局找不到事故的明显原因，案件拖延数月。最终，法官宣布：“此乃上帝所为。”

1 月 19 日，又为巴巴髌部拍 X 光片，显示骨折愈合良好。次日晚 6 点半，查特吉医生来，说巴巴可在邓肯送来的轮椅上坐几分钟。于是，自从 6 个多星期之前事故发生以来，巴巴第一次被抬下床，坐进轮椅，笑容可掬地被推着在屋中转悠。随后几天巴巴开始坐轮椅，一直到臀部疼痛难忍。虽然他在首次事故后用过的拐杖已从美拉巴德送来，但他仍然不可以使用。

巴巴仍有阵发性疼痛，但如高荷所言，这在所难免，因为活动的增

多让破裂和未用的肌肉也投入使用。因此巴巴仍感到疼痛，但不如先前剧烈。1月23日晚，疼得厉害，巴巴评论：“本次事故是对宇宙的祝福，对巴巴的诅咒！”（注：作为完全的人，阿瓦塔像任何常人一样在身体上受苦。例如，在巴巴疼痛得无法承受时，有一次给瑞士一位亲密跟随者发电报，让其购买足量的药用吗啡——当时最有效的麻醉止痛剂。但这种止痛剂对巴巴的剧痛没有持久效力，他用了几次后便不再使用。）可次日上午，疼痛几近消失，巴巴在轮椅上坐了两个多小时。

巴巴已决定不回萨塔拉。1月27日星期天，遣拉诺和娜佳回去收拾行李，全部送往美拉扎德，巴巴将从普纳直接过去。

从1月29日起，每日开车带巴巴兜一会儿风，为乘车回阿美纳伽做准备。往往由埃瑞奇和美赫吉陪伴。巴巴的髋关节有时候仍然疼得厉害，他尚不能站立或使用拐杖。巴巴坐轮椅到车前，用好腿支撑身体，慢慢坐到车里。

所有为巴巴治疗者——查特吉医生、拍X光片的陆军少校和奈尔先生——都被他吸引。一天，奈尔对他说：“巴巴，我期待着您的疼痛全部消失的一天。”

巴巴含笑打手势：“那天我会拥抱你。”

“但愿快点到。”奈尔恳切回答。

一天，高荷告诉邓肯，巴巴疼得太厉害，腿动不了。邓肯到军队医院请来查特吉医生。医生到了，巴巴朝他微笑。查特吉问：“哪儿不舒服？”

“没事儿。”巴巴答。他坐在床上，抬起双腿放在床边，在床沿上晃悠，似乎根本没伤！查特吉帮助巴巴站起，巴巴表示不疼，表现得心情愉快，又坐在床上。可查特吉医生抵达之前，他的腿动都动不了——更别说坐在床上。

查特吉医生望着高荷，问：“怎么回事儿，医生？干吗叫我来？没问题呀。巴巴没事儿。”高荷自感傻瓜一般，邓肯亦然。后来，邓肯甚至为打扰查特吉责备她。这全是巴巴的游戏，给查特吉接触他的机会，也使高荷经历这种羞辱体验。

2月3日星期天，彭度被送至普纳的军队医院检查。又被拉到银橡屋见巴巴。彭度看到来访的孟买和普纳爱者，激动得哭了。巴巴坐轮椅出来见彭度，同他开玩笑，赋予他勇气。“我们俩都会站起来，一起走路的。”巴巴向彭度保证。

“可您是在沉默中承受这一切的。”彭度说。

巴巴回答：“你会治好，重新走路，可我再不会正常走路了。我的髋关节也不可能复原了。”

彭度被送回萨塔拉，一周后，2月10日，他被送到阿美纳伽的阿克巴棉纺厂，住在萨达家疗伤。双腿的石膏取掉，可他仍不能站立。派阿娄巴照料彭度，并安排了治疗。几天后，彭度被送到美拉巴德，韦希奴也回来了。在萨塔拉的逗留就此结束，巴巴再未返回过。

在美拉扎德康复

1957年2月12日上午9点半，美赫巴巴同邓肯和美赫吉坐美赫吉的车离开普纳，前往美拉扎德。女满德里坐阿迪的车跟随。1点左右抵达。拜度和巴吉拉施提前在2月7日将行李运来。埃瑞奇、宝和萨瓦克·考特沃于11日晚9点乘火车抵达，古斯塔吉、凯克巴德和佳尔次日也来到。由于伤势，巴巴同意接下来几个月使用楼下房间。

巴巴的一年闭关将于2月15日星期五结束。如前宣布，巴巴希望给700名穷人发布匹和甜食。一个月前就指示帕椎、卡卡·巴瑞亚、查干和大阿迪寻找穷人，在15日将他们领到美拉扎德，巴巴也将禁食禁水24小时。15日，从邻村来了700名穷人。一卡车布匹和拉都也运到，分好堆，装入篮。普卡也从哈默坡前来帮手，按巴巴之意，阿美纳伽的爱者也受邀参加。

活动于上午9时开始。在卡卡·巴瑞亚的房间举行，因为有两道门，可用作出入口；从前门出，从后门入。穷人一一被领进。在出口和入口外面，用帆布搭了临时篷顶。巴巴坐轮椅在前门右首，身边推着裁成2码长的布料，布料足以做一件男衬衫。布堆旁边放着整篮的拉都。

由于事故，巴巴无法像往常那样弯腰顶礼每个人。因此在他右侧摆了凳子，叫每个穷人把脚放在凳上，巴巴用手触其足，再触自己的额头。接着把这个人领到巴巴左侧，巴巴用左手触一下包着甜食的布料包裹递给他。尽管坐轮椅，巴巴面带难以言喻的幸福，沉浸于这项工作。他的髋部疼痛仿佛被服务穷人的明显喜悦抵消。

这天巴巴还召来（瑙萨里的）霍桑·巴如查来美拉扎德，指着村民对他说：“我在他们每一个里面。”

贫穷男女的数目超过700人，虽然布料多了40块，也连同甜食一起发完。因此，巴巴给剩余的穷人每人2卢比。实际上有706人领了参加活动的票券，可36人未到。一些没票的穷人反而来了。布匹甜食已发完，巴巴遂指示拜度，留在那儿等着。当那些有票的穷人来到，拜度就顶礼每人的足，给每人2卢比。这个结束后，巴巴用手触拜度的足36遍。

本次济贫活动期间，玛司特般的巴拉寇特（意为“12层衣”）也来了，巴巴看到他很高兴。

诺希·库达班达·伊朗尼也从孟买不期而至。还给巴巴送来糕点。巴巴让人拆开包装，亲手喂每个村长一块糕点，慰劳他们发放 706 张票券的工作。将剩下的糕点交给普卡，发给哈默坡爱者。除村长之外，有 793 个穷人接受了巴巴的帕萨德。上午 11 时活动结束。巴巴表扬了这次成功活动的安排和执行者，尤其是在家中做拉都的查干。

巴巴不顾身体伤痛，用了一个半小时触穷人的足，给他们帕萨德，未流露丝毫的不适迹象。

满德里和东西方全体爱者奉命同他一起全天禁食。

1957 年 2 月 25 日星期一，美赫巴巴的 63 岁生日在各地隆重庆祝。两天前，巴巴对世界各地跟随者发电：“向我的全体爱者传达我的爱。”

美拉扎德的满德里，遵照巴巴的希望，也在凌晨 4 时准备就绪。拉姆玖也从萨塔拉来到。当天凌晨，拉姆玖用了很久才洗完澡，其他人只好在室外水龙头下冲澡。有的甚至没有洗浴，尽管巴巴吩咐他们这天早晨要洗澡。

5 点整——巴巴的生辰，男女满德里从各自住处高呼神名七遍。随后巴巴召男子到他房间。美媚已帮巴巴穿了淡蓝上衣，颈上戴了花环。巴巴倚在床上的背垫上，容光焕发。他伸出手让每个男子亲吻——生日时才给他们的罕见爱意表达。

巴巴问男子们：“都洗过澡了？”因那天早晨拉姆玖从 4 点至 4 点 45 分独占浴室，除了他、卡卡（在他之后冲进浴室洗了洗）、拜度和宝（在水龙头下露天洗的），都没洗。佳尔说明了情况，巴巴说：“其他各地爱者彻夜保持清醒，安排了很多纪念活动，在我身边的你们却掉以轻心。洗浴本身我并不重视，但我为自身原因要你们洗浴时，你们就有必要执行我的意愿。”

佳尔抱怨起拉姆玖，最后说：“他是有意为之，巴巴。他明知其他人等在外头。”拉姆玖一声不吭。巴巴最后宽恕了他们。

闭关结束后，巴巴几乎每天上午坐在轮椅上接见满德里。3 月 1 日，又在阿美纳伽拍了一套 X 光片，送给仍在萨塔拉的花梨木屋居住的邓肯。次日邓肯将 X 光片带到普纳，给查特吉医生看，医生对结果满意。查特吉说，巴巴可以开始拄拐杖走动，但动作要慢。邓肯来到美拉扎德。3

月4日下午，在邓肯的协助下，巴巴尝试自事故以来第一次行走。脚步蹒跚，疼痛加剧。不过，男女满德里倍感欣慰：巴巴的下一个康复阶段开始了。

翌日，在卧室散步增至几分钟，一天两次。巴巴似乎急于多走走，不顾带来的疼痛。医生们建议他，在3月底前，莫将重量完全压在右腿上，女子们只好一再提醒他动作慢些。夜间，巴巴腿部痉挛，睡不安稳，可他继续每日锻炼行走。到3月8日，巴巴只用拐杖就能走动；步子更大，迈步更快了。

巴巴从萨塔拉将穆斯林少年伊斯迈尔召到美拉扎德。伊斯迈尔希望留下伴随巴巴生活，但由于宝教他的课程完成（宝如释重负），巴巴决定打发他回家。伊斯迈尔带着巴巴的祝福回到萨塔拉。后来参军，表现不错，短时间内晋升几次。

克里希那·奈尔从1940年代初期在班加罗尔加入巴巴，一直在巴巴身边守夜。但巴巴在萨塔拉遣他回喀若拉老家。1957年3月的一天，下午3时，宝来巴巴身边值班时，巴巴问：“你可知克里希那的住址？”

宝答：“不知道，但我听说他在孟买。”

巴巴表情严肃，问：“我必须给他发一封重要电报。怎样才能发给他？”

宝回答：“索拉伯吉·斯甘坡瑞亚（孟买巴巴中心秘书）可能知道克里希那的下落。电报发给他，他会通知克里希那。”

巴巴接着授述此电：“别担心。我与你同在。我永不会放弃你。爱，巴巴。”

并指示宝立即发出。宝从巴巴房间出来，获悉每天往阿美纳伽传话和送邮件的少年已经出发。宝回巴巴房间报告。巴巴极度不安，打手势：“他走了，就派另一个男孩。现在我怎么能信任你？真没用！你不懂我的工作的重要性。我说立即，就是立即！”

事实上，其他受雇的少年归卡卡·巴瑞亚管，而卡卡是那种态度严谨不讲情面的人，其他满德里甚至不敢对这些男孩说话。

巴巴撕碎写着电文的纸，继续训斥宝。连珠炮般的种种指责持续到下午5点，这时巴巴又授述一封电文给克里希那。“你是我的亲爱者。鼓起勇气。一切都会好的。”

并令宝让另一名男孩立刻去寄。当宝请卡卡叫另一男孩将电报送往

城里时，“那男孩取奶去了，”卡卡喝道，“你指望我去送电报吗？为啥今早不让那个跑腿男孩送？”

宝回去禀报给巴巴。巴巴愈发生气，连续两小时对宝大发雷霆。

晚上7点，巴巴要了一杯果子露，饮了两口，将杯递给宝，示意他喝掉。巴巴情绪突变，开始聊天开玩笑。

巴巴的奇怪表现令宝困惑，他这天晚上回自己房间后，记下日期时间。几周后，巴巴到普纳的圣弥诺高中施达善时，谜团解开。克里希那奈尔也来参加活动，宝找他谈话。没等宝询问，克里希那主动告诉他，有一天他出于绝望，登上山准备自杀——恰巧发生在巴巴在美拉扎德制造风暴的时刻。

克里希那从萨塔拉被遣回家已有两年，苦苦思念巴巴。心灰意冷的他，感到不跟巴巴一起就活不下去。他旅行到孟买北部，斯瓦米·尼提亚南德的埃舍，见到大圣人。当克里希那站在他面前，什么都没问，圣人大笑起来。克里希那也一言未发。他默默离开，登上圣人埃舍附近的山，下午4点到了山顶，决心从山崖纵身跳到下面的大峡谷。谁也不会发现岩缝中的遗体。不过，为确保这一点，他决定天黑再跳。他躺下睡着了。当他醒来，天色已黑。他朝悬崖边迈了三步，突然听到巴巴的击掌声，转身看见巴巴站在他面前。巴巴是30来岁的模样，身穿长袍，长发松垂。克里希那告诉宝：“巴巴目光如炬！赤焰炯炯！”克里希那昏倒在地，醒来后放弃了自杀念头。

宝没有告诉克里希那，那天他和巴巴之间发生的事。他意识到巴巴的行为是为救克里希那的命。当克里希那改变主意决定回家时，巴巴的脾气突然转变。被责骂了数小时之后，宝有幸品尝巴巴用唇触过的甜饮料。

巴巴真正地膜拜他的爱者，没有什么瞒得了他。后来，克里希那见到巴巴时，巴巴问那天发生了什么。克里希那讲了他与尼提亚南德的会面。

巴巴问：“你达善了圣人？”

克里希那答：“没有，他在笑。”

巴巴回应：“不是他笑。是我在笑。我自己在笑。你想死？永远别再想自杀了。”

德里的哈库玛特·赖，自从四年前在德拉敦见到巴巴，一直在等巴

巴“召唤”。当时他已经弃世，打算去瑞希克什。

“外在舍弃容易，但要以应该舍弃的方式舍弃，则非常非常困难。”巴巴解释，“除了自我，你什么都不用舍弃。但离开我的帮助，那是不可能的。”

巴巴还向他保证，会很快召唤他。于是哈库玛特遵从巴巴指示，先去瑞希克什，之后回德里，恢复工作，同家人生活。几年来，巴巴时不时提醒他：“我随时会发电报，叫你舍弃一切，来我这里。你必须毫不拖延，立即过来。”以此方式，哈库玛特专注于巴巴，一边等巴巴电报。

一天，巴巴从美拉扎德给他发电报说：“放下一切，来见我。”

哈库玛特·赖来到，巴巴表示满意，叫他休息三日。过了三日，巴巴告诉他：“仔细听着。你要想成道，就必须服从我的命令。”

“我是为此目的来见您的。”哈库玛特回答。

巴巴说：“我的第一条命令是，回德里家中过正常生活。但我下次召你，就不会遣你回去。你已答应100%服从我。现在我看看你会不会服从。”

哈库玛特返回德里，再次等候巴巴的电报，渴望愈发增强。过了一段时间，巴巴召见他，说：“昨夜，我看见你妻子死了，你的孩子也死了。你担不担心？”

“不担心，巴巴，我在您这里很高兴。”他说。

“你高兴，是因为她们对你死去，可她们为我活着。所以我必须负责照顾她们。你自由了，想把这个责任给我？我替你承担这个包袱，你感到高兴？”

“不。您不应该为我受苦。”哈库玛特说。

“现在你知道了弃世的意思？弃世意味着，活在世间而不属于它。那才是弃世。你若是放弃外在的一切，遁入森林，那不是弃世。一切都在你心里。除非你摆脱了将你缚于世间的业相，否则你摆脱不了念头。

“因此我任命你做‘照管者’。为我照顾好你的妻儿。他们属于我，你必须为我照顾他们。切莫认为他们属于你。

“与服从我的命令相比，这些个静心、专注、弃世、斋戒、禁语、种种忏悔苦行都不算什么。因此只管履行我的希望，想念我，我保证将给你远远超过你需要的。我将给你什么，你无法想象。我将给予你真正的礼物，将你从真理道路带向证悟。我将永远与你同在。”

哈库玛特怀着深深的喜悦回家，遵照巴巴的指示生活。

艾琳·科尼贝尔在美拉扎德小住几日。3月16日下午2点半，陆军中校弗朗西斯·戈德尼从英国来访，美赫吉陪同。戈德尼也开始在美拉扎德居住。这个时候克夏夫·尼伽姆、库玛和基申·辛也受召来到。

高达乌丽·麦曾邀请巴巴访问萨考利，巴巴不想让她失望，准备工作开始。巴巴将访问萨考利的消息传遍印度。由于巴巴闭关，爱者已有一年未见巴巴，汽车事故后尤其渴望见他。所以当日期定下，近400名爱者从安得拉、哈默坡、德里、孟买、普纳、瑙萨里等地赶到萨考利。

3月18日早晨6点半，巴巴离开美拉扎德，前往萨考利。同行两部车内有：埃瑞奇、阿迪、宝、阿娄巴、卡卡、古斯塔吉、库玛、基申·辛、克夏夫·尼伽姆、美赫吉和弗朗西斯·戈德尼。阿美纳伽也有几位爱者来，包括顾麦（阿迪母亲）。上午9点，巴巴抵达萨考利，数百人簇拥过来。车上的巴巴由专门的队伍迎进埃舍大门，领首的是一匹盛装白马和男子银杖队。“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的欢呼声持续不断，反复回响。巴巴坐在一同运来的轮椅上，被推到埃舍寺庙，瓦桑特做普佳。高达乌丽麦和坎尼亚（女尼）们唱阿提。随后女尼们给巴巴戴花环并达善。在一颗大榕树对面搭起一个遮棚——乌帕斯尼·马哈拉吉曾在这颗榕树下坐了多年。在棚内台上，巴巴在帮助下坐上铺垫的椅子。篷内人满为患。聚集了近2000人。高达乌丽坐在台上巴巴身边。通过麦克风宣读巴巴的讯息：

今天我很高兴来到萨考利，我的大师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道场。马哈拉吉是完美的化身。我也很高兴和坐在我身边的（养）母亲在一起。作为奎师那，我称她雅秀妲。在心灵纯洁上，她举世无双。

高达乌丽·麦和女尼又做巴巴的阿提，伴随着背景音乐和歌声，巴巴开始施达善，发帕萨德。一连数小时，群众在神圣的阿瓦塔面前排队走过，接受他的一触。

弗朗西斯·戈德尼回忆：“巴巴辐射的喜乐如此之强，以至许多人放声大哭，泪水也不断涌入我们的眼里。亲密弟子们从他的额上拭汗，熟练的手为他按摩腿。”

巴巴对聚会者说：

你们所看见的一切，都只是幻相而已。就连你们看见巴巴在此跟你们坐在一处、施达善、对你们说话，都不过是幻相，对此不能有任何妥协。一个为此理由失去一切者，能够抵达无量实在海洋的

深底。

后来，巴巴又说：

在最近的汽车事故中，我和几个亲爱者遭受重伤。髌关节的伤使我被迫卧床。不过，通过你们全体的爱，我的康复进展，远远超过预期的时间；我感觉 15 天内我将能独立自如地行走。

为方便安得拉信徒，库图姆巴·沙斯特里将巴巴的话译成泰卢固语。卡基纳达村的一位爱者激动得跳起舞。他带来浇铸的巴巴银足，献给巴巴。巴巴送给在场的各地小组领导每人一只银足。

巴巴曾指示普卡到哈默坡各地传播他的讯息。这次要他详细汇报。普卡讲到，有一次他疲惫不堪，但寺庙的普佳瑞（住持）不许他睡那里，以为他是强盗。巴巴突然打断，问他：“你在该村见到老虎或毒蛇吗？”

普卡忘了提这个，说：“是的，我看到一条黑色眼镜蛇。那住持不让我在那儿宿夜，也许反而使我免遭蛇咬。”

巴巴回应：“那你为何不告诉我？”没等他回答，巴巴接着说：“我无所不在。我是蛇，我是一切。我知晓一切。你没必要对我讲述行程中做了什么。我一清二楚。在你整个行程中，我一直同你一起，通过你做我的工作。”

从印度四面八方来看巴巴的爱者，喜泪交加。巴巴藏起自己的痛苦，打开爱与神圣喜悦闸门，让人人在他身边愉快度过。中午，2000 多人得到达善和帕萨德。之后巴巴坐在远道而来的爱者中间，跟他们轻松聊天，往不同方向飞速抛橙子让他们接。巴巴的机智风趣让在场者喜悦满怀。

瑙萨里的霍桑巴如查和柯瓦司·韦苏纳属于为巴巴推轮椅的有幸者。巴巴裤子上洒了几滴水，他只好一时穿着内裤，开玩笑：“即便尿湿裤子也无妨，因为我也是婴儿。”

高达乌丽·麦在自己房间为巴巴盛饭吃。还让他坐上秋千，她则和女尼们边摇边唱。巴巴向四方投去疗愈之光，光彩照人。在爱者中间时，巴巴经常突然转变，容光焕发。爱从他的无限心中流溢，在场者人人感到融入其中。之后他们接连数日忘了世间和家人，沉醉于这种可触的神爱流溢。（然而，对身边的满德里，巴巴的表现则迥然不同。他们体验的是他的痛苦、无助和严厉。对于他们，气氛总是始终充满霹雳。因此，观察到巴巴在这些场合的奇妙转变，他们也沉醉于他的爱，这对他们好

比涂抹伤口的香膏。)

午餐后，安得拉爱者开会，中间考杜瑞·克里希那·劳表示想为科弗尔订做一尊巴巴塑像。巴巴对他说：“在你心里安置我！造塑像对你有何益？”

考杜瑞回答：“塑像将起着媒介的作用，让您留在我心间。身体上我不和您一起，所以对于我，塑像将代表着您。看着它，我心里就总想着您。另外，这不仅是为我个人。对很多其他人，这也将是忆念您的媒介。我们将从中获得灵感，更加爱您。”

“如果这是你造塑像的意图，我不反对，”巴巴回应，“但你们的心应在里面发现我。我将住在那里面——除非你们的心灵渴望在那里寻找我，否则塑像只是外表肖似的石头或金属而已。”

全体安得拉爱者都希望建造塑像，巴巴仁慈地批准了。几年后，考杜瑞·克里希那·劳在戈达瓦里河畔设立了美赫斯坦中心。

巴巴在萨考利逗留到下午4点。之后，大家怀着沉重心情，向他告别。这是巴巴对萨考利的最后一次访问。在“捷巴巴”的欢呼声和浸润于爱河的人群中，巴巴离开并于5点40分回到美拉扎德。返回不久，弗朗西斯·戈德尼出发到孟买取他的汽车。

78岁的达达瓦韦斯瓦尼，曾在大学任英语和历史教授。他放弃一切，服务人类，在普纳创办了圣弥诺中学。被许多人视为圣人，称作“萨度”。他一直邀请巴巴访问该校。巴巴为了不让他的这个“心爱孩子”失望，同意前往，并定下日期。

一如在萨考利的活动，消息传遍印度爱者，安得拉、哈默坡、德拉敦、德里、孟买、西姆拉和普纳有很多人来参加。远道而来的近1500人。伙食由萨卡雷家和伽德卡安排。

巴巴告诫美拉扎德满德里，普纳活动期间要不离他左右，并在出发几天前反复警告。3月23日早晨6点半，巴巴由埃瑞奇、宝、库玛和阿娄巴陪同，乘美赫吉的车从美拉扎德前往普纳。一天前开着其（船运到印度）福特车从孟买返回的戈德尼，提前半小时带古斯塔吉、克夏夫尼伽姆和基申·辛出发。巴巴的车上午9点45分驱抵普纳火车站，聚集在此的爱者欢声雷动，迎接心灵真爱。莫娜·萨卡雷困在拥挤的人群中。但什么也瞒不过巴巴。他派满德里前去解救，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她领到巴巴车前。巴巴表示对她的爱，爱抚她的脸，同时人群排成长队。

哈默坡的罗摩达斯开始唱：“哈瑞巴巴，哈瑞巴巴！美赫巴巴，哈瑞哈瑞！”（1955年美拉巴德撒晤斯期间，巴巴为他取名美赫达斯（美赫之仆），此后对他将用此称呼。有一段时间，他作为满德里之一，在美拉扎德同巴巴一起生活。）

在“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的欢唱高呼中，巴巴的车缓缓驶过人群，开往圣弥诺高中。轿车上挂着花环，乐队在队伍前面演奏。韦斯瓦尼在学校门口迎接，他紧紧拥抱巴巴，泪流满面，将巴巴领到专门房间，一起坐了一会儿，巴巴安抚了他。之后人们用椅子将巴巴抬到学校礼堂，在主席台入座。韦斯瓦尼坐在他右边，艾琳·科尼贝尔等几人坐在他们对面。

在学生们诵读《薄伽梵歌》和唱诵克坦之后，感慨万千的韦斯瓦尼，通过麦克风致欢迎辞。以下是部分演讲：

姊妹兄弟们，圣母的孩子们！我在一位被各地弟子视为至古者的人面前发言……

30多年来，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他见证着如下真理：有胜过言谈的东西——沉默。依我之见，此乃最真的道理。他通过沉默对世人言说。他对“沉默国度”的见证，多年前已深入我心。在这喧嚣的时代，他教导一个真理：沉默！美赫巴巴生活中的另一个真理，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爱简单生活。他单纯，因此喜欢在孩子中间。在他的讯息中……他说喜欢接触孩子们，弥诺中学的孩子们。

在美赫巴巴身上，我还注意到第三样东西——他的微笑。唇上总是挂着微笑。他受的苦，或许多数人不曾受过。他受的疼，多数人不曾经历。可他唇边总是挂着美好的微笑。他的沉默，他的单纯，他的微笑——是他给我们的礼物。我心怀爱与谦卑向他顶礼。

C·D·德希穆克代表巴巴作了五分钟的发言，强调巴巴的阿瓦塔身份和使命。礼堂坐满韦斯瓦尼的学生与追随者。巴巴爱者只好站在门外。

校长C·B·阿德瓦尼和秘书斯利·甘伽若姆都简短发言，之后巴巴让人给学生们宣读如下讯息：

今日少年乃明日统治力量。万事发于微；幼苗长成大树，小溪汇入河流，儿童也发育成人——去善用或误用少年时代从生活中汲取的教训。但即便长大成人后，他通常还是灵性意义上的孩子。世界也是人学习灵性课程的必要幼儿园和学校——通过无数人生的苦

乐、悲喜、善恶、贫富等对立体验。

一切成长都是逐步的，惟有通过缓慢的循序渐进，人才开始真正成熟，发现其真我，并通过无私服务和爱，来放弃恨、贪、嗔等幼稚游戏。在灵性学校，也要通过很多等级，很少人具有坚持到底的勇气与决心。正如你们在学习道路上需要教师引导，在灵性道路上也存在着能够引导你们抵达神圣光荣目的的至师。很少人有幸遇见并跟随这样的灵性向导——你们遇到这种机遇时必须抓住，赢取他的恩典，配得他的爱。

切莫逃避父母和教师制定的纪律。小事上守纪律引向更大的必要自律。切莫试图征服他人——征服你自己，你就征服了世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爱神。开始通过爱你的同类来爱神。开始通过在万人万物中见神来见神。不思酬报地给予。不想回报地服务。神无处不在，无所不在。最主要的是，他就在你内里。你不为世界而存在——世界为你而存在。

这可用一个有趣的蚂蚁故事来说明。有一只蚂蚁试图乘树叶过河。在小河中游，一阵风拂过，将树叶吹翻，蚂蚁惊呼：“救命！救命！世界要淹没了！”

有只青蛙在旁边说：“胡扯！世界没淹没；你是说你要淹没了！”

“嗯，”蚂蚁说，“一旦我淹死了，世界对我也不复存在。所以这对我而言，不仅意味着我淹没了，而且世界也淹没了。”

同理，一切存在皆在你内里。在你自己内里才能找到神，一旦找到他，你便找到唯一值得寻找的珍宝。我祝福你们爱神并且找到他。

欢迎仪式后，巴巴给礼堂的女士和学生施达善和帕萨德，数百人蜂拥上前接受。戈德尼和普卡双手紧扣保护巴巴，以免人潮用花环和拥抱将他压倒。

随后巴巴又被抬到外面，坐在走廊上施达善，爱者和其他普纳人现已超过 10000。有的人用肘开路往前挤。情况变得严重，巴巴的安全受到威胁。虽然身体承受极大痛苦，他还是来到普纳施达善。但随着群众持续增多，终于场面失控。一位同巴巴乘一趟班机从澳洲回印的著名歌手，携乐队来为巴巴演唱。他的风琴等乐器在混战中被弄坏。一片混乱。满德里围着巴巴，警察赶到现场，粗暴地将他们从巴巴身边推开。还强制地把库玛带到远处坐下。在安得拉和哈默坡活动期间被巴巴任命为总

司令的库玛，此刻却被警察拘留。宝被猛烈推搡，差点倒地。若非纳拉延班德鲁及时抓住他，他定会受重伤。

看到警察围着巴巴，满德里一方面感到欣慰，另一方面又有巴巴的命令，在活动期间不得离开他。因警察不让靠近，他们只好无助地站在远处。只允许埃瑞奇站在巴巴身旁，传达巴巴的话。

虽然后来秩序恢复，警察也在场，群众仍不守纪律，不能老实排队。外地爱者被推到后面，只好站在大门口烈日下。宝看见人群中的妻子拉玛带着希拉和美赫纳施，跟她兄弟迪拉吉一起移向巴巴。宝想走近巴巴，警察还是不准。家人在那里达善巴巴，宝却没机会跟她们说话，哪怕一分钟。从远处，宝能看见巴巴向他妻子询问孩子们的情况，还让希拉转个圈，让巴巴瞅瞅烫伤的背部。皮肤已愈合，几乎没有一丝疤痕。

连续数小时施达善，双手发帕萨德之后，巴巴在下午 2 点 45 分拥抱萨度韦斯瓦尼，离开学校。回美拉扎德途中，在（环路 3 号）萨卡雷家稍停，巴巴刚到，安得拉组也来了。在那里借宿的他们得以达善巴巴，在学校被拒的失望化为狂喜。

巴巴离开前，爱者唱了阿提。巴巴评论：“今天的活动令我甚为愉快。”听此，库玛和宝讲了下午的倒霉事儿和警察找的麻烦。巴巴大笑，说：“让我愉快的就是这个！你们活该受此待遇，我高兴。今天我才发现你们不能伴随我。我令你们不离我身边，你们却反而让警察把你们支开。”

“可巴巴，我们甚是无助，”库玛申辩，“我们对警察无能为力。”

巴巴回应：“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告诉你们，服从是不可能的。现在你们懂了没？”

库玛无言以对，因为巴巴的指示实际上无法执行，形势让他们无能为力。当晚巴巴回美拉扎德，手臂因给成千上万人递帕萨德而疼痛不已。巴巴还给女子们讲了满德里从警察和混乱群众那里受到的粗暴待遇。

克夏夫·尼伽姆在美拉扎德。3 月 25 日，巴瓦尼·帕萨德·尼伽姆和拉克希米昌德·帕里瓦也从哈默坡来访。二人有多年的深厚情谊，但最近产生怨恨。被巴巴召来。普卡、马特勒·杜塔·夏斯特里和美赫达斯也被召来。巴巴听了双方的诉苦，给予建议。二人对自己的愚蠢表示忏悔，并按巴巴之意，相互诚恳地拥抱。他们回到哈默坡，两家人以美赫巴巴的名义，设盛宴招待数百名贫穷村民。

3 月 26 日，雷瓦的副区长提鲁玛拉·劳来到美拉扎德，将翻译的泰

卢固语《神曰》献给巴巴。巴巴触摸译稿后还给他，高兴地敦促他出版。对提鲁玛拉·劳说：“对你的努力和爱，我非常满意。你身居高位，却忘记我。这样为我而活，你便是真正服务印度政府及其他。”

提鲁玛拉·劳说：“我是靠您的祝福当区长的，怎能忘了您？”

“即便你官职被免，也要保持快乐，视之为我的意愿，别担心。”

提鲁玛拉·劳欣然离去。

1957年4月初，巴巴已能靠双拐走一会儿。现在他多用拐杖，极少用轮椅。还通过上下台阶来锻炼。虽有进步，髋关节疼痛继续。因此，医生建议，在进一步拍X光片之前，尽量减少行走和承重。

由于事故给满德里和巴巴造成的损伤，巴巴于1957年4月5日，让阿迪发通告给爱者，将撒晤斯从1957年11月推迟至1958年1月。同时，巴巴表示他将在9月到印度各地访问不同中心——瑙萨里、德里、德拉敦、加尔各答、安得拉、那格浦尔和哈默坡等等；但这些计划尚未确定，从1957年4月至8月，爱者都不得试图来见他。

4月7日星期天，巴巴来到美拉巴德，接见在此居住的所有人。卧床养伤的彭度，非常担忧再也无法行走。巴巴安慰他：“莫担心。我无限地受苦，你在分担一点点，要高兴才是。我保证你会走路的。”

从美拉巴德返回途中，巴巴在阿克巴棉纺厂停下，探望萨达家族，举办了一场小型达善活动。萨达家人丁兴旺，连同孩子，共100多人。巴巴看望了阿美纳伽全体爱者，还有一些外地爱者。接着到库希如大院的阿迪办公室和住处，接见顾麦、朵丽、费拉姆、瓦曼、兰格勒等亲密者，之后回美拉扎德。

乌达拉事故后，玛妮开始每隔几周给欧美爱者写信，这些《家书》将西方爱者团结在一起。在她1957年4月11日的信中，巴巴对跟随者授述讯息：

不要担心。要越来越爱我。紧紧抓住我的衣边，无论可能经历什么考验和困难。你们在分担我的宇宙工作，很幸运。我将揭示自己，你们将见到我真相的时间，已为期不远。我爱你们每一个。

古鲁帕萨德

美赫巴巴决定到普纳居住一段时间，因为时值盛夏，美拉扎德极为炎热。另外，又到体检和复拍 X 光片的时间了。4 月 18 日，巴巴同美嫒、玛妮、美茹和高荷前往普纳，住在伽内喜金德的达迪·科罗瓦拉的房子。男满德里中，巴巴选了埃瑞奇、邓肯、宝和萨瓦克同行。全体满德里的食物从宾德拉屋送来。

次日查特吉医生探望巴巴，20 日拍 X 光片。查特吉检查了 X 光片，对康复进度表示满意。邓肯每天陪巴巴在花园散步。巴巴走得更好，几乎看不出瘸拐，但仍疼得厉害。不过，4 月 22 日，他没带拐杖或手杖，走了一小段路。

一天，高荷的一位穆斯林医生朋友来见巴巴。这位医生说：“所有的宗教都通向神。可无人懂得宗教意义。无人意识到其真义，他们用夏里亚特（仪式）来制造束缚。”

巴巴回应：“别管那些！你只要告诉我，愿不愿按我说的做。”

“当然。”那人答。

巴巴指示他：“每天午夜起来，真诚想念神，你将获得体验。”

医生满意离去。会面时，达迪·科罗瓦拉在场，心想：“多容易！午夜想神 5 分钟，就体验神圣极乐！”

不过，巴巴在他走后，对在场者说：“这不是给你们的，仅仅是给他的。”从而打消了达迪·科罗瓦拉的计划。

一次，巴巴和满德里正做跳棋类游戏，一名重要官员来见。巴巴叫他坐在身边，继续做游戏。官员的头脑开始运作。巴巴微笑着说：“我是奎师那那会儿，就玩这个游戏，在这个形体中，我也同样喜欢。虽然在你看来，我似乎沉迷其中，你却不知我此刻在做什么宇宙工作。我的宇宙工作时刻进行——在我吃、喝、睡、玩时——持续不断。”官员没提问就得到解答，甚为钦佩，看了一会儿巴巴玩游戏，巴巴偶尔拍拍他的背。他后来对达迪科罗瓦拉说：“巴巴无所不知，有问必答，不用言语，而用微笑。他的拍打是对我所有问题的解答。坐在他身边，神就知晓我

的头脑中浮现什么问题。可他每次拍我的背，所有问题化为乌有。这是我今生最难忘的体验。”

巴巴每次在普纳，都会到德干竞技场，班达卡研究所路 885 号的伽德卡家访问。有时甚至到伽德卡的办公室给他达善。巴巴表示希望在夏季有一所宽敞的住房。6 年前，伽德卡在萨达·拉斯特的帮助下，找到珊塔迪薇王妃在普纳的古鲁帕萨德宫邸，供巴巴使用。于是伽德卡再次联系王妃，为巴巴安排住宿。

4 月 28 日星期天，巴巴从伽内喜金德搬入古鲁帕萨德，一直住到 5 月底。在孟买生活的苏娜玛西和蔻诗德，也获准来住 5 天。几天后，高荷妹妹恺娣也来了。

4 月 29 日，满德里弄来一部婴儿车让巴巴推，以便不用拐杖练习行走。弟弟佳尔坐在里面压车，娱乐众人。同一天，邓肯被遣返美拉巴德照料彭度。但他每周都来普纳看巴巴，巴巴也给他写信，指导对彭度的治疗。

盲人女孩（约 15 岁）玛雅甘谷利，在 3 月份圣弥诺高中达善活动时，曾为巴巴唱歌，唱得很好。巴巴喜欢她的嗓音。一天，少女和父母到古鲁帕萨德见巴巴。她再次为巴巴唱歌。活动结束后，巴巴问她的眼睛怎么回事。父母对巴巴说明了情况。

巴巴问女孩愿不愿遵守给她的具体指示。出于恢复视力的希望，玛雅·甘谷利和父母都爽快答应。巴巴要她部分禁食 3 个月，只食用牛奶和香蕉。女孩接受巴巴的指令，非常认真地对待。但在她禁食几周后，父母担心起来，因为女孩越来越虚弱。玛雅·甘谷利不想违背巴巴的命令，可她父母向巴巴抱怨说，女儿日益虚弱，应重新考虑给她的限制。巴巴不悦，作了让步，放宽禁食限制。后来，曾决心服从巴巴的玛雅·甘谷利，迫于父母的压力，在巴巴规定的期限之前放弃了禁食。

当有人在巴巴面前提起玛雅甘谷利的名字时，一位满德里评论：“倘若她继续禁食，服从巴巴，本会很幸运啊。”

巴巴说：“是的，倘若她遵守我的命令就好了。可她没这个命。”

有人问：“她本会恢复视力？”

巴巴耸耸肩，打手势：“天晓得。也许吧。”

1957 年 5 月 19 日星期天，巴巴同满德里，以及阿美纳伽、普纳和孟买爱者，在古鲁帕萨德开会，发布“警告”。事关重大。会议于上午

8 时开始。47 人出席。巴巴问在场者头晚睡得可好，又说没睡好者不得在会议期间打盹。接着说：“至于我，一刻没睡，因为我必须做重要的灵性工作。自从（汽车）事故发生，我持续承受身体剧痛。告诉我，我面容气色如何？”

多数人说巴巴依旧笑容可掬。

过了一会儿，巴巴说：“把你们召来了，可我面前的问题是：我为何召你们来，要传达什么？”众人大笑。巴巴叫普纳工作者起立，询问那些未受邀者的情况。并指示要未受邀者当日下午 2 时到古鲁帕萨德，接受巴巴拥抱后离开。

提及受伤康复情况，巴巴评论：“断裂的髌骨固定得不错。依医生之见——他也是陆军上校——进度快得出乎意料。他告诉我，即使年轻力壮的士兵，至少需六个月才能恢复到这种程度。”

德希穆克也来古鲁帕萨德居住，他请求巴巴照顾好身体，巴巴回答：“我不得不一次次用血肉之躯来，承担人类苦难。”

又说了几句开场白，巴巴言归正题：

我想告诉你们一件重要事情，你们人人都须牢记。我是宇宙之主，此乃事实。我无处不在。时间快速临近，我清晰地看见“乌云”密布；看见其情景。这方面我不是指最近已经发生的汽车事故。我说了很多年的蒙辱已进入视野。在我今生的这个阶段，存在着我从你们手里滑脱的每一种可能性。

让我首先解释我说的蒙辱指什么。假设你被一个人深爱多年。一天你碰巧遇见他，他突然开始辱骂你，踢你，往你脸上吐唾沫。考虑到你与他之前的关系，你的处境就是个蒙辱事例。同理，假如有些人多年爱戴我、把我捧上天，突然间背叛我，对我不屑一顾，竭尽诋毁，这也是一个蒙辱例子。

在什么情况下会发生这种事情，我再给你们举个例子。你们崇拜我已有很多年。假设你们突然发现我吃垃圾，在垃圾堆里生活，裸身在街上流浪，举止如同疯子。对我的这种表现，你们会作何反应？我不希望你们中任何人想或说：巴巴将会发疯癫狂。相反，我是来让整个世界疯狂追求神和真理的。

惟有阿瓦塔，每当他在人间生活时，不得不经历蒙辱。既然有五位至师，神的化身，来掌管并照看宇宙事务，他们还有什么必要

促使神降临人间？他们将他带下，来承担人类的苦难。五位至师不像阿瓦塔那样饱受诽谤或羞辱。本时代的五位至师使我采用这个人，来背负十字架并承受侮辱。

你们在《福音书》中读到，基督对其门徒说：“你们会否认我。”这确实发生了，大弟子彼得否认了耶稣。实际上，在蒙辱阶段，形势的发展让你们意识不到，我的衣边从你们手中滑脱了。届时，你们甚至会觉得离开我乃理所应当。不过，如果你们不想让这种情况发生，也有个办法：那就是把我的话弄明白，并且明白地活出。

你们还应当将今天听到的一切告诉不在场者。总之，乌云清晰可见。我不想无缘无故地提及乌云，这可是我对你们的爱护警告，以防我的衣边从你们手中滑脱。

今天，我还想对你们谈谈另外几个要点。就从圣人这个话题开始。这些天，爱者来信时时提醒我这个。有人写道：“巴巴，您经常长期闭关。我们难得有机会陪伴您。甚至连续数月不准达善您。这往往让我们有心访问和陪伴圣人。”还问我，他们要不要听从圣人给的具体指示。

几天前，一名信徒妻子给我写信，说有个自称圣人者告诉她，我令他保卫他们家，他也非常爱我。且不说此话的真实性，让我震惊的是，倘若此类事件继续下去，任何人都会来找我的跟随者，甚至会以我的名义索要几百卢比，因而会轻易地欺骗他们。唯我有权宣布某人是真圣人还是冒牌，你们没有。

这时有人插话：“巴巴，我们去找圣人，因为我们感到您在每个人里面。”

巴巴尖锐回应：

我也在盗贼和杀人犯里面！又是什么阻止你们去尊奉膜拜他们？倘若你真的看见我无处不在的真相，就不再有任何必要去见圣人，甚至来见我。

一个个时代，我一直声明：每当我，至古者，采用人身时，就有许多自称阿瓦塔的假先知。比如，一周前我接到一封北方邦的来信。一个跟随者写道，他的镇上有两个人，都自称是本时代的阿瓦塔。这给他造成极大困惑。另外，在北印度某城镇，有个社会工作者宣称——且真心感到——自己是阿瓦塔。

我对你们详细解释这些事，因为他们都是我的孩子，惟独我有权这么说。对你们而言，既不要批评这种人，也不要随便说他们的坏话。说真圣人的坏话，对你们有害。这会制造可怕的业相束缚。甚至对自称圣人的所谓圣雄，也不要背后乱说，因为你们不可能确定他们是真是假。伪圣人的外部行为类似真圣人。对于他们，你们没有能力区别，恰如你们没有能力区别玛司特和疯子。然而，他们的内在状态是怎样的天渊之别！

回到真圣人这一点，我希望你们知道：成圣绝非儿戏。“圣人”这个词，一旦滥用或随使用，便造成很多误解。我现在对你们解释澄清对这方面的曲解。

有两类圣人：真圣人和伪圣人。正如普通人无法辨别真伪珍珠，你们也无法辨别真伪圣人。惟独我，就像珠宝商，能予以区分。

尤其在印度能看到许多假冒圣人，这归因于对吠檀多的一知半解。一个人学了吠檀多，会说：“我是神。”赛古鲁也说：“我是神。”伪圣人也作同样宣称，却是借助于吠檀多。真圣人不需要这种帮助，他们说的是亲身体验。还有一些人，读了吠檀多，明知自己没有那种体验，仍然说：“我是神。”此乃虚伪。也有一些伪圣人，读了吠檀多，有一种真切的内在感受，说：“我是神。”但实际上他们缺乏有意识的体验。

假若有人称赞你伟大，开始膜拜你，给你戴花环，你自己知道受之有愧。一开始，你受诱惑接受这种让你开心的伟大。可良心会自觉地刺激你，你总是处于担心未来发展的焦虑状态。接受还是拒绝这种施加给你的伟大，时时让你进退两难。

你一旦接受这种所谓的伟大，就很难摆脱这种处境。过些时日，良心的刺激甚至不再打扰你，因为你已对之习惯。之后对之上瘾，你离不开了。这时你就装成真圣人。这种伪装将给你增加无数次人生。没有内在体验，为什么装圣人？

至于我自己，我说我是高之最高。我倘若不是至古者，就会鼓励你们去拜访所谓的圣人。就会称赞他们，他们反过来也会称赞我。从而形成小圈子，互相吹捧，蒙蔽公众。

如果你们有人见到伪圣人或伪阿瓦塔，他会怎么对你说？他会说跟我同样的话。如果你对他说巴巴是阿瓦塔，他甚至会说：“我

是真的，巴巴是骗子！”如果一个人去找伪圣人，被其制造的身边氛围所吸引，又因对伪圣人的信心而获得体验，他则倾向于将这些归因于伪圣人。这造成困惑。

巴巴继续解释：

现在我对你们讲一件事。在我最近访美期间，有一位在美国居住很久的先生，在我的一些活动中，尤其在拍电影和照片时，呆在我身边。这位先生学习并在智力上理解了我的话，却加以误用。我接到一封美国的来信，听说这位先生已开始对人们说，他是巴巴的代表。认识我多年者不受影响，而新的爱者，虽受过教育，却对他甚为钦佩拥戴。瞧西方人是怎样被误导的！

对此有何补救？我现在告诉你们。你们只有完全明白，才会有效果。倘若你们都确信巴巴是阿瓦塔，人身上帝，困惑问题就根本不会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抓紧我的衣边，关闭所有门户，以防困惑和冲突进入你们的心。如果你不确信，就离开我，去找别人。但如果你不确信我的神性，内心摇摆不定，却又试图紧跟我，则会像一枚陷入碾碎机的坚果！

我也给你们讲几个例子，涉及到尽管跟我有多年联系，却过于关注玛司特的人。其中一人甚至到了玛司特给棕榈酒他就喝的程度。另一位（德希穆克）则每天把某个玛司特扛回家照料。若非我及时警告，他们会陷入同那些玛司特的严重纠葛。当神本人降临地球，你们有幸亲身接触他，为何还去追逐他的孩子——玛司特和圣人？

在北方邦和旁遮普，真伪两类圣人皆有。那些地方灵性大表演应有尽有：火供—护摩、巴赞—克坦、祭祀—瑜伽、阿提—普佳等等。从外表上无法分辨真圣假圣。谁都容易被外在的、所谓的灵性氛围所影响。你们在我这里看不到那种东西。另一方面，你们看见我坐在你们当中，有时候还跟你们开玩笑。真正的道路截然不同于传统的巴赞—克坦、火供—护摩、长袍—圣线、礼拜等等。相反，一个人陷入这些仪式教规时，则脱离了真正道路。

当我给你们谈这些事情，叫你们别去拜访其他圣人时，也许你们有些人会想：“会不会是巴巴嫉妒别人？”然而，我作为独一无二者，没有对手。我无与伦比。我作为独一实在，竞争问题根本不会出现。如果我真要嫉妒，就只好嫉妒我自己。

人看见蚂蚁在地面活动，会感到嫉妒吗？蚂蚁和人在同一个地面上活动，可他们的意识上则有天壤之别。例如，蚂蚁永远理解不了这个机器时代的错综复杂。

蚂蚁、常人和我本人，都在同一个地球上活动，可常人的意识与我的意识之间的差别之大，如同蚂蚁的意识与常人的意识之间的差别！即使在动物界，蚂蚁与大象之间的意识也有巨大差异。可曾有过大象出于嫉妒，故意踩踏蚂蚁？

我有个跟随者似乎一心想见孟买某个玛司特，另外几人对某个自称本时代阿瓦塔者颇为热衷。这让我好奇，为什么在所有的人当中，你们这些把我视作高之最高者，竟然想去追随其他人？

针对这个问题，巴巴提到并让人宣读一段信函摘录，巴巴在信中说：“这不怪任何人。谁的错都不是。启动这个神圣游戏的，是神的原始心血来潮或原始冲动；这个游戏他也能以自身为代价来享受。”巴巴继续：

我不是说印度没有真圣人。（他提到几个知名圣人。）有一些真圣人不为大众所知。与众所周知的圣人相比，这些隐居圣人远为高级。不过，在这方面，我想权威地告诉你们：这些隐居的和知名的圣人皆未证悟大我。不要被某些文字术语所误导。如果有人称呼你“亲爱的我”，不要以为他已经成道。

这番长谈的要旨是，你们要么仅仅抓紧我的衣边和我，要么完全离开我。不可做任何折中妥协。但你们尽可以去拜谒我的五位大师——赛巴巴、乌帕斯尼·马哈拉吉、赫兹拉·巴巴简、塔俱丁巴巴和纳拉延·马哈拉吉的陵墓。五位大师中，四位没有任何代表。只有乌帕斯尼·马哈拉吉有一个，就是高达乌丽·麦。她心灵非常纯洁，这方面无人可及。你们可以去萨考利向她致敬。她是我所亲爱的，也很爱我。她是我的养母，雅秀妲。这不意味着我的五位大师没有继承人和亲密圈子。每个至师，无一例外，必须将责任移交给一个由他造就的完人。这样的人被称为至师的继承人。

不要拜访其他埃舍或圣人，因为你们无法辨别真圣伪圣。我也希望你们不要批评或诽谤任何人。若是碰巧遇见圣人，无论真伪，你们可以向他们致敬；但切莫追随。如果你们对我有充分信心，就紧跟我；否则，现在就彻底离开我。

巴巴问：“谁愿意全心全意抓住我的衣边直到最终？”在场者个个

举手表示愿意。

这时有个男子说：“不知怎的，我内心无法接受帕若玛特玛（超越状态的神）成为人并在人间生活这个概念。我信奉奎师那，可仅仅作作为帕若玛特玛的安希（部分）。不过，假如我像阿朱那那样，被赐予韦希瓦-斯瓦如普达善（看见阿瓦塔的宇宙身体），我感到会获得必要的确信。”

听此，巴巴笑了，回应：“作为奎师那，我通过韦希瓦-斯瓦如普达善，揭示我同帕若玛特玛一体，使阿朱那确信我是神——那样做只不过是我的弱点。”

巴巴继续解释：“与成道相比，任何体验，无论大小，其本身终极上等于零。西方的一些爱者，把我视作上帝化身，写信给我讲述他们的罕见体验，但这些并没有真正意义。有这些体验虽说令人振奋，但对它们过于重视和沉迷，则非常危险。”

在散会用茶之前，巴巴说：“我该说的，说得明不明白？我相信，所讨论的要点已经对你们讲得够清楚了。”

诺希·库达班达·伊朗尼表示，希望捐给巴巴 1000 卢比，并怀着爱将这笔钱献在巴巴足前。巴巴决定将钱用于济贫工作。其他人也尽其能力自发捐款。

巴巴指示将此款寄给一个新开设的中心，说：“巴巴不喜欢把钱用作为他工作的回报。好荒唐！不过，我给的这笔钱是作为帕萨德。不要再为此从巴巴这里期待更多。”

又开玩笑说：“事实上，让我的爱者献出头颅，比捐献钱更容易！”

当时，在印度信奉巴巴的约有 100 个团体。就不同中心的出席人数，巴巴建议：“若有 500 人参加聚会，也不错。如果你们尽了最大努力，人们没来，也不要灰心。哪怕只有 5 个人参加，要相信我也在场。”

巴巴又说：

最近我听说在我的一些工作者当中，出现了相当大的意见分歧。要是发展这种态度，还不如不为我工作。只有在你们对我的臣服和爱中，我才欣赏你们的竞争精神。你们做我的工作产生分裂，则动摇了该工作的基础本身。等于自掘坟墓。“只有我能做巴巴的工作！”——这样说乃虚伪之极！

相关者都被给予机会宣泄感受，各抒己见。

之后巴巴干预：

你们分裂时，我和我的工作便被搁置一边。你们开设中心传播兄弟情谊，但首先要注意自己在团体中有怎样的表现！既然你们不能一起和睦工作，又为何为我开设新中心？如果你们想促进我的事业，除了在我的工作中成为尘土，别无出路！不可能有任何妥协。我的每个爱者都必须成为灰尘。那时人们才自愿聚集在他周围，他的生活本身将向别人辐射我的爱讯。

我不反对有中心。巴巴爱者可以在那里聚会、交流思想和对我的情感。但要有和谐。你们必须做到互相谦让。今天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对中心保留还是解散？唯一的真正出路就是在我工作中成为尘土。

但你们对“成为尘土”是怎样理解的？怎样成为尘土？倘若你们能够做我要你们做的，除了成为尘土，你们还能成为别的吗？但要做我要你们做的，却极为困难。只有当你们内心中燃烧着对我的爱时，那才有可能。如果你们不能按应该爱我的方式爱我，至少要努力抓紧我的衣边。我会帮助你们。

尘土从不抱怨，即便被我们踩在脚下或随便使用。假如你们遭遇种种不幸，却依然面带微笑，这会引领你们成为尘土；只有当你们对我有最高类型的爱时，才能成为尘土。成为尘土，是连接你们和我的唯一途径。

谈到在场的年长者，巴巴说：

人到老年，会被一种奇特的期待心理所占据。觉得年轻人有意忽视他，甚至憎恨他。我对你们全体老少的莫大期待是，根本不要抱有任何期待。让你们新建的不同中心成为你们的学校。记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有方式表达对我的爱。因此，尽量像兄弟一样相待。和睦相处。尽量相互适应。至于当前，尽力在中心继续我的工作，直到1958年1月至2月举行的撒晤斯聚会。

在临近的聚会中，我将规定明确的原则。想从我者必须遵守这些原则。爱者将从世界各地赶来参加撒晤斯活动。这将是本次化身的最重要阶段。撒晤斯期间，我将全力以赴工作。届时我将制定一些明确原则，它们将具有真正而持久的价值。我打算摧毁所有累赘仪式的束缚。

耶稣和奎师那生活的时代不同。现在的时代又全然不同。我必

须根据时代的需要对人讲道。在当今原子时代，物质进步几乎臻至顶峰，而这只是灵性领域中内在进步的影子。

聚会期间，我将给你们讲些新的东西。此后将不再有此类活动。你们可知我为何采用人身？撒晤斯期间，本次化身的目的将明确下来。

你们即使生病不适，或有重要工作要做，也务必参加 1958 年 1 月至 2 月的聚会。

巴巴进而表示，他已决定撤销之前宣布的近期赴北方邦、安得拉等地的达善旅行。

并补充：

我不希望聚会只是一种野餐氛围。要对所有安排感到满意，我需要时间。我身边的满德里需要足够时间，来为参加聚会者，包括西方人，做必要的安排。这可不是件容易工作，所以我不得不撤销原定的达善旅行。

最后，巴巴再次慈爱地强调如下要点：

事实是我是神。我是高之最高。我希望举手者永远抓紧我的衣边。

我的爱者无需拜访圣人。即便在蒙辱阶段也要跟紧我。在众人中传播我的爱讯，在巴巴的工作中成为尘土。

会议于中午结束。按巴巴指示，普纳的未出席会议的爱者，于下午 2 时来到古鲁帕萨德，接受巴巴拥抱后离去。

一天，巴巴告诉宝：“仔细听我说。莫争辩，只管接受我对你说的。”巴巴解释：“你已经跟我几年了，而（你妻子）拉玛和孩子们在几百英里之外。我在圣弥诺高中看见她们，甚为同情。她们的爱令我感动。现在我希望拉玛和孩子们住到美拉巴德，时而能够来见我。你日夜在我身边，跟她们毫无联系，但这跟我有联系，我会照看她们。”

于是，宝写信给纳纳·科尔和拉玛的兄弟迪拉吉。之后不久拉玛、希拉和美赫纳施来到美拉巴德，在家属宿舍定居。遵照巴巴之命，帕椎开始照顾她们，这样宝的家人有机会生活在巴巴附近。

这个时期，每天晚上都看见一个人在古鲁帕萨德入口处等候数小时，希望能进来见巴巴。终于有一天，得到巴巴召见。他叫普雷姆法塔禅德基纳尼，40 岁，对巴巴说他是法官。接着讲述了 16 年前，他是怎样首次听说巴巴的。

1941年他到苏克尔探望叔父时，有一天，两男两女不期而至。是禅吉和拜度，他们对他叔父说：“我们是从美赫巴巴那儿来的，在寻找玛司特。此地可有灵性高道？”

基纳尼带他们去见玛司特，卡奇·萨赫伯。当时巴巴在奎达，遣拜度寻找并带回玛司特。拜度在玛司特耳边低语：“跟我们去吧，美赫巴巴召唤你。跟我们去奎塔。”

玛司特佯装不懂他们的语言，基纳尼建议用信德话对他说。卡奇·萨赫伯听了，说：“我一个文盲，又不是法学士（有法学位的律师），他要我做啥！”他的话令基纳尼震惊，因为他自己刚通过法学考试。尽管拜度反复劝说，甚至为他买了羊肉等等美食，玛司特还是拒绝跟他们走。5年后，巴巴亲自来苏克尔，联系了这位玛司特。

基纳尼后来读了保罗·布伦顿的《印度探秘》一书，从书中所言，认定美赫巴巴是伪师。在古鲁帕萨德面对面见到巴巴，使他确信巴巴的神性，成为亲密跟随者。

巴巴本来很可能在古鲁帕萨德住到离开普纳，但珊塔迪薇的秘书从孟买打来长途电话，说需要将古鲁帕萨德的一半，提供给王妃答应的一些客人住宿。秘书被告知，巴巴在逗留期间不希望其他人在此居住。但既然王妃答应了别人，他同意提早腾出屋子。秘书很可能将此话转告王妃，电话在孟买和古鲁帕萨德之间往返。但既已决定离去，巴巴于6月1日搬回伽内喜金德花园达迪·科罗瓦拉的住所。结果是从此以后，王妃将古鲁帕萨德完全交给美赫巴巴使用，谁都不得在巴巴使用期间入住。

6月2日星期天，巴巴在伽内喜金德，同瑙萨里、巴吉瓦和苏拉特爱者召开另一场会议，逐字复述上次5月份“警告会议”上，对拜访圣人的反对。巴巴告诫他们紧紧抓住他的衣边，因为乌云快速临近；他还再次强调这个事实——他是本时代唯一真正的阿瓦塔。

这时会议上有位老爱者阿德尔德赛（德拉敦的克基德赛的兄弟）说：“巴巴，我很爱您，可不管我怎样努力，心里就是进不去神作为阿瓦塔降临这个概念。我对别人说您是阿瓦塔，可老实说我并不确信，尽管我非常渴望相信。”

巴巴问他：“你爱哪个人胜过爱我吗？你可曾遇到比我更伟大的人？”

阿德尔答：“没有，没人比您更值得爱。”

巴巴安慰他：“这已足矣。何必担心？努力越来越爱我。但要记住一件事，切莫对别人讲你自己感受不到的东西。只对别人讲你对我的诚实看法。我是一切，而人可诚实地相信任何事情。”

巴巴指着柯瓦司·韦苏纳，问他信不信他是阿瓦塔。柯瓦司说：“百分之百！”

巴巴再次强调：“努力抓紧我的衣边。”但又补充：“无论你会多么努力抓住，但让不让你的手松开，则完全取决于我的意愿。不过你依然要全心全意地努力。”

这天晚上巴巴访问马诺哈和莫娜萨卡勒的家。他们一直渴望他来访，巴巴提前定好日期。这天是马诺哈的生日，夫妇俩喜不自胜。在场的全体普纳中心工作者答应巴巴，在他的爱里和睦共事，在服务巴巴中相互合作。马杜苏丹和苏芭卓唱了几首歌；普纳中心的秘书，罗摩克里希南，当众表示不倦地传播巴巴讯息的决心。巴巴拥抱马诺哈和莫娜之后，返回伽内喜金德。

马诺哈在印度空军服役，巴巴回美拉扎德后，马诺哈时而会飞过美拉扎德，都盘旋七次致敬。这些时候巴巴会站在屋外，举手杖问候。

还有一次，巴巴在伽内喜金德召开普纳工作会议，令迪伽姆巴·伽德卡拟一份名单，召集每个相关者。不知何故，普若塔普·阿希尔的名不慎漏下而未受召。会议开始时，巴巴问：“普若塔普在哪儿？”检查受邀者名单才发现这个差错。巴巴立即派人去普若塔普家把他接来，可普若塔普对未受召深感失望，去了河边，焦灼不安地徘徊。之后回到家，得知巴巴派人接他之事。他匆匆赶到伽内喜金德，巴巴问他：“何故不来开会？”

普若塔普解释说未被邀请。巴巴问：“他的名怎么漏下的？”无人回答。

“谁拟的名单？”有人说是迪伽姆巴。巴巴对普若塔普说：“迪伽姆巴是你最好的朋友。你俩一起上学。他怎么会忘了你的名字？”普若塔普黯然神伤，差点落泪。巴巴安慰说：“现在忘掉这个。记住，你在世间的所有伴侣只有那么几年，而我将伴你到底。我是你的真正伴侣。”

这期间，宝在巴巴身边守夜的时间是从下午3时至深夜11时，萨瓦克的值班时间是从深夜11时至早晨6时。6月3日下午，宝来守夜，巴巴指示：“我今天精疲力竭，想休息。不要弄出一丝噪音，也不要挪

动一下。”

巴巴坚持要宝大声复述 10 遍这条指示，之后躺下休息。宝安静地坐在巴巴卧室的椅上，可过了一会儿，他感到喉咙痒，想咳嗽。便用双手捂着嘴，可越使劲压抑，冲动越强。于是他从口袋掏出手帕，塞入口中。可是不管用，最后喉咙还是发出“哼哼”声。

巴巴睁开眼，表示不悦，宝干扰了他的休息，大加训斥。可他刚开始斥责宝，宝的胸腔收缩，一阵咳嗽，手帕从口中喷出。巴巴奚落他：“你是来服侍我的，还是来折磨我的？我再三叫你别制造点噪音，你却打扰我的睡眠，今夜我是没法休息了。”

巴巴每隔半小时，便训斥他一顿，后又召来高荷，对她抱怨宝。但事儿还没完。巴巴召来美娒、玛妮、美茹、娜佳和拉诺，令宝离开房间，站在门外。这可是新鲜事，因为每当巴巴跟女子们说话，总会远远支开守夜人。这次他故意让宝呆在附近，以便听见卧室内发生的一切。

巴巴对女子们诉苦，埋怨宝：“他不是服侍我，而是害我的命！我当初怎么会叫他来？今天我感到很累，这会儿整夜是没法休息了。”

女子们对实际情况毫不知情，对巴巴不得不忍受宝这种白痴，自然是十分同情。“守夜时他应当更细心才是。”她们说。

过了一会儿，巴巴打发女子们离去，叫宝进来，又问：“这会儿你让不让我休息？”

宝生气地说：“您以为我不想要您休息？”

“那你为啥制造噪音？”

“我能说啥，都快憋死了！”

巴巴现出一副绝对无辜的表情。关心地询问发生了何事，宝讲了自己是怎样克制咳嗽差点窒息的。

“真的？”巴巴问，“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您没问，也没给我机会解释呀。”

“即使这样，你也该告诉我的。”巴巴坚持。

“您不知道？您故意上演这整场戏的！”宝声明。

巴巴摸摸自己的喉结，打手势：“我发誓，对此一无所知。”巴巴发誓时满脸的天真无邪，宝的怒气全消，笑了。巴巴拥抱宝，爱抚他的脸。随后说：“因为我这么爱你，才这么骚扰你。这种骚扰是我给你的帕萨德。”

6 月 8 日星期六早上 8 点，巴巴访问阿瓦塔美赫巴巴普纳老中心。

他是应中心的组织者在 5 月 19 日会议上的邀请而来的。当时他曾说明，不施达善，也不接受礼物；只接受中心集体献的一只花环。

这个简陋的老中心是阿帕·劳·穆达里尔的家，位于萨斯瓦特居住区的索姆沃 - 佩斯 399 号。自 4 月起每周在此举办聚会。巴巴抵达时，屋内挤满新来者，中心工作人员只好站到屋外。萨达希乌·帕特为巴巴戴花环。伽德卡发表简短欢迎辞，马杜苏丹唱了一首格扎尔。

巴巴注意到罗摩克里希南、辛德、卡姆卜里、比卡吉·达乌勒、普若塔普、塞德家和班德鲁家等中心工作者站在屋外，表示：“看到我的一些工作者站在外面，履行各自的职责，并不急于达善，这令我欣慰。希望我的工作就像这样。我很高兴。我在此营造了你们想要的氛围。现在该由你们彼此和谐工作并保持这种气氛了。我祝福你们。”

随后，应罗摩克里希南的请求，巴巴给一名老年妇女和另一名爱者施达善祝福。老妇人因人多，未能在圣弥诺高中达善他。

应阿迪建议，马杜苏丹又唱了一首格扎尔，巴巴甚为欣赏。离开前，他手触准备发给聚会者的帕萨德祝福。

巴巴和全体工作者一道，访问了老爱者达乌勒的皮制品合作社，合作社位于喀弗路德干竞技场。工厂职工热烈欢迎巴巴，请他坐到专为他装饰的座位上。巴巴给他们施达善，苏芭卓一边唱歌。巴巴表达了对大家的满意和祝福，随后到卡姆拉 - 尼赫鲁客栈，探望贱族孩子和学生。客栈秘书，P·N·拉吉博依议员，接待并致辞欢迎巴巴。两个小女孩唱了一首马拉地语巴赞，巴巴让孩子们达善。苏芭卓在巴巴面前唱巴赞，做阿提。

之后巴巴来到哈维利区考施如德的 S·N·万德勒卡家花园。万德勒卡曾任孟买政府的副部长，他和家人热情欢迎巴巴。巴巴步入花园，在摆着水果、饼干和甜点的桌前入座，众人坐在他对面。巴巴叫万德勒卡全家过来坐他身边，苏芭卓再次唱巴赞，做阿提。最后巴巴给大家发帕萨德，米兰照相馆的比库拜为巴巴和万德勒卡全家及工作者拍照留念。活动于中午时分结束，巴巴率满德里返回伽内喜金德。

这些访问中，罗摩克里希南和巴巴同乘一部车。当时普纳盛行流感，在车内，巴巴指示罗摩克里希南，每日服两片 APC（类似阿司匹林）连服一个月，作为预防措施。罗摩克里希南未生病，虽然起初不大情愿长期服此药，仍遵命服用。

6月9日星期天，巴巴用5月聚会时诺希·伊朗尼等人捐的1000卢比，在伽内喜金德举办济贫活动。普纳爱者按照巴巴指示，领来200名15岁以下的穷孩子，并留下参加活动。在场者还有孟买、瑙萨里、哈默坡和安得拉的一些爱者，以及艾琳·科尼贝尔和弗朗西斯·戈德尼。（5月巴巴遣科尼贝尔和戈德尼到马哈巴里什沃，住在赛景饭店度夏。）随着孩子们依次走过来，巴巴向他们顶礼致意，随后给他们每人一块布和一份甜食。巴巴递帕萨德时，不时拍拍孩子，问：“你喜欢学校吗？……玩弹珠吗？……放风筝吗？”给200名男孩女孩发完帕萨德后，巴巴又叫来5个孩子领帕萨德。也将甜食发给其他在场的孩子。

中午活动结束后，巴巴靠着埃瑞奇和美赫吉的胳膊，走向房间，召见一些人。“这些日子我难得有时间和爱者一起，”他说，“每次到外地，都被人群包围，等候达善我。我今天终于能够安宁地坐在你们几个中间。”

他示意巴赞组演唱格扎尔。马杜苏丹和苏芭卓唱完，巴巴让阿娄巴朗诵一首诗人吉伽尔的格扎尔，巴巴还做了解释。

巴巴表扬一名歌者，随即说：“我在表扬谁？我是歌者也是歌！我是鼓也是鼓手！我在风琴里，我自己是风琴！也是风琴发的音！我无所不是，无所不在！我要表扬谁？表扬我自己！”

这一天巴巴还说：“我是海洋……我是至古者……我永恒存在！”

大家做完阿提，各自回家。

1950年，新生活期间，美赫巴巴在马哈巴里什沃时，克什米尔商人哈比卜拉·贝格来见。当时巴巴对他说：“你将做我的邻居。”贝格不懂巴巴之意。但随着时间推移，他在普纳开了家小店。后来，他曾受雇的克什米尔商店的老板欲出售商店，贝格买下。该商店跟巴巴老家只隔几条街，他就这样成了巴巴的邻居。

巴巴逗留普纳期间，访问了哈比卜拉·贝格的克什米尔商店。巴巴提醒他几年前他说的话，又说：“你既然已成了我的邻居，切莫忘了我！”1950年贝格几乎身无分文，可生意逐年兴隆，成了大富翁。他确信自己的发达全归巴巴的恩典。对巴巴的爱和信心逐步加深。

达纳帕希·劳、库图姆巴·沙斯特里和普卡这几天伴随巴巴住在伽内喜金德，6月9日，巴巴特意召来未出席6月2日会议的霍桑·巴如查医生。巴如查医生是高达乌丽·麦的忠实信徒，对完全接受巴巴做自己的大师心存误解。巴巴对他阐释了服从，说：“你要服从高达乌丽·麦。也要

服从我的指示，但前提是不与她的指示矛盾。”巴如查听从了巴巴的建议，后来逐渐地被巴巴的爱征服，彻底成为巴巴的。

1957年巴巴几次在美拉扎德召见霍桑巴如查。有一次，巴巴对他说：“你可以直接想我，也可以想其他古鲁——甚至女朋友；而你都是在想我，因为我在每一个里面。但这样是间接地走向我。”

在美拉扎德，巴如查有一次穿着鞋走入巴巴房间。照例拥抱后，他看到满德里都是把鞋脱下放在屋外。巴如查问他要不要在外面脱掉鞋，巴巴答道：“我也在那里（鞋里）”。于是巴如查穿着鞋坐下。

每次巴如查来，巴巴都会停下手头的事，讲些灵性话题。一次，巴如查头脑中带着某个问题而来。他一到美拉扎德，巴巴就说：“你每次来这儿，都是我给你讲，不过今天你来提问吧。”他因此意识到巴巴的无所不知。

在一次拜访后，巴如查在离开美拉扎德时，感谢巴巴的召见。“倘若你开始感谢我为你所做的一切，”巴巴答，“除了一天24小时都说‘谢谢您’‘谢谢您’，你将不会做别的。只要爱我想我就行。”

6月9日夜晚，因阿娄巴和萨瓦克的坚持，普卡盛情难却，吃过量了。芒果、面饼等美食是从宾德拉屋送来的，普卡因暴饮暴食，消化不良，彻夜难受。次日，巴巴照例询问每人的睡眠情况。普卡说：“我彻夜未眠，阿娄巴和萨瓦克坚持要我多吃，造成消化不良。”

这天满德里都忙着收拾行李返回美拉扎德，但巴巴召见萨瓦克和阿娄巴，责备他们捉弄普卡的弱点。作为惩罚，命令阿娄巴：“走到汽车站，以便普卡借助你的步行，来消化晚餐。”

译自宝·喀邱瑞著《美赫主》第十五卷

翻译：石灰

校对：田心

七十五天特别工作

1957年6月10日，美赫巴巴同女满德里一大早离开普纳，回美拉扎德。男满德里和普卡乘巴士。达纳帕希医生和库图姆巴·沙斯特里也来到阿美纳伽，跟阿迪住在库希如宿舍。两天后将在美拉巴德举行达善活动。在美拉扎德，巴巴又搬回楼上卧室。

一位名叫巴勒克·巴格万的17岁印度教青年，被尊为童神，在赖布尔拥有许多信徒。阿卜度马吉德堪多次催促巴格万去达善美赫巴巴，最终，

巴格万在6月12日上午达善前，来到美拉扎德。巴巴带上他和满德里，乘萨若希的车，去美拉巴德。途中，巴格万总是神秘地指着太阳，一边解释：“它会落下，我们就不会热了。”他的滑稽动作让巴巴好笑，尽管暑热天气并未缓解。

拉玛、希拉和美赫纳施最近搬入家属宿舍。从那格浦尔送她们来的拉玛弟弟迪拉吉，也小住几日。巴巴来看望她们，拉玛被他的仁慈感动得失声痛哭。巴巴拥抱并安慰她：“你们很幸运，我把你们召到身边。什么都别担心，我与你们同在。”又指着宝，问希拉和美赫纳施：“他是谁？”几乎没见过父亲的一双儿女，一声不吭。他们的反应逗得巴巴开怀大笑。

巴巴来到美拉巴德大厅，给阿冉岗村民施达善。安得拉邦的达纳帕希和库图姆巴也在场，巴巴对他们说：“瞧这些人，他们虽穷，心里却有对我的爱。”

彭度仍卧床，不能行走。巴巴派邓肯到美拉巴德，帮彭度借助拐杖尝试走路。巴巴从5月份就弃用拐杖，靠两名男满德里搀扶行走。巴巴对彭度讲了即将来临的撒晤斯，确认了举办日期，随后回美拉扎德。

巴勒克·巴格万跟他们同车回去，却不肯让巴巴、埃瑞奇和宝做事。巴巴坐在椅子上，这个淘气鬼会在巴巴腿间钻来钻去，厮混时间。他的调皮行为给巴巴和满德里带来很多乐趣。他还毫无顾忌地告诉巴巴：“我一天不戴花环，就感觉不爽！”

巴巴对他的率真微笑，但回答说：“接受别人的膜拜或阿提可不好。会把你抛进臭坑！”

巴格万应道：“可别人的膜拜让我愉快！我想要人敬仰我，做我的阿提！”巴巴大笑。

巴勒克·巴格万在美拉扎德宿夜，次日早晨，巴巴来到满德里大厅，小伙子说：“昨晚宝守夜时睡着了！我从我房间看见他睡着了。”巴巴开心，为他取名巴勒克·美赫（美赫之子）。小伙子被巴巴拥抱后，启程回赖布尔。

6月14日，艾琳·科尼贝尔和弗朗西斯·戈德尼从马哈巴里什沃回到美拉扎德。科尼贝尔在撰写《求索真理》一书，戈德尼为手稿打字，写介绍巴巴的文章。三天后，戈德尼的太太奥拉乘船抵达孟买。这是自苏伊士运河危机以来，抵达印度的首班轮船。弗朗西斯·戈德尼前往孟买迎

接，夫妇二人于6月25日返回美拉扎德。接下来40天，三人都同满德里在美拉扎德居住。不过，奥拉不适应印度食物，患了痢疾；经高荷治疗康复。

偶尔，巴巴会召拉玛、希拉和美赫纳施来美拉扎德。她们见过巴巴并与他共进午餐后，回美拉巴德。巴巴每次去美拉巴德，也去探望她们。

1957年6月15日，诺芮娜·马切贝利在南卡罗来纳州默土海滨的幽畔沙丘，因长期心脏病去世，享年77岁。她的爱、服务与舍弃无法描述。她完全属于并融入巴巴。6月17日，巴巴给伊丽莎白·帕特森和吉蒂发电报说：“要开心，亲爱的诺芮娜已永远来伴随我。”按巴巴的意愿，将她的骨灰送往印度，葬在美拉巴德山上。墓碑文：“诺芮娜王妃，是并将永远是巴巴的。”

临死前，诺芮娜告诉伊丽莎白：“别为我哀悼。让我走。”所以在她去世后那天晚上，伊丽莎白和吉蒂到当地剧院看演出。剧院主人和经理，简·巴里·海恩斯，在门口迎接。

一批普纳爱者原定于6月30日星期天上午8时，到美拉巴德为巴巴演唱。可他们租的巴士途中因大雨连连发生故障。因此他们在上午8点坐路边为巴巴唱巴赞。

当天下午2点，巴巴到美拉巴德施达善。普纳爱者到达，在大厅演唱。前一年来过的碧翠丝·维果这次又来达善巴巴。巴巴还应爱者卡姆拉拜·普莎咯的请求，到阿冉岗肺结核疗养院施达善，普莎咯在疗养院做护理工作。

下午5点，巴巴返回美拉扎德。普纳巴赞组在满德里大厅唱到晚上7点半，之后回普纳。巴巴让女满德里坐在院子里听演唱。

翌日，7月1日，巴巴又回美拉巴德，给阿冉岗村民施食。他手触所有的餐具祝福。人们唱歌奏乐，在“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欢呼声中，端上食物，村民开始用餐。

巴巴仍深受髋部疼痛的折磨，但他的活动丝毫未减。巴巴一生中，在这种危机期间，活动常常愈发密集，无暇休息。

迪伽姆巴伽德卡（左边戴眼镜者）；弗朗西斯与奥拉戈德尼，碧翠丝维果，艾琳·科尼贝尔

全体东西方爱者，包括在美拉扎德生活者，遵照巴巴的希望，于1957年7月9日午夜至7月10日午夜保持沉默，纪念巴巴沉默32周年。

还要他们在这天完全禁食，按需喝水，饮一次茶或咖啡。

7月15日，埃瑞奇的母亲，盖麦·杰萨瓦拉及其姊妹芭奴玛西，从普纳来见巴巴。下午3点半会见巴巴，埃瑞奇和大阿迪在场。交谈中，巴巴评论：

耶稣有一个犹大背叛他。在以往所有的阿瓦塔化身时期，都有一个犹大（背叛者）。此乃神定。

在这个最关键的时期，也就是时间周期的末尾，神化身美赫巴巴，作为阿瓦塔，因此巴巴作为本周期的最后一个阿瓦塔，将有十二个犹大。首先有一个帕西人犹大，另外十一个将是其背叛行为的同伙。这十一个犹大将由帕西人和其他人组成，其中有两名帕西女子。

会见后，盖麦和芭奴玛西返回普纳。

7月，巴巴还回答了艾琳·科尼贝尔的几个问题，并为她的《求索真理》一书授述三篇语录，一篇讲摩耶，一篇讲慈悲，另一篇讲气场与光环。（注：艾琳·科尼贝尔的第一本书是《文明或混沌？》她用多年写成的《求索真理》1962年出版。）

每一个事物，从最渺小的到最重要的，皆在我们内里。灵性层面，及其无法描述的神圣光辉；有着不可测量空间的浊层面，连同其不计其数的浊宇宙；皆在我们内里。这是因为神在我们里面，我们在神里面。在无懈可击的一体性中，神乃不可分割地、毫无妥协地、无限永恒地一体。

有生命物和无生命物所体验的似乎无穷差异，归因于不同层面的不同程度的意识，以及适当地运用该意识的能力。整全人类意识的获得是一个重要灵性成就。比之更重要的，是能够识别幻相，面对所有虚幻事物。人的最重要成就，乃是获得上帝意识——真正的大我意识或大灵意识。

比如，假设一个灵性觉悟者与一个未觉悟者之间的差异，如同一个有正常视、听、嗅、味觉者，与一个天生盲、聋、甚至没有嗅觉味觉者之间的差异。再假设两人同时来到一个五彩缤纷、鸟语花香、溪泉潺潺、果实累累的花果园，他们在意识、觉知和体验的范围、性质与能力上，必然有天渊之别。觉悟者对世界的体验充满音乐，充满光，充满美。对未觉悟者或盲聋者，同样的世界只会是一片漆黑、单调空虚。

如果我们将上述比喻进一步延伸，假设发生奇迹，未觉悟者开始相继体验视、听、嗅、味；这多少让我们理解到人的意识是怎样开始通过不同（精和心）层面走向上帝意识的。人这时开始认识到，所有的差异只不过是其自身意识状态的差异，随着对外在幻相的逐渐摆脱，意识也越来越多地体验内在真理。

让一个人灵性上盲、聋、哑等等的势力，是其自身的愚昧；该愚昧受制于宇宙愚昧原理——通常说的摩耶。

了解摩耶，即了解半个宇宙。一切虚妄价值和虚妄信仰，皆归因于摩耶的掌控。智力尤其受摩耶玩弄，因为智力没有能力证悟神即真理。只有超越被摩耶弄假成真的宇宙幻相，才能知道真理。

求道者只有认识到，摩耶是神的影子因而什么都不是，才能超越愚昧原理——摩耶。只有证悟了大我，才能解开摩耶之谜。

不受唯物主义偏见束缚的伟大哲学家，都对实在有所瞥见，并认识到愚昧原理是让虚幻短暂事物显得持久真实的致因。对有关无常世界和宇宙的密学结论，科学家自然难以接受，因为科学实验准则所接受的方法，无法触及形而上的直觉感知。主要困难在于，要完全掌握这一概念，必须有对宇宙计划的完备知识。对超出人类头脑限度的事物，甚至连大师都不可能解释！大师只能通过恩典，通过赐予觉悟，让一个人证悟这一切。

下面是美赫巴巴为艾琳·科尼贝尔的书授述的语录，从物质、灵性和神性三个观点看慈悲：

从物质观点来看，认为东方人不如西方人慈悲纯属谬见；因为缺乏表现未必意味着缺乏慈悲精神。这种问题是相对的。在东方，有组织的救济中心不多，这可用经济原因说明。还要记住，印度大众不得不承受的困苦，自然会削弱其慈悲。不能指望一个痛苦不堪者去注意别人的痛苦。

在大多数东方国家，人民每天难得饱食一餐，大多目不识丁，因此期望他们跟西方人同等程度地关怀动物，不能说合理。西方人在一切方面都相对远为富裕——无论个体还是集体。

还要认识到，大多数流浪动物并非总是无家可归。但它们的主人长期处于半饥饿状态，住在临时避身之处，怎能负担起对它们的精心喂养？

不按西方惯例将没人要的动物处死，归因于宗教信仰。因为印度教讲灵魂的意识进化，从石头阶段往上，经过各种形体，包括蛇、犬、牛和猴形体；这容许对生命的尊敬，为西方所缺乏。事实上，作为进化道路上的重要标志，上述动物形体被崇拜至今。

盛行于印度的总体无知与迷信，无疑也助长了民众的普遍冷漠与麻木现象。但话说回来，如前所述，东西方在动物和人类待遇问题上的巨大差异，主要由经济状况所致，而非宗教价值的歪曲。

然而，正是因为历代灵性大师的影响，以及印度教和佛教的教义，使信奉这些宗教者甚至无法想象有组织地毁灭动物，即便出于慈悲；因为他们受的教育是，干预生命等于擅自侵犯或干预羯磨律。在印度，尽管贫穷困苦，有些村镇依然努力维持潘吉若普（动物收养所）；考虑到这些穷人为提供救济而必须承担的困难，这相当了不起。

奇怪的矛盾是，一般西方人虽然可以说比其东方兄弟更有人性，但西方却是无数苦难的肇因——作为近代争夺政治经济霸权的世界战争的一个结果；这跟耶稣基督的教诲背道而驰。单凭这个，东方人也有道理认为，西方人天性上比其东方兄弟更不人道。可以说一切都错综复杂。

从灵性上讲，根据进化和羯磨律，一个人越是受苦，灵性上越是受益，因为这是帮助他挣脱摩耶枷锁的手段。苦乐悲喜仅仅是虚幻体验，如同噩梦美梦。要从梦中唤醒，有时候须有侵扰因素。比如，不愉快的梦中体验有助于从美梦中醒来。同理，在生活中，苦乐悲喜、慈悲残忍等相反体验，也都是意识发展、以最终转化成上帝意识的必要因素。

诸如慈悲与残忍、乐与苦等对立体验之间的不平衡，是维系并助长贯穿幻相领域之二元的首要因素。从石头形体中的第一束意识曙光，到人类形体中的整全意识，个体化的灵魂一次也未曾体验二元对立体验的完全平衡。而一旦达到平衡，灵魂便认识自身神性，个体证悟大我或上帝。

正是因为缺乏平衡，我们才在幻相生活中感受幸福，这归因于它跟痛苦的对照。因为不体验痛苦，就觉知不到幸福。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体验痛苦时，是在体验最低程度的幸福。

没有这些对比，我们就不会有进步，就会在幻相生活中永远继

续下去。例如，假如一只狗总是过着快乐舒适的生活，就不会通过更高级的生命形体在进化领域前进。

我们从石头到人类形体的生命进化，需要相反体验，并将永远如此；否则神圣生命计划永远不会实现。没有神圣目的，就没有证悟大我的上升道路，人类灵魂的意识就会永远从一个对立体验摇摆到另一个，就不会终极征服摩耶——而人必须超越摩耶，才能实现同永远慈悲之神的最终结合。真正的大师和圣人自觉地知道，在一切时间，在一切地方，在一切情况下，一切万物都是神的无限慈悲行动之显现。

对残忍与慈悲的互动问题，就像这个幻相生活或摩耶中的所有其他体验，也可通过研究因果律的基本运作，得到最佳解释或认识。因为该律则是个体业相（心中印象）的潜在力量的外部表达，业相则产生于相反的体验或对生活的反应。甚至当一个人对他人感到悲悯，或者发现他人缺乏慈悲时，这都归因于其自身根据因果律所表现的业相。

如同幻相领域的其他事物，就连是非感也取决于当事人的相对业相。因此，东西方对彼此的看法可以同样正确或同样错误。比如，一个人认为自己对，是由于其自身业相的潜意识推动。他感到对方错，但不明白这种感觉归因于其自身业相的影响；这些业相驱使他以对方为代价，为自己辩护。无论实际上对还是错，他都会坚持对方是错的。

影响我们的推理和认识，乃至塑造我们的性格和世界观的，正是我们的业相，尽管我们意识不到。只有神圣意识大师，能够洞悉我们有时不合逻辑、不合理和矛盾行为背后的原因（业相构成）；我们则一如既往地对人性的矛盾感到困惑苦恼——综观世界问题，这种人性矛盾似乎呈现惊人的比例。

命运的奇怪讽刺是，在印度这样的国家，我们看到专为动物开设的寺庙和朝圣地，娇养和保护猴子这种破坏性动物（显然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杀），同时又发现我们的这些远亲，为商业利益，被大量出口到西方，但是用于不图利而为减轻人类疾苦的医学研究。人类行为的这种奇怪矛盾，虽然我们看不到个中原因，却归因于个体和集体业相造成的因果律的作用与反作用。

从（在世至师所体现的）神性观点看，缺乏慈悲表现乃是真正慈悲，虽然这种慈悲可能不被未入道者所理解或欣赏。

例如，作为库特博－埃－阿希德（五位在世至师和灵性阶层之首脑）的舍地赛巴巴，对前来拜见和服侍他的信徒，经常拿走他们的全部钱财。一天结束，赛巴巴会把钱分给那些并不总是真正配得者，因为这些人只是怀着对短暂物质利益的期望而来。

当时在舍地住着一个名叫伯拉的男子，每天领到100卢比之多，供养自己一大家人奢侈生活。而赛巴巴的主要门徒和忠心侍从之一，古斯塔吉·汉索提亚，待遇却截然不同。赛巴巴直接或间接要走古斯塔吉所有的钱，甚至不给他食物和衣服毯子等日常生活必需品。实际上古斯塔吉未得到赛巴巴的丝毫关照。

但从神性的观点，总是有一个目的，古斯塔吉受益极大，虽然不是普通外人所期待的。古斯塔吉最终被赛巴巴指引，去找乌帕斯尼·马哈拉吉。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后又把他交给美赫巴巴，命令他永远不得离开巴巴，阿瓦塔。就这样，古斯塔吉获得服侍三位至师的无比荣幸。

当有时候我们听到大师的奇怪做法时，必须始终记住，他们乃“凌驾于法则之上”，不能用一般人类标准判断，因为他们无论做不做事，都一直在为终极利益而工作，不仅为个体、而是为全世界的灵性利益。因此我们绝不能妄加评判，因为这些灵性伟人具有上帝的灵性视角，从不为我们的受限心所及。

尽管我们认识到，伦理规范为我们提供必要的行为标准，并起着好坏、对错等对立面之间的分界线作用；同时也应当认识到，从灵性观点来看，伦理只是通向灵性意识最终展现的踏脚石。因为终极上，我们必须超越心的局限及其相反两面的不断作用，超越短暂而虚幻世界的二元。

只有到了神圣的解脱或觉悟状态，我们才能认识迄今一直隐藏在我们内里的真理。因为构成摩耶或宇宙幻相的，是我们对在内又在外的无限大我的无知。只有当妄我转化成上帝意识，我们才知道大师们的智慧与荣光；知道在真理领域一切生命皆一。

下面是美赫巴巴对气场与光环的解释：

气场与光环是两个不同的事物，人们无法区分二者。很少人知道，

气场与光环虽有密切联系，在性质上却相当不同。没有人能够同时兼备完全发展的气场与光环。

如同各自的影子，每一个男人、女人、儿童和婴儿都有一个气场，但只有少数人有一个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光环，更少的人拥有完整的光环。如同物体在物理层面都有影子，气场则是个体心情感的映射。当气场开始消失时，光环开始出现。

心情映射（气场）与物体影子之间的差异巨大。影子依赖于物体，但即使一个人离开肉体，其气场也不受影响。这是因为即使肉身死亡，人继续拥有心及其印象，拥有一个同气场有直接联系的精体。

人的每一个行为，无论重不重要，有意无意，皆制造相对的印象（业相），这些业相印在个体心上，恰如声音留在唱片上，光影形像录在胶片上。由于念头是印象（业相）的第一个直接表现媒介，因此人的念头与印象之间建立有深刻的联系。

所以说，气场是个体心所积存的思想 and 行为总印象的心情映射。只要印象在，气场就一直在——作为由七色构成的精微氛围，而这些颜色的强弱取决于每个人的印象的性质。

没有两个人在一切方面同样，但一切人都有共同的身体特征。同理，个体总印象的数量和质量，人与人不同；但每一个气场都由人人共有的七个颜色组成。个体气场的这七个颜色，代表七个原理范畴，对应于每个人的总印象。

因此，每一个气场都是一个七色圈的映像；根据每个颜色的强弱比例，每个气场都相互不同；而每个颜色又取决于个体心的主要印象。比如，印象主要由淫欲行为构成的人，气场中最突出的颜色是红色。同理，在每两个突出颜色的交界处，气场的色彩构成也不相同。

只有在一个人开始行道之后，光环才开始发展，气场开始消失。随着气场开始越来越微弱，光环也开始按行道者意识进展的比例，越来越明亮。只有在一个人的气场濒临消失时，光环才变得非常明亮。这发生在个体心完全觉照的第六层面，一个人完全有意识地觉醒的情况下。

在第七实在层面，成道者彻底永远摆脱每一个印象，因为印象仓库本身也就是个体心被歼灭，无论气场还是光环都不留下。在无

限能力、无限知识与无限极乐的大我意识中，唯有至高无上的神圣存在，幻相完全停止作为幻相的存在。

当一个成道者作为至师（赛古鲁或库特博），能够带着上帝意识，同时回到所有幻相层面时，其光环最为明亮，远比宇宙中一切恒星加在一起更明亮。除了有第六层面意识者，没有人看得见至师光环的神圣光辉。

在其他所有情况下，光环是一个人在（精和心层面）道路上进步的表现，是个体业相或印象逐渐减少的一个迹象。在这种情况下，光环好比越来越明亮的个体心觉照氛围圈：自始至终没有颜色，但在每一个显现阶段，其灵性光辉又远远比任何色彩组合更为壮观。

若因对大师的爱，一个人看见仿佛大师光环的东西，这实际上并非光环，而是其自身的部分气场，由一位觉照者或至师光环的一时反射所致。

仅仅作为强烈崇高感情的结果，而未必在有意识地行道，求道者也可能时而会觉受内视的映射、内音的回响、内香的芬芳和内喜的痕迹。这些只关系到道路（层面）之更高幻相的末节。此外还有许多技术和自然原因，导致这些超出常人心智的现象显现。尤其在潜力和后果方面——高级的和低级的，可以写成专著。

不仅一切的虚幻现象——浊的、精的和心的——是梦想之物，而且一切被称为“虚幻”的事物，皆由“梦中梦”构成，完全毫无价值——除非帮助人觉知实在。

神是唯一实在，其他一切皆幻相。整个浊宇宙只是（包含人类意识灵性层面之高级幻相的）浩瀚宇宙幻相的一部分。

美赫巴巴还让人制图，描绘一个人穿越精和心层面之“真幻相”时所特有的变化。比如，随着穿越层面，颜色一个接一个消失，直到在第六层面，只剩一种突出的混合色。在第四层面，精界与心界之间的危险门槛，行者的气场是非常明亮的红-蓝色；在第六层面，气场是蓝-粉色。

这个世界，或者说虚幻的尘世，代表了物质主义对人类意识的影响，这种影响随着人穿越精和心层面而减弱。在浊界，普通人感受到100%的物质主义影响。在第一层面，物质主义影响减到80%；第二层面，减到65%；第三层面减到55%；第四层面50%；第五层面30%；第六层面15%；对第七实在层面的玛居卜，物质主义影响是零——毫不存在；

宇宙幻相也就是世界停止存在。

除了阿瓦塔，一切生命皆受限。美赫巴巴还解释了两种类型的灵性利益：由求道者个人努力所决定的间接利益，被有意识地全力赋予的直接利益。前四个层面的行道者，不能给予任何的直接灵性利益；所有利益都仅仅是间接的。这些间接灵性利益的比例各异，第一层面 5%；第二层面 7%；第三层面 10%；第四层面 50%——不过遇到这种人，也有 50% 的受害可能性，而不是受益。第五层面的瓦隶或第六层面的辟尔，能够分别把 25% 到 50% 的直接或间接灵性利益，赐予一个求道者。第七层面的玛居卜，给予 100% 的间接利益，却不能给予直接灵性利益，因为他根本意识不到宇宙和世间众生。唯有至师给予 100% 的间接和直接利益；因此，他在地球上的临在，以间接或普遍方式 100% 地利益宇宙，以直接或特殊方式 100% 地利益其圈子（或者说门徒）。阿瓦塔以间接的特殊方式 100% 地利益宇宙中的一切生命，以直接的特选方式 100% 地利益其圈子。

与之同时在美拉扎德，巴巴召吉姆·米斯特里从孟买来住一个月。吉姆讲搞笑故事，让巴巴开心大笑，巴巴也跟他开玩笑。一天晚上，男子们大谈蛇和魂灵（鬼魂）话题。大家都上床了，可吉姆房间里的灯没煤油了，一片漆黑，他失眠了。次日，巴巴问他睡得可好。米斯特里说还行，可他的回答底气不足。巴巴问出真相，责备卡卡·巴瑞亚疏忽，没给吉姆的灯添油。

“还有个原因，巴巴，”吉姆说，“在上床睡觉前，我们谈到蛇和魂灵，让我的脑子兴奋不安，睡不着。”

巴巴建议：“在上床睡觉前，念我的名 51 遍。”

在 7 月讨论了临近的撒唔斯聚会，彭度成了巴巴的奚落批评靶子。尽管彭度还不能独立步行，巴巴一再批评他没有充分重视撒唔斯的必要安排。

一天，巴巴在美拉扎德召见彭度、帕椎、韦希奴和邓肯，商议撒唔斯事宜。这天巴巴表情严肃。彭度蹒跚进入大厅，巴巴训斥：“你可知我受的疼多大？受的苦多大？可我仍然处理每一件小事。你成天躺在床上，无所事事。这次我将亲自照看一切安排，不需要你帮助。继续在美拉巴德休闲好了；这次不会给你任何工作。”

彭度失声痛哭，巴巴的批评却变本加厉。彭度极度不安地跟其他人

回美拉巴德。彭度开始哭泣时，吉姆也眼中噙泪，同情彭度的处境。可彭度离去后，巴巴笑着纠正吉姆：“为赐予最大仁慈，我不得不用最残忍的方式行事。要知道良药苦口。”

实际上这是巴巴对待满德里的日常态度，他们出于爱只好忍着。巴巴的嘲讽斥责就像满德里的饲料。似乎矛盾的是，对巴巴的嘲讽责骂，他们不欢迎又离不开。有时候巴巴表面对某些满德里漠不关心——不责备也不给他们指示——这样更糟糕。对他们无异于死亡。这种漠视让他们更受不了，焦灼不安，不思寝食，思绪混乱。这种伴随大师的生活，我怎能描述？这不为头脑所理解，而需要心灵的彻底臣服。

再举一个巴巴对待满德里的例子：一天，巴巴来到大厅，问阿娄巴：“你干吗一直盯着我？别盯着我！我每次来这儿，你总是盯着我。”于是，坐在巴巴对面的阿娄巴，只好朝别的方向看。谈话过程中，他会企图瞥巴巴一眼，可巴巴总会逮住，指着他，重申命令。最后巴巴宣布：“不要来我面前！从明日起，我不召见你，就不要走进来。”因此，从次日起阿娄巴不得进大厅。

然而阿娄巴的性格是，见不到巴巴，他一天也受不了。巴巴注意到，满德里大厅窗外有动静，于是叫卡卡去看看，是否有人在那儿。卡卡回来报告说，阿娄巴试图往里偷窥。巴巴叫他进来，当众训斥。“为什么违令？”他问，“我不让你看，你为什么还看着我？”

阿娄巴恳求：“我的心渴望看到您，情不自禁。”

巴巴简直受够了，转向满德里，问：“现在我对他怎么办？”

巴巴弟弟佳尔在场，提议：“如果您不喜欢他盯着您，有个办法。每逢他在您跟前，就给他一副墨镜，这样他就不会盯着您了。”

巴巴喜欢这主意，命卡卡去买一副能找到的最深色墨镜。卡卡订购的墨镜深得基本上什么都看不见。阿娄巴开始戴墨镜坐在巴巴跟前。每当外人来，都会寻思，这人怎么在厅里戴墨镜，于是嘲笑他。巴巴也会指出这个古怪景象，同意阿娄巴这人好奇怪——他们鲜知背后的真实故事。

下面的事件说明巴巴是怎样给满德里教训的。古斯塔吉的梦非常生动。每天上午，巴巴问询完满德里的安康，会问古斯塔吉头天夜里做梦没：“梦见什么没？”古斯塔吉随时都有梦（或编梦）讲，让巴巴开心。巴巴也饶有兴致地听他的生动叙述和表演，还不时插话鼓励：“然后呢，

发生了什么？”古斯塔吉则继续打手势说下去。

这种随意交谈半小时后，巴巴会让人读当天接到的信件和电报，并授意怎样回复。有一次，满德里都坐在大厅里，古斯塔吉坐在巴巴身边的椅子上。巴巴让人给古斯塔吉拿来糖果，并叫宝去给古斯塔吉拿个盘子，然后命他回房间写一封“紧急”信件。宝正要动笔，巴巴击掌召他，指着从古斯塔吉盘子掉落的少许碎屑，打手势：“扫干净，不然蚂蚁会来。”宝奉命打扫。“去吧，去吧！”巴巴又示意，“把信写完，那可是紧急要函。”

宝回到房间，还没写两行，巴巴又击掌，指示：“古斯塔吉想喝水，给他拿杯水。”

其他男子都坐在里面闲着，巴巴却叫宝放下工作，干这卑微差事。“这老头古斯塔吉，故意这么做骚扰我。”宝心想，但依然遵命做了。

巴巴又示意：“去把信写完！赶紧！必须在送信男孩去阿美纳伽前写完。”

宝再次回到房间。可5分钟后，巴巴又叫他来打扫从古斯塔吉的盘子掉落的更多碎屑。之后又问：“信写完了吗？”

这次宝被惹恼了，说：“怎么可能写完，巴巴！您每隔两分钟都叫我，古斯塔吉只是坐这儿，啥也不做，净添麻烦。”

巴巴回应：“他啥也不做？他比你做的工作重要多了。光靠坐在我身边，古斯塔吉做的工作，是你竭尽全力也不能为我做的。原因是他关照着我的愉快。你服从我，这是真的。我要你写信，你也听从，但你的服从不让我高兴。而他故意这么做，是因为他知道那会取悦我。古斯塔吉的服从让我愉快。他知道我想要什么，为了取悦我而去做。”

“我高兴让他吃甜点，所以他吃了。我希望他要做点什么，他做了。在取悦我时，他从来不想你的工作会受干扰。他若是那样想，则是在取悦你，而不是我。他知道什么让我高兴，而你不知道！你知道他做这些是为了取悦我，却不考虑我的愉快，反而对他生气。你认为你在工作，而古斯塔吉无所事事，光是坐在这儿吃甜点。他在真正工作！你做的工作，皆无用处。假如我不把甜点给古斯塔吉，而是让他送给你，他会欣然去做，不想其他念头。这才叫工作！”

“所以，他比你做的工作重要多了。你们两个都是100%服从我，可差别是他的服从让我高兴，你的则不然。”

在5月普纳会议上巴巴授述的警告，已印刷成小册子发给全世界的爱者。1957年7月20日，巴巴通过阿迪发布如下通告：

我希望全体爱者注意我在《巴巴对爱者的警告》中所讲的内容，但要同时明白，这仅仅关系到爱我和服从我者。这不是说那些跟随自己古鲁者，应当离开其古鲁来跟随我。作为阿瓦塔，我是来唤醒人类的，并希望全世界来我这里。

真正圣人离我的心最亲最近。完人和爱神者为世界增辉，并永远如此。自古以来至师的肉身临在不必局限于地球的具体或特殊位置。

我向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所有至师、(知名和不知名的)真正圣人、爱神者和其他一切众生致敬，我居住于一切众生内里，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

巴巴现在宣布他75天的“特殊工作”计划。并给满德里授述在此期间要遵守的指示，强调其重要性。

邓肯曾将巴巴的X光片寄给伦敦的名医雷金纳德·沃森-琼斯爵士(1952年他在伦敦为巴巴做过检查)。医生回信说巴巴的髌部似乎错位，除非动手术，否则永远不会康复。

7月24日就此事讨论，巴巴不赞成手术。不过，对邓肯没有像其暗示的那样，一开始就把全部医疗报告寄给雷金纳德爵士，巴巴不悦。结果，髌部错位过了8个月才发现。25日，巴巴在给邓肯的信中，让埃瑞奇写道：“假如你那样做了(将巴巴的医疗报告寄给沃森·琼斯)，我就不会承受不必要的疼痛煎熬。你、查特吉医生和(阿美纳伽的)克特卡医生，把我的情况弄得一团糟。”

巴巴从7月19日开始，给满德里布置在巴巴75天特殊工作期间每个人的职责，并说：“如果你们履行给你们的责任，服从我的各项命令，将会帮助我的工作。阿娄巴戴着墨镜，还是试图从侧面偷看我。因此这75天他不得到我面前。”

1957年8月1日星期四，巴巴的特殊工作启动。这天召见阿迪、达克、希度、查干和萨达希乌·帕特尔。他们正准备从库希如大院出发，接到巴巴的纸条，指示他们来之前都要洗个澡。当天尚未洗浴的希度和达克于是洗了澡。上午9点15分到达美拉扎德。巴巴已提早半小时来到大厅。因要他们在美拉扎德住几日，希度、查干和达克合住一间，萨达希乌·帕

特尔单独住。

10点，巴巴将他们召到大厅，说：“我身体剧痛无比。一直未能缓解。医生建议深注射或手术，可因髋部关节炎，不适合手术。疼痛毫无减退的迹象。所以我召你们来美拉扎德，帮助维持活跃气氛，让我开心。”巴巴还询问他们的健康，回忆早年埃舍生活。

11点，巴巴叫人人都去洗脸洗手。满德里大厅由布帘隔开，女满德里在帘后就座。大厅内有14个男满德里：阿迪、阿娄巴、拜度、宝、查干、达克、埃瑞奇、古斯塔吉、凯克巴德、卡卡·巴瑞亚、萨达希乌、希度、萨瓦克·考特沃和佳尔。宣读给每人分配的职责，巴巴递给每人一张写着个人职责的纸条。

按照巴巴指示，全体男子起立，埃瑞奇和凯克巴德念诵《大师祷文》和《忏悔祷文》。凯克巴德祈祷巴巴75天工作胜利完成和满德里心灵净化。巴巴洗完三遍手，站在凯克巴德对面。气氛无比严肃紧张。随着每位男子念出其宗教的神名——印度教、伊斯兰教或琐罗亚斯德教，巴巴逐一顶礼他们。

巴巴又说道：“采取的所有疗法，对我的身体疼痛都不见效。你们不知我多受罪。昼夜疼痛。夜里我无法入睡，腿多次痉挛，佳尔等人只好按住它们推压。我也走不了路，只好坐在椅子上被抬来抬去。我已为今后75天定好计划，你们若是全心全意遵守我的指示，100%服从我，我的疼痛将在75天后消退。”

巴巴接着指示拜度向巴巴简祈祷，阿娄巴向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祈祷，卡卡·巴瑞亚向塔俱丁巴巴祈祷，另两名男子向赛巴巴和纳拉延·马哈拉吉祈祷——让巴巴的世界使命实现。之后巴巴顶礼7个穷人，给每人5卢比钱礼。穷人吃过饭离开。

坐在巴巴身后的艾琳·科尼贝尔、弗朗西斯和奥拉·戈德尼，见证了这天的活动。一直对巴巴有所保留的奥拉，看见他置身穷人中间，转向她丈夫，用带着丹麦口音的生硬英语说：“他是善人。”似乎专注于给穷人顶礼洗脚的巴巴，立刻转过身，直视她的眼睛，打手势让埃瑞奇说：“我不是善人，我是神人！”奥拉后来对女满德里讲起这事，说：当巴巴望着她说这话时的权威，使她确信他就是阿瓦塔。

最后巴巴结束会议，说：“这75天你们全体男女都要保持快乐，通过欣然执行我的命令和指示，来帮助我的工作。”他要求每人在接下

来 75 天格外小心，因为对他命令的任何疏忽，都将阻碍疼痛减退。

之后，巴巴和男子们打（萨达希乌带来的）弹珠，直到 2 点。巴巴、萨达希乌和希度为一方，达克、埃瑞奇和查干为另一方。下午 2 时，阿迪同将回普纳的佳尔离开。随后巴巴又打了一小时台球。

下午 3 点，巴巴到凯克巴德房间向他顶礼。巴巴表示，接下来 75 天，他将向凯克巴德顶礼 10 万遍——或每天 1333 遍。

75 天的特殊工作开始了；但对于阿娄巴和宝，主要是 75 天的地狱般折磨！二人成为巴巴数落的首要目标；夜里是宝，白天是阿娄巴。如果巴巴在大厅瞧见阿娄巴在附近，就把他叫来斥责：“我告诉你，这 75 天别让我看见你的面目。只要我和满德里在大厅，你就呆在房间里。不要到外面做事，别走近大厅。”然而每天，同样的一幕重演：巴巴通过门窗看见阿娄巴，便开始严厉呵斥。其实，巴巴想见阿娄巴，创造条件迫使阿娄巴走出房间——然后一看见他，就找他麻烦。

一天，巴巴对另一个满德里不悦，说道：“没有妥协——你要么取悦你自己，要么在最小的事情上完全取悦我。”不过，无论满德里怎么努力，都不能满足巴巴，他会拿任何借口训斥他们。

巴巴最初指示弗朗西斯·戈德尼在印度生活一年，但现在决定，他和妻子最好回丹麦附近的法罗群岛。在他们 8 月 4 日奉命离开前，巴巴就静心给戈德尼指示，还指示他每周给巴巴写一次信。艾琳·科尼贝尔也于 8 月离开，回南非的德班，护理临终的前夫杰拉德·哈维，二人已离婚。巴巴不赞成，艾琳却坚持，后来对巴巴颇有微词，再也没见巴巴。

8 月 11 日星期天，在美拉扎德再次开会，讨论临近的撒唔斯。巴巴的髌关节依然疼得厉害，遂于 8 月 13 日电报通知西方爱者，由于为期一个月的撒唔斯活动将对巴巴造成巨大压力，他已决定将活动缩短为 12 天，从 1958 年 2 月 15 日开始。

8 月 24 日，巴巴同女满德里到普纳，埃瑞奇、宝、萨瓦克和佳尔随行，做进一步的髌部治疗。再次住在伽内喜金德。（注：巴巴居住期间，克勒格布尔的 G·S·N·穆提博士也来达善。像 C·D·德希穆克那样，穆提也是哲学博士。）

8 月 25 日，巴巴在伽内喜金德召见约 80 名普纳爱者，举办音乐节目。瑙萨里的霍桑·巴如查医生也在场。巴巴授述《有为与无为》语录，阐释无意识无为、有意识有为与有意识无为之间的区别。巴巴解释，在神的

原始超越超越状态,是无意识的无为;另一方面,幻相中肉身的所做所为,则是有意识的有为,制造束缚;而赛古鲁或阿瓦塔的行为,乃是为无为之,根除他人的束缚。

从8月26日起,为抑制髋骨关节炎的进一步恶化,巴巴开始一系列的X射线治疗和深度物理治疗。在他逗留普纳期间,赛逊医院的放射科专家,M·S·迪克希特医生,为他做了三次强化治疗。

8月26日,班德鲁一家拜见巴巴。巴巴解决了苏芭卓和她父亲之间的矛盾。巴巴听了双方的倾诉,将他们叫到一起和解。苏芭卓也和她兄弟克里希那吵架。中间,巴巴评论:“在主奎师那时期,我解决你们的争吵,这次还得这么做。你们每人都跟我有着古老联系。”

8月31日,高荷和埃瑞奇陪巴巴到孟买,让著名的整形外科大夫,阿文德·克夏夫·塔沃卡医生,给他做检查。他们住在达达尔区的纳罗吉·达达禅吉家,塔沃卡医生来为巴巴检查。医生认为目前没有错位;巴巴的疼痛纯粹是骨关节炎所致,至少几年内不应当做手术。巴巴当晚返回普纳,夜里9时到达。

8月末,有一次巴巴问起,本·海曼有没有来信或电报。本并不经常写信,巴巴的天天询问,令玛妮困惑。巴巴到普纳,又问有没有海曼的任何通讯,被告知没有,巴巴说:“明天,一定要提醒我本的事情。”

玛妮问:“我要提醒您他的什么事?”

巴巴打手势:“没关系,只管提醒我。”

当她们接到电报说本·海曼9月1日在车祸中受伤时,谜团才揭开。无所不知者再度示现对远在美国的爱者的关心。

9月1日星期天,查特吉医生来为巴巴检查,也否决了此时对巴巴髋部做手术的必要。

9月6日,巴巴到克尔基访问K·K·罗摩克里希南家,普纳中心很多工作者聚集在此。巴巴接见他们后,启程回美拉扎德。

巴巴曾于1957年6月在普纳联系了几个玛司特。9月的一天,佳尔给巴巴带来一个名叫约翰的基督徒——他在集市溜达时被佳尔发现。巴巴未曾对他工作过。巴巴解释:“他不在道(层面)上,但有些哈瓦(道风)。”这个基督徒貌似玛司特,一口流利英语,可语无伦次不知所云。他相貌出众,蓄有胡须,破旧衣服,颇有宫廷气派。巴巴很高兴这次联系,喜欢他的胡言乱语。

巴巴和女子们离开普纳途中，巴巴让轿车在赫兹拉·巴巴简陵墓不远处停下。叫女满德里去向巴巴简匆匆致敬，同时他在车内等候。她们返回时，看见那个基督徒约翰站在开着的车门旁，凝视巴巴。巴巴示意玛妮给他1卢比，她给他钱时，这个玛司特般的男子问她：“你们对他有所帮助吗？”

她回答：“但愿如此，约翰，但愿如此。”

随着他们驱车离去，基督徒咕哝些稀奇古怪的话。巴巴问他说的是什么，玛妮只能听到这些：“确定时，我会让他知道。”

他们晚上抵达美拉扎德。男满德里乘另一部车跟随。

1957年9月8日星期天，满德里和来自孟买、普纳和阿美纳伽的32名男子，在美拉扎德举行了3小时的会议。开会的托辞是讨论临近的撒唔斯和受邀西方人的食宿安排。在这场“半期”会议（指巴巴为期75天特殊工作的一半）开始，巴巴发甜食，说：“我让你们吞苦药之前，先让你们甜甜口。”

之后提醒他们：

我要对你们说的话，不仅是为在场者，也是为所有爱我和坚持努力服从我者。起初我想从全国每个中心和团体，邀请一名代表来一天。后又考虑到这给全体相关者造成的长途旅行费用麻烦及不便，因为即使对一直在我身边生活者，这里的设施也甚为有限。

我打算对你们直抒胸臆，也期望你们听到心里，不只是耳朵里。霍桑（巴如查）的朋友们告诉我，他虽说优点很多，但通常是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不过我知道他爱我，会认真听我讲。如果在场有谁感到可能会轻视我的话，最好马上退出会议。

我不是什么圣人。因为我是超越者，所以超越所有的圣人。世人一旦知道我是谁，那时将明白我现在就希望你们明白的——也就是从无始之始我一直至是至古者，永恒不变。你们也许全心全意相信我是阿瓦塔，不过信仰无论多深都不等于绝对确信。

这时达克插话：“对于我们这些永远接受您者，确信不成问题，因为我们的接受是绝对的。”

巴巴详细回答：

在一切情况下这种接受都毫不动摇，则最好不过。世人一般接受神的存在，而不怎么关心信仰的理由。世界上有少数人看见神的

真相，甚至更少人知道神的真相——这也是事实。

我已经警告过你们，我清楚地看见头上乌云密布。很多年了，我一直用这样那样的方式提到这个。事实上，我每一次来，改变的只是事情的形状，这就是为什么我用不同方式，一遍遍说同样的事情。在耶稣时期，我发出多次警告，但我的使徒没人认识到我即将遭受的十字架受难。

乌云已非常、非常临近爆发，我必须将其全部势力承担起来。那对我将意味着什么，你们毫无概念。就好像地狱袭来一般！你们要下决心抓紧我的衣边，即便在乌云爆发时；藉此来分担我的工作。

我来给你们讲讲玛司特与毛拉（穆斯林学者）的故事。意识专注于亲近至爱上帝的玛司特，基本上意识不到别的一切。无法理解玛司特状态的毛拉，则用借来的学问纠缠玛司特，直到有一天他忍无可忍，诅咒玛司特下地狱。

玛司特听见他的话并心领神会，反击说毛拉的天堂除了神什么都有！但因神无所不在，他在地狱也会很快乐，可以分担至爱的痛苦。

看看科学所发明的毁灭性武器。国与国相互谴责备战，世界性灾难随时可能不宣而至。世界事件反映了我内在工作的结果。在诺亚和大洪水时期，简直是人间地狱。科学家和政治家们如今郑重宣布，倘若爆发全面战争，全世界可能毁灭。他们只是随声附和我，但世界不会整个毁灭，因为我在700年后还得再次降临。

最近在普纳短期逗留时，我很乐意让普纳巴赞组在我面前演唱。我还访问了一些爱者的家，并让几个人来访。但我去普纳并速访孟买，跟我受伤的腕关节持续疼痛有关。

据说现在腕关节基本痊愈，现有的最好顾问建议全负重和基本正常使用。可事实是疼痛依然剧烈而持续，即使在我休息时。你们中通宵轮流在我床边守夜者，知道我怎样受苦，以至于目前我残废到必须依赖身边人的帮助照料。不过，相比乌云袭击时我将必须忍受的东西，这一切根本不算什么。

我为实现神定的一切而工作，该工作释放巨大力量，印证我的降临。该力量对在黑暗中摸索的人类的影晌，对一般人是唤醒，对个别人是成道。

在面对并最终战胜反对势力的时候，工作有其自身魅力。目前

我面对乌云，却继续不停地工作。此外，我还有很多事要做。比如，照看撒晤斯安排，给数百名跟随者撒晤斯。

克服一切阻碍完成手头工作，又要对付分心的事情——有多困难。例如，髌关节疼痛只是我工作期间，必须忍受的众多分心事情之一。如果疼痛消退，哪怕一定程度上减轻，我的工作就能完成，尽管威胁工作完成的乌云袭击。

正如我现在没能力独立做身体上的很多事情——尽管身体其他方面健康，同理在临近的危机到来时，我可能甚至精神上变得无助，但又不会有丝毫的精神错乱。届时你们可能无法继续抓住我的衣边，因为形势将似乎赋予你们放开手的理由。我无限地仁慈，所以一次又一次重复同一个主题，以便你们能记住我的话，尽力紧跟我。打个比方，在一场突发而可怖的地震中，出于保命的盲目希望，任何人都有可能拔腿就跑，一时忘了家人和财产，从而遗弃他们，事后才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

凡要发生的都将发生。此乃原则，我称之为“必然法则”——宇宙幻相的兴盛所依据的法则。仿佛是现成而完整的幻相电影，从无始之始到无终之终，持续地放映。如果我的衣边注定要从你们手中脱落，就会脱落。但我要做的是警告，你们要做的是保持警觉。在幻相中，你随时会死去。幻相生活没有保证，因为谁都不能确知，下一刻将发生什么。除了神，一切皆幻相。这个世界及其全部事务，是如此虚幻不实，甚至说它们毫无实质，都没有意义！

要证悟我，决非玩笑！那些获得内视者，甚至已经成圣者，都不能测量我。这是因为法那（心灭）站在从最低到最高的一切幻相与独一实在之间。夏里亚特实践，也就是严格遵守自身宗教的法规戒律，可能会把一个人带到塔里卡特——有六个阶段的真知之道。但塔里卡特终止于法那。

例如，想象你的身体是外壳，通过六个真知阶段，你必须把身体吞噬掉。在每一个阶段，你都必须用自己的嘴，一块一块吃掉身体。最终在最后阶段，你必须吃掉自己的嘴本身！（注：见《无与有》淘气的小鸡吃掉自己的故事。）这就是我所指的终极法那，这就是为什么我告诉你们，没有我的帮助，不可能证悟我。

尽管在每一个阿瓦塔时期，我似乎都相当不同；但我自始至终，

一直是并将永远是同一个。我过着世人过的世间生活，以便帮助他们过上我同时所过的神圣生活。我不需要宗教组织才能立于人心。相反，宗教组织需要我才能建立。不爱我者无法理解我，没证悟者无法理解我的神性。

东西方越来越多信奉我者所表现的信爱、牺牲与服务，时常令我感动；对无动于衷甚至反对我者的态度，我也不介意。但是我不断关注你们对我的服从，因为没有你们的必要服从程度，即使拥有全世界的爱也毫无用处。

我不是说你们不顾我对服从的再三强调，有心违反或故意违反我。相反，我并未忘记你们的责任感。

比如最近，坡帕里和库图姆巴·沙斯特里，以及他们的亲友，充分表明了对我的责任感。坡帕里的儿子，一名才华横溢的理学硕士，因病英年早逝。坡帕里为履行他认为的对巴巴事业的职责，没有及时赶到临终儿子身边。尽管如此，坡帕里的小儿子们给我写信，说在他们等待我的撒晤斯之际，他们的兄长已经来到我这里。

库图姆巴在家中弟弟去世后，立即离家做我的工作。作为兄长，库图姆巴甚至未等履行习俗要求的葬礼。客人问起，家人复述库图姆巴告诉他们的话：死者爱巴巴，仅仅放弃浊体外套。库图姆巴确信，弟弟会希望他马上继续做巴巴的紧迫工作，因为他总是将对巴巴的服务，看得比任何仪式都远为重要和值得。

我想说明的要点是：服从我从不会太迟，你们要对我服从到底，要不怕灾难困苦，勇敢地服从我。最重要的是，你们要在我面临乌云之时服从我。这6个月你们关照我对你们说的话，之后我会关照你们。我再次重申，不要离开我，将来又追悔莫及，届时你们的损失将无法弥补。这6个月要不惜任何代价服从我，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放弃服从，念记我并照我说的做。下决心全心全意取悦我，让其他念头都服从这个决心。

尽管我的衣边总是放开容易，抓住却从不容易，在接下来的6个月，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难。但你们若是全心全意努力做，我一定会帮助你们。你一旦放手，要记住重新抓住我的衣边将非常困难。

苏非大师之萨达（领袖）巴亚齐德，年迈时成道并成为当时五位至师之一。一次，他问最爱他的两名弟子，最大的渴望是什么。

一个说：“我要大师。”另一个说：“我要大师的完美状态。”二人要求相同，态度却有天渊之别。前者最渴望的是取悦大师，因为他至终不想放开大师的衣边。

巴巴之后发布如下指令：

从现在开始到1958年3月，这6个月内：

- 1、随时准备好并决心去做我要你做的一切。
- 2、戒绝淫行，甚至夫妻最好禁欲。
- 3、要诚实。诚实要求你不骗任何人，不给人虚假希望或空洞承诺。
- 4、尽最大努力不伤害他人的感受，但不至于做任何淫行。

那些尚未向我臣服或做不到臣服、却仍然愿意服从我者，应将后三项诫令视为我给他们的命令。

最后巴巴告诫在场者：“此时此地，迈出果断的一步，下决心在这6个月100%努力服从我；在默默拥抱我的同时，全神贯注于这个决定，忠实地遵守。”

巴巴一一拥抱每个人，在拥抱之前提醒他们专注于自己的决定。还分别给每一位满德里布置了6个月的职责，进一步讨论了撒晤斯安排。

一周后，9月15日星期天，巴巴在阿美纳伽麻风病人隔离区，为101个患者洗脚，顶礼之后，给每人1卢比和一袋甜食帕萨德。阿美纳伽的一些爱者和美国人碧翠丝·维果也在场，巴巴对他们说：“在这些麻风病人的病身笼子里，寓居着美丽的灵魂。我不是向作为麻风病人的他们顶礼；我把头放在他们脚上，乃是神在顶礼神！受苦使人更接近神，因此这些麻风病人跟我更亲近。”

翌日，9月16日，另一场撒晤斯聚会在美拉扎德举行。

四天后，9月20日星期五，美拉扎德的男女满德里奉命禁食，并继续在每周五禁食，直到巴巴的特殊工作完成。当然巴巴和他们一道禁食。

9月22日星期天，附近坪坡岗村学校的101名穷孩子，被带到美拉扎德。巴巴顶礼他们，同样给每人1卢比和查干做的拉都帕萨德。虽然髌关节依然剧痛，巴巴为了工作仍然把头放在穷人和麻风病人脚上顶礼。

巴巴会体验到髌关节的“松动感”。迈步时感到骨头挪动。躺在床上翻身时也同样。听说孟买有位理疗师，能通过按摩神经纤维来减轻疼

痛。因此要纳瑞曼为巴巴安排，在孟买居住三周，采用这种“神经”疗法。

这个时期，巴巴在美拉扎德使用主屋顶楼的卧室，每天用扶椅抬他上下。第二次汽车事故之前，守夜人总是坐在巴巴卧室外；但这次事故后，谁值班都是坐在巴巴卧室里。原因是巴巴休息时腿部会出现痉挛，守夜人必须坐到床上，按住巴巴的脚。9月26日夜晚，宝坐在巴巴床上，按着巴巴的脚，一条腿搭在床边。巴巴在打鼾。尽管宝在萨塔拉有一次体验过巴巴的无所不知，但还是被念头骚扰：“巴巴像普通人一样打鼾。阿瓦塔有意识地睡眠，怎么可能？”

突然，巴巴动了动身子，打起响指。宝站起，双脚一触地面，就看见离脚一英寸处，一条剧毒的金环蛇。若非巴巴及时提醒，他定会被咬。令人惊讶的是，蛇居然能溜上二楼，因为除了阶梯别无上楼的路，在花园不时巡逻的狗，看见蛇也肯定会叫。

巴巴示意宝把蛇杀掉。生平从未做过此事的宝，费了好大劲才把蛇头击碎。巴巴问他：“我的睡眠是什么类型？”宝笑了，巴巴提醒他：“记住，我从不像常人般睡眠。我一直醒着！一直有意识，做我的宇宙工作。”

9月28日，巴巴同男女满德里到阿美纳伽，观赏马戏团巡回演出。萨若希和阿迪作了安排，使在场者都看不见女子们。马戏团经理是如何知晓巴巴亲临的，不得而知。他等巴巴一到，就当着观众给巴巴戴花环，并感激巴巴光临。对这种爱的表达，巴巴表示欣赏，但没有久留。人们不看演出，反而望着巴巴，等待机会达善。受扰的巴巴和女子们悄悄离开遮篷，返回美拉扎德。经理的虔敬结果成为不必要的负担。

9月29日星期天，在美拉扎德召开另一次有关撒晤斯的会议。邀请了阿美纳伽的爱者。鲁斯特姆·卡卡用优美的声音为巴巴演唱。会议上讨论了参加撒晤斯的西方爱者的膳宿安排，萨若希和纬露向巴巴保证能够做好。巴巴重申之前会议上说过的话：

为实现神定的一切，我所做的工作，释放巨大力量，印证我的降临。当无限和不变者通过有限和变化事物工作时，渠道必然是多种多样和不受局限的。所制造的反对势力巨大，但这些势力也服务于我的工作。尽管面临乌云，我仍然不停地工作。我的部分工作，截止到1958年6月，是给数百名跟随者撒晤斯。

不要试图理解我的工作方法。不要担心或疑问。只管服从。腕关节的疼痛，是我在工作期间，不得不应付的诸多分心事之一。因

为毫无疑问的服从，100%乐意执行我的指示和遵从我的决定——这确实能够帮助我的工作；所以不要担心，即使我的指示似乎矛盾或摇摆。我知道该做什么。我知道该怎样做。你们的工作是照我说的做。不用管别的。

会议从上午9点半持续到下午3点，中午招待茶和布加。食物太多，都吃不完。古斯塔吉收集剩余的布加，放在房间以备将来享用。巴巴得知此事，问古斯塔吉：“你想死？吃了那些布加，定会丧命。”尽管当时大家都不知道，但这是暗示古斯塔吉其死期将至。

会议主要议题是：巴巴说1958年6月15日后不再有撒晤斯。他必须给东西方撒晤斯，最好在2月联合举办。但目前的疼痛将他的活动局限在最小程度，这种撒晤斯不可能进行。因此，巴巴说将尝试两种新的治疗方法：由孟买的阿育吠陀医生治疗；若不见效，由加尔各答的曾在美国培训的脊椎按摩师治疗。

巴巴说：

如果（经治疗）疼痛在11月底减轻，我将于2月在印度联合举办12天的东西方撒晤斯。如果疼痛依旧，我将分别举办，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联合举办撒晤斯压力太大。1958年2月只给东方人撒晤斯。1958年5月在默土海滨举办西方撒晤斯；只为我的爱者。也不会像过去那样；这次不做宣传，不做“公开日”达善。

巴巴表示将不去欧洲或英国（这些地方的爱者应去默土海滨），但他将到澳大利亚看望那里的爱者。当时弗朗西斯·布拉巴赞等在建阿瓦塔之寓。

9月30日，101名坪坡岗老人来到美拉扎德。巴巴如对麻风病人和孩子所做，逐一顶礼这些老年男女，并给每人10卢比和甜食作为帕萨德。

巴巴继续每天对凯克巴德工作半小时。对巴巴所做的重要工作，凯克巴德一无所知；他只是不停念七个神名（呀-耶兹单，阿乎若玛兹达，安拉，伊希瓦，帕若玛特玛，全能上帝，帕瓦蒂伽！）。他每次念完一个神名，巴巴都会把头放在他脚上顶礼。

这期间，另一位守夜人萨瓦克·考特沃去孟买一周。因而宝每天从下午4点守到凌晨4点，古斯塔吉从凌晨4点到6点值勤2小时。因为古斯塔吉也保持沉默，巴巴同他用手势交流，甚为开心。古斯塔吉一到，巴巴就要一瓶苏打水，知道古斯塔吉喜欢喝。古斯塔吉拿来苏打水，巴

巴抿一口，递给古斯塔吉喝。他饮完，巴巴又要第二瓶，还是尝一口就给古斯塔吉喝。这样持续到早晨6点，古斯塔吉满面笑容从巴巴身边离开。这种交流成为巴巴和这位老同伴的最后娱乐。

1957年10月初，描述1955年美拉巴德撒晤斯活动，并收录美赫巴巴的若干篇未出版语录的新书《听着，人类》用航空邮件寄到。对这部由邓·斯蒂文思编辑，苏非教再定向公司出版的书，巴巴极为满意。这是《神曰》的完美续篇，巴巴希望在临近的撒晤斯之前，尽量被广泛阅读。

译自宝·喀邱瑞著《美赫主》第十五卷

翻译：石灰

校对：田心

孟买达善

1957年10月8日，美赫巴巴到孟买接受各种治疗。陪同者有女满德里，还有埃瑞奇、宝、拜度和弟弟佳尔。女子们和巴巴住在阿厦那，男子们夜间借宿鲁帕麦·卡若妮家；还从阿美纳伽召来查干，同宝分担守夜职责。萨瓦克·考特沃身体不好，回孟买家里休养。（萨瓦克家人在阿冉岗附近的家属宿舍居住多年，后因阿美纳伽没有好学校，孩子们需要更高教育，巴巴指示他们搬回孟买。）

在孟买，阿育吠陀医生巴丘拜开始为巴巴治疗，他到阿厦那，用特制的油按摩巴巴的髋部，但未有缓解，一周不到巴巴停止治疗。

去阿厦那天，巴巴告诉宝：“不管我对你说什么，你都要吃饱。”宝不真正明白巴巴的意思，但还是说好的。他从傍晚直到午夜要在巴巴身边守夜，所以每日只吃一顿饭。埃瑞奇也是每日只吃一餐，多年如此。

第一天晚上巴巴说：“在阿厦那逗留期间，我们有充足的美食供应，所以你只需早晨（在鲁帕麦家）喝杯茶，就来这儿吃饭。”宝听从。午夜他得走一个半英里到鲁帕麦家，并于次日早晨7时回到阿厦那。

可次日下午，大家坐下用午餐时，巴巴坐到宝旁边，问：“你要吃多少？盘子里的东西都往外溢！难道是个巨人？都让你吃了，还给别人吃不吃？”

接着又对满德里说：“瞧宝多能吃！这成何体统？”继续当众贬低宝，直到午餐完毕。宝非常难过。这种午餐时间嘲弄已成例行仪式。于是宝开始只吃一片面包。就这样20天过去了，巴巴一日不曾松懈，等宝一坐下用午餐，就揶揄嘲弄他。每天巴巴都来坐在他旁边，发表评论。

结果每天午餐时间一到，宝就感到坐立不安，借口上厕所，离开一段时间，等回到餐桌，时间只够吃完那片面包。可巴巴还是穷追不放。终于有一天，宝被激怒了。他对巴巴说：“从明天起，我不来吃饭了。只要一天给我8安那（50分），我自己在外头弄吃的。过去三周，我靠一片面包维生，您还是手下毫无留情，不断奚落我食量惊人。”

巴巴回应：“你这个傻瓜！第一天我怎么给你讲的？不管我说什么，你都要吃饱。是不是？可你没有服从，违反我的命令。你这样每天违背我，不吃饭，我的心都碎了！你不好好吃，可知我有多心疼！”

宝认识到错误，开始正常吃饭。巴巴继续奚落，但对宝现在若无其事地进餐，感到满意。

故事并未结束。6个月后，在普纳，巴巴再次居住伽内喜金德时，召见孟买和普纳的几个爱者。午餐时，大家坐下吃饭。巴巴也在宝对面入座，当众问宝：“你怎么吃饭像个巨人？你这样吃，别人就得饿肚子！”宝佯装没听见，继续吃下去，巴巴评论：“瞧这家伙多不害臊！我说他吃的太多，他还是不停往嘴里塞。真是厚颜无耻。”

在场者直愣愣地看着仿佛不知羞耻的宝。但他为服从巴巴，继续吃饭。巴巴不停批评，索拉伯吉·斯甘坡瑞亚望着宝，对其行为迷惑不解。宝能说什么？事实上，由于每日一餐，他摄入的食物远比其他入少。

餐后巴巴离开，客人们问宝：“你是个满德里，竟然不听巴巴的希望？”

“我很饿。”宝回答。

“可巴巴不希望你吃。少吃一餐你会饿死不成？连这种小事都做不到，怎能服侍好巴巴？”

宝笑答：“我只服侍我的胃，不管表面怎样，这其实并未忤逆巴巴的希望。”

晚上宝来到巴巴这里，巴巴拥抱他，表扬道：“今天我对你非常满意。你不顾羞辱，100%服从了我。”

一天在阿厦那，阿娜瓦丝感到不适，巴巴建议她睡前服用安乃近。这天宝在巴巴卧室守夜。阿娜瓦丝在就寝时，才想起服药的事。可太晚了，药店都关门了。家中有药，但在巴巴的房间；她无法想象在巴巴睡觉时去打扰他。不过，埃瑞奇对她说，他会进房间给她拿药，这样她就不会违背巴巴的命令。

埃瑞奇小心翼翼推开门，慢慢地走进。巴巴在打鼾。埃瑞奇拿起药瓶，一声不响，悄悄离开。他得意地把药递给阿娜瓦丝，庆幸自己聪明，能在神的眼皮底下偷东西。

可埃瑞奇一离开，巴巴就醒来，问宝谁来房间了。宝告诉了巴巴，但对似乎熟睡的巴巴竟知道有人进来，甚为惊叹。巴巴让他把埃瑞奇叫来，问何故进房间。埃瑞奇说了，巴巴警告：“记住，我即使从睡眠中也察见一切！”埃瑞奇的巧计露馅，后来他问宝为啥告诉巴巴。宝答道：“我没告诉他。他自己问何人进了房间。”

这次逗留孟买期间，巴巴还有一次示现其无所不知。拜度已出嫁的女儿莎瓦，同丈夫杰罕吉·塔拉坡瓦拉住在孟买。一次二人激烈争吵，她一气之下，决定离开他。与之同时，巴巴在阿厦那批评拜度，借口是他没把某个玛司特带来。突然，巴巴指示：“马上去把莎瓦带来。”

拜度乘了几英里的出租车来到她家，莎瓦带着收拾好的行李，正要出门。拜度告诉她巴巴召见；她很吃惊，巴巴竟然知晓她的困境。

她把行李放在家中，跟父亲来见巴巴。拜度对她跟丈夫争吵毫不知情，莎瓦也没告诉他。

他们到了阿厦那，巴巴叫莎瓦安静地坐上5分钟，甚感内疚的萨瓦听从了。巴巴等她怒气消退，对她说：“嗔怒属于最糟糕的事情，应当咽下。你（在美拉巴德）跟我生活多年，要给别人做个榜样。”莎瓦被巴巴的话深深打动，忏悔自己生那么大的气。她从而信服巴巴的无所不知。这次经历成了她余生的灵感源泉。

巴巴在孟买期间，高荷的妹妹恺娣，惟妙惟肖地讲滑稽故事让巴巴开心；吉姆·米斯特里的机智和笑话也让巴巴高兴。

10月20日星期天，寇诗德将一名盲歌手领到阿厦那。他虽然两手各缺二指，但风琴拉得相当棒，巴巴也喜欢他唱的几首格扎尔。

巴巴已停止阿育吠陀按摩。既然还在孟买，高荷提议再次咨询塔沃卡医生。医生建议重新拍X光，于是满德里送巴巴去看著名的放射科专家，L·H·艾施尔医生，其诊所位于孟买的皇后路与恰尼路交叉口。塔沃卡医生看了新X光片，开了口服药。

9月份，高荷开始寻找印度的脊椎按摩医师，并通过A·C·S·恰瑞，联系到加尔各答的M·亚历山大医生，商议巴巴前往治疗是否可行。将巴巴的X光片寄去，恰瑞写信说，依亚历山大医生所见，脊椎矫正对巴

巴肯定有好处。

他们在孟买时，高荷还接到纽约阿黛尔·沃尔金的来信。在医院做护士的阿黛尔，经常来信，愿尽一臂之力，比如寄巴巴需要的药品等。阿黛尔在信中建议，1956 年在美国见到巴巴的盲人脊椎按摩师，哈里·肯莫尔医生，可能是帮助缓解巴巴疼痛的合适大夫。肯莫尔也从《家书》中得知联系加尔各答脊椎按摩师之事，并致函高荷，愿意提供服务，并建议巴巴开始服用钙磷溶剂。高荷将阿黛尔的信念给巴巴听，巴巴决定召肯莫尔来印度。10 月 23 日，发电报让肯莫尔在 11 月 1 日后乘首趟航班赴印。

巴巴对塔沃卡和艾施尔医生的努力满意，尽管效果不大。巴巴总是坚持支付全部费用，但两位名医都不肯收。高荷劝说艾施尔医生至少收取 X 光片的成本费，也被谢绝。又到了印度教新年灯节，巴巴给高荷两枚旧银币卢比，叫她给了他们各一枚。两位医生深受感动，表示会珍惜保管好来自巴巴的银币。

时值排灯节，阿厦那公寓外整夜鞭炮声不断。巴巴评论：“这一切和月亮星辰，都是我的光的最微弱幻影。我是无量光！”

10 月 24 日下午 2 时巴巴开始禁食，24 小时内只饮水。逗留孟买期间，巴巴偶尔带满德里出门，在繁忙街道兜风，但大部分时间呆在房间里，有时听唱片或跟男子们打台球。拜度则把玛司特带到阿厦那，巴巴独自同其静坐；联系这些玛司特，关系到他 75 天的特殊工作。巴巴在孟买期间这项工作结束。

10 月 27 日星期天，巴巴让孟买的亲近爱者来达善，近 400 名老爱者来到阿厦那。相比其他时间，这次巴巴随意自在，同他们谈笑风生。

吉姆和罗姐·米斯特里带来三个儿子，美赫文、法鲁和萨若希。巴巴问吉姆：“哪个儿子最调皮？”

吉姆说：“非萨若希莫属。”

巴巴示意萨若希：“坐我身边，别调皮捣蛋！”还不到 5 岁的萨若希，静心似的盘腿闭目，坐在巴巴旁边的地板上。达善期间，萨若希会微微睁眼，瞄一眼巴巴，但每次都被巴巴逮住，巴巴指着他，对在场者说：“瞧这个小瑜伽士！打坐入定，却机灵得很，从眼角偷看我。”

罗姐告诉巴巴，萨若希 4 岁时，第一次去上学。她对儿子说，现在大了，应该自己洗漱上厕所，不要妈妈帮助。萨若希走进卫生间，坐到

便池上；拉完大便，高声喊：“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接着自己洗漱，把母亲给逗乐了。巴巴听了也开怀大笑，对罗姐说：“我给了你三颗精选宝石。”

身材圆胖结实的卡曼玛西也来达善。巴巴揶揄她：“卡曼玛西，你看着好虚弱！应该派你上疆场打仗！”

参加达善的还有苏娜玛西和她女儿蔻诗德。自1949年新生活开始，她们一直住在孟买，只能偶尔见见巴巴。苏娜玛西对离开巴巴的生活感到难过，巴巴安慰她：“别以为我在疏远你。通过疏远，我让你更接近我。”

巴巴问佳尔和朵丽·达斯托：“你们吵过架吗？”

佳尔答：“有时候。”

“那让我瞧瞧你们怎么吵！”二人不禁大笑，可朵丽的母亲，工程师苏娜玛西，却说：“他们不吵架的，巴巴。佳尔人很好。”

巴巴问D·M·辛德：“生意怎样？”

“总是起起落落。”他答。

“世事皆如此，”巴巴回应，“惟有我的生意不会。”

克夏夫·内内奉命唱了歌。巴巴问他年纪，内内说：“45岁。”巴巴打趣：“你看着像15岁的少年！”

美赫拜·莫钦特身材矮小，巴巴对她开玩笑：“你长得像小矮人！我700年后回来，让你长20英尺高，登梯子拥抱你。”

就这样达善在欢快气氛中结束，巴巴也显得很开心。

10月30日星期三，阿迪从阿美纳伽打电话通知，古斯塔吉在几天身体不适之后，于当天下午3点20分去世。是埃瑞奇接的电话，巴巴听到消息，眼中含泪，回忆这位旧友。门徒发现这是巴巴听到有人去世，罕见的一次流泪。这本身足以告慰古斯塔吉，巴巴对他的爱多深。巴巴随后示意满德里离开房间，并拿起手帕拭泪。（注：巴巴回到阿美纳伽后，得知古斯塔吉临终时无人在身边。他责备阿迪疏于照顾古斯塔吉。阿迪说工作太忙，但忏悔了错误。）

听到古斯塔吉去世，巴巴的评论是：“我亲爱的老友和沉默伴侣古斯塔吉，在离开肉身之时证悟我的真性。”这是巴巴第一次说某人“证悟”他。通常巴巴会说，死者已经“来”他这里——意为他们已获得莫克提（解脱），或者将在巴巴家庭重新出生，或者下一生再回来跟随他。

按巴巴的旨意，将古斯塔吉的遗体从美拉扎德运到美拉巴德，葬在

离阿里·夏的简朴墓地 12 英尺处。享年 67 岁的古斯塔吉是最老的满德里，保持沉默直到最后一息。他作为巴巴的“黑暗面”，也是巴巴最亲爱的圈子成员和伴侣。古斯塔吉是巴巴内圈的最坚定成员，在临终成道。他名副其实地用全身每个细胞服务了上主！

翌日是纳瑞曼·达达禅吉的生日，在阿厦那举办庆祝宴会。大家吃冰激凌和蛋糕时，缅怀古斯塔吉对冰激凌的喜爱。

巴巴决定离开孟买。11 月 1 日，阿迪同瓦曼开车来孟买接。2 日星期六，巴巴同男女满德里，乘阿迪和美赫吉的车启程。（身体已康复的萨瓦克·考特沃同行，回到美拉扎德的当天，便又开始守夜职责。）行至普纳，巴巴在罗摩克里希南的家稍停。

11 月 4 日，巴巴同几名男满德里驱车到美拉巴德，在古斯塔吉墓旁坐下，并对凯克巴德神秘地说：“虽然古斯塔吉已证悟我的真性，我仍希望你祈祷——愿他与神合一。”随着凯克巴德开始祈祷，一些村妇聚在路边，朝他们张望。这打扰了巴巴，令停下祈祷。满德里用轮椅把他推到闭关小屋。等路边的村妇走开，巴巴再次来到古斯塔吉墓地，放上鲜花。满德里也加入。巴巴也往阿里·夏墓上放了鲜花。

最后，按预先安排，巴巴用头顶礼 25 名阿冉岗老村民的脚，给每人 5 卢比帕萨德。有个村民突然喊道：“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这种不合时宜的做法打扰了巴巴。他对人发火，并向在场每个满德里顶礼三遍，之后情绪恢复。

随后巴巴到家属宿舍，探望拉玛、美赫纳施和希拉·喀邱瑞，以及姜古家。还看望了住在山上的曼萨丽和凯克巴德家人，以及住在下美拉巴德的满德里。同帕椎等满德里商议撒晤斯活动之后，乘车回美拉扎德。

11 月 5 日，脊椎按摩医师哈里·肯莫尔，同美赫吉一起来到美拉扎德。他还带来自己的折叠桌，开始在满德里大厅为巴巴治疗，每天上午 1 小时，晚上 1 小时。巴巴躺在桌上虽不舒服，仍耐心地接受治疗，但未见效。肯莫尔医生的技术水平毋庸置疑，事实上，有一天巴巴对他说：“你倘若未失明，会成为世界上顶尖的脑外科医生之一，可那样你就不会来我这里。”

一天，巴巴对肯莫尔说：“有朝一日，我将赐你真视力——瞥见我本人，这将使你认识到，那是唯一值得看见的。世人用肉眼所见之物，没有价值。”

还有一天，肯莫尔给巴巴推拿时，摸到巴巴长衫上有个裂口，评论道：“我不奇怪您的长衫破了，巴巴。因为有那么多人抓您的衣边，定然会有破损裂口！”

肯莫尔还带来健身脚踏车让巴巴锻炼，车安放在大厅一角。巴巴每天在车上锻炼几分钟，尽管这造成很多疼痛。肯莫尔担心，巴巴髋关节内剩留的天然滑液太少，不能润滑反而摩擦骨头。

尽管肯莫尔想方设法缓解巴巴的疼痛，但矫正疗法帮助不大。一天，他显得灰心丧气，巴巴问原因。他说：“那姆德奥的爱，甚至让维塔尔（毗湿奴）的石像从他手中接受食物，可我想尽了办法，每天向您真诚祈祷，您也不听！这让我感到自己不爱您。”（注：据说，那姆德奥对维塔尔无比信爱，以至于祈祷时，被膜拜的石像会活起来。）

巴巴回答：“维塔尔的石像没有意志，而你得遵守我的意志。这份痛苦是我主动承担的，是为了人类的利益。当目的达到，疼痛将自动消失。我给你机会为我治疗，以便你能服务我，这你全心全意做了。我对你表示欣赏，这是我对你的祈祷的回应。”

肯莫尔这段时间亲密陪伴巴巴，虽然目盲，内心却能感受因而看见巴巴是谁——爱的化身。

这个期间另一个感到消沉者是埃瑞奇，他觉得自己对巴巴的身体痛苦有部分责任。事故后不久，有一次巴巴问他：“你怎么看上去这么难过？”

“您知道原因。”埃瑞奇答。

巴巴安慰他：“别难过。你会看见我走路。有一天我肯定能走。”

尽管如此，埃瑞奇还是不抱什么希望，每次看到巴巴疼痛，心里特别难受。后来巴巴纠正他：“是什么让你自以为是，认为我的疼痛是你造成的？你觉得自己是谁？”

“我是司机，”埃瑞奇说，“对我来说，自然会有这种感受。”

“这跟你毫不相干。事故必须发生，已经发生。我曾告诉你们所有人，将有一场个人灾难。你对此何必这么悲伤？”

“可您将终生跛足！不能走路了。我们见过您大步流星，我们跑着才能跟得上。如今怎样？全完了！”

“谁说的？”

“世界上最伟大的外科医生。邓肯和其他医生都这么说。”

这些想法就这样让埃瑞奇深受精神折磨。一天邓肯来美拉扎德，翻阅一本叫《君王耶稣》的书时，读到一段讲耶稣跛足的章节。埃瑞奇读了，才略微甘心，因为耶稣也必须以类似方式受苦。（显然，当耶稣被本丢彼拉多手下的罗马士兵拷打鞭笞时，髋部受重伤。十字架受难后，耶稣走路腿瘸，后行至波斯、印度、缅甸和克什米尔。）

11月6日，普卡和家人，与巴瓦尼·帕萨德、帕里瓦、比夏姆巴和安谷芮·古普塔、克夏夫·尼伽姆等人，包括提鲁玛拉·劳和家人，从哈默坡和德里一道前来达善巴巴。瑙兰伽的蒙伽拉尔也来了。蒙伽拉尔变得像个玛司特，举止古怪。有一次他情绪爆发，跳入水井。旅途中，他下错了车站，普卡只好回去，乘另一班车带他过来。由于他的状态，巴巴把他召到美拉扎德；见到巴巴后，蒙伽拉尔恢复了正常理智。

11月16日，5名坪坡岗的老村民被领到美拉扎德。巴巴逐一顶礼后给每人51卢比帕萨德。

11天过去了。11月27日，巴巴在美拉扎德开会，宣布他对临近撒晤斯聚会的决定。哈里·肯莫尔也出席了会议。

巴巴说：

我对哈里·肯莫尔非常满意——无论他对我的爱，还是他的医术。他百分之百精通职业，通过对我身体的帮助，也帮助了我的工作。他已尽最大努力，达到满意效果。但髋关节的状况很糟，他知道，如我一直所说，我不可能像从前那样走路了。他说，这我也知道，假若他几个月前来，我现在就能正常行走了。可注定如此。我的事故并非“意外”。归根到底只有一点：过去我想要的已经发生，现在我想要的将会发生。

持续的疼痛对我的工作是一种干扰，因此哈里·肯莫尔来了，帮助很大。他对我的身体结构平衡做了调整，自从事故以来，现在我能第一次正常站立。为保持这种结构平衡，他建议在一年时间内，施达善和撒晤斯期间要极其小心注意。不能对身体造成压力，我必须避免疲劳，避免吃力的活动，比如达善时给众人发帕萨德，或者被他们戴花环和拥抱。我已答应，在12月及之后的普纳和孟买达善期间，遵循他的建议。

我告诉哈里，只要他在这里护理，我就会按他说的做；他不在时，我也会尽量做。但我不能承诺完全遵守医嘱，因为我有工作要做。

他满意地处理了他的业务，我也必须处理我的业务。我为了人类而采用这个身体，必须用这个身体为人类工作——我出于爱而必须做的工作。因此，我绝不能过分照顾身体，以至让它干涉我的工作。另一方面，我必须给予身体足够的照料，以经得住未来一年的工作压力。

我决定不联合举办东西方撒晤斯，有两个原因。首先，因我身体伤残，那会对我造成巨大压力和劳累。其次，倘若不顾这些因素，举办撒晤斯，我就不能够把我想通过撒晤斯所给予的东西，充分给予我的爱者，他们也不能够接受我希望他们得到的一切。所以我决定分别举办撒晤斯——在印度给东方人，在默土海滨和澳大利亚给西方人。我将于2月举办东方撒晤斯，并将要求他们按照肯莫尔医生的建议，收敛爱的表达——献花环、拥抱等等。参加撒晤斯的东方人数限在1400人（不分4组，而是分2组，每组700人：一组印地语和马拉地语爱者，另一组古吉拉特语和泰卢固语爱者）。

我肯定会在1958年5月给西方爱者撒晤斯，默土海滨15天，澳大利亚5天。我不想要任何宣传，不要举办“公开日”活动，不要那种意义上的“新来者”。这次撒晤斯是为了那些渴望来印度参加我的撒晤斯者，包括那些打算参加者和那些不能成行者；也是为了那些爱我、愿意服从我、希望参加撒晤斯者。

1958年7月15日后，将不再举办撒晤斯聚会、公众达善等等。我必须在7月15日前完成这一切，不管我的身体状况和外部形势如何。

翌日，将巴巴的决定电报通知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的爱者，巴巴在电报中说：“作为神通过神圣知识，作为病人通过肯莫尔医生的知识，我已决定在印度联合举办东西方撒晤斯绝对不妥。”

这则讯息还通过玛妮12月1日的《家书》寄给西方人：

我对你们的爱满意，知道你们对我意愿的毫无疑问和欣然接受。我知道什么最好，我的决定是为了最好目的。我以惟有神能爱的方式爱你们，定会在1958年5月给你们撒晤斯。这次撒晤斯将100%令我满意地给予你们我希望你们得到的东西。你们届时将完全明白我的意思。抓住我的衣边，越来越爱我，你们将充分接受我将给予的东西。

对每个人致以我的爱。

11月29日，阿克巴棉纺厂的美茹·达玛尼亚和布焦·梅塔，在阿美纳伽成婚。新婚伉俪身穿婚服来到美拉扎德，巴巴祝福并敦促他们：“你们俩要抓紧我的衣边。”

12月5日，哈里·肯莫尔同美赫吉前往孟买，之后飞回纽约。他注满爱酒而去。来为主治疗的他，自己反被“治疗”，内心熊熊燃烧着巴巴的爱。

普纳爱者曾恳求巴巴给他们及家人施达善，巴巴同意，安排于12月8日举行。地点定在古鲁帕萨德宫邸，普纳工作者们做了必要准备。外地爱者征得巴巴批准也赶来，包括普卡、保·纳图和大约20个阿美纳伽人。

一道来的还有一个贾巴尔普尔人，叫阿米亚·库玛·哈兹拉。哈兹拉第一次听说巴巴，是在朋友Y·L·穆尼拉吉的婚礼上。他看见穆尼拉吉衣服上的巴巴相片，深受吸引，问那是谁，得知是巴巴。自以为是无神论者的哈兹拉，曾体验过巴巴的全知和神性。写信给巴巴，自称拜见心切，等不到2月。巴巴让他12月7日来普纳。

12月8日拂晓，巴巴驱车从美拉扎德出发，上午8时到达古鲁帕萨德。在场者欢呼迎接巴巴步入大厅。严禁献花环和触足。首先朗诵《帕瓦蒂伽祷文》，接着是对在场爱者和家人的一分钟简短介绍。对不同的人，巴巴或是拥抱，或是轻拍，或是亲吻，同每人都有所交流。

巴巴问阿米亚·哈兹拉：“做什么工作？”

他说自己是大学讲师，并补充说：“我该做什么，巴巴？我是来听您指示的。”

巴巴答道：“我稍后会给你指示。”

个人介绍结束后，巴巴授述关于服从类型的语录：

亘古以来，神乃唯一者，永远不变。神从不变化。其他一切皆变。皆是过眼烟云。昨日已过去，今天也将过去。可神过去是，现在是，将永远是。如今你是成人，可你曾是小孩。若干年后，你将变老，离开身体。接着重新出生，又有一个身体。多次生死都过去了。惟独神永在。

心经历生也经历死，不管怎样经历兴衰变迁，都继续存在。一旦心被歼灭，神便揭示自己。只要人意识不到神，心便坚持着。心

走掉，神来到。只有通过全心全意爱我，心才能走掉。通过我的恩典，心也能被融化。但为了配得该恩典，你必须有服从，也就是绝对按照我的意愿行动。

服从有不同的类型：

1、士兵之服从——出于爱国主义动机。听见指挥官下令：“射击！”士兵不假思索发射子弹。如老生常谈：“他们的事是不问原因，只是去做或去死。”

2、领薪佣人之服从。工资越多越快，对主人说“是，先生”越爽快。

3、受缚奴隶之服从。这是被迫的服从。我们听说过古代奴隶被买卖，生活悲惨。他们干活儿，是因为鞭打，别无选择，被迫服从。

4、爱者之服从。这是真正的服从类型。其服从是自愿的——不为薪酬，不期望回报或奖赏，只是出于爱。

自愿服从是真正服务类型，由全心全意的爱所激发。但即使最后这类服从，也有不同的阶段：

在第一阶段，爱者在服从时运用常识和辨别力。拿伽德卡为例，他非常爱我，真心实意想服从我。假设我令他：“砍下独子迪伽姆巴的脑袋！”常识会让伽德卡犹豫，开始想：“巴巴怎能说那种话，叫我弑子？巴巴不会当真。”

我又提醒他：“我极其认真且郑重其事地告诉你，割断迪伽姆巴的喉咙！”

伽德卡的常识和辨别力再次发挥作用。他颇不情愿地站起，去找一块钝刀，心想：“巴巴的意思一定是让我只是在迪伽姆巴喉咙上割个小口。巴巴不会真的叫我杀他。只要用一把钝刀割个小口，就会让巴巴满意。巴巴并没命令我把实际上身和头分开。巴巴只是叫我割他的肉。”这样，伽德卡既不忤逆巴巴，也不重伤儿子。他做了努力，行使了辨别力，只给迪伽姆巴造成浅表轻伤。他通过辨别力，为自己利益修改了原命令。这是自愿服从的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的特征是字面意义上的服从。这种情况，伽德卡闷闷不乐起身，闭上眼睛，割迪伽姆巴的喉咙。好比服苦药——“蓖麻油式服从”。伽德卡没有运用常识或辨别力，服从却不乐意。

在第三阶段，爱者只求大师高兴。这种情况，伽德卡为取悦我，割迪伽姆巴的咽喉；并且心甘情愿，全心全意地做。他高兴这么做，

并为因此取悦我而感到满意。我把这类服从称作“为取悦至爱的完全服从”。

还有一类服从是绝对服从状态，不同于其他类型。除了高级行道者，无人能够如此服从大师。唯有第五和第六层面的行者，才能给予大师这种服从。

假设伽德卡和迪伽姆巴都在我跟前，我对做父亲的说：“伽德卡，你来了。儿子在哪里？他怎么没来？”绝对服从使伽德卡忘记一切，看不见迪伽姆巴在身边，并且对我说：“是，巴巴，迪伽姆巴不见了。”这不只是他点头附和来取悦大师，而是他实际看不见迪伽姆巴在身边。

最后，巴巴微笑着打手势：“别害怕！巴巴不会叫任何人割某人。只是打比方。‘割’的意思是超脱。”

趁着人们多在尽情享用茶点，巴巴将阿米亚哈兹拉叫到跟前，解释：

神是什么？神不重也不轻。遍在一切。他不依赖一物，万物却依赖他。你有身体，这是物质。你还有能量和心。身体、能量和心，在某种意义上，皆依赖呼吸。酣眠中，身体躺在床上，能量和心暂停活动；呼吸却持续着，对三者都不依赖。呼吸不是神。这只是为理解神打的比方。神是无限无垠的诺尔（Noor）海洋，只能勉强把“诺尔”这个词译成英语中的“光（Light）”或“光辉（Effulgence）”。见神者，除了神看不见其他一切；看见其他一切者，看见世界。在见神与成神之间有天渊之别。你是神，但你必须成为神。

这时，多数爱者又回到大厅，巴巴想听普纳巴赞组的音乐。小小的巴赞组用甜美的巴赞和深刻的格扎尔娱乐巴巴。大多数歌曲赞美巴巴的神性。听完一首印地语歌曲，巴巴谈到赛古鲁的状态：“我永恒不可分割，并持续体验一体状态。我就是一切——鼓与琴，音符与曲调，歌者与听者！我是一切万物，并在一切众生里。”

巴巴问罗摩克里希南：“我的话你可听得懂？”后者坦率回答，只听见文字，仅此而已。对此巴巴微笑，继续说：“这就是处于赛古鲁或库特博状态者的意识状态。完全是撒哈伊——自然自发。没有思考的余地，因为赛古鲁或库特博已经成为大知本身。不过，我虽是一切并在众生里，但偶尔才部分表达这种觉知。”

为进而阐明，巴巴继续说：“你知道你在全身所有部位，但你不是

整个时间都觉知到你在全身的每个部位。只是有时候说：‘这是我的鼻，这是我的眼。’你是你的小指，在它里面。然而通常你不会觉知到它是你的。但在小指被切掉时，你会具体觉知到它是‘我的’。”

“同理，赛古鲁或库特博也有意识地体验自己是一切万物，在一切众生里。这种体验时时刻刻对他都是即时自发。不是思考的产物，恰如你的小指体验。这种体验即撒哈伊！”

卡姆卜里一天前腿受伤了，巴巴望着他，说：“我不一定需要富人、体面人和聪明人为我工作。我需要淳朴的平凡人，不管他们有什么弱点。我是耶稣时，喜欢身边是穷渔夫；作为奎师那，我喜欢快活的戈帕尔（奎师那的牧牛同伴）伴随。奎师那难道不是很爱那个跛足的牧牛郎彭迪亚？”

“在我的阿瓦塔时期，残疾者、堕落者和囊中羞涩者，是我的工作者。我知道，对我的工作，你们是媒介。所以什么都不要担忧。继续照我的话做，让全世界随便说吧。只管执行我的指示，越来越爱我。”

关于美国、欧洲和澳洲的爱者，巴巴说：“想想我的西方爱者的爱。他们对我的健康多么体贴关心，仅仅考虑我的意愿和愉悦。想想他们的服从，如果我希望，他们就会不远万里来参加撒晤斯。现在他们也接受了撒晤斯计划的改变。”

巴巴转换话题，问：“我要你们使心灵成为我的中心，你们是怎么理解的？”

巴巴自问自答：“你们应该用唱巴赞和宣传我时表达的信爱，去塑造自己的生活。此刻我告诉你们，在日常生活中，多加小心自己的思想、言语和行动。你们违背自己表达的信爱，就等于对我的侮辱。”

巴巴又微笑着说：“你们全体共有的一个好处是：你们爱我，相互之间却争吵！”

人人大笑，伽德卡说：“巴巴，现在我们不吵了。我们团结合作。”

罗摩克里希南却插话：“巴巴，我想说我们在中心所做工作的性质上，仍有一些诚实的观点分歧。我们中有的人说，您作为阿瓦塔，能独自做阿瓦塔工作，他们认为无需通过中心那种方式来工作。”

巴巴对此解释：“如果有些爱者相信我是阿瓦塔，这是好事。有了这种确信，还要其他什么？每个人里面唯有我。哪里有工作和工

作者？

“唯有我无所不在。存在什么，发生什么，在做什么，所做者——我在所有这一切里面。但那种坚定信心谁有？你把我当作阿瓦塔，我就是他，无所不在，成为万人万物。在我做阿瓦塔工作时，那些相信我是至古者的人，自然也要为我的事业工作。不过，当一个人绝对信任我是阿瓦塔时，对他就没有工作了。一切都将是撒哈伊。

“如果我是阿瓦塔——这一点毋庸置疑，那么即使全世界反对对我，也不会对我有丝毫影响。如果我不是阿瓦塔，即便全世界拜倒在我足前，为我唱赞歌，又有何用？但我知道，我是高之最高。所以我说：‘爱我；爱我值得。’

“神圣法律说：‘为他人而活。’我是独一无二者，遍及一切——包括‘他人’。因此当我说‘爱我’时，完全符合神律。你们亲身接触我，都很幸运。”

巴巴进而说：“撒晤斯活动已定，我的髌关节疼痛却不停。尽管如此，撒晤斯一定在1958年2月举办。”又开玩笑：“不管疼不疼，撒晤斯已确定。”

关于以巴巴名义工作，巴巴解释：

工作意味着全心全意爱巴巴，以至于在我的爱里失去你自己，彻底忘记自己。你若不能那样爱我，那就毫不犹豫地服从我。即使被别人诽谤，也继续遵从我的命令。如果你连这个也做不到，那就努力爱巴巴，举办中心，唱巴赞，对人讲我，给他们念我的讯息。以此方式让人们同我建立联系，你也在做重要工作。要保持心灵洁净；否则，对传播工作的对象，会有反面效果。

有时候，适量的酒对人有益，饮多了，他就会发酒疯。同理，对至师阐述的灵性真理，理解适当就有价值和帮助；理解不当，则造成不必要的混乱和麻烦。

关于工作可以谈许多，不过现在要注意遵守《37号生活通告》里《巴巴的警告》中提到的四项指示：

- 1) 下决心服从巴巴；
- 2) 避免淫欲行为；
- 3) 诚实，不欺骗或给任何人虚假希望；
- 4) 不伤害他人的感情。

巴巴在屋外阳台上入座，达善开始。只对爱者，不对一般群众。两小时后，晚上6时达善结束。巴巴在欢呼声中，率满德里启程回美拉扎德。

在美拉扎德，接下来10天，为印度撒晤斯制定详细计划。巴巴屡次召见彭度、帕椎和韦希奴，商议并确定下来全部安排。

之前提到阿娄巴的墨镜。由于连墨镜都阻止不了阿娄巴盯着看巴巴——至少巴巴这么说，有六个月的时间巴巴禁止阿娄巴来他面前。但在巴巴往返住所和大厅之间时，阿娄巴总是躲这儿藏那儿，尽可能不错过机会偷看一眼巴巴，每天都被巴巴逮住。最后巴巴只好命令他去孟买一个月：“去那儿生活一个月，因为你每天让我生气，很不妥。把行李放牛车上，坐牛车到阿美纳伽。从那儿立即乘火车去孟买。一个月后我召你回来。”

从村里雇了牛车，放上阿娄巴的行李。他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去。可才走两英里，他拦住一个男孩，给巴巴捎信儿：“我活着没什么用。我将结束生命。”

巴巴听了，让人把他召回，严厉批评他威胁自杀。这天达克从阿美纳伽来美拉扎德。巴巴对他使个眼色，问：“对这个阿娄巴，我该怎么办？”

达克答：“他的信儿证明他蓄意制造麻烦。应该叫警察逮捕他。”

巴巴问阿娄巴：“你是去孟买，还是我把你交给警察？”阿娄巴同意去孟买，之后离开。

事实上，阿娄巴过去经常请假去孟买，在萨塔拉居住期间也去过多次。他在孟买有一家餐馆，在萨塔拉居住后期售出，但仍留下某种“业相联系”。巴巴想一劳永逸地断除的，就是这个执著，因为阿娄巴返回后，再不提去孟买之事。

孟买中心的秘书，索拉伯吉·斯甘坡瑞亚，征得巴巴同意，在孟买安排了达善活动。12月20日，巴巴离开美拉扎德，女满德里同行。埃瑞奇、拜度、宝和萨瓦克乘另一部车随行。再次住在阿厦那，男子们夜间在鲁帕麦家歇息。巴巴喜欢纳瑞曼、阿娜瓦丝和恺梯的安排，感到舒适自在。阿娜瓦丝在主客厅给巴巴留着一张床。

斯甘坡瑞亚将达善地点安排在宽敞的桑德拜礼堂。普纳巴赞组和其他外地爱者也在场。12月22日星期天上午8时，巴巴来到礼堂，像往常一样受到热烈欢呼。礼堂挤满人。巴巴由埃瑞奇和阿迪搀扶，登上主席台，合掌向聚会者致意。布焦梅塔用古吉拉特语背诵《帕瓦蒂伽祷文》，

之后巴巴在铺垫的扶椅上入座。

达善开始时，数百名男女分开排队经过巴巴面前。马杜苏丹和一名卡瓦里歌手轮流演唱，使歌声不断，孟买的名歌手德文德拉也来了，并有幸在巴巴面前演唱，对他的才华，巴巴表示欣赏。达善中午结束时，近 3000 人有幸接触到阿瓦塔。活动以古吉拉特语和印地语阿提结束。

道拉·辛医生的侄子，特里洛克·辛，也从乌干达来参加达善，但因飞赴印度的航班延误而迟到。巴巴频频询问他是否到了。特里洛克·辛曾到美拉巴德参加撒晤斯活动，并邀请巴巴到非洲给公众达善。他这次携全家人来孟买，包括 9 岁的儿子哈迪普，都成为巴巴的忠实跟随者。

下午在哈斯马特礼堂，为亲密爱者举办了小型活动。这更像撒晤斯，而非达善活动。专门从奥兰加巴德请来巴巴喜爱的卡瓦里歌手。下午 4 时许，巴巴来到礼堂。他刚坐下，就有一名妇女从观众席上冲上前，把头放在巴巴足上。巴巴说：“这不是顶礼和献花环的时候。达善活动已结束。我是为撒晤斯而来。”

巴巴要全体过来坐近点。斯甘坡瑞亚回应巴巴的询问，说长期爱者都在场，并逐一向巴巴介绍他们。中间，巴巴说：“神乃最亲近者，但需要勇气才能同他建立亲密联系。你必须从头到脚变成粉尘，以至于失去自己。爱他爱到在他的爱里成为尘土。”

巴巴问卡瓦里歌手：“你为我唱过多少次？”

他说这是第 4 次。巴巴评论：“这是第 4 次，将有第 5 次——但之后，没有第 6 次！”

看见巴巴示意，歌手继续唱道：

“没有法那，则无巴卡——没有心灭，则无证悟。

低我不除，神不可获。爱者要得对，什么得不到？”

等他唱完，巴巴问大伙儿：“听懂没？”很少人懂乌尔都语，巴巴亲自回答：“听懂了又怎样？听懂的东西，智力达不到！”

巴巴称赞歌手的嗓音，敦促说：“唱一首即便不被理解，也使众心颤动的格扎尔！”

歌手唱起如下对句：

“你何故向我打听陶醉的世界？

我只知每颗心里唯有您存在！”

等他唱毕，巴巴问在场者：“你们读没读过《神曰》？”有些人读过，

巴巴评论：“即便读过，又怎样？除了要读并理解的东西之外，我必须说明一点，那就是，你们来我这儿的时候，要丢开世俗希望而来。这种弊病，这种烦恼，我不要！想要我的友谊者，必须失去一切。此乃千真万确。神无限诚实慈悲。作为神，我宽恕一切，除了虚伪。我绝不宽恕那个。因此千万不要伪装成自己所不是的！”

巴巴继续说：“爱者想要什么？他想要深爱真爱。有了纯爱，还求何物？爱者要有这种无染的深爱，以至于忘记他人看法，甚至不知道自己在爱！”

巴巴说到这里，有人鼓掌。巴巴皱眉，提醒他这是撒唔斯。

卡瓦里歌手接着唱：

“您不知我找到或失去您，还是迷失于您，
我的身体在睡觉，心却醒着忆念您！”

“心也入眠会更好！”巴巴妙语，众人笑。

巴巴继续解释：“你们看到的整个宇宙都是一个梦，目前你们都在做梦。假设你在睡觉，我出现你梦中，告诉你：‘你此刻所见所闻都是一场梦！’可你不信。但醒来后便知我所言属实。同理，你体验的一切苦乐实际上都是梦。这次卡瓦里演唱，你们冒着烈日赶到这里，以及我对你们讲这一切，事实上只是一场梦。然而，只要我不打开你的内眼，你就不会相信。”

巴巴转向歌手说：“颂歌听够了，现在让我们听些关于爱的。”

歌手正要唱，巴巴打断他，开始解释神圣陶醉：“随着在灵性道路上进步，求道者失去世俗意识，造成玛司特状态。在此他意识不到世界。他也吃喝穿衣蔽体，却不假思索。

“当这种状态成为无限时，他便获得玛居卜状态。到达该状态后，很少很少人恢复浊意识，开始以世俗方式行事。几乎不可能识别这种状态的人。这意味着失去一切并获得一切。”

巴巴诙谐地评论：“很久很久以前，我失去了一切，成为神；但感谢神，我没有丧失幽默感！”

歌手接着唱另一个对句：

“在我的一个形体里囊括一切形体。
该把谁看成罪人，应把谁奉为圣人？”

格扎尔唱完，巴巴谈到一种叫做“哈尔”的情感状态，说：“一次，

我的旧同伴和弟子穆西吉，在孟买安排了卡瓦里活动。有个叫阿里姆丁的穆斯林少年，突发奉爱热情，开始手舞足蹈。这在那天演唱过程中发生了几次。甚至格扎尔唱毕，阿里姆丁仍处于那种情感状态。这被称为哈尔或巴夫。当信徒转变成真爱者时，就没有这种状态。他在爱里只是内在燃烧，从外面看不到。”

巴巴敦促卡瓦里歌手：“现在让我们听些真知灼见！”

歌手唱道：

“我继续欺骗自己，活在死的希望里！”

巴巴让他停下，评论：“美妙念头！在这种状态，爱者彻底出离世界。欲望全部死去，只剩下一个渴望——为至爱死去。”

礼堂越来越热，有人打开风扇。巴巴叫关掉，对歌手开玩笑说：“门都关闭。暖和。巴巴让人关了风扇。都在流汗。”

又转向一个超重的男子，揶揄道：“这对你有好处。你出汗，会瘦一点。”全场大笑。

他继续说笑：“你们这些人感到热是好事。要是这里凉爽，你们肯定会说：‘巴巴，请别停下！’这下你们会很快离开！”

歌手继续唱：

“我为您悲伤，保管好这个，我心还有何求？

这是我的祈祷，这是我的生活！”

卡瓦里歌手继续唱，巴巴不时插话：“我是一切。我体验自己是歌者、乐器和其他一切。这不是闲谈！是我的真实体验。”

巴巴要歌手唱最后一首。他唱道：

“如飞蛾扑向神圣火焰（大师）者，
被当作傻瓜：唯有傻瓜才这样看！”

音乐后，巴巴进一步阐明他在普纳授述的四类服从语录。最后说：“我现在要瞧瞧你们怎样执行我的希望。让我考验考验你们的服从！五分钟内我要这个礼堂空空如也！”巴巴的妙招让众人爆笑，高兴地离开。

晚上刚过7点，巴巴离开哈斯马特礼堂，率满德里返回阿厦那。人们获悉本次活动，数百人在礼堂外排队等候达善。巴巴驱车经过，朝他们挥手致意，这样他们得以从远处看他一眼。

翌日12月23日，巴巴将索拉伯吉·斯甘坡瑞亚召到阿厦那，对他的努力表示欣赏，说：“我对你和你的工作很满意。昨天的两场活动都

相当不错，诸事都安排得令我满意。”

在阿厦那，巴巴经常召见达达禅吉家人和朋友，迪娜·塔拉提及女儿佩维兹和姬若，或苏娜玛西和蔻诗德等前来陪伴。阿娜瓦丝的兄弟霍玛仍在伦敦，一天她问巴巴：“要不要召霍玛回印度参加撒晤斯？”巴巴说别让他错过这次撒晤斯。

1957年12月24日星期二，庆祝美婣的生日。当天巴巴评论：“明天是我的生日！”于是女子们在圣诞节早晨对他唱“生日快乐”纪念耶稣。

斯甘坡瑞亚曾想在桑德拜礼堂达善的那天，为巴巴和满德里提供午餐。当时巴巴同意了，可等一切都安排好，他又从美拉扎德发电报撤销。为此巴巴于12月25日到斯甘坡瑞亚家用午餐，满德里陪同。饭菜端上，巴巴邀斯甘坡瑞亚与他们共进午餐。餐后斯甘坡瑞亚带满德里上三楼洗手。巴巴等着他们，虽步履艰难，也走上楼。斯甘坡瑞亚这时才想起为巴巴戴花环。

在阿厦那有一天，大家聚在巴巴身边时，斯甘坡瑞亚到了。巴巴让他坐在身旁。问道：“你可知我是神？”

“知道。”斯甘坡瑞亚说。

“我是神，记住这个，”巴巴强调，随后又说：“足球被踢来踢去，最终抵达目标。你在做中心工作时也被踢打。但别担心，你也将抵达目标。”

一天下午，巴巴正在休息，门铃响了。阿娜瓦丝开门，门外站着弥禅达尼的三个弟子（自称圣人的弥禅达尼并非真圣人），要求见巴巴，说其大师弥禅达尼命令他们带巴巴去见他。阿娜瓦丝解释巴巴在休息，谁都不准进屋，试图打发他们走。可巴巴击掌，问那是何人。听完禀告，指示阿娜瓦丝：“要他们走。他们应当叫弥禅达尼来这儿见我。”但他们拒绝离开，最终巴巴让他们进去。

其中一人挥动手指，企图催眠阿娜瓦丝；他坐到巴巴面前，又开始对巴巴做同样的动作。阿娜瓦丝心想：“这些疯子竟试图催眠阿瓦塔。”其中还有一位同巴巴曾有过接触。巴巴给了他一块手帕，幸运的是，他后来离开了弥禅达尼。

他们和巴巴谈了几分钟，走了，不过弥禅达尼没有来见巴巴。

12月26日，巴巴和男女满德里返回美拉扎德。离开孟买途中，巴巴总让司机在达达尔郊区停车，探望纳罗吉·达达禅吉和家人。巴巴睡过

一次的房间，依然为他保留着，在他照片前一直燃着一盏油灯。

印马双语撒晤斯

1958年1月1日星期三，美赫巴巴在美拉扎德，召见美拉巴德的彭度、帕椎、韦希奴和邓肯，阿美纳伽的阿迪和费拉姆。凯克巴德奉命念诵祈祷文，巴巴把头放到在场每个男子脚上顶礼。仔细讨论了临近的撒晤斯之后，被召见的男子离开美拉扎德。

1月7日至9日，兰吉杯全国板球锦标赛在阿美纳伽瓦迪亚公园举办。巴巴在头两天前去观赏比赛，从俯瞰体育场的齐拉-帕里沙德（市议会）二楼，观赏首日的大部分比赛。可是次日，地区警察局长在观众休息室看见巴巴，上前拜见。群众聚来，巴巴无法安静观赛，决定提早离场。离开前，巴巴向阿美纳伽地区板球协会的秘书，纳格什·达夫勒，捐款100卢比。

撒晤斯准备工作现在全速进行，东西方通讯纷纷而至。大阿迪和费拉姆在办公室忙碌不停。在美拉扎德，玛妮回复西方来信。埃瑞奇和宝回复东方来信；埃瑞奇回复英语信函，宝回复印地语信函。近期邮件数量剧增。

1月18日，美赫吉和纳瑞曼来到美拉扎德，19日开会商议赴美国和澳洲的旅行安排。

巴巴弟弟小阿迪之妻，芙芮妮·伊朗尼，于1957年9月产下女婴，取名希芮茵。芙芮妮携婴儿从伦敦回印度，1月间到美拉扎德，让巴巴看看婴孩。

这个期间给巴巴写信的人中间，有一个名叫普若卡希·查哈布拉。这位来自德拉敦的电影制片人，希望在撒晤斯期间为巴巴拍电影，就此事联系索拉伯吉·斯甘坡瑞亚，后者致函巴巴，要求他满足查哈布拉的心愿。巴巴同意，并于1月20日为电影授述讯息。

巴巴希望在撒晤斯开始前，用一周时间调整节奏。故于1月21日再次率男女满德里，驱车赴孟买，住在阿厦那；继续撒晤斯事宜的准备和讨论。

在孟买，巴巴授述七篇短讯，下令译为五种语言，写在布告牌上，

撒晤斯期间在美拉巴德陈列。讯息如下：

一、

除了对自身弱点，不要对任何人生气。

除了对淫欲自我，不要对任何人憎恨。

要贪取越来越多的宽容和公正之财富。

让你的诱惑成为用爱来诱惑我，以接受我的恩典。

对私欲发动战争，你将赢得神性。

二、

真正的幸福在于让他人幸福。

真正的欲望是让自己完美，以使他人完美。

真正的目标是首先自己证神，以使他人成神。

三、

真活是为神死。

少为自己活，多为他人活。

须让自我死去，才能活于众生。

为神死者永生。

四、

爱人如爱己，一切皆属你。

爱经历不幸考验者是幸运者。

爱要求爱者为至爱牺牲。

五、

不求占有一物，只求交出全部。

服务他人，认识到为人服务即为我服务。

完全顺从我的意愿，我的意愿将成为你的。

不让一物动摇你对我的信心，你将摆脱一切束缚。

六、

除了无欲，别无它欲。

除了无望，别无期望。

一无所求，一切都有。

七、

这次撒晤斯是我受苦无助阶段。

我的荣耀将跟随我的蒙辱。

巴巴已提前通知说不施达善，除了少数受他召见者，谁都不得到阿厦那求见。不过，他倒是率男子们到皇家影院，观看塞西尔·B·德米尔导演的电影《十诫》，但巴巴只看到摩西在西奈山见神（作为燃烧的草丛）的部分。随后，巴巴透露：

摩西在第六层面。他看见以色列国土却无法进入，象征着他在第六层面见神、却未融入神之体验。不过，摩西在离开肉身时证悟神。我很喜爱这部电影；演得好，制作好。对那些能领受者给予甚多。拉美西斯（二世）在下一生进入道路；法老王（塞提）获得莫克提，因为他是念着摩西的名去世的。

巴巴随后回忆 1932 年他在好莱坞同德米尔的会见。后来，还遣女满德里去看这部电影。在影院，巴巴一侧由霍玛·达达禅吉搀扶，另一侧由霍玛的兄弟达拉搀扶，上楼梯到包厢。霍玛常年腿疾，达拉最近膝部受伤。看过电影，巴巴打趣：“极妙的一幕！伤残的我，靠着两个瘸子。”

1 月 26 日，小阿迪从伦敦打来电话，报告说迪娜塔拉提之子，柯希德，一天前因心脏衰竭去世，年仅 29 岁。1954 年，闭关中的巴巴在萨塔拉召见柯希德·塔拉提和诺泽·达达禅吉。见过巴巴，柯希德前往伦敦工作。

柯希德是迪娜唯一的儿子，巴巴接到消息后，派埃瑞奇去见她。埃瑞奇用非常委婉体贴的方式，对迪娜和女儿佩维兹传达消息，佩维兹哭了起来。迪娜问她：“哭什么？柯希德在巴巴旁边很开心，我们应当为他的幸福高兴才是。”

迪娜表现出对巴巴的真正信爱分量，一滴泪未流，还安慰女儿。上午 11 点半左右，埃瑞奇将她们送往阿厦那。中途停车，去接迪娜的另一个女儿，姬若·莫蒂。姬若听到消息，也失声痛哭。埃瑞奇只好停车，对她说：“听着，你要是哭个不停，我只好把你送回，因为巴巴说过，只有你们不哭，他才见你们。”

到阿厦那，巴巴安慰她们：“要开心，柯希德没死——他活在我里面。柯希德对我的指示执行到底。在最后时刻，口中不断地念我的名，他已来我这里。此刻他在我身边很开心，你们也应当欣慰。”

迪娜说：“他真幸运，巴巴。”

巴巴问她：“你想哭吗？”

她回答：“不，巴巴。”

“这会儿尽情哭吧，”他说，“但今后不要再哭。”姬若和佩维兹

哭了起来，顽强的迪娜却依然无泪。

类似事件被世人视为悲剧，但对阿瓦塔的真正爱者，事事皆完全按他的意愿发生，并在这种信念中坚定不移。巴巴的言语给她们内心带来安宁，过了一会儿，她们的面容已看不出悲伤痕迹。迪娜自1922年一直跟随巴巴。已故丈夫纳沃是巴巴的亲密跟随者，三个孩子自幼被巴巴抱在膝上玩耍。

都认为最好是让迪娜和佩维兹，在达达尔区同娜格丝·达达禅吉一起宿夜。次日早晨，巴巴接到报告，迪娜神情恍惚，木呆坐着。陪她的阿露·卡姆贝塔试图劝她哭出来，释放压抑的悲伤。迪娜只是答道：“巴巴叫我们别哭。”巴巴让通知她，他会马上过去。

巴巴来到，迪娜出门走到车前迎接。令佩维兹留在屋内。迪娜为巴巴戴花环，忏悔说：“巴巴，我唯一后悔的是当初把柯希德送去英国……”

巴巴安慰道：“你以为这跟你有关？皆我所为。没有我的意志，连这花环上的一枚花瓣都不会掉落。”

巴巴将迪娜带到阿厦那，让她坐在他面前，叫她哭出来。少顷她开始流泪，却说：“我不是为柯希德哭，是为您的爱，巴巴：因为您的爱这么伟大，因为我永远感激不尽您的恩惠。因为我没按该爱您的方式爱您。”

与传统帕西习俗相反，未为柯希德办葬礼。巴巴只是给了迪娜母亲鲁帕麦5卢比，命她去火庙，将价值5卢比的檀香木投入火中。琐罗亚斯德教徒死后第四天，通常是重大仪式日。这天，巴巴指示塔拉提家的女子们，陪女满德里去看《十诫》。还令迪娜和佩维兹准备食物，于2月4日亲手给17名穷人施食。事后她们方知，就在那日，柯希德的遗体在英国火化。

柯希德是全家的唯一支柱，他去世后，迪娜面临诸多难处。但她勇敢面对困境，和小女儿找到工作维持生计，成为爱神的可敬楷模。

长女姬若一天到阿厦那拜见巴巴。看见她闷闷不乐，巴巴问原因。“我丈夫鲁西不来见您，”她说，“这让我很伤心。”

巴巴说：“不要叫他来。他会来的，但让他自愿来。”

姬若不再对丈夫提起巴巴，而他终于表示想来拜访巴巴，结果自愿而来。

2月1日，巴巴离开孟买，前往美拉扎德。出城途中，在达达区的

纳罗吉·达达禅吉家停车。离开纳罗吉家后，却出人意料地让司机在罗姐和米斯特里的公寓停车。不久前罗姐曾来见巴巴，并按他的意思，没让儿子美赫文和法鲁旷课同来。巴巴叫罗姐向美赫文和法鲁传达他的爱。对两个小家伙，慈爱周到的巴巴没有忘记。

一回到美拉扎德，巴巴就投入临近撒晤斯的准备工作。2月4日，还到美拉巴德检查，是否一切按计划进行。

澳大利亚的弗朗西斯·布拉巴赞致信巴巴，说他为了创作《与神同在》一书，在通读各种经典。1958年2月，巴巴寄给他一篇训示，揭示他对宗教经典和人类思想的想法：

经典类似腐朽的腐骨和虫食。神学和哲学类似好腐骨和鸷食。

诗人的灵感创作类似鲜骨和狗食。高道圣人的文章类似鲜肉和虎食。活至师的著作类似脑髓和人类食物！

好骨腐烂时尚有几分骨头形貌，可腐骨朽烂时就像垃圾。

因此，你可以浏览涉略经典——纯粹为了必要时驱赶狂犬；比如，当你被迫回应牧师教士的质疑时。

2月5日上午，巴巴召达克到美拉扎德，开始为临近的撒晤斯向他授述语录。这段时期，巴巴每日发烧，髋关节疼痛严重。2月7日将此电报通告印度的各团体领导，并让他们放心，尽管巴巴发烧，撒晤斯将如期进行。

达克继续来美拉扎德。2月12日，巴巴就《兼为父母的神》语录主题授述要点。

还有一次，达克来到时，巴巴抱怨：“这些医生简直是剃头匠！他们不是在帮我。我发烧，难受极了，可他们什么都帮不上。”

达克说：“巴巴，有种德国药（噢姆尼丹）可治原因不明的发烧。或许对您有用。”

巴巴想试试，可本地市场或普纳都买不到，让人专门从孟买送来。药到后，达克又被召来，读药物说明书。巴巴服下药，随即表示感觉好多了。

从2月9日开始，巴巴不顾发烧，每日乘车赴美拉巴德，检查撒晤斯的准备情况。现在彭度已能（用拐杖）行走，监管诸事项，因为巴巴让他负责聚会安排。协助者有帕椎、韦希奴和几位外地来的亲密爱者，如纳纳·科尔、保·纳图、弥奴·卡拉斯、兰格勒、阿狄和罗姐·杜巴希。他

们于2月10日到达。此外，巴巴也派宝到美拉巴德帮忙。

工作进展缓慢，一日，彭度因租不到足够的床，急哭了。巴巴立即派萨达希乌帕特尔，从美拉巴德赶往普纳，运来100张，达到总数825张。另租了同样数量的床垫和毯子，为男女分别搭起宿营帐篷，各有厕所、浴室等等。还有专用大餐棚，可同时坐下1000人。水电接通，似乎进展缓慢的准备工作，准时安排就绪，热情欢迎全体爱者和信徒。

然而对于巴巴，这些聚会无异于十字架受难。拥抱爱者，给他们达善和撒晤斯——这对他都是十字架受难。因为巴巴这样做，是在承担成百上千个来者的业相，在这种负担下受苦。并非是巴巴想召集聚会，和爱者交谈、授述语录、说笑打趣；这全是外部表现。巴巴内在承担每个人的负担，这种负担要远远超过他作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受的痛苦。然而，让巴巴如此受苦的——特别为爱者，普遍为世人——完全是他的无限仁爱。他的大爱与仁慈程度，无法想象。为了人类的福祉，巴巴在本次降临的每时每刻，都在十字架上受难，牺牲身体的每一个细胞。

1958年2月14日，750多名讲印地语和马拉地语的爱者和信徒，来到美拉巴德。美拉巴德花园再度为他们盛开。这是女子们第一次参加撒晤斯，她们欣喜若狂。为她们提供了最佳安排。准备工作昼夜不停，她们抵达时，万事就绪。

巴巴致函让赖布尔的阿卜度·马吉德·堪，带上年轻人巴拉克·巴格万，一起到美拉巴德参加撒晤斯。14日，巴巴在美拉扎德召见巴格万，给他一些指示。并派普卡照看他。纳瑞曼、美赫吉、埃尔查·米斯特里和库玛，于几日前抵达美拉扎德。14日，纳瑞曼和美赫吉，同佳尔和阿娄巴，都搬到美拉巴德。

撒晤斯于1958年2月15日星期六开始。上午8点半，巴巴率埃瑞奇、卡卡、埃尔查和库玛，驱车来到美拉巴德。将车停在下美拉巴德主建筑东侧的聚会帐篷旁边。巴巴拄着拐杖，在埃瑞奇和卡卡的协助下，吃力地缓慢走上主席台。巴巴座位上方是装饰美丽的华盖，后面挂着他的大幅相片，以及五位至师的相片。

由于曾电报通知巴巴发烧和髋部疼痛，人人一到，都向满德里打听巴巴的健康情况，并得知情况糟糕。晚上巴巴从美拉扎德传话到美拉巴德，他的疼痛严重，发高烧，万一次日来不了美拉巴德，参加撒晤斯者要保持愉快。并将此通告参加撒晤斯的全体男女爱者。此刻他们看到巴

巴笑容满面光彩照人，以为满德里对他们撒谎。事实上，巴巴疼得厉害，可无人能从他表情上看得出。

随着巴巴进入帐篷，“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的呼声连连。男子坐一边，女子坐另一边。帐篷里和聚会厅挂着七篇撒晤斯讯息的英语、古吉拉特语、泰卢固语、马拉地语和印地语牌子。

巴巴在主席台入座后，询问：“人人都在帐篷里吗？如果有人在外面，叫他进来。”又环顾四周，打趣：“你们个个红光满面——惟有我气色虚弱。”事实上巴巴虽疼痛发烧，却一如既往地容光焕发，和蔼可亲，魅力无法抵挡。

巴巴问：“昨夜有谁未睡？”看无人举手，便说：“看来只有我未睡。”巴巴敦促他们在美拉巴德期间不要担忧，并保证他将分别接见每个人。

看见拉合尔来的诗人，赛义卜·阿斯米，巴巴叫他站起一会儿。随后又让巴拉克·巴格万到台上坐在他的身边。

巴巴发现参加撒晤斯者在左臂戴着黄色入场标识，问道：“戴这个为何故？”

彭度回答：“这是进帐篷就寝和用餐的身份证。”

一名男子插话：“是这次活动纪念品。”达迪·科罗瓦拉未佩戴，巴巴要他戴上。随后敦促聚会者：“撒晤斯期间，要始终保持愉快。忘掉一切烦恼困难，忘掉家务事，完全在此。我虚弱发热，髓关节疼痛。尽管如此，依然愉快。我永远愉快。”

迪伽姆巴·伽德卡在记录巴巴的话，巴巴跟他开玩笑说：“我问你时，你要提醒我在记录什么。我已 60 多了，人过 60，记忆减弱。”

费拉姆在对巴巴的话做速记。巴巴对他说：“费拉姆，不要半途而废，也不要剪辑我的话。”

随后解释撒晤斯的意思：

撒晤斯意味着爱的给取。我是唯一至爱，你们都是我的爱者；或者说，我是唯一爱者，你们都是我的所爱！

我希望你们在我的撒晤斯中保持愉快。这将是最后的撒晤斯，因此我希望你们快乐，尽量吸取我的爱。充分利用这个机会。我乃爱之海洋。要靠你们尽量从这个海洋中吸取爱。不靠我给你们解释怎样爱我。对这个要尽量理解。假设一个男子爱上一个女子，或者女子爱上男子。要男子告诉女子，或要女子告诉男子，该怎样爱对方，

这可能吗？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想尽可能多给你们爱，但要靠你们来接受。对你们最容易的方法是，在这里的时候，要忘掉家、家人和世事，尽量接受我的爱。你们要想尽多吸取我的爱，这是第一个要求。第二个要求是，要感到自由自在，夜间好好休息，每夜睡好，以便第二天参加我的撒晤斯时神清气爽。

我是神，在我跟前你们要是打盹，就会错过我；即便天天到场，瞌睡也会迫使你们心不在焉。撒晤斯的意思是亲密相处。为建立这种关系，你们要跟我无拘无束，尽可能和我亲密相处。

尼兰简辛校长坐在远处，巴巴看到他，问：“你想躲开我吗？”尼兰简辛笑了。

巴巴继续说：

撒晤斯是爱者之间的亲密给取。这种爱者与至爱之间的给取，无须解释。去营造一种谈经论道的氛围，就是玷污只有在亲密无间中建立的爱之尊严。不过，我想解释一件事情——以身相伴。

大概一个月前，我在孟买给亲密爱者达善和撒晤斯。撒晤斯在下午举行，我下车进去参加撒晤斯活动时，有两人也下了车，一瘸一拐。你们知道，这些日子我靠拐杖走路。这两个跛子是霍玛·达达祥吉和兄弟达拉，达拉脚扭伤，霍玛因腿部手术走路艰难。他们碰巧在我身边，一边一个，一瘸一拐。撒晤斯就应当这样——以身相伴。（众人大笑。）

五分钟后我们做祈祷。之后你们可以献花环，相见达善，甚至拥抱我；但要一个一个来。不要一哄而上。不用急，时间充裕。我整个时间都用于撒晤斯。我希望你们在亲密无间中来见我。

你们看见我开心愉快，都一定以为巴巴没事儿；怎知道我怎样为宇宙受苦？唯有我知道自己怎样受苦。

上次（1955年11-12月）撒晤斯只对男子，他们请求也给女子撒晤斯。这种机会从未给过女子，所以我让她们来参加这次主要为她们举办的撒晤斯。但因女子不可能单独旅行，也准许男子参加。尽管如此，我发现参加撒晤斯的女子还是少于男子。

她们的孩子怎么办？我不得不拒绝让孩子们来，因为他们会带来混乱。倘若男子都留在家中看护孩子，一定会有更多女子来。

祈祷之后你们来见我，要全心拥抱我。今天是拥抱日，因为你

们一半人患流感。我要是传染上，明天我除了发烧，还可能患流感。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不要指望我施奇迹。我从未施过奇迹。在放弃肉身前，我将施唯一的奇迹——打破沉默。但我告诉你们一点：我将通过我的真爱者施奇迹。

我的亲密爱者怎样施奇迹？你们在这里看见的这些安排，本身就是我的爱者所施的奇迹。这都是如何完成的，你们毫无概念。都交给了彭度。你们一定看见了他的状况，在汽车事故中受到脑震荡之后，他不能清晰思考或说话，却让他负责一切安排。我还一再推迟对具体安排的批准。四天前我到美拉巴德，彭度在我跟前孩子般哭着诉苦。四天前，这里什么都没有，没有帐篷、浴室、厕所、电路等等。

帕椎的健康也不好。背疼不断。无法久站指挥，而他是那种为工作而活的人。协助彭度和帕椎的韦希奴，在汽车事故中神经受到影响。稍许工作就紧张疲惫。这三人背后是阿迪。阿迪对本次活动最为尽责。你们亲眼目睹才敢相信，他是怎样夜以继日，一直工作到深夜2点，说自己都快被逼疯了。太多的人换语组，名单上新来者不断增添。

看见埃瑞奇站在这里，这本身就是奇迹。他已精疲力竭，连五分钟都未休息过。整个时间我让他忙碌不停。他还要守夜。

尽管如此，撒晤斯日一到，一切安排就绪。别忘了，还有许多提早赶来帮忙的爱者。不只是这五人——埃瑞奇、阿迪、彭度、帕椎和韦希奴，还有许多夜以继日工作的爱者。

普卡站在帐篷另一端，巴巴对他开玩笑说：“虽有扩音器，如果你听不见，就挥动旗子——至少挥挥手帕。”

祈祷时间到。巴巴站起，洗手。将巴巴的话译成印地语和马拉地语的克夏夫·尼伽姆和达克，现在分别用上述两个语种背诵《帕瓦蒂伽祷文》和《忏悔祷文》。祈祷期间，巴巴朝聚会者的方向挥动手指，仿佛在驱赶某种不祥之物。有一会儿他还闭着眼；一只手的指头敲击另一只手的指头。

在念诵《忏悔祷文》之前，巴巴指示男女爱者在祈祷过程中专注巴巴。在祈祷的最后，巴巴轻拍脸颊，以示忏悔。普卡母亲情不自禁失声痛哭，呼喊：“巴巴，巴巴！”

祈祷结束后，巴巴叫普卡去看看母亲的情况。他把母亲带到巴巴跟前，巴巴紧紧拥抱并安慰她。

克夏夫的弟媳也泣不成声。巴巴也召她过来拥抱。“你们要是都开始哭成这样，”他打趣，“我也要开始哭了。”

达善开始前，巴巴指示：“让女子先来，依次把花环戴到我右臂上。她们做完，巴拉克·巴格万先上前达善，献花环，其他男子随后。”

桑吉瓦尼·达克将指示译成马拉地语，用麦克风宣读。巴巴补充说：“你们都是我的孩子。接受我的拥抱，一个不能漏下。要一个接一个，按顺序走过来。”

除了巴巴认识者，不同地方的小组领导，将新来者一一介绍给巴巴。巴巴同一些人开玩笑，问一些人年龄，建议几个人何时离去，问其他人是否请了假，请假难不难。对学生，巴巴敦促他们好好学习。还建议德希穆克的儿子和两个女儿，撒晤斯后回家专心学习。参加印地语 - 马拉地语撒晤斯者，很多人一走近巴巴就情不自禁，在他怀里哭得像孩子。男女皆如此。男女人数比例为 2 比 1。

克夏夫·尼伽姆介绍哈默坡来的女子时，对不认识者，先要她们对他做自我介绍。他完全沉浸于此，以至母亲和妻子走来时，竟问：“你们是谁，从哪儿来的？”她们噗嗤笑了，说：“你应该知道！”克夏夫这才认出她们是谁。

巴巴也开怀大笑。这让他想起禅吉，回忆道：“禅吉是我的亲密弟子之一，优秀工作者，总是忙着工作。可他太健忘，有时候我的命令他尚未执行，就忘了是什么。”

即便在给女子达善和拥抱时，巴巴仍目光扫视整个帐篷。沉浸于体验巴巴之爱的赛义卜·阿斯米，神情恍惚地坐在拉姆玖·阿卜度拉身边。巴巴问拉姆玖：“你身边是咋回事儿？”拉姆玖已经注意到了赛义卜·阿斯米的状况。

在女子达善时，巴巴让男子休息 15 分钟。他向每个达善者合掌致意。对有的女子建议念他的名。每人轻轻将头放在巴巴足上，遵守不伤巴巴伤腿的警告。巴巴拍拍一些人，手抚过另一些人的脸，摸摸有些人的头，摇摇有些人的肩。

还调侃男子们：“不要嫉妒女子用这么长时间，因为某种意义上，这次撒晤斯仅仅是为她们。你们只是护卫。别指望我对你们花这么多时

间。对你们我会很快，拥抱一下，拍一拍。”

巴巴伸开腿，休息片刻，问师利帕特·沙海：“带药没？这次达善让我好累。”

沙海机敏应答：“巴巴，像其他各方面一样，您的疲惫也是永恒的。但有了我的药，它就会不翼而飞！”

普若卡希瓦提·夏玛介绍德拉敦的女子，请求巴巴再访德拉敦，别的女子也跟着请求。巴巴未回答，只是说：“要有勇气，真诚念记我。”

女子达善即将结束时，巴巴笑道：“中午前，我也要完成男子达善，这样我们就能去吃饭了。”

普纳组在前一天晚上唱了巴赞，巴巴敦促他们：“别熬夜消耗能量。我是召你们来唱歌的。”

达善过程中，巴巴的手掌被一名女子的胸针扎破流血。他叫来诊所的一位女医生敷药包扎。

女子达善结束时，巴巴叫她们出去几分钟。轮到男子时，她们可回来入座。女子们出去时，巴拉克·巴格万献花环，拥抱巴巴，将头放在他足上。

男子达善在“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欢呼声中开始。有的来到巴巴面前站着流泪，有的吻他的手祈祷。一名男子亲吻巴巴的脸，巴巴评论：“若人人如此，我的脸会磨破！”

伽亚·帕萨德·卡勒走近时，巴巴表扬他新生活期间在贝拿勒斯提供的服务。并回忆韦希奴怎样误把卡勒当成厨工，训斥他未做酸辣酱。巴巴讲故事时，卡勒潸然泪下。

男子达善进行中，已过午餐时间，巴巴叫女子去用午餐，之后返回。他打算届时结束男子达善。女子用一个多小时吃午餐，而男子们达善用了近四个小时。几位女子不顾巴巴要求，仍坐在遮篷里，巴巴警告她们：“我要你们像在家那样随意，可你们也应当照我的话做。”

当身穿长大衣的阿卜度·马吉德·堪走近时，巴巴揶揄问：“外头在下雪？”拥抱之后，提醒他：“我乃宇宙之主。”

拉特的德瓦卡·帕萨德·斯利瓦斯塔瓦带着一瓶水，为巴巴洗足后，又将水装回瓶中。一边做帮手的阿达希·卡勒，也给自己留了一点。

奥斯马纳巴德的哈瑞潘特·拉克喀，交给巴巴一叠纸，上面写满“巴巴”，是他父亲托他带来的。巴巴把纸留在身边。

贝图尔的 G·K·达马迪卡瑞，在达善后走开。听见埃瑞奇说，他是通过宝知道巴巴的，巴巴将他召回，再次拥抱。

巴巴休息几分钟；但手指不停移动。他问普纳巴赞组何时开始唱，其中一人放声歌唱。伽德卡加入，闭上眼睛，唱起巴赞。过了一会儿，巴巴叫他停下，普纳巴赞组开始演唱。巴巴停止达善几分钟，专注听唱，对坐在身边的克夏夫·尼伽姆评论，马杜苏丹创作的巴赞有多好。巴巴不时击掌打拍子，在场者都加入。15 分钟后，在演唱中继续达善。

轮到师利帕特·沙海时，他上前献上自己的“花”——欢迎巴巴的诗。巴巴听完诗，让他达善，并问：“带药没？”

沙海立即取出一瓶阿育吠陀补药，递给巴巴，说：“主受苦之际，开具此药。”

巴巴回应：“未服药时，三界众生在我掌中起舞；倘若服上最小一剂，又会怎样？”

比拉斯布尔的 V·P·杰哈达善之后，送给巴巴新弹珠，巴巴立即在台上玩了起来。一枚弹珠飞下主席台，阿卜度马吉德堪捡起，给巴巴拿回来，巴巴叫他留着。阿达希·卡勒也拿回一枚掉下台的弹珠，巴巴教他怎样击珠。

随后巴巴解释他对撒晤斯的体验：

是我独自顶礼自己，拥抱自己；是我在笑，在哭。是巴巴坐在台上，是巴巴坐在帐篷地上。巴巴接见巴巴，巴巴安慰巴巴。慈爱地拍每个人的的是巴巴，被拍的也是巴巴。一切都是巴巴，巴巴，巴巴！这就是我的体验。

巴巴叫已经达善过的男子去用午餐，说：“我必须听从管理人员，按他们的安排行动。你们遵从我的指示，也是在帮助管理人员。”

巴巴叫停下演唱几分钟，随着他的手指工作，一片寂静。一名男子站在他面前，合目静思。

又开始达善和巴赞。佳尔的普纳朋友扎尔·B·艾敦来达善，巴巴说：“看见你，让我高兴。”

巴巴起身，整理长衫后，又坐下。一名贫穷的信徒献给巴巴 1 派萨硬币（1 便士），巴巴接受。

巴巴中止队伍，说：“管理人员说现在 12 点，饭菜已准备好。已达善者去吃饭。未达善者，肚子饿者，也去，之后回来达善。我会留在

这儿。”巴巴敦促尼兰简·辛要吃好睡好，注意健康。

阿美纳伽的律师，劳·巴哈度·N·E·纳夫勒，多年后又来见巴巴，巴巴对他说：“我有几个世纪未见你面了！”

普里塔姆·辛站在巴巴面前，唱赞美歌。还介绍了站在旁边的儿子。巴巴称赞普里塔姆·辛的爱。

一名爱者将自己画的铅笔素描巴巴画像，装框送给巴巴。

之后巴巴吩咐普纳巴赞组，饿的话就去吃饭。巴巴停止达善，洗了脸，说：“尚未达善者，午餐后再来。”可排着长队等待达善的男子们纹丝不动。

拜度的女婿佩西伊朗尼，将拜度侄子的亡讯告知巴巴。“他爱我吗？”巴巴问。佩西说不爱，巴巴评论：“那何必担心？”

巴巴问及坐在面前的斯瓦米·蒙伽拉南达·帕若姆罕斯·度尼瓦里。“如果斯瓦米饿了并感到开心，要去吃饭。”斯瓦米·蒙伽拉南达告诉巴巴，因为巴巴开心，他也开心，不想吃饭。

巴巴问拉姆玖，赛义卜·阿斯米是否吃了午饭。拉姆玖说他在晚上吃饭。

巴巴问拉姆玖的三个儿子，跟工作单位请假有无困难，能逗留多久。他们说可呆到第一批撒晤斯结束。

介绍伽尼·穆斯夫的弟弟，阿卜度·瑞曼，巴巴评论：“他是我的童年好友。”阿卜度·瑞曼随后唱诵一首格扎尔。

贾金达辛教授将两名新来者介绍给巴巴。巴巴问玛尼克亚拉劳：“啥时会增加些体重？”

接见坡帕里·普里得时，巴巴说：“他家有福，因为全家人都是我的爱者。”

普纳巴赞组停止马拉地语演唱，德拉敦巴赞组接替，用印地语和旁遮普语演唱。巴巴停下达善，听了一会儿。并再次问拉姆玖，赛义卜·阿斯米会不会吃点水果。阿斯米通过拉姆玖说晚上他会吃。

巴巴接受一名信徒捐的钱，叫他交给彭度，用于2月25日济贫时的帕萨德。

道拉·辛走上前，照例背诵赞美巴巴的祷文，还有古鲁那纳克的几个对句。巴巴说：“我很高兴见到你。我很爱你。”

14岁的罗姆克利帕，也从哈默坡来参加撒晤斯。巴巴召来克夏夫和普卡，问：“17岁以下的孩子不许参加撒晤斯。何故带他来？”

二人回答：“这男孩非常虔诚，不顾我们反对，坚持要来，说不让他来，他就自杀！我们只好带上他。”

巴巴问罗姆克利帕：“你是这样爱我吗？你准备为我而死？”男孩点头，巴巴拥抱他。

师利拜的亲戚来见巴巴。克夏夫介绍时说他是位很成功的商人，而师利拜却是挥霍的浪子。于是巴巴让人叫来师利拜，逗他：“我刚听克夏夫说，你的亲戚赚钱，你挥霍！是咋回事？”

师利拜答道：“巴巴，只有您使我们昌盛，使我们破产！”

巴巴对众人说：“师利拜是我的老爱者，他的爱坚定如初。普卡说，师利拜不慎引发火灾，因其疏忽，损失了价值 5000 卢比的药品。可师利拜所做的，价值不止五千万！他把从火灾中抢救出的一小点玛卡达瓦吉（阿育吠陀）药给了我。此乃无价！”

几位男子不顾巴巴的明确指示，达善了两次，巴巴原谅了他们。

休息时，巴巴会叫停音乐，伸腿放松。有人献给巴巴一块新土布，巴巴接过揩拭脸。

阿狄·杜巴希上前达善，巴巴问他：“怎么这会儿才看见你？”并召来弥奴·卡拉斯。弥奴和阿狄达善后都得到一个拥抱。

德里的 R·D·巴乎古纳走上前，巴巴一语双关：“我是巴乎卢比亚（指一身演多个角色的街头艺人，比如一天演男子，次日演女子），可现在我成了巴乎古纳（具备很多属性者）！”

巴巴问 R·罗摩克里希南：“早餐午餐吃了什么？”罗摩克里希南不答，一名未吃饭的普纳组员对巴巴说：“我满肚子的爱。”

达善期间，巴巴似乎没有疼痛，谈笑风生，精神充沛；但实际上他在发烧，疼痛不断。

萨塔拉的达格度拉·L·卡萨特也来达善，自我介绍说，他在 1956 年汽车事故后，为巴巴的腿打石膏。

巴巴注意到帐篷另一端，加尔各答的 D·S·乔贝在顶礼巴拉克·巴格万。于是停下达善，召来受令看管巴拉克·巴格万的普卡。巴巴再次警告巴拉克，不要让任何人顶礼他的足。乔贝致歉，巴巴问他之前是否见过他。他说在美国见过巴巴。

达善重新开始。罗姆希达亚·提瓦瑞曾和已故的嘉尔·科罗瓦拉一起工作。看见他，巴巴追忆嘉尔：“他举世无双。”

维布提走上前，巴巴给大家介绍：“他是我的老爱者，在孟买和马哈拉施特拉邦其他地区，传播我的爱讯。”

巴巴这样介绍潘多巴：“他从修爱院时期（1927-28年）一直跟随我。早年他负责全部的洗衣工作。”还问潘多巴有几个孩子，潘多巴答6个。

对瑙兰伽的希若拉尔，巴巴打趣：“我发烧（华氏）105度，你要赶紧达善，速速离开。”可希若拉尔不是那种容易打发之士。他开始抚摸巴巴的脸，哭着不走。巴巴只好叫普卡把他带离。

跟瑙兰伽的巴卜·拉姆帕萨德打招呼时，巴巴说：“他的爱让我羡慕，他是枚宝石！”

哈默坡的禅德拉普若卡希，带来七位爱者的七串祷告念珠，希望给巴巴戴颈上。巴巴要他一边说七个爱者的名字，一边将念珠戴在巴巴腕上。之后巴巴又全部取下，还给禅德拉普若卡希，叫他念着七个爱者的名字，一一将念珠戴到自己腕上。

巴巴还要达格万的韦希奴唱了歌。韦希奴演滑稽小品，扮恋爱中的舞女，身裹纱丽，戴着面纱。在场者热情为“羞答答的姑娘”加油。巴巴欣赏他的舞蹈。

看到哈默坡班达的工作者图西若姆，巴巴想起怎样坐牛车到伊楚奥拉村施达善的。

巴卜·劳·维亚斯念诵赞美巴巴的对句诗。巴巴对聚会者介绍说：“他当教师，在学生心中唤醒神爱。”

巴巴介绍夏哈斯特拉卜德说：“他在萨塔拉和普纳有几家饭店。全都抛在身后，带员工来美拉巴德，为参加撒晤斯者做饭。”

拥抱纳纳·科尔时巴巴说：“他来自那格浦尔。没有像他这样默默无闻的工作者。”

纳纳后面是潘克拉吉，巴巴说：“这位是潘克拉吉，也是那格浦尔的优秀工作者。二者的萨达（领导）是非常聪明可爱的德希穆克博士。他明天会到。”

男子全部达善结束时，阿娄巴走上前。巴巴责备：“美拉巴德或美拉扎德的满德里有谁来达善了？”阿娄巴摇头说没有。“那你为何来？”没等他回答，巴巴说：“阿娄巴是我的真诚爱者，可他的爱多得忘掉我的命令！”

巴巴接着对聚会者说：“在爱泉里深饮，但不要丧失意识。这种爱

你哪怕品尝一滴，也会有妙不可言的体验。”

保纳图走过来，巴巴问他：“你在做记录吗，没有的话，在做什么？”保说彭度让他做别的事情。巴巴打手势：“不可能介绍所有的人。都是忠爱的工作者。”

突然，穆昆达拉·尼伽姆扑倒在巴巴足前，怎么劝都不起来。巴巴命他弟弟德文德拉·尼伽姆看看他是死是活，并笑道：“要是他死了更好，因为这种情况下，他会来我这儿！”最后巴巴叫穆昆达拉·尼伽姆离开主席台，他站起。在他离开前，巴巴对他解释，真爱是内心默默燃烧，不是外露表现虔诚。

那格浦尔的 S·L·罗克汉德给巴巴的脚涂香精油。巴巴说：“他很幸运。全家都爱我。”

美赫达斯（罗摩达斯）从哈默坡步行到美拉巴德参加撒晤斯，行程 1000 多英里，用了 40 天。巴巴问他：“亡童放在你腿上复活，果真如此吗？你唱我的克坦，孩子就活了？”

美赫达斯答道：“巴巴，是这样。谁能对您撒谎？”

巴巴叮嘱他：“今后别再做这类事，这终极上没有益处。别让任何人顶礼你。任何形式的自我，最终不会对任何人带来好处。”

巴巴让阿娄巴用波斯语念诵对句诗。之后想起赛义卜·阿斯米，告诉拉姆玖明天会见他。

提到西姆拉的埃尔查·米斯特里，巴巴说：“他是个大幽默家，通过逗我发笑，一定程度上减轻我的宇宙负担。”接着讲了一件轶事：“有一次，埃尔查告诉我，西姆拉富产优质土豆和苹果。我问有多大，他称一只土豆重 20 西尔（40 磅），一对苹果重 10 西尔！我要他给我送一包苹果，拿来一瞧，小得很难说是苹果还是杏！”

巴巴又说：“我虽享受埃尔查的笑话，但我的宇宙工作时刻不停。”

巴巴连续坐了近 7 个小时后，终于结束给全体聚会者的达善。下午 4 时，坐抬椅回房间，近 1 小时，巴巴同彭度、宝、韦希奴和帕椎讨论活动事宜。5 点钟，在雷鸣般欢呼中，巴巴离开，前往美拉扎德。

2 月 16 日星期天早晨 8 点，巴巴从美拉扎德来到下美拉巴德，直接到小屋，与满德里和一些撒晤斯参加者，开了半小时的会。

之后，在欢呼声中，巴巴坐抬椅到聚会帐篷主席台。（特制的木抬椅四角各有长横杆。）帕椎请大家入座，为巴巴让路。

C·D·德希穆克来到，被巴巴拥抱。这天是他儿子普若卜德的生日，巴巴也拥抱了他。除了德希穆克和妻子茵度玛提，巴巴指示其余家人当晚回那格浦尔，再次叮嘱孩子们专心学习。

当天还有一位男子过生日，被叫上前达善，激动得晕倒在巴巴足前，只好把他带离主席台。

德希穆克还从那格浦尔带来邻居，D·S·德希穆克。接见他时，巴巴调侃：“二人同姓，同戴眼镜。”

接下来是巴巴的开场白：

今天我在帐篷半小时。然后去大厅，分组接见爱者，每组5分钟。组长都要在场。下午在帐篷举办卡瓦里节目。

明天上午我带你们上美拉巴德山，参观我的最后安息地等处，给你们谈谈这些地方。下午跟不同中心工作者开会。后天你们如果还在呼吸，我们再见面。

这天早晨刚到的4名巴尔西爱者，被介绍给巴巴后，得到达善和拥抱。

拉姆玖和赛义卜·阿斯米被召到主席台。

中间，埃尔查·米斯特里告诉巴巴：“昨夜我做梦回到西姆拉，今早醒来发现人在美拉巴德。因为今天我从西姆拉重返美拉巴德，也该让巴巴拥抱一下。”巴巴微笑着拥抱了他。

作家赛义卜·阿斯米走来时，受邀在巴巴右侧坐下。巴巴问拉姆玖，阿斯米是否在巴巴小屋睡的。拉姆玖答他在另一房间睡。巴巴介绍说：

这位是赛义卜·阿斯米。家住拉合尔，巴基斯坦著名诗人。之前他未见过我，这是他首次来美拉巴德。不过，他用乌尔都语写了本献给我的书，《萨罗德-埃-贾维丹》。在书中，他尽其所知用100多页描述我的生平，还为我写赞美诗。向穆斯林世界介绍我是撒合卜-埃-扎满（弥赛亚）。这都来自一个从未见过我的穆斯林，还发生在民众不信人成神的国家（巴基斯坦）。我知道他出于对我的深爱，迈出这勇敢的一步，这种勇敢和爱最让我高兴。

埃瑞奇把巴巴的手势译成英语，克夏夫·尼伽姆译成印地语。克夏夫错把赛义卜·阿斯米介绍成“撒合卜-埃-扎满-阿斯米”，引起哄堂大笑。

巴巴声明：“赛义卜·阿斯米并非撒合卜-埃-扎满，而是克夏夫口误。

在未来某一生，阿斯米有一天可能成为撒合卜-埃-扎满（库特博）。”这引发“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的欢呼，在帐篷里回荡。

克夏夫随即对误译表示道歉，说只有美赫巴巴是撒合卜-埃-扎满。

赛义卜·阿斯米顶拜巴巴的足，受到巴巴热情拥抱。再度是欢呼阵阵。

尼兰简·辛现校长被召到台上，受巴巴拥抱。尼兰简·辛的妻子坐巴巴右边，默默流泪。

巴巴开始授述：

如果一个人没有真正权限，却声称自己是圣人，并让人顶礼膜拜自己，他则是在强烈的快感中满足自我。自我的满足还同时带来幸福感。

对鸦片（吸食）上瘾的人，也得到类似的幸福感，尽管是暂时的。经过一段时间，鸦片上瘾者开始感受鸦片的后果——严重便秘、失去食欲、头疼、迟钝昏沉等。这时他开始意识到，要是没有上瘾就好了。但不幸的是，这个习惯已难以放弃。他已经成为奴隶。他意识到为时已晚，随着幸福感逐渐消失，鸦片的用量愈来愈大，耽溺也愈深。

同理，一个没有真正权限却让别人顶礼自己，而放纵于快乐的人，过后也会受到良心的谴责。随着这种感觉，他也意识到自己并没有权限；但他已习惯于这个满足自我的习惯，而停不下来。继续放纵，经过一定时间，便不再去搭理良心的谴责。其内在良知变得麻木。

若干年后，人们有一天发现，这位鸦片上瘾者躺在肮脏的阴沟里，失去知觉。过量的鸦片酿成悲剧，他彻底失去自控能力。过路人蔑视、嘲笑并指点他——不可救药的瘾君子。

同理，一个实际不是却冒充圣人者，在受人膜拜成瘾中沉湎若干年之后，也开始做不良行为。然而，与鸦片瘾者不同的是，伪圣人的不良行为却被跟随者视为“完美”。他骂人，言语被当作祝福！他打人，行为被当作恩典降临！他放纵于跟异性做爱，却被当作纯爱！

总之，无论这个假圣人做什么，一切全都被其跟随者加以遵奉爱戴。其行为越是放荡不羁，跟随者越是崇拜有加。崇拜越大，其自我越满足。最终，他从偶像尊位堕落，因为不是真圣人，大量的崇敬让其自我无法消化。这个上瘾圣人也随之被蔑视。那些曾自称其跟随者的人，也来嘲笑他，叫他骗子。

正如鸦片上瘾者有自己的朋友，来吹捧鸦片的功效，并且拉轻信者入伙；同理，伪圣人也有一帮跟随者，宣扬他和他的“神迹”，来吸引别人入伙。这些奇迹也许只是巧合，甚至是虔诚轻信者的真实体验，来自于他们对上瘾圣人的信爱。

无权限却让人顶礼自己者，是在玩一场必输的游戏，赢者那些向他顶礼者。顶礼者把自己心中的业相负担卸给他，从而造成他的损失，因为他所接受的业相，需要出生很多次才能消除。

需要考虑的一点是：既然上千上万人能从一个伪师的代价中受益，那么该不该让这种人继续行骗？如果他已与一位至师建立联系，并且爱至师，大师会立刻制止并纠正其错误，并且提醒他的跟随者警惕这种未经授权的行为。但如果这样一个人尚未与至师建立联系，大师决不会干预，因为最终这个人也会得到某种益处。大师知道这是自我的把戏。让这种自欺欺人者最终受益的，是他以自身毁灭为代价，成为成千上万人堆放业相的垃圾桶。

由于所收集的业相之负担，他无疑将在来生为其过去的行为受大苦。但也有补偿：随着痛苦加剧，这些所积业相也加快消除。业相的消除跟痛苦的强度成正比。随着从别人那里收集来的业相的消除，他自己原先的业相也加快消除。

一个未经授权的伪圣人，能给成千上万人带来利益；也同样会给很多人造成危害。这一切都是幻相里的游戏！

有鸦片瘾者乐于给另一个人一点鸦片，后者品尝之后，又跟自己的朋友分享，从而形成一个吸食鸦片的圈子。上瘾圣人的几个亲信，也开始传播消息：谁谁被赐福生子，谁谁愿望实现，这个“圣人”施了很多此类奇迹。一帮追随者在上瘾圣人的身边形成。

然而好景不长，因为若干年之后，有朝一日至少有一人发现其古鲁原来是个骗子，并未成道。其坚定信心受到巨大挫折，冲力如此巨大，以至于他以往因信爱而不自觉地转移给“圣人”的业相，一下子自动反弹回来，重新成为他的重负。因此，把信心置于上瘾圣人者，也受很大苦。

让我们从另一角度来看：假设我是上瘾圣人，你们把我奉为至师来爱。你们的爱极深，信心极大，乃至在灵性道路上真正进步，实际上开始有道上的体验。这种情况下，你们确实受益于一个上瘾

圣人。而上述的上瘾圣人则造成巨大危害。通过这种假圣人，利弊反弹并积累。

在印度，我们发现没有灵性权限者让人向他们顶礼。甚至我的一个老跟随者（维布提），跟我接触多年后，30年前离开我，在纳西科建了埃舍。你们可能去过或听说过，那里已成灵性朝圣地。他对人说：“巴巴让我做继承人。”人们对他顶礼膜拜。消息传到我这里，我派人告诉他停止这一切荒唐表演，回到我身边。他不肯听，自感得意。

三年过去，他有了大批跟随者，其中有个漂亮女子。不是正当（合法）婚姻，女子怀孕了。警方获悉此事，他害怕了，逃离纳西科，跑到我这里。我提醒他，三年前我召他，他没来。现在他要么回去跟警方交代；要么留在我身边，但会患麻风病。

这件事没有书中提及，但禅吉日记中有记录。

他留在我身边，果然得了麻风病，终日忏悔。我宽恕他，令他出去乞食，不带钱，不碰女人。叫他去流浪，不可在任何地方逗留，一年后返回。他流浪了两年回来，病也好了。现在他全心爱我，渴望对所有的人谈我。

但这都是幻相中的游戏。都是我的游戏！我的真相不可测量。我在众生里，我做一切；同时我什么也没做。

要勇敢。要开心。我和你们为一；永恒属我的无限，有一天将属于每一个人。

德希穆克拿过麦克风，对众人宣布：“今天是湿婆神节，崇拜湿婆的印度教节日。巴巴是商迦罗（湿婆）的化身，我们都是他的孩子，在无知黑暗中摸索。他将使我们从中解脱，让我们一起高呼美赫 - 商迦罗吉凯捷！”棚内回荡着胜利欢呼。

接下来普纳巴赞组演唱，德拉敦的女子做阿提。马杜苏丹和普纳团体唱印地语阿提。上午10点半，由四人用抬椅将巴巴抬回房间，有机会抬巴巴者都深感荣幸。

11点会议开始。首先召普纳、巴尔西和绍拉布尔的爱者到大厅。巴巴说：

普纳组很幸运。再次有机会来达善陪伴。这些爱者幸运的原因有二：第一，普纳是我的出生地；第二，我每次去他们都有机会见我。

而且上次我在普纳，他们也来相伴。在两周撒晤斯期间，普纳巴赞组都来参加。我希望普纳组成员越来越爱我。

谈到马诺哈·萨卡勒和他妻子，巴巴评论：“普纳巴赞组不知莫娜和马诺哈有多幸运。”

随后巴巴要罗摩克里希南、伽德卡、辛德和卡姆卜里，挑选真诚的工作者参加次日的会议。并提醒全体上次《生活公告》中有关撒晤斯期间不接见的声明，所以对此谁也不要抱希望。还说：“我发热（华氏）105度，腿部疼痛。卡卡是我的医生！”巴巴伸腕让卡卡·巴瑞亚号脉。因巴巴有言在先，卡卡确认说是华氏105度。

普纳爱者离开后，那格浦尔团体来到。有几个人迟到了。等全部聚集，巴巴说分配给他们的5分钟已经过去，纳纳·科尔、潘克拉吉和德希穆克等工作者未到场。德希穆克出现时，巴巴说：“过了不是5分钟，而是15分钟。怎么这么久才到？你还剩下两周处理其他事。”也要那格浦尔团体为次日会议挑选诚实的工作者。德希穆克、纳纳·科尔和潘克拉吉负责拟名单。

德希穆克邀请巴巴访问那格浦尔。巴巴不悦地答：“若那格浦尔还在，我将于700年后到访。700年没有多久。”

巴巴同样提醒他们注意上次的《生活公告》，说：“但我不受任何约束，也可能召见想见的。”

在德拉敦组里，有些人敬爱巴巴的做法，在家人中造成不和。巴巴妥善地解决了此事，嘱咐当事人莫伤害亲人的感情。这种情况下，巴巴说他宁可他们把他的相片从家里撤掉、不再参加巴巴聚会敬拜，也不再出声念他的名。巴巴让爱者记住维护家庭和睦的必要性，敦促他们将他安置在心，默默地不断想他，越来越爱他。“从而封闭家庭中的一切不满不和渠道，不让他们感到冒犯。”巴巴最后说。

巴巴再次让卡卡搭脉。卡卡切脉后仍说有华氏105度。巴巴暗示他应说106度，并解释说卡卡是他的“体温医生”，搭脉后根据巴巴的意思宣布体温度。

德拉敦组和其他组一再邀请巴巴访问其家乡。巴巴告诉他们：“访问德拉敦或其他地方，现在不可能。等我从西方回来再说。”又强调补充：“我乃上帝化身。若有谁瞥见一丝我的真相，就不会在乎自己粉身碎骨！”

德拉敦组有一男子责怪另一人给他家造成困境。巴巴对他解释：“人

人都有弱点。唯独巴巴没有。谁若爱邻居，就唤醒众人的爱。倘若我不得不听别人的弱点，去德拉敦有什么意义？”

又说：“如果我转动钥匙，那些反对我者即刻会成为我的信徒。不过，甚至怀着敌意念记，也胜过不念记！”

接下来是来自德里、伯坦果德、阿姆利则、阿格拉和阿里格尔的爱者。巴巴提醒他们最近《生活公告》的规定，说：“对我的信徒，我就是无法拒绝接见和拥抱。但不可能个别接见。这儿有谁数学好？如果每人用5分钟，接见800人要用多少小时？5分钟是最低限，尽管他们从不满足于5分钟。”

巴巴叫卡卡再搭脉。卡卡报告高烧升至107度。巴巴开玩笑：“这位体温专家，只要有令在先，就会把体温升到110度。”

又对来自北印度的这些爱者解释：

爱不受限，心却挡道。没有我的恩典，排除不了这个障碍，因为这是一个心灭心的问题！例如，倘若我叫尼兰简·辛跳过自己，他最多只能翻个筋斗。要跃过自己是不可能的。巴巴知道，尼兰简·辛诚心希望证悟我，可障碍在。

巴巴问尼兰简·辛，他和妻子能不能从7月1日至10日在美拉扎德住10天。见他默许，巴巴告诉他，具体指示之后再说。

接着是萨奥内和维布提组。巴巴说：“萨奥内组一半是坡帕里家人。”坡帕里·普里得带来一位原本不想来的穷人。巴巴评论：“是我的爱把他引来的。”

如德拉敦组，家庭成员反对巴巴的问题再度被提起。坡帕里的女儿妮姆拉特别渴望达善巴巴，丈夫却激烈反对巴巴，并警告说，她要去达善巴巴，就不许回家。但最后一刻，他内心发生转变，坚持要她陪父亲参加撒晤斯。

父女达善时，坡帕里对巴巴叙述此事，巴巴嘱咐他女儿：“你必须尊重丈夫的意愿，像对巴巴一样待他。如果他不想要你崇拜我，你就把我的相片从家中扔掉。我将永驻你心中。尽量心里多想我。那是真正崇拜我！”

与老弟子莫里·卡勒交谈中，巴巴说：“现在你已结婚，将得照管随之而来的问题，养家糊口。”莫里·卡勒是1927年美赫埃舍学校的学生，也是伴随巴巴过新生活的满德里；后经巴巴允许，到贾巴尔普尔生活。

巴巴揶揄贾巴尔普尔的苏鲁·麦希兰姆，通过在撒晤斯名单上登记妻子的名字，自己也来了。说：“不管怎样，是我的爱把你引来的。”巴巴接着说他不喜虚伪，告诫在场者保持自然朴实。

麦希兰姆恳求巴巴访问贾巴尔普尔，巴巴回答：“如果我去贾巴尔普尔，德希穆克会说：‘巴巴，那格浦尔离此地不远。’那样旅行就没完没了。我可能在1955年撒晤斯期间承诺过访问各地，但我超越一切承诺。我违背一个或是一百个承诺，都一样。”不过，巴巴对麦希兰姆保证，700年后他再来时，如果贾巴尔普尔仍在，他会到访。

之后巴巴召见巴基斯坦爱者，同弥奴·卡拉斯、阿狄和罗姐·杜巴希、阿迪和朵丽·阿贾尼等长期爱者聊天。

下午2点，巴巴召见50人左右，包括一些满德里。给每人一份《37号生活公告：巴巴的警告》。其中有巴巴的四项命令，包括禁欲6个月——巴巴豁免（刚结婚的）莫里·卡勒和阿里·拉姆玖，还有将于这年3月份结婚的三穆·科罗瓦拉。

莫里·卡勒曾创作了大量的对句诗，寄给尼鲁，乃至尼鲁也诗兴大发。巴巴叫莫里背诵一首，他搜肠刮肚，开始：“贾巴尔普尔空气中弥漫的圣酒效力奇妙……”便戛然而止。使他深为懊恼、引人哄笑的是，他记不起剩余诗文。会见也戛然结束。

巴巴走到男子寝棚，伊楚奥拉的查图布吉卧病在床，不省人事。巴巴将拐杖放在他胸口，建议给他喝牛奶，可有人说他什么都喝不下。巴巴遣人去取奶，把另一拐杖也放在他胸口。查图布吉突然坐起，紧紧拥抱巴巴。饮了牛奶，稍后还吃了东西。

下午2点半，巴巴来到聚会帐篷，这里将举行卡瓦里活动。天很热，巴巴让人打开帐篷侧面。他说：“听不懂歌词的，就专注我。听得懂的，就尽量和我一起欣赏。”并补充：“不过，你就是睡着，我也不介意。想睡就随意睡。”

第一首格扎尔不具备适当的灵性，巴巴不悦，评论：“这种东西不该在这样的聚会上唱。”阿卜度·瑞曼医生不无夸张地唱了首抱怨至爱的“读神”格扎尔，巴巴大笑，说多日未这样畅怀大笑。随后卡瓦里歌手和乐师们演唱了几首优美的格扎尔。

巴巴把斯瓦米·蒙伽拉南达叫上台。斯瓦米手触巴巴的足，巴巴问他愿不愿服从，又说：“即便你离开身体，也要恪守我的命令。”斯瓦

米答应。巴巴命他只饮水禁食，并保持沉默 40 天。问他愿不愿做。斯瓦米欣然接受巴巴建议，当即前往门德拉，住在曾属于巴巴的土地上的一间小屋。他走后，巴巴对在场者说：“我们且看他会不会真正服从我。”

要阿卜度·瑞曼唱点特别的。他又唱了一首格扎尔，充满对至爱的怨诉。巴巴表扬了他。看见他唱时手颤抖，巴巴说：“现在，这个马斯坦（壮汉）年老了。”

接着令大家去用茶，休息期间巴巴站起小解，三名满德里拉起毯子遮挡。随后巴巴坐下，陷入沉思。手指舞动，轻快的舞步盘点着全体参加撒唔斯者的内里。巴巴在该状态沉浸半小时。大家回来后，卡瓦里演唱继续一小时。有一首格扎尔巴巴格外喜欢：

“不要拥抱过我就离开，
这对我是个生死问题！”

巴巴拥抱歌手，叫他在每次演出开始之前，都要祷告巴巴之名。歌手和乐师离去。普纳巴赞组接着演唱。

撒唔斯期间，有一次，在演唱已故诗人希玛卜用乌尔都语创作的格扎尔时，巴巴叫停。他显然被深深打动，静默片刻，随后令众人震惊地宣布：“我刚才给了希玛卜莫克提（解脱）”。（希玛卜于七年前，1951 年 1 月 31 日，在卡拉奇去世。）

虽然巴巴曾说在下午 6 时离开，音乐结束已是 6 点 45 分。他在“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的欢呼中离开，回美拉扎德。还打趣道：“因今天超时，我明天 5 点 15 分走。”

走到度内附近，巴巴让车停下，听罗克汉德的孩子们唱巴赞。他们因年幼不准参加撒唔斯，罗克汉德还是把他们带来了，跟拉玛·喀邱瑞住在家属宿舍。希拉和美赫纳施也不准参加撒唔斯。拉玛参加了，但宝不准跟她说话。坡帕里女儿的孩子也来了，巴巴在度内旁陪伴所有孩子 10 分钟，之后去美拉扎德。

2 月 16 日，瓦曼·帕达勒被派往美拉扎德办事，晚上回阿美纳伽时，错过了巴士。他只好在树下宿夜，可一切似乎是计划好的，因为这天夜间他在捅进美拉扎德的私家路上，遇到一位皮肤黝黑的年轻玛司特。次日早晨，巴巴赴美拉巴德途中，看见玛司特独自站着凝望天空，招呼他上车随行。

17 日早晨 8 点 15 分，巴巴抵达美拉巴德。8 名男子用抬椅轮流将

他抬上山。众人在热情洋溢中，不顾巴巴的指示跟在他后面，竟喧闹着冲到他前方，弄得尘土飞扬。为控制秩序，巴巴命他们在他身后 200 米外走，井然有序地跟随女子们。

到了美拉巴德山，都在铁皮棚下集合，可地面未铺毯子，全是尘土，致使曼萨丽、帕椎和韦希奴受到巴巴责备。等铺好地毯，男女都坐好，巴巴开始：

我在这座山做了宇宙工作。在我右边的石建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水库。里面有个房间，1924 年我几次在房间里闭关。有个铁梯通向窗户，我通过梯子出进房间。

等一会儿我会遣你们到我去世后的肉身安葬处。里面是建造牢固的墓穴，我在里面闭关，曾连续禁食 6 个月，每天只饮水和一次咖啡。那次闭关持续两年，从 1927 至 1928 年。在我离开肉身 70 年后，此地将成为爱神者、哲学家和名士要人前来朝觐的圣地。你们都在我活着时跟我一同上山，是多么幸运。

之前没去过墓地者，现在依次进去，一个接一个，参观拜谒，下决心尽最大努力，以自身幸福为代价给他人幸福，全心全意地爱巴巴。下定决心后，诚实地尽力实践这两点。

女子先进去，接下来是男子。曾参观过的留下。拜谒后下山，不要回这里。

未看过巴巴最后安息地者都去参观。有些女子仍坐在巴巴面前，叫她们去花园散步。她们离去后，巴巴示意男子靠近，他们争先恐后冲上前。巴巴讽刺说：“从大家刚才占空座的方式，我看出你们是如何以自身幸福为代价让他人幸福的。”

弥奴·卡拉斯打趣：“巴巴，俺只记得您的第二项忠告——全心全意爱您——把第一项忘得精光。”

巴巴把他叫上前，拧他耳朵，说：“真爱从不外露。爱使人从头到脚忘掉自己。”

接着，巴巴谈到他从美拉扎德带来的那个玛司特，现在呆在下美拉巴德东侧主屋的对面。给他喝了牛奶。巴巴指示中午再给他牛奶和少许米饭。巴巴警告大伙儿，不要打扰玛司特，也不要食物或金钱烦他。说：

世俗人可能把他看作普通疯子。然而，他在尘土里匍匐，在污秽中打滚，却是出于对神的爱。把他带来这儿，我很高兴。对这样

的爱神者，我一直顶礼；因此你们没必要顶拜。我知道你们中有些人想过去围观。我必须警告各位，那位玛司特有根棍子，他可能会突发奇想，谁近前，就用棍戳谁的眼。

那些行道的玛司特，随着前进，将儿童、疯子和辟夏希（鬼魂）的特征集于一身：儿童般天真无邪，疯子般行为古怪，鬼魂般呆在肮脏环境。你们谁要是不顾警告走过去，他用棍戳你的眼，会让我开心。（在场者大笑。）谁知道？也许玛司特甚至随时奔入寝棚！若这样，也莫怕；轻轻抓住他，保持镇静。不过他不会那样做；所以别怕。

德希穆克博士希望跟巴巴合影拍团体照，埃瑞奇解释说没有时间。在德希穆克的坚持下，巴巴问谁愿负责这事儿。又说负责人倘若失败，就得喝水禁食七天——不为灵性利益，只是惩罚。卡拉奇的阿迪·阿贾尼愿意承担责任，安排于2月19日上午9至10时拍照。巴巴决定在下美拉巴德拍照，不在山上。

这次巴巴虽不喜欢拍照的主意，为满足想合影者，却同意了。他评论道：“拥有我的纸相有何用；最好将它印在心里。”

拉姆玖反对拍照，赞同与反对者之间发生（时而激烈的）辩论。

贾巴尔普尔的罗摩拉克汉·夏玛说：“我们应该将巴巴的像印在心上，又印在纸上！”阿米亚·哈兹拉赞成。

巴巴评论：“夏玛想鱼和熊掌兼得。”但很多人同意夏玛的意见，争论继续。最后，巴巴决定，因男子已不止一次同他合影（1955年），本次撒晤斯他只同从前没有机会的女子合影。

上午10点半，巴巴乘车下山，全体跟随，除了拜谒墓地后已下山者。巴巴上车时，一男子情不自禁地摇晃起来，酒醉一般。也让他和患哮喘的拉姆玖坐入巴巴的车。在下美拉巴德，来自（哈默坡）宝喀的一位男子仰卧着呻吟，显得痛苦不堪。

巴巴在他房间逗留片刻，之后到大厅，哈默坡组聚集在那里，包括来自坎普尔、贾劳恩、巴尔达和占西的几个人。巴巴开始：

我也属于哈默坡，同哈默坡有着久远的联系。这就是为什么我两次到哈默坡，那么多爱者来自那里。凡事发生必有目的。现在我身体上不可能再访哈默坡。因此你们都要努力更加爱我。日益增加对我的念记，以至其他人也会开始爱我。你们可以用爱来吸引我。

不能吸引我的肉身，却能吸引我的真身。我曾多次说过且在此重申：谁在最后一息持我的名，就到我这里。

我的一个爱者，克希德·塔拉提，最近在伦敦去世。他患有心脏病。尽管如此，临终之际却呼叫我的名。他母亲在孟买获悉他去世，平静地接受了，没有哭泣。她感到欣慰，儿子因巴巴祝福，口念我的名去世，和我同在。

对于死亡，甚至孩童都有某种认识，可人在临终之际还是忘记我。死亡时持我的名是莫大的幸运。不过，你若真的以应该爱我的方式爱我，就会永生不死！

律师赖萨赫伯·夏玛请巴巴说明，他同哈默坡有何古老联系。有几分钟，巴巴表情严肃，然后说：“我700年后再来世上时，提醒我。届时我会说明！”全体哄堂大笑，巴巴令他们去用午餐。

哈默坡组离开时，巴巴要巴瓦尼·尼伽姆及兄弟、拉克希米昌德·帕里瓦及兄弟留下。去年巴巴在美拉扎德缓和了双方之间的敌意，但仍存余恨。巴巴询问了情况，要他们一了百了地解决争端。还逐一拥抱他们，将他们心中残留的敌意最后清除掉。

接着，孟买的马拉地语组进来，巴巴问：“上次撒晤斯都有谁来？”几乎全体立即举手，巴巴打趣：“怎么这会儿又来了？”并一一接见，再次要他们继续爱他想他，这会使他满意。有些人显然被感动，落泪。

召见阿美纳伽的爱者时，潘多巴谈起家庭困难。巴巴告诫全体在场者：“要负责任，但不要执著。”又指示卡卡钦乔卡翌日仔细听他的解释，并说：

书籍和语录从不会带来灵性再生。心不能歼灭心，恰如人不能跃过自己。只有以应该爱我的方式爱我，心才能毁灭。谁都可能会爱我，但不是我要的那种爱。

我的爱者好比一个爱慕狮子者，在家中养狮子，但因惧怕，把狮子关在笼内，即便喂宠物时也远远站在笼外。

巴巴也被爱者当作狮子对待。有爱，有敬，有让巴巴舒适满意的热忱。巴巴也常由爱者的爱喂养。但这一切做法将巴巴与爱者自身分开。所需要的是，爱者打开笼子，在对巴巴的热爱中，将自身投入笼中，成为爱狮的食物。爱者要通过对至爱的爱，让自己被彻底吞噬。

巴巴告诉纳夫勒，2月25日下午3至5时将举行公众达善，他可随意带任何人来。

绍拉布尔的爱者想造一尊巴巴塑像。巴巴叫他们与伽德卡谈并互相商量，又说：“从美国回来后，我不再外出。”

宝的侄子维伦德拉·辛·喀邱瑞，也同妻子普悉帕来了，但宝遵照巴巴命令，未同他们说话。巴巴召见宝，问及此事。宝答：“您有令在先，我不能同任何亲属说话，所以我没跟他们讲话。”

巴巴叹道：“我从未见过你这种傻瓜！维伦德拉和普悉帕是你的亲戚，还是我的撒晤斯客人？去跟他们聊聊。”过了一会儿，巴巴指示宝：“但不要跟拉玛说话。她也是撒晤斯客人，但你看都不要看她。你见过美赫纳施和希拉没？”

“那违背您的命令，我怎能见他们？”宝反问。

巴巴随后召见博帕尔的D·Y·纳夫德和家人，贾巴尔普尔的Y·L·穆尼拉吉家，以及德拉敦的巴尔·基桑和美赫·康塔。这些家庭跟巴巴关系密切，但他们的爱默默无言，巴巴对此表示满意。纳夫德是老爱者，子女对巴巴充满爱。穆尼拉吉最初通过塞德听说巴巴，于1954年9月聚会上见到巴巴。

2月17日下午2点10分许，巴巴在美拉巴德大厅召开工作会议。出席者来自印度、巴基斯坦、锡兰和克什米尔。巴巴原打算分别会见不同工作组和组长，结果合在一起，几乎全体参加撒晤斯者都参加了会议，包括女子。

巴巴首先叫哈默坡地区的组长们起立。问克夏夫·尼伽姆其工作者是怎样理解巴巴工作的，工作时是否诚心实意。克夏夫让工作者们回答。有的说自己真诚地做工作，有的称根据自身能力和理解去工作。伽亚·帕萨德·卡勒说：“巴巴，至今我的工作差强人意，不过我向您保证，从现在起，我会勤奋工作，为此我请您祝福。”

巴巴合掌，说：“我向所有怀着爱全心全意传播我的爱讯者致敬。”并解释说，分组开会谈同样的话题，会用很长时间；因此集合在一起开会。巴巴回忆起1954年在拉贾蒙德里的通宵工作会议，以及他当时对真正工作的解释。接着又阐述道：

巴巴工作是什么？就是向人们解释巴巴是谁，是什么。巴巴总是强调，要爱众生，不诽谤人，不伤害人，保持心灵纯洁。巴巴是

本时代的阿瓦塔，一个人能做的最重要工作，就是按应该爱巴巴的方式爱巴巴。工作者若是自身缺乏这些品质，何以能够影响他人？相反，那非但不是巴巴的工作，反而给巴巴增添负担。

有两类工作者。例如，克夏夫告诉人们，巴巴是谁，巴巴说了什么，而克夏夫本人也按我对工作者的要求，去行动和生活。还有迪里帕蒂，他也以自己的方式爱我，却缺乏我所要求的品质。当这样一个人，不去随便地做巴巴工作，而是坦承自身缺乏能力，并向他们解释我的要求，尽管他本人做不到；这样，他因为诚实就不会给自己造成束缚，我也不会因这样的工作者而感到压力。在试图宣传巴巴的言语之前，工作者应有足够的勇气和坦诚，承认自身弱点并努力克服。

做巴巴工作时，有一个重大困难。毋庸置疑工作者对巴巴有爱，但同时也有自身性格弱点。这个重大困难在于一个人难以摆脱的自我表现和自感重要。心灵旨在削弱自我，头脑旨在巩固自我。做巴巴工作时，头脑感到自大。这无法避免。

该怎么办？尽量谦卑。不过，即使一个负责传播巴巴爱讯的组长力图谦卑，也可能被同事视为装腔作势，而受鄙视，尽管其他人最终会因其领导素质而尊重他。

做巴巴工作的另一个困难是，工作者之间不能合作。因观点分歧相互挑剔。结果是工作本身受损。这都是在工作者勇敢传播我的爱、忍、心纯讯息时，因内部分歧而造成的。

巴巴问是不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从各个角落传来。巴巴问罗摩克里希南，对这些困难有何解决办法？他回答：“巴巴，这全归因于摩耶。”

巴巴回应：

倘若没有摩耶，就不会有我从最初（创世）开始而至今未摆脱的工作。那样的话，何来分歧与不和？实际上，我本人乃是工作者、工作和所有一切。这个（摩耶）不是答案。我自古就在寻找补救办法，至今仍未找到。谁能建议一个吗？

无人回应。巴巴接着说：

对这种不和，倒有一个补救办法。如果工作者努力真诚照办，也容易。真正的工作者，是帮助领导又不计较领导缺点的人。这样，工作者本身成为领导，且仍旧是真诚工作者。如果我的工作听从

这个建议，跟领导和同事合作——认识到组长的责任是我委托的，那么巴巴工作便完成了。

巴巴以安得拉为例，那里的工作者挨家挨户传播他的爱讯。观点分歧，仍全力以赴地工作。巴巴要工作者听从建议。“否则，还不如完全放弃工作。”他最后说。

解散前，巴巴通知大家，下午茶后，在 3 点半到帐篷集合。

3 点半未到，聚会帐篷早早满员，德拉敦巴赞组的忘情演唱使气氛更加活跃。巴巴表情严肃，进来坐到台上。召来阿卜度·马吉德·堪，敦促：“将注意力 100% 集中我身上，我因为爱你才这样说。”

又责备巴拉克·巴格万在工作者会议期间打盹，要他保持清醒。巴拉克·巴格万说：“有巴巴的仁慈在。”

巴巴回应：“是我的仁慈让你活着！”

有人迟到，巴巴问原因。他说抱歉。巴巴说：“你抱歉的话，那我更抱歉——因为创造宇宙！它是我永远的负担！当我定了入场时间，大家都应当提早到。”

随后通知聚会者：“我想 5 点钟离开，回美拉扎德，因明日有许多工作要做。高达乌丽·麦明天来，我将阐释。这些天我得腾出时间，在美拉扎德回复西方通讯，商议临近的（默土海滨）撒唔斯。”

宝走进帐篷，巴巴介绍他，夸赞道：“他是个辛勤而真诚的工作者，跟我在美拉扎德做各种事情。一年到头工作，现在在美拉巴德协助管理。”

提及刚出版的《听着，人类》，巴巴评论：“《听着，人类》第一部分记述 1955 年 11-12 月的撒唔斯。第二部分是我的几篇讯息。第三部分是对我的阿瓦塔状态的优美描述。”

巴巴强调这本书有必要人手一本。并解释他退回有些爱者的爱礼捐款，以便他们多买几本，送给那些想买却买不起的人。巴巴还通知聚会者，有一批最新出版的《生活极致》正在路上（由美国苏非寄来）。并补充说：

不过，获得神爱者，不需要书籍！尽管有阅读和解释，文字终究只是文字，只是满足智力，带人走不了多远。惟有对神的爱才能创造奇迹，因为爱超越心智。哪里有必要阅读？对我有爱者，无需读书。对于爱者读书不必要，因为爱使人超越智力，超越头脑。

我以神圣权威说，我是至古者。并向全世界如此宣布。你全心全意爱我，就会解脱！

谈到隔离的玛司特，巴巴说：“我们都像伙伴一起相处。听说有个男子去见玛司特，给他 2 卢比和拉都。在山上我已严禁这种做法。

“是谁做的？他们要站出来认罪，以便被我宽恕。不要怕，因为我无限宽恕。”

阿卜度·马吉德·堪站起，承认给玛司特 1 卢比。巴巴强调：“我是撒合卜 - 埃 - 扎满，时代之师。你干嘛去抓树枝？干嘛不抓树根？你要在内心深处奉我为神！”随后拥抱了他。

第二人也站出来。他给玛司特拉都和 1 卢比钱币。巴巴也宽恕并拥抱他。后查明二人是在听到巴巴指示前做的，但未告诉巴巴。巴巴获悉后，对他们的诚实表示满意。

罗克汉德将三个孩子领到台上。他们在 4 至 8 岁之间，为巴巴唱歌，得到巴巴拥抱。

达格万的韦希奴·夏玛的一首充满爱的歌，赢得巴巴微笑。

接着，鲁斯特姆·卡卡和妻子希拉演唱。儿子马尼克击鼓伴奏。

阿迪带来的一名小男孩，也为巴巴唱歌，马尼克击鼓伴奏。巴巴拥抱了所有孩子，但表示从明日起，不要带孩子上台。

埃尔查又想出一个让巴巴拥抱的妙招。称：“巴巴，根据可靠消息，假如您今天再抱俺一下，您的疼痛将统统消失。”

巴巴立刻回应：“我爱疼痛胜过爱你！”但还是拥抱了埃尔查。

巴巴告诫参加撒晤斯者，明天他授述时，不要激动地欢呼“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打断他，而要尽量领会所讲内容。最后说：“你们在我跟前要举止得体。”

活动期间，男子坐在帐篷一侧，女子在另一侧。在场者有数百人，一直远远坐在后排的罗姐·杜巴希想，这么多人，不知道巴巴是否注意到她。在过道对面，正对着她，坐着尼兰简·辛。不多会儿，巴巴通过麦克风问：“尼兰简辛，你今天何故换了座位？我看不见你。”罗姐大吃一惊。虽然巴巴问的是尼兰简，针对的却显然是她，因为尼兰简那天并未换座位。

当马诺哈和莫娜·萨卡勒乘坐的火车即将经过美拉巴德时，巴巴让人拉开遮篷，以便他朝他们挥手。后来，巴巴在离开遮篷前，饮了一点水，咳嗽起来。他回忆，头天同一个时间，他在饮水时也咳嗽了。评论：“这意义何在？表明乌云想到我。”

普纳巴赞组唱巴巴阿提。之后，下午5点半，巴巴驱车回美拉扎德。随后，宝按照指示，告诉大家次日的撒晤斯活动安排，以及首次从美拉巴德发车的专用列车。

2月18日上午8时，巴巴来到美拉巴德，直接到大厅对面的小屋。聚会帐篷里，爱者已开始演唱。巴巴进入帐篷之前几分钟，高达乌丽·麦同两名女尼抵达。巴巴上台就座后，她和女尼达善。高达乌丽坐在巴巴右侧的椅子上。在巴巴来到之前，她一直坐主席台地上，虽被管理人员邀请，却不肯坐椅子。

普纳巴赞组唱起印地语阿提，期间巴巴的手指发送着无声的讯息。巴巴告诉高达乌丽麦，每日下午5点，他一喝水就咳嗽，这让他想到乌云。又请她列席到中午，并于下午3点回来。还对她讲了使本次撒晤斯成为可能的所有工作，以及给负责安排的满德里造成的麻烦。巴巴表扬了彭度，不顾身体伤残，机器人似的，拖着疼痛的双腿忙前忙后，监管每个细节。并告诉她，过去几日他怎样发烧，而参加撒晤斯者看到他的愉快表情，满以为他健康无恙。巴巴表面容光焕如常，可笑颜背后所掩藏的无限痛苦，无人看得出。

巴巴向聚会者介绍高达乌丽·麦说：

我很高兴，因为我母亲高达乌丽·麦在我身边。我常对爱者说，高达乌丽对于我，等于雅秀姐对于奎师那。高达乌丽是我的雅秀姐（养母）。我来告诉你们其背景。我是奎师那时，高达乌丽是我的雅秀姐。高达乌丽·麦的伟大就在此处。

赫兹拉·巴巴简向我揭示我的至古者状态，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将我确立于该状态。一天，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嘱咐身边的人要抓紧默文——这是他对我的称呼。那时，萨考利很快出现一种奇异气氛。乌帕斯尼·马哈拉吉此刻就在此，且永远在此，见证我今天要对你们说的话，绝无虚言。

事情始于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叫一些信徒紧跟我之后不久的一天夜里。那天夜里发生了什么，就连耶希万特·劳（此刻在帐篷）也不知情。马哈拉吉和我坐在小屋内。马哈拉吉合掌对我说：“默文，你是阿瓦塔。”接着叫我离开他，又说他很快会制造反对状况，使那些他指示紧跟我的人，都难以服从其建议。“就连那些想抓紧你的衣边者，也将抛弃你！”他说。

那些日子，萨考利有两派：忠爱跟从我的，妒忌反对我的。对马哈拉吉制造的对我的反对，那些反对我者感到满意。德格拜是爱我者其中之一。反对者当中，有一个婆罗门塔拉提（村税务官）。这两派怎样冲突，我怎样置之度外，我不打算细谈。但我想对你们谈谈一点，就是高达乌丽·麦的伟大——她是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至爱。去达善马哈拉吉者，也会达善高达乌丽·麦。且想一想，在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去世后，高达乌丽·麦怎样制造对我有利的氛围的。马哈拉吉制造的敌意，甚至在他放弃身体后继续存在。

高达乌丽·麦是颗宝石。如今她荣登马哈拉吉的尊位，被成千上万印度人所敬爱。既然是马哈拉吉制造的反对，她有何必要邀请我到萨考利，敬拜我？她远近闻名，信徒数千，又是马哈拉吉尊位的传人。却还是在萨考利扭转了对我的气氛。我重申，高达乌丽·麦是我的雅秀妲——我的养母。她温柔、谦卑而伟大。她款待我，尊重我，膜拜我，做我的阿提，同时又如此谦逊。我叫她母亲，她却顶礼我。我称她雅秀妲麦，她仍做我的阿提。难道这不是谦卑和伟大？

乌帕斯尼·马哈拉吉放弃肉身前，曾和我（于1941年10月）在萨考利附近的一间茅屋会晤。我顶礼马哈拉吉。马哈拉吉哭得像个孩子。他叫我打破沉默，但我没有。之后马哈拉吉对我说：“默文，我快要离开身体了；多关照萨考利。”

我是至古者。没有我的意志，树叶都不会颤动。我就是在万人万物中者。我也知道在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离世后，高达乌丽·麦为保持马哈拉吉尊位，不得不面临怎样的困难。我知道萨考利今昔气氛的巨大差异。我希望你们都知道，我对高达乌丽·麦非常满意。我深深地爱她。

巴巴示意普纳的歌者唱巴赞。上午9点45分许，他问高达乌丽·麦：“我气色如何？”

“相当好，巴巴。”她回答。

之后，巴巴投入让他“头痛”的阐释。特意向高达乌丽·麦简述了《上癮圣人》语录，以利益高达乌丽·麦。又对她谈到斯瓦米·蒙伽拉南达。斯瓦米最初引经据典反对巴巴。可见到巴巴后，听到巴巴一句话，他就立即离开美拉扎德，按巴巴指示，保持沉默40天，禁食只饮水。

巴巴开始听演唱，轻击坐在他左侧的巴拉克·巴格万的脑袋，打拍子。

一支歌唱毕，巴巴似乎陷入沉思，接着开始授述：

宇宙事务将继续进行，不用我给予特别关注，也不对造物主构成负担。讲述和阐释让我头痛。人自然而然地呼吸，无需注意，可一用力，就意识到呼吸。同理，无需我特别关注，宇宙事务持续进行。可一涉及阐述，我就感到攀登陡山，不由气喘吁吁。阐述对我是个负担；让我想起宇宙事务，而包含于宇宙事务的讨论和阐述，则对我构成额外负担。玩弹珠，放风筝，打吉利-旦达，打板球，也包含于宇宙事务，却卸除负担；好比下山，放松不吃力。

埃尔查和达克用笑话和妙语，减轻这个负担，我感到放松。这些事情让我放松。不过，不管负担或是放松，我同样演好我的角色。负担或放松对我没有区别，因为我超越这一切。

神乃一，父母合二为一。当然，他在万人万物里，这个谁都知道。然而，神又超越这个。我来告诉你们在神圣超越状态的神。在超越状态，神乃父母合一。我们再看看世间父母。假设一对夫妇有七个儿子。父亲自然会爱那些对他有用、健康、强壮、聪明的儿子——并显然对他们满意。有六个儿子健康、强壮、出色——各方面都好——他很爱他们。第七个儿子却残疾腿瘸、头脑迟钝、天真轻信。父亲不怎么爱他，母亲却最爱他：因为这第七个儿子体弱身残、天真无邪而爱他更多。这是世间父母的一般倾向。

我们再回到父母合一的超越上帝状态。在无数的时间周期，神作为阿瓦塔降临这个物质层面时，总是采用男身，从不用女身出生。阿瓦塔是超越状态的圣父之子。往昔的所有阿瓦塔时期，所见证的阿瓦塔都是超越上帝的健康聪明儿子。这意味着我在以往降临中，总是我父的爱子。恰如世间父母的六个儿子。

然而在往昔，超越上帝没有机会扮演圣母角色。本次阿瓦塔时期，圣父对我的无限聪明、无限卓越、高超等等，都甚为满意。我给予承诺，从不兑现。（众人大笑。）我聪明机智如我父所望，是我父的爱子。

同时，我在这个形体中，身体残疾。1952年在美国，我身体左侧从头到脚损坏。最近在印度的汽车事故中，右侧身体损坏。我除了身残，还无限天真无邪，老实轻信。所以，我总是听你们说这说那，屈从你们的意愿。对你们任何人，我都无力说不；对你们的任何要求，我都无法拒绝——不顾我的计划、指示和公告。因此，我也是上帝

作为母亲的爱子。可以说，在这个阿瓦塔化身，神有机会扮演父母兼备的角色。

巴巴问时间。时值 10 点 45 分。巴巴希望先听歌，再阐释。演唱又开始，一时，达格万的韦希奴载歌载舞，深受众人喜爱。

克夏夫·尼伽姆通过麦克风，背诵自己用印地语创作的 40 首对句《美赫颂》。巴巴满意，拥抱他。

接着，韦希奴·夏玛念诵幽默的《茶史》。这篇描写茶的故事用梵文、乌尔都语、印地语和英语混合写成，盛赞茶的好处。巴巴听完，戏言：“这下管理者的麻烦大了。大家听了这个故事，都会拼命喝茶。”

随后，师利帕特·萨海上台朗诵爱诗。哈默坡的几名男女也上来，边表演边朗诵作品。

一名信徒用家乡本德尔坎德的简朴风格，做巴巴阿提。

最后，德希穆克和伽德卡唱巴赞。之后撒晤斯组员去用午餐。

下午 3 时刚过，高达乌丽麦和众人都聚集在帐篷，听巴巴的语录《分裂自我》：

将用英语宣读这篇由我授述的语录。也会宣读其印地语和马拉语译文。我们听说过分裂人格。据说这相当普遍。人可能今天喜气洋洋，明天或下一刻抑郁沮丧。一天行为可嘉，一天行为不良。相比分裂人格，分裂自我（或分裂我）是个新概念。对此未曾有过解释。相当新颖。

你们多数人一定听说过《化身博士》——善恶倾向兼具一人。这是一个典型的分裂人格例子。

恰如有分裂人格之事，也有分裂自我之事。不是人人都有分裂人格，但人人都有一个分裂的“我”。一切众生的真我，永远一体不分。同时，每一个人都有假我，这带来造成孤立性存在。我们发现同一个真我，以不同方式，扮演无数个假我之角色，从独一真实而永恒的存在中，创造出同样无数个孤立生命和事物。

在神圣实在中，唯有一个真我。这个真我绝对地一体不分，毫无孤立存在。你们在场的所有人，全都是该一体不分真我的组成部分。然而，我们何以在此看见不同的形体？这种分别从何而来？倘若没有这种分离，那就没有人会发现唯有一个不可分的真我。“我”真实；分裂我——也就是分别我——不真实，我们却看见所有这些分

别。这唯一的真我显然分裂成无数的假我。对这个假我，我们又期待什么？虚妄的假我代表虚假的一切。我里面的真我看见唯一，独一无二。你里面的真我显然分裂为处处看见分别的假我。

总之，正是唯一的真我，以各种方式和各种程度，扮演无数个假我角色。支持假我的主要是愚昧，该假我采用三个表现渠道——浊（肉）体，精体（能量）和心体（心）。换言之，由于愚昧的支持，真我把自己当作假我，尽可能试图从中获取乐趣。在继续取乐的同时，也持续承受挫折痛苦。最后发生什么？真我终于感到厌倦，停止扮演假我角色。一停止扮演假我角色，真我就意识到其原始素朴状态。这种意识是永恒的。真我还体验到，它永远喜乐，所体验的厌倦纯属荒谬无知。

真我在扮演假我角色时，作为假我，所做、所见、所感、所思、所懂、所说的一切，都是完全虚假的。

所有的瑜伽都有一个目标：让虚妄自我——分裂我之虚妄——消失，让真正自我之荣光显现。换句话说，要让扮演假我角色的真我，通过行动和对实在的追求，彻底忘记扮演它所扮演的假我角色。

例如，瞧埃瑞奇：他是内在真我，但作为埃瑞奇，却是假我。现在埃瑞奇内在的真我，试图忘记它只是在扮演假我角色埃瑞奇。这样努力时，作为埃瑞奇的假我，尽力服务众多其他假我。这是通过行动进行的，称作羯磨瑜伽。但有趣或讽刺的是，一个假我努力忘记和消除自己中，想起众多其他的、一心服务自己的假我。

永远自由的真我，显然被这个过程进而束缚，永远地在同一个时间努力忘记假我并努力记住真我。

在另一类瑜伽——巴克提瑜伽中，真我在扮演假我角色的同时，努力崇拜真我。假我只能是虚假的，不会对真我有任何概念。扮演假我的真我，形成对真我的虚假概念。假我怎么说？它说：“真我啊，我崇拜一切众生里的您！您是唯一实在。我向您顶礼。您在一切众生里无所不知”等等，等等。讽刺在于，假我在祈祷并崇拜真我时，看见并遇到的，其实只是其他无数的假我。事实上，它所崇拜的是其他假我，而非独一真我。

不过，爱之道（普瑞姆瑜伽）是独特的，因为在这个瑜伽形式中，真我扮演假我角色——爱者，同时它自己则作为至爱隐藏在背景中。

它在继续扮演该角色的同时，焚烧或吞噬其假我，最终只留下它自己——至爱。

在埃瑞奇的例子里，真我扮演假我，爱内在的真我。一方面是真我，另一方面是作为埃瑞奇的假我。但这不是两个孤立的“我”。假我作为埃瑞奇，努力去爱真我。这就是为什么随着爱的递增和渴望的增强，假我（作为爱者）逐渐地被爱所吞噬——消灭。整个过程，真我作为至爱，一直以本来面目留在背景中。最终，当假我被彻底焚毁时，留下的不是假我也不是爱。至爱真我作为无限不分的唯一大我，至高无上地存在着。

在精层面，对真我的内在体验，可以说是神圣幻觉。在心层面，对真我的内在体验，可以说是灵性噩梦。内体验终止于神圣觉醒。

讲到真我扮演假我角色时，坐在巴巴左边的顾麦，在他耳边低语某件趣事，巴巴笑了。

4点半一到，阿冉岗组唱起巴赞。之后，阿娄巴站起，通过麦克风用波斯语朗诵。巴巴指出，除了阿娄巴，无人听懂，因为只有他说波斯语。

随后，曼辛格·萨帕的女儿夏玛唱了首有趣的歌，巴巴鼓掌。

孟买空运公司的代表，维亚斯先生，达善巴巴。从美拉巴德发车的两趟撒晤斯专列，就是通过他安排的。

普纳巴赞组演唱之后，举行巴巴阿提。巴巴沉浸自身，手指飞舞。阿提之后，巴巴让高达乌丽·麦离开。关于次日的团体拍照，巴巴确认他只和女子合影，并将于上午11点半离开美拉巴德。参加撒晤斯的男女也要出发，巴巴指示他们次日来遮篷前，打好行李。

有些人患了流感，下午5点45分，巴巴坐抬椅去看望他们。并指示众人不要跟随。他首先被抬到聚会篷旁边的女子帐篷，探视患者。接着到下美拉巴德主屋南边的男子帐篷，并指示值班医生妥善治疗。男子由卡纳克丹迪和拉纳德医生照料。专门从孟买请来一名女医生照看女子。后来，美茹的妹妹娜古也来了。邓肯指导并协助各位医生。

探视完病人，巴巴到小屋，召见宝。宝忙得焦头烂额：照顾病人的担子落在他肩上，他夜以继日处理各种事务，还要给患者提供特别食物，对每天的活动情况毫不知情。

巴巴询问病人的情况，他答道：“巴巴，我不知道怎么做。明天都要出发，有些人体温华氏104度。照顾这么多人，怎么可能？”

“你为何不让普卡帮忙？”巴巴提议。

“普卡能帮啥忙？”宝有点激动，“他总是围着您转！”

巴巴叫来普卡，问宝：“我要是叫你杀掉希拉和美赫纳施，你会干吗？”

宝故意回答：“不会。”

巴巴又问普卡：“你会执行我的命令，杀掉自己的孩子吗？”

“毫不迟疑，巴巴！”他答。

巴巴奚落宝：“普卡怎么样，你看见了？现在让他帮忙！”宝很高兴有普卡全力配合，照顾病人。巴巴处理完这些事务，下午6点离开，回美拉扎德。

2月19日上午8时，巴巴来到美拉巴德，直接到小屋，与韦希奴、彭度、帕椎、宝等人商议病人和专用列车事宜。

随后召见伽德卡夫妇，问谷娜荅：“我想召伽德卡来我这里，你觉得怎样？”

她答：“听您安排，巴巴。”巴巴又叫伽德卡请6个月的假，来跟他一起生活。此后，摄影师拜亚·潘代为巴巴和女子分组拍合影照。

众人已早早在帐篷集合，等待巴巴到来。这是他们和巴巴一起的最后机会。有的想为他唱歌，有人想提要求。巴巴进入遮篷，大家开始向满德里递纸条，提个人要求。

巴巴干预，说：“**谁都不要来找我解决困难或求见。我知晓一切。何用对我诉苦抱怨？谁有事想告诉我，不要写在纸上送过来，而应从心底里告诉我，因为我住在所有的心灵。倘若我并非无所不知，递纸条又管何用？如果我确实无所不知，递纸条则多此一举。我希望告诉你们全体的是，我无所不知，无所不在。**”

参加撒晤斯的男女将于当天11点半用午餐，故巴巴指示他们11点离开帐篷。还要他们务必吃饱，下午出发者要念着他的名上火车。

负责伙食的查干不辞辛苦，给聚会者供应美餐。他晚上8点睡觉，宝在午夜叫醒他准备早餐。然后宝去睡觉，凌晨4点起床，到临时厨房。这时查干已为800人做好早餐，开始为他们准备茶。早晨5点，撒晤斯男女用早餐，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运行着，几乎分秒不差。不过，对这一切是如何管理的，参加撒晤斯者毫不知晓。

在帐篷里，马杜苏丹、苏妮塔·塞德和德希穆克女儿捷希芮等爱者

给巴巴唱歌。接着普纳组唱阿提，巴巴握着埃瑞奇的手，全过程站着，右手慢慢地摆动。众人沉浸于巴巴的爱洋。阿提之后，巴巴叫全体去用午餐。这时爱酒化作泪水！一名男子高呼起来。另一名老年男子扑倒在巴巴足前啜泣。巴巴拥抱二人，提醒他们：“真正的事情是服从我。”

阿狄·杜巴希突然感到眩晕，站立不稳；被送往诊所治疗。中午巴巴到小屋，等全体用完午餐，走出小屋，出发回美拉扎德。众人排成长长的两队。巴巴坐在椅子上，被抬着穿过队列，到路上车边。巴巴坐进车。一种深深的伤感降临美拉巴德，几乎人人落下泪。分离之痛是他给他们的礼物。住在他们心中的巴巴，加深了他们爱他的渴望。

在巴巴下午 12 点半离开之后，开始将行李包裹装上牛车，运到铁道旁。多数病人已康复，只有 4 人还有低烧，用轿车把他们送到火车站，以便更容易上车。

负责安排的满德里等在铁道边来回奔忙。彭度撑着双拐，缓慢走动。他不顾身残，忍着疼痛操劳安排，看到的人都深为感动。全体管理人员为大家的舒适便利，不遗余力日夜辛劳，以便他们畅饮过去 5 天里洋溢的爱酒。

宝正在铁道旁指导行李装卸，6 岁女儿希拉瞅见他，朝他跑来。因巴巴禁止他同妻儿说话，他试图跑开躲避。希拉追着。这一幕让旁观者莫不感到奇怪，无法理解宝怎能这样躲避哭泣的小女。这时韦希奴抓住希拉，带她离开。

有史以来火车第一次开到美拉巴德停下。行李装上车厢，男女都含泪喊着：“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场面感人至深。虽说至爱在他们心中，他们还是禁不住流泪。为爱洒落的泪水何其珍贵！

列车在欢呼声中出发。弥奴·卡拉斯激动不已，边高呼“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边追赶列车数百米之远。

美拉巴德花园暂时告别了寻求神爱者，
但为更多栖居花园者的准备随即开始。

泰古双语撒晤斯

1958年2月20日星期四，巴巴短暂访问美拉巴德。还带来女满德里。在她们参观营帐及撒晤斯安排时，巴巴到小屋，同男满德里及其他工作者议事。

巴巴问迪拉吉·帕玛（拉玛·喀邱瑞的兄弟）：“几时回家？”

“第二批撒晤斯组离开后。”他答。

“回去有啥做的？跟拉玛多住几天，照顾宝的孩子。你随时可以来，和他们一起生活。我准许。”

迪拉吉答应：“您叫我呆多久，我就呆多久。”

“住一个月，然后回去。”巴巴说。

巴巴转向纳纳科尔，说：“纳纳，我看见韦诺（纳纳的兄弟）和你母亲，可阿莎（韦诺妻子）人呢？”

“她因为孩子们，来不了。”

巴巴揶揄纳纳：“你所幸没有结婚；否则家庭拖累让你来不了！”

又问考伊亚·萨塔拉瓦拉：“你妻子拉蒂爱我吗？”

“如今她对您的爱与日俱增，”他说，“要来参加撒晤斯。”

过了一会，巴巴率女满德里返回美拉扎德。

营帐、床铺、厕所和浴室都被清洁和修缮。床单洗涤晒干，垫子晾晒，床又铺好。为尽量减少蚊子，整个场地消了毒。也给主聚会帐篷做了清洁和装饰。巨大的天鹅绒华盖悬在巴巴座位上方，印度王室御座一般。

2月21日，在阿美纳伽火车站迎接泰卢固语和古吉拉特语爱者，用不同巴士将男女分别载到美拉巴德。

巴巴在翌日早晨8点来到美拉巴德。在小屋会见满德里之后，8点40分，又在欢呼声中进入主帐篷。他亲切地微笑着，问候撒晤斯参加者。

在帐篷和大厅，挂着七则短讯和哈菲兹的一首诗。此外还在主席台上巴巴座椅两侧挂着（1956年他在默土海滨授述的）：

“巴巴是万灵之灵，
众神之至爱，

爱者之生命，
亲者之奴隶。”

巴巴问是否全体都已到场。虽然到场时间规定在 8 点半，但有些人缺席。巴巴评价说：“我说 8 点半时，你们应在 8 点到，因为我可能 7 点半来。”众人大笑。

巴巴随后叫那些站立者坐下，说：“撒晤斯有五天。不用感到慌张或压力。要笑着度过这五天，保持快活。”

一名女子说她蹲不下，因为膝盖弯不了。巴巴评论：“我的膝盖也弯不了，很欣慰有人同病相怜。”

瑜伽士修达南德·巴拉提，是南印度著名人物，有着数目可观的跟随者。他也得到巴巴拥抱，在主席台上巴巴身边入座。

之后巴巴对参加撒晤斯者说：“我希望你们都注意健康；否则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撒晤斯，而是咳嗽、喷嚏和干扰。洗浴时小心着凉。走出浴室前，揩干身子，穿上干净衣服，不要暴露身体；不然你会患上流感，还会传染别人。”

埃瑞奇将巴巴手势翻译成英语，库图姆巴·沙斯特里译成泰卢固语，布焦·梅塔译成古吉拉特语。巴巴评论：“这次撒晤斯将是古吉拉特人学泰卢固语、安得拉人学古吉拉特语的大好机会。谁要是听不懂说的什么，就看着我，我也看着你。这就是撒晤斯。默默坐着，凝视我。撒晤斯的意思是相处——亲密相处。”布焦·梅塔翻译时，用了古吉拉特语的 dosti。巴巴喜欢，说：“这个词贴切，意思就是友谊。”

巴巴解释：“友谊意味着什么？朋友相遇，先问‘你好吗？’相互问候，并问候家中亲朋好友，等等。今天也让我问候你们的健康开始。你们当中昨夜谁没睡好？”有些人举手。

巴巴又问：“你们都好吗？有人生病不适吗？”也有些人举起手，巴巴也举手。“别担心，”巴巴开玩笑，“过两三天，你们会有更多病友。”

接着阐释道：

我与众生处在相同的意识层面。既然你们都是来参加我的撒晤斯的，我希望你们在此，忘掉家中事务，完全同我一起，以便充分享受撒晤斯。撒晤斯是亲密的爱之给取。要么你们全是我的爱者，我是你们的唯一至爱；要么我是唯一爱者，你们全是我的所爱。

虽说我是至古者和本时代的阿瓦塔，毋庸置疑，但阿瓦塔也不

能依赖他的菩提（记忆）。如今我已六十多岁，记忆减弱。有句谚语嘉尔·科罗瓦拉常说：“人过六十，记忆丢失。”这个月25日我就六十四岁了，你们将在此参加我的生日。不能指望我六十四岁记忆不退。但有趣的是，你们都去寻求“记忆”，记忆却来追求我。

本次撒晤斯，我希望你们都忘掉烦恼，只是和我在一起。希望你们都尽量多在我身边。我是爱的海洋。尽可能多地从这个海洋汲取爱，这要取决于你们。每个人都必须敞开接受。这只有在你们彻底忘掉烦恼，并专注我的时候，才能做到。

文字、阐述和语录，玷污爱之尊严。尽管如此，只要有时间，我也会给一些阐述解释。对于我希望你们知道的东西，谁要是理解不了，也不必担心。这五天只是在我身边，享受我的在。当然，那些能够理解我的话的，会更享受；但不能理解者，只管在我身边，尽量凝视我。

我们不重视解释、语录和文字。文字没有意义。但凡我们自认为理解的，其实并不理解。真理超越人类认识，超越萨玛吉（理解）。神超越理解。相反，智力必须走掉，大知才会降临。

这一切全是一场游戏、塔马夏（表演）。心必须走掉；惟有末那乃息（受限心歼灭）才把人带向真理。心怎样歼灭？有趣的是，心必须自灭！然而，心刚试图歼灭自身，就运作起来！我令你跳过某人或某物，你能够做到。我若叫你跳过自己，你则做不到。你能翻个筋斗，却跳不过自己。但有一个建议，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爱。

我们来看看普通的人爱。假设一对男女深深相爱。俩人坐在一起，不会想：“要是他（或她）失明、生病或伤残，怎么办？”心不会考虑这些东西，只想占有、亲吻或拥抱对方。心在休息，忘了别的一切。这种情况下，当爱情臻至顶点，仅仅一刹那，心似乎歼灭自身。造成类似入定的状态。倘若普通的人爱能达到这种程度，神爱该会怎样？

巴巴谈到他对各种瑜伽和分裂“我”的阐述，说：“撒晤斯期间，若时间允许，我会给出全部阐释，内容相当独到。时间若不允许，我700年后回来时再说。”

巴巴接着说：“现在我们来祈祷。之后，你们所有的人，一个接一个，有秩序地走过来，拥抱我。每一个人都要同我亲密相会，拥抱，但只在

今天。过了今天，不要上台达善。如同相爱的男女那样来见我。除了我，别无他念。即便有谁患流感或别的病，我也不介意。另外，上来时不要忧心忡忡，也别想我的髋关节疼痛。”

达纳帕希·劳医生遵命给巴巴号脉，说巴巴发烧。巴巴讲到：“我发着烧，也想会见你们每个人。谁知道呢，也许明天我体温升到（华氏）105度，你们可能没机会见我了。所以，尽量利用这个机会。”

并谈到巴拉克·巴格万和斯瓦米·蒙伽拉南达：

在印度中部（中央邦），人们将少年巴拉克·巴格万当作阿瓦塔。我指示他不要让任何人吻他的脚膜拜，因为这未经授权，制造束缚。我令蒙伽拉南达保持沉默和禁食40天，他离开帐篷时，巴拉克·巴格万追上前，说：“要听从巴巴的命令！巴巴要给你的东西，他会给你；我要给你的东西，我会给你。”说完立即回到台上就座。我知道了这件事，他承认了错误。我警告他将来不要这样做，并慈爱地对待他。蒙伽拉南达习惯对参加撒晤斯者讲授吠檀多，所以我打发他离开了。

巴巴边饮果汁边说：

这是石榴汁。我当药喝。想吃药时我也吃药。总共有三位医生照看我——对抗疗法，顺势疗法和阿育吠陀疗法。三人开的药我都用，病痛不见好转。整个身子因发生在美国和印度的两次汽车事故损坏。除此之外，艰辛旅行，频繁禁食，长途跋涉，乘牛车在坑洼土路上颠簸，以及去偏远地区联系玛司特，都大伤元气。总之，我的生活极其辛苦。但我不得不为整个宇宙受苦。必须无限地受苦。倘若我自己不受苦，怎能要求我的爱者为他人受苦？

并强调声明：

我是至古者，居住于每一颗心。毋庸置疑，我是至古者。因此，如果你爱他人，使他人幸福，服务他们——即便让自己不适，你就是在爱我——居住于每一颗心的至爱。

现在我们祈祷。祈祷后都坐下。让女士先来，一个接一个，把花环戴到我胳膊上，拥抱并达善我。之后是男子。

宣读祈祷文时，不要跟着念。只是专注我，保持沉默。我们现在念诵帕瓦蒂伽（同等地内居于众生的独一上帝）祷文。

巴巴取下颈间的花环，从椅子起身站立，合掌祈祷。撒晤斯参加者也全体站立。库图姆巴·沙斯特里用泰卢固语，布焦·梅塔用古吉拉特语

念诵《帕瓦蒂伽祷文》和《忏悔祷文》。《忏悔祷文》念诵期间，巴巴轻拍两腮，表示悔过；随后说：

我现在希望你们都出去放松放松，洗把脸，上个厕所，吸口烟，做想做的事，五分钟后回来。这次拥抱将需要大约4小时，人人都会有机会。一个都不会漏下。拥抱我时，要无拘无束，轻松自在。心不想别的，只想着给我爱，接受我的爱。时间充裕，坐在后排的都可以出去，过一会儿回来。

要记住本次撒晤斯的初衷。上一次撒晤斯，1955年11月，男子在这里，是你们男子请求为女子举行撒晤斯。我同意了。确定了撒晤斯地点，又取消。因此我答应女子来参加这次撒晤斯。你们男子都要记住，多亏女子，才有这次撒晤斯。所以，我要女子先来会见拥抱。

普纳巴赞组唱阿提。之后，巴巴洗手触足，接着触前额，再将花环戴上颈项。他表情极其严肃，似乎沉浸于重要工作。手指飞速工作。

女子达善于上午10点半开始。第一个上前达善巴巴的，是老爱徒顾麦。

从苏格兰来的一位女子，获准在美拉巴德住两日。她来见巴巴，面带苦恼，含泪对他说了些什么。巴巴安慰她，但又说现在不是谈这些事情的时间。

巴赞演唱期间，摄影师忙着拍照。巴巴被歌曲感动，不时弯身触足再触前额。五天撒晤斯天天如此。尽管巴巴指示所有带花环者，将花环戴他臂上，以减轻其身体压力，三四名女子还是将花环戴他颈上，他接受了。拥抱时，有人吻他的脸。对此他开玩笑：“这些个亲吻拥抱之后，明天我脸颊要肿了。但我很高兴，因为这是爱的真正给取。”

上午11时许，巴巴暂停几分钟去小屋。又很快返回聚会帐篷，达善继续。巴巴宣布：“拥抱达善过的，一个接一个去用午餐，再回来。我会整天在此，直到最后一个达善完毕。”

撒晤斯之前一周，罗姐·米斯特里突发胃部剧痛，被送往医院。医生主张立即手术。她丈夫吉姆要医生等他给巴巴发电报请示。医生警告耽搁手术有危险，可电报一发出，罗姐就感到有所缓解。到早晨就康复回家了。医生甚为震惊。她也来参加撒晤斯，接受巴巴拥抱。

来者被一一介绍给巴巴，他不时开玩笑。孟买和普纳组，有从

1920 年代一直跟随他的老爱者，巴巴同其谈笑风生。有人把头放在他足上许久，可巴巴对谁都不催促，不反对。中间，巴巴评论：“当心灵彻底净化，便证悟神。神宽恕一切，除了虚伪——对此他绝不宽恕。”

提到达纳帕希·劳医生，巴巴说：“他在安得拉的穷乡僻壤奔走，挨家传播我的爱和真理讯息。做着了不起的工作。”

有一位妇女抽泣，巴巴说：“她膝下无子，在家庭中受歧视。”并安慰她：“我就是你的孩子，众生都是我的孩子。”

巴巴介绍玛奴·杰萨瓦拉说，她是埃瑞奇的妹妹。并原谅她前来达善，评论说现在不是亲近者达善的时间。谈到杰萨瓦拉家庭，巴巴说：“都是宝石。”也称赞了萨达和达玛尼亚家。

看到普纳的罗妲·M·伊朗尼，巴巴评论：“这位女士曾经常从普纳全程骑车到美拉巴德达善我。”她是 1946 年在美拉扎德首次见到巴巴的。

见到瑙萨里演唱组的组长巴丘拜，巴巴敦促他注意健康。

谈到迪娜·塔拉提，巴巴说：“她儿子最近在伦敦去世。他有心脏病。临终时，他虽疼得厉害，仍坚持念我的名。他母亲迪娜接到消息，没有流泪，反为儿子念我的名离世而高兴。”

关于阿娜瓦丝，巴巴评论：“这又是一枚珍宝。她是纳瑞曼·达达禅吉的妻子，过去 20 年全家都是我的爱者。”

提到娜格丝，巴巴评论：“她也是纳罗吉·达达禅吉的女儿。全家都爱我。她两个兄弟英年早逝，但离世时都口念着我的名。”

琵拉麦的侄女，巴基斯坦拉合尔的佩琳·伊朗尼，带着两个女儿来，一女跛足。母女俩都无法顶礼，她站在巴巴面前，失声痛哭。巴巴从座椅站起，慈爱地拥抱她们母女后坐下。

耶希万特·劳、库玛、埃瑞奇、巴拉克·巴格万、拜度、巴巴、卡卡、达克、埃尔查、伽德卡

下午 12 点 15 分，女子达善结束，巴巴要她们去用午餐。男子开始排队进入。巴巴站起，让三名满德里拉起一块地毯，部分遮住，以便他小解。用了近 10 分钟，巴巴似乎沉浸于工作。

跟普纳的马登打招呼时，巴巴评论：“都要提防着他。他凌晨 3 点起来，给撒晤斯参加者眼部涂上他包治百病的‘万灵膏’。让你们睡不成。他这么做，旨在让爱者在巴巴跟前保持清醒！”

巴巴介绍赛勒时，说他是老校友（寇度），童年玩伴。问他：“这

会让你脑袋膨胀吗？”

随后洗脸洗手，往腋下洒些水。喝了点水，过了一会儿又饮一些，叫古吉拉特语歌手去用午餐。

ACS查瑞把花环戴到巴巴颈上，想跟他合影留念。他想拥抱巴巴两次：一次为他自己，一次为某对夫妇——他们未能参加撒晤斯，但给巴巴送来围巾爱礼。巴巴接受请求，拥抱他两次，又拍了三张合影。之后巴巴又幽默地叫拍了第四张。按瑜伽士修达南德·巴拉提的建议，给巴巴披上围巾拍了照。

从孟买来达善的诺希·伊朗尼，像帕西牧师一样用白布蒙着口。他患流感，故想出这个方法。巴巴让他拥抱。又用肥皂洗手，防止传染。瑜伽士巴拉提说了些什么，巴巴回应：“不应挫伤怀着爱来者的感情。”还告诉他，美拉巴德曾有麻风病人，巴巴每天给他们洗澡。

又对巴拉提说：“你将会为我工作，因为现在是我的信徒，你有奉爱名声背景。我乃宇宙之光。一旦瞥见真理，就会知道我，你将有那种瞥见。”随即把查瑞送的围巾给了巴拉提。

巴巴询问一位老信徒的姓名。埃瑞奇说：“巴巴，我以为您很可能知道他的姓名。”

巴巴回应：“我谁都不知道。我在一切众生里；在众生里仅仅看见我自己。这不是高论，是事实。是我的体验。我的这种体验毫不间断。”

关于以他的名义做工作，巴巴指出：“凡为我工作者，皆是为他自己工作。”

达纳帕希·劳介绍一位男子说：“他是我亲戚。”

巴巴回应：“不要说‘他是我亲戚’。你可知撒晤斯是什么？内心充满爱走近我者，拥有我的撒晤斯。这是最后一次撒晤斯，不会再有。在我放弃肉身，对本次撒晤斯会有大量描述。因此要充分利用这个在阿瓦塔身边的机会。

“此地（美拉巴德）将成为朝圣地。你们拥有的这个机会非常独特，非常罕见。巴巴的拥抱是神给人的拥抱。这是在这里的撒晤斯创造的关系。每一个人都在走向神。这是个独特的场合。你们不会再有。若干年后，美拉巴德将成为朝圣地，成千上万人将聚集在此。他们将记住你们有幸见证的今日。在这五天要专注我，为我活，忘掉其他一切。”

巴巴指着高荷的父亲鲁西·帕帕，评论：“多年前我在奎达，就住

在他家。”

关于鲁斯特姆卡卡，巴巴评价：“他不仅是好歌手，更是我的好爱者。”

关于劳萨赫伯·阿夫斯瑞，巴巴说：“他是我换了新装的旧友。深深爱我。”

之后巴巴阐释：

我的真相极少有人看见。你们除了我，看见一切。其他人所看见所体验到的，都不是我的真相，仅仅是围绕着真相的帘幕。但即使看见这层帘幕，也需要幸运。即使最高类型的内在体验，都未达到我的真实状态。

最近两天在美拉巴德有个玛司特。我第一周来撒晤斯营地途中，把他带来，留在一间屋里。他毫无身体意识。晚上我和满德里回美拉扎德时，看见玛司特的姿势和状况同我们早晨离开他时一样。他整夜如此，神情恍惚，已成我足前尘土。他是我的爱子，然而，即使他也未证悟我的真实状态。那不是玩笑，不存在吞下就能成道的仙丹！这个玛司特，你们（第一组参加者）当中一定有人见过。不能称他疯子，但看起来像。他也显得天真稚气。他的心根本不是自动运作，不是空白一片。也不能说他白痴。他跟疯子不同。

他的个性显现时，我们发现他的这种状态是出于对神的热爱。对神的渴望使他变作尘土。这个玛司特是在世上发现的，却不属于世界。我不希望你们都变成他那样。但我希望你们拥有他那种对神的爱，也就是有他那种对我的爱。有那种对我的热爱，并像现在这样正常。看其中乐趣——那是真正生活！

圣人罪人、高低、富贫、男女、老少，对我都一样。何以如此？因为我存在于每一个。谁都不要对怀着爱来见我、拥抱我，感到犹豫。

巴巴注意到来自苏拉特的彪形大汉，拉维堪特·拉瓦，在寻找他的花环，打趣道：“除了拉瓦，所有人都要怀着爱拥抱我。拉瓦要有所克制，多加小心；否则会压碎我。他的花环被偷，但他的爱偷不走！花环容易被别人抢走。爱谁能抢走？”

看见巴巴出汗，有人提出为他扇风。巴巴说：“不需要。拥抱我的人散发爱风。我出汗时，微风拂来。若非为享受爱者的爱，我何必采用此身？我采用肉身，完全是为了经受痛苦、艰辛、难受和不便。”

巴巴随后复述了对第一组讲的，他怎样喜欢达克和埃尔查的陪伴和

幽默。还说：“我喜欢玩弹珠、放风筝、看板球赛、打牌和吉利-旦达游戏。我不只是为这些游戏而来；我是为其他目的而来并采用此身。我乃慈悲仁爱海洋。”

“我们知道，法庭上有法官，其职责是审案后判决。世间法官主持正义。根据判决，将一个人定罪惩罚或无罪释放。我是宇宙法官，因而主持正义。但有一个独特之处。我不但主持正义，而且还宽恕，无论你是否被判有罪。”

科弗尔的巴皮拉朱上前，巴巴摘下他的帽子，戴到自己头上。他热情地拥抱亲吻巴巴。巴巴幽默地评论：“他这么专注地爱我，让我无法想象，他是否以刚才吻我那般热情吻过他妻子。”

看见霍玛和达拉·达达禅吉走来，巴巴说：“这兄弟俩很爱我。霍玛专程从伦敦来参加撒晤斯。二人曾完全以身相伴过我。一次在孟买，我不得不拄着拐杖下车，发觉他们俩也跛行。他俩同我一起一瘸一拐——我们仨人都是。那一幕精彩极了！”

又说：“我喜欢幽默。喜欢玩笑。这位是我给你们讲过的埃尔查·米斯特里。每当我专注于宇宙工作，他就引我发笑。我尚未失去幽默感，甚至享受别人开我的玩笑。”

埃瑞奇介绍巴巴的侄子希鲁(巴巴弟弟贝拉姆的长子)时，巴巴评论：“众生皆是我的兄弟和侄子。众生皆是我的亲属，我的子女。众生是我，我是你。”

巴巴介绍另一人说：“这是 N·达玛劳，安得拉的公路主管工程师。我在安得拉旅行期间，他为我开车，吉普车。他很爱我，为我工作。他开车时差点冲下深沟，我及时抓住方向盘，避免了事故。”

巴巴叫拉瓦尔唱歌，可他嗓音不优美，巴巴用手捂耳。等他唱毕，巴巴打趣：“唱的内容虽好，你的嗓音却让我如触电一般。”

拉瓦尔回应：“电站不会触电。触电的是来电站给电池充电的撒晤斯会众。”

巴巴表扬说：“拉瓦尔是我的好爱者。”这时拉瓦尔把头放在巴巴膝上，仿佛在睡觉。过了一会儿，巴巴警告：“拉瓦尔，你这般举止会挨揍的，或者别人会嫉妒，在我足前磕破头。”

拉瓦尔反应迅捷：“巴巴，我准备好为您的事业粉身碎骨。”

看见安得拉的提鲁玛拉·劳，巴巴评论：“在卡基纳达我去过他家。

他很聪明，深爱我。他已将《神曰》译成泰卢固语，将在2月25日我64岁生日那天，把译稿献在我足前。作为社会工作者和爱国者，他在独立运动时期，曾因参加政治活动入狱。他还担任过温迪亚省的副省长，目前是国会议员。在美国时，他跟那里的爱者打成一片。然而对我而言，这些资历都不重要。对于我，唯一的资格是他是否爱我。我对他非常满意。他脑心平衡。确实是颗宝石，很好。”

巴巴介绍孟买的索拉伯吉斯甘坡瑞亚说：“他负责我在孟买的中心。是巴巴真诚不倦的工作者。他聪明，深爱我，在帕西人和琐罗亚斯德教徒当中传播我的爱讯。”

跟斯甘坡瑞亚一道来的基申禅德·伽吉瓦尼，后来对巴巴事业贡献很大。他原打算去别处朝圣，因火车临时取消，来了美拉巴德。

关于维杰亚瓦达的钦塔萨瓦劳和玛杰提罗摩莫汉劳，巴巴这样评论：“这对爱者形影不离。我去哪儿施达善，他们就到哪儿。我在孟买和普纳，他们俩来达善。今天又到场。”

随后巴巴告诫参加撒晤斯的男女：“都不要考虑去美拉扎德参观。时间有限，非常宝贵，我们浪费不起。往返需要一整天。所以谁都别考虑去那里。”

介绍达纳帕希·劳医生时，巴巴评论：“他德高望重。安得拉爱者抱怨他的健康。对此我叫他明天提醒我，以便给他指示。”

在阿迪办公室跑腿的少年，巴巴达斯，捧着燃烧的樟脑来做巴巴阿提。但未走到主席台，满德里把它熄灭了。上次撒晤斯他也做了同样的事。巴巴告诉在场者，巴巴达斯已禁食一个月，仅仅饮水。

一名信徒的妻子，同意并填表参加撒晤斯之后，突然去世。巴巴告诉这位信徒：“为何对此烦恼？视我为妻，同我结婚。”

组长说这人易动感情，巴巴回应：“谁说感情是坏事儿？情爱有什么错？感情本身没错，但爱是另一码事，与情感相当不同。”

孟加拉爱者恳求巴巴来访，通过达善，祝福加尔各答的赛古鲁罗摩克里希那的跟随者。巴巴反问：“为何要我去那儿？我已在那里；一直在加尔各答，无处不在。通过你们说话的是我，通过你们听讲的也是我。我去不去哪里，无关紧要。”

一男子奉上一幅巴巴相片，巴巴用相片触额头，对照片里的自己表示敬拜。

介绍巴吉瓦的哈瑞拜·帕特尔时，巴巴评论：“他是古吉拉特邦的伟大爱者和工作者，创作有多首古吉拉特语歌赞美我。”

下午4时，会见结束之际，巴巴说：“请注意。每个人都同我见面和拥抱之后，全体都来帐篷安静坐下，等着做阿提。之后我去美拉扎德，明早回来。我身体欠佳，如果发热，后面几天可能就来不了。因此，今天的紧张活动后，你们要让我休息。从明日起，都不要试图私下或上台见我——当然，除非被我召见。只有在25日，才可以再次达善——给我献花环，触我的足。那天不拥抱。”

随后，巴巴介绍古斯塔吉的俩兄弟，霍米和斯拉姆森：“没人能介绍参加撒晤斯者；只有我知道他们。”古斯塔吉的侄女侄子也来了，看见他们巴巴很高兴。

安得拉的玛里克·阿朱纳·劳奉上两本有关巴巴的泰卢固语新书。

考杜瑞·克里须那·劳，拥抱巴巴后，精神恍惚，只是喃喃地说：“巴巴，巴巴，巴巴。”

“他对我的爱独特。”巴巴表示。

对安得拉邦的四位工作骨干——达纳帕希·劳医生、库图姆巴·沙斯特里、兰伽·劳和玛里克·阿朱纳·劳，巴巴说：“库图姆巴最可靠。我想在接见其他工作者前，一齐见见你们四个。看见你们四个一起，让我高兴。”巴巴再次拥抱他们，并告诉在场者：“这是安得拉邦的四大工作者。”

埃瑞奇的舅父美赫吉·萨达走上前，巴巴评论：“他的生活非同一般。全部时间都用在求道、念我的名和传播我的爱上。他性格纯洁，一心只想把一切给那些受苦者。我在考虑哪天让他瞥见一下。记住，这跟内在体验无关。我打算给他的，只是对我真实状态的一瞥。”

提到美赫文·杰萨瓦拉，巴巴表扬：“他是埃瑞奇的弟弟和我的珍宝，独特的珍宝。他从头到脚都属于我。”

巴巴转向伊迪萨沙希拉朱，说：“我知道你是怎样辛苦为我工作的。”

有位信徒再次排队，想被第二次拥抱。巴巴注意到，提醒他：“还有许多人一次还没轮到。”

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侄子也在场。巴巴介绍说：“他很爱我，我很爱他。”

从安得拉来的俩兄弟，巴斯卡拉和罗摩巴德拉·拉朱，非常虔诚。见到他们，巴巴评论：“他们深深爱我，在心底深处。你们想象不出他

们对我有多爱。他们做了一幅《神曰》图，献在我足前。这幅图我很喜欢。”指示将该图挂在美拉巴德大厅，又说：“几年来兄弟俩坚定不移地做我的工作。他们的剧组在安得拉的各村镇上演了99场布拉-卡塔（描绘美赫巴巴生平的民间戏剧），并请求于2月25日在这里演第100场。我欣然同意。”

来自泰米尔纳德邦的韦鲁杜纳加尔的拉贾·穆罕默德夫妇来见。巴巴介绍说：“他是个真正的穆斯林。曾在马德拉斯任副警司。后在庞蒂切利任总警督。他很爱我。妻子是我的信徒。他们将对我的（内在）体验写下，寄给阿迪。想读的可读一读。”

卡纳克丹迪·苏亚那拉纳医生来接受拥抱时，巴巴称赞：“这位苏亚那拉纳医生是我们的一切——医生、厨师、仆人、爱者，一切。”

下午5点，巴巴喝了点水，又咳嗽。说：“第一组在时，我也在这时咳嗽。谁在惦记我？”埃瑞奇解释说，巴巴对第一组提这个问题时他们答不出；巴巴提醒说是“迫近的乌云”在惦记他。巴巴确认：“乌云迫近，在惦记我——此乃事实。”

罗摩林伽姆·沙斯特里上前，巴巴说：“我为他取名巴巴·沙斯特里。他自幼倾向于拜访圣人。哪儿有我达善他去哪儿。为达善我，他从安得拉到萨考利，从安得拉到哈默坡，等等。”

下午6时，达善在阿提歌声中结束。巴巴离开帐篷到房间，与满德里议事。之后前往美拉扎德。

2月23日星期天，上午8点15分，巴巴来到美拉巴德，与满德里和管理人员议完事，于9点零5分进入帐篷。高达乌丽·麦已在主席台另一把带垫椅上就座，在巴巴进来后达善他。接着是奉爱歌曲和古吉拉特阿提，唱毕，巴巴向聚会者合掌致意。

巴巴将提鲁玛拉·劳召到主席台，将英语发言译成泰卢固语。询问患病者的情况之后，说：“上周我向撒晤斯参加者介绍高达乌丽·麦，现在我把她介绍给你们，讲讲她的伟大。埃瑞奇将把我对第一组讲的话念给你们听。”听完埃瑞奇的宣读，帐篷回荡起“高达乌丽-玛塔-凯捷！（胜利属于高达乌丽母亲！）”的欢呼。

接下来，安得拉巴赞组演唱歌曲。巴巴召劳萨赫伯·阿夫斯瑞上台，要他用波斯语念诵哈菲兹的一句对诗。对诗也被译成英语、泰卢固语和古吉拉特语。译文如下：

“不能走出自身天性，
怎能行走真理之道？”

巴巴阐释：

这条道路充满难言难忍的艰辛困苦。我的真相就连瑜伽士和圣人都无法测量。哈菲兹谈到“走出自身天性”。可天性是什么？现在我不打算重复形体和意识进化主题。这些我在书中已做过不少解释。我们就从孩子的出生谈起。孩子的出生归因于往世羯磨。他或她一出生，就开始体验在往世积累的业相。孩子将有什么天性？当然，孩子的天性要依其往世业相（心体印象）而定。他或她定将按照在往世积累的业相，来行动、感受和思考；必须体验这些业相，别无它路。此乃“必然律”。

除了这个无情的必然律，环境状况也帮助孩子根据往世业相，来行动、感受和思考。一见日光，孩子就开始成长，日复一日。一出生必然哭叫。必然吃奶。必然越长越大。必然有名字。其性别、特点、性格、爱好等等，皆由必然律决定。孩子不知自己从何而来。也不会想这些。理所当然地出生，生活。孩子有性别、姓名，会哭叫、吃喝，后来上学念书、享乐受苦——这统统归因于天性。

哈菲兹指的是孩子的天性。此乃必然律。正是你所创造并滋养的天性本身，让你认为自己是男是女、身体好坏、是美是丑；让你感到饥饿、强壮、不适，等等。

现在我们来看灵性道路上的困难。什么困难？在灵性道路上，始终无法测量我的原始真实状态。何以如此？我来告诉你们原因。哈菲兹怎么说？他说：“走出自身天性。”也就是“违逆自身天性”。天性让你感到饥饿，想吃东西。感到饿你要食物吃。哈菲兹要你不吃，这是违逆天性，也就是说“走出”天性。如果天性说你不饿，按哈菲兹的意思，你必须违逆它，必须吃，大吃。你想睡时，按哈菲兹的意思，你不能睡。这是我们对哈菲兹对句的理解。

但真是这样吗？不是。我来告诉你们哈菲兹的真正意思。按照哈菲兹的字面意思，你想看什么，不要看；不想看什么，必须看。这是走出自身天性的意思。这种“违逆自身天性”的例子，不胜枚举。

再举一例：你跑步上坡，会气喘吁吁。这种情况下，你不可喘气；必须正常呼吸。反之，你感觉正常时，不可感觉正常；必须使劲呼

吸或喘气。因此，你要走出自身天性，几乎不可能；你要证悟我的真性，几乎不可能。该怎么办？

哈菲兹前来搭救，给了解决方法。这个办法也很困难，几乎不可能；但难度和不可能性少一些。哈菲兹说：

这时，巴巴要劳萨赫伯用波斯语念对句（后被译成泰卢固语和古吉拉特语），巴巴的英译如下：

“你这疯子！若有成道的疯狂，
那就成为至师足下的尘土！”

巴巴继续授述：

我们回到“成为至师足下尘土”。哈菲兹的意思是什么？尘土没有自己的思想，没有自己的意志。可以把它踩在脚下，涂在额头，或悬在空中。就彻底服从而言，没有比“成为尘土”更真更好的例子了。

你们谁要是不理解，也别苦恼。只要看着我，想着我，就行了。文字没有真实价值。你们理解，挺好。不理解，何须烦恼？

最后巴巴提问：“我们说服从，是什么意思？”并让埃瑞奇宣读他上周授述的《四类服从》语录（在普纳和孟买也有讲）。之后，劳萨赫伯背诵另一位波斯诗人的作品，巴巴翻译：

“经过年复一年的强烈渴望神，
在千百个属神爱神者当中，
有一个证悟神。
在百万个不为己只为神活者当中，
只有一个证悟神！”

巴巴总结说：“这让我们对证悟大我道路上的巨大困难有所了解。玛旦表示男性，指“真男人”和属神者。在百万个这样的人里面，年复一年地强烈渴望神之后，只有一个能证悟神。”

已是11点40分，安得拉巴赞组用泰卢固语唱歌和阿提。高达乌丽麦尊重巴巴的希望，同女尼们离开。巴巴说她将在他生日那天回到美拉巴德，并要在场者在她离开时，向她高呼致敬。

从安得拉的凯沙瓦若姆村，当天还来了几位基督徒爱者。巴巴召他们上台拥抱。

随后，安得拉爱者请巴巴批准在他的生日为他洗足。由于那天日程拥挤，巴巴建议他们分别挑选12名男女，代表全体在场者履行仪式。说：

“在 25 日帕达 - 普佳（拜足仪式）之后，你们都可以过来达善，给我戴花环，触我的足。但那天不会有时间拥抱。昨夜我做宇宙工作，躺在床上时翻身，压到身体任何部位，都感到疼痛。都因为昨天的大量拥抱。”

就临近的生日，巴巴说：“就我而言，不是什么特殊日子；对你们大家很可能是，也应该是。对于我每天都是生日。”

一名信徒站起，声明：“如果我们不能就选拔 12 名男女之事达成一致，就不配在这里。”在笑声中，巴巴任命他主持选拔委员会。

之后遣撒晤斯组去用午餐。下午 2 点 45 分，巴巴回到聚会帐篷。在规定的 3 点钟，许多人尚未到场。巴巴调侃说：“我听见吵闹一片。他们在宿舍打呼噜？”

布焦·梅塔应声答道：“那不是宿舍，是狮子吼窝！”

巴巴指示他：“去叫醒他们，都赶快过来。”

几人强忍着咳嗽，巴巴说：“想咳嗽别强忍。尽可自由咳嗽。要无拘无束，自在放松。”

并继续解释：

今天上午我讲到不同类型的服从。我的有些爱者的服务，不属于其中任何范畴。而属于完全不同的类型。

在上次给参加撒晤斯者的通告里，特别提到，谁都不得找我单独会见。我要是召谁到我房间，是另一码事。那是我的意愿。有些人远道而来，不但从印度，还有从拉合尔和卡拉奇，历尽艰辛。有 10 到 15 年多没见我。他们是我的热忱爱者。如果我叫他们到屋里小叙，不意味着特殊会见。在某些情况下，即便我接见某个人或团体，也是我的意愿，不等于其他人可忽视我的通告，要求会见。我连谈正事的时间都没有，哪有时间闲聊？我召见他们，只为问询情况，未必是会见或聊天。

有些爱者服从我，想 100% 遵守最近的公告，他们问：“巴巴，您召其他人到房间面谈。而我们除了服从您的通告，犯了何罪，得不到您召见？”他们的服从属于这种类型。

我常见普纳、孟买和古吉拉特的爱者。倘若他们有人坚持会见，跟我讲我刚才说不要做的事，这会让我难过。每一个来找我的人都谈，只用一点时间，就五分钟。如果普纳和孟买的爱者要求这种特权，会让我难过。所以，让我们达成共识，你们给我个准信儿。你们要

么今明天逐一个别会见，以此度过整个撒晤斯；要么打消个别会见的想法，待在聚会帐篷，我和你们全体一起，授述语录，听唱巴赞，这样你们都能看见我，我也能和你们都在一起。你们做个决定，告诉我，你们选择哪个。一方面，我希望你们都听到我想告诉你们的重要事情。如果你们都认为我是神，而神无所不知，那是什么让你们有的人单独来找我诉苦？

对于行道者，我是赐予他们生命和光明的太阳。有些人在太阳的光与热中，将自己焚为灰烬。有些人只想要太阳的温暖，小心翼翼地远离强光。还有些人想呆在凉荫下，并且打着伞行道。这是三种类型的行道者。

巴巴再次提及几位爱者不顾通告，寻求私下会见之事。“我希望你们给我个说法和决定。”巴巴说，“在聚会帐篷这里，还是在小屋会见，对我都一样。”

在场者异口同声答应，在帐篷同享巴巴的撒晤斯。巴巴回应：“那你们要保证别聚在我小屋周围，流连或偷窥，企图进屋或引我注意，以便得到会见。我要想召见谁，定会召他，等他来——不管他在哪儿。

“现在开始《上瘾圣人》语录。在上周撒晤斯，我讲了，不如说开始讲，这个话题。若时间允许，我打算今天继续并讲完。也可能持续到明日。我会给你们讲几个要点，稍许休息听听巴赞，再继续授述。这会缓解单调。如果你们持续听讲，就会开始打瞌睡。不但你们感到困倦，我自己都会感到困倦，需要放松，诸如听听巴赞或笑话。这篇关于上瘾圣人的语录很精彩。”

“茶水应该在3点前就安排准备好，可这会儿尚未备好，这个上瘾故事也没准备好，真是祸不单行。难怪诸位昏昏欲睡。”

之后埃瑞奇宣读上周撒晤斯巴巴授述的要点。下午3点45分，不同的巴赞组演唱。之后大多数男女去用茶，巴巴留在棚内听音乐，跟几个人打趣说笑。

下午4点35分左右，继续授述。充分阐释之后，巴巴总结：“所以说，通过上瘾圣人，好坏反弹，相互作用。终极上这一切都归因于我的游戏。不是任何人的错。而是我的里拉（游戏）。我在一切众生，做一切事情，又什么都不做。”

在5点30分唱阿提。之后巴巴敦促爱者：“要勇敢，要开心。我

和你们是一。永恒属于我的无限，有一天也将属于每一个人。记住，我和你们是一，而非你们和我是一！”

巴巴站起，接着又坐下，说：“明天是工作者会议日。我希望各组工作者聚集一堂，不分中心，而是全体工作者一个大组。人人都会说自己是工作者。不可能召集所有的人参加工作者会议。工作者由组织者挑选。”

“会议将于明天下午3时到5时举行。我将对他们谈谈真正工作和真正工作者。将强调这两个话题。我要的是名副其实的工作；否则，我说根本就不要工作。虚伪和自我，我不会容忍。明天在工作者会议上，我将对此详细解释。你们当中参加过上周工作者会议的，明天就不必参加了。”

下午6时许，巴巴离开，前往美拉扎德。

翌日2月24日，早晨8点20分，巴巴返回美拉巴德。在小屋与满德里交谈后，于9点30分来到帐篷。说：“今天我发烧高过前两天，还着了凉。”

埃瑞奇宣布，巴巴希望讲完他给第一组的《分裂自我》语录，以及有关内在体验的《神圣幻觉》；但很遗憾这要用三小时。

巴巴补充：“现在不是阐释的时候。撒唔斯之后，我会确保这些语录寄给各组长分发。这是我的独到解释。”

巴巴指着坐在他右侧的埃尔查，开玩笑：“作为消遣，我很想揪他的头发，就像昔日君王对宫廷小丑所做，小丑头发被揪，还得保持微笑。”

随后，埃瑞奇按巴巴指示，宣读《分裂自我》语录。

有位男子打断，就真我和假我问道：“‘我’是指肉体吗？”

巴巴答：

提这个问题的，就是假我。“我是谁谁……我肚子饿……我失眠了……我有家庭……我财产损失。”这些都是假我，包括肉体、精体和心体。同理，我的翻译和听讲者，也都是假我。

假设埃尔查是穆斯林。这是他的假我。他只崇拜敬仰唯一的真主安拉。然而，他在祈祷时，却满脑子世俗物——家庭、工作、生意。因此他敬拜的不是真我，而是不计其数的假我。

随着提鲁玛拉·劳将上述解释译成泰卢固语，巴巴陷入沉思，时而有力地挥动手指，仿佛在驱赶什么。有时，他的手指动作似乎在召唤某

人，或发号施令。还一度达善自己。中间，巴巴打手势向某人表示安慰，接下来似乎要另一人等候。

古吉拉特语译者布焦梅塔，误将“爱”一词译为“巴克提”（信奉）。巴巴干预，拧他耳朵，并解释道：

爱不能称为巴克提；爱是巴克提的完成。爱是最高的。我们可以说它是巴克提的最高类型。

巴克提和爱有一个区别。例如，这里是巴克塔（信徒）和巴巴。巴克塔崇拜巴巴，做巴克提。当巴克提增强，臻至顶峰时，巴克塔焚烧，发现自己和巴巴之间没有隔阂。让巴克提达到这种顶峰，那时巴巴和你自己之间将没有面纱。

“你们可别想当然，都以为自己就在那种爱状态。”巴巴揶揄。

爱之道是第三条道路。第一条是行动之道，服务其他的假我。第二条巴克提之道，崇拜这些假我。

第三条爱之道，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要全神贯注听我说。歼灭自我存在并融入巴巴的，只有极少数人。对希望爱我者，我已给他们指示。爱就是爱。脱离浅薄，不拘形式。爱者必须遵守至爱的希望，总是让至爱高兴满意。

如果你们把我当作至爱，你们的至爱的希望是什么？就是：

不要逃避责任，比如家庭、职业、工作等等。

要忠实地履行世间义务，但脑子里要记住所有这一切都属于巴巴。

当你感到幸福时，就想：“巴巴要我幸福。”当你经受痛苦时，就想：“巴巴要我痛苦。”

顺从于每一种形势，真诚地想：“是巴巴把我放在这种情形中的。”

认识到巴巴存在于每个人，因而尽量地帮助并服务他人。

巴巴接着强调说：

我以我的所有神圣权威告诉你们，无论谁——任何人和每个人——只要在生命最后一息持我的名，都会来我这里！

因此，在最后一息不要忘记我。但除非你从现在就开始持我的名，总是想念我，并且坚持不懈，否则你在离开身体时，就无法记住我，念我的名。即使你每天全心全意持我的名一次，足矣。最终你将因而来我这里。

巴巴最后说：

今天的灵性话题到此结束。让我们略微回到世俗层面。现在是10点45分，我听说昨天晚上，为明天（生日庆祝）给我洗脚和献爱礼，在选人上出现混乱分歧。对此我有个解决办法，感到这会令你们人人满意。

有很多年，邻村阿冉岗的爱者，步行45英里到托喀，在两条圣河交汇处取河水。归来时用竹竿挑着重水罐。禁食只饮流质，在河中沐浴净身。其中一些是贱民，每年在我生日都这么做。生日时我经常不在这儿。他们将圣水洒在我照片上和其他跟我有关的地方，回家膜拜我的相片。如果我碰巧生日那天在这儿，就让他们过来致敬。不过，无论我在不在这儿，这些村民年年都步行到托喀取回河水。

明天这些村民会从托喀的河取水回来——大概12个人，也许更多。已命彭度让他们带河水来这个帐篷。届时我会拿水为自己洗足——亲手做自己的帕达-普佳（拜足礼）。之后，你们都可以拿水作帕萨德。抹到额头上，或听从爱心饮下，随意怎么用都行。这将等于你们每个人为我洗足，因为我在每一个里。希望这让你们全体满意。

接着说：

对第二件爱礼之事，我有个办法。有打算或决定将现金献在我足前，作为爱礼的，应坚持这个决定，不管多少（100、50、10或1卢比）。现在不要改变捐款金额，试图增减了。不过，明天别把钱放在我足前。用它购买书，帐篷外面就有出售。买后发给各自中心的其他人。

有能力负担的，尽量多买几本《听着，人类》。例如，谁若想把100卢比献在我足前，可买4本《听着，人类》，送给买不起书的人，或交给别人处理，比如放在村镇图书馆，以便传播我的讯息。书要免费赠送。捐款额小的，就买小册子或相片等送人。

还有一本小书《生活极致》。阿迪说有一批已到孟买码头，很快就到。我要求书到后以每本1.5卢比低价出售，你们都可以尽量多买送人。

你们中连一卢比也付不起者，也不要烦恼。明天我要的是爱礼。购书者不要让书闲置，要确保书的传阅，或者尽可能在家乡多送几

个人。

有关明天的活动，我们已处理了两个主要问题。世俗层面还有第三个问题。今天早晨，阿迪7点钟就到美拉扎德见我，满面愁容。他说出了个差错，负责安排的韦希奴异常担忧。

事关为安得拉组安排的返程火车。一辆专列必须有500名乘客。却发现人数大约是400或更少一点。赤字接近3000或2000多卢比。不管2000或3000，甚至1000卢比，都是相当严重的赤字。

我今早驱车到美拉巴德时，韦希奴早就站在路边准备见我，他显得忐忑不安，实际上直发抖。我知道怎么回事，安慰他说：“韦希奴，你自幼跟我一起。与你对我的爱相比，3000卢比的赤字根本不算什么。哪怕赤字30亿卢比，与你的爱相比，也根本不算什么。莫烦恼，别在意。”

现在，你们这些参加撒晤斯者，都不要为之担忧。别担忧赤字，也别担忧韦希奴的担忧。阿迪出了个主意，建议取消专列，让大家乘常规火车回家。不过，我不喜欢这主意。我希望专列到这儿，开到离此几步之遥的铁道线，拉上你们全体和行李。无需大老远去阿美纳伽车站。不要任何人出一分钱，弥补这个巨额赤字。我希望你们都专注我，越来越爱我。这样我会满足于你们的爱。不希望你们担忧，在赤字方面花钱。我自己将承担这个赤字。

巴巴继续解释：

我们解决了三个问题：

- 1) 帕达－普佳（为我洗足）；
- 2) 献给我的爱礼（现金）；以及
- 3) 涉及专列的赤字。

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有待解决，对此我爱莫能助。希望你们大家解决。我原计划开两场会议：一场工作者会议，一场分组会议。上次撒晤斯就有两场这样的会议。但这次撒晤斯时间有限。明天是生日，我们仅剩今天下午。只有两三个小时。我希望每组跟我呆上15分钟左右，只是随意聊聊天，没有语录或严肃谈话，只是相互开玩笑——我对你们，你们对我。

我也想开一场工作者会议，这非常重要。可惜剩余的时间很有限。关于工作，我发现到处是工作者之间不和。我不喜欢工作者聚会时

发生冲突。解决一场冲突我要用近5小时。在普纳，我给工作者会议充裕的时间，与他们相处4小时。上周在美拉巴德，我召开工作者会议，对他们解释了真正工作和真正工作者。（1954年）在安得拉，我用了整整一夜对安得拉工作者解释什么是真正工作。就此还印了一本小册子（《谁是真正工作者和巴巴对真正工作的解释》）。

归根结底：要让他人遵循我的指示，你必须以身作则，通过自身榜样，传播我的爱和讯息，让他人跟从我。你通过自身榜样，才有可能带动他人效仿你。不过，如果你自己不能完全和诚实地遵循我的指示，至少要坦诚地告诉他们，你自己遵守不了，只是在转述我的讯息和指示。

如果你自己没有100%地真正感到并确信我是阿瓦塔，就不要对他人说美赫巴巴是阿瓦塔。你自己不确信我是阿瓦塔，就别对他人说美赫巴巴是本时代的阿瓦塔。

巴巴最后说：“时间有限，希望你们都做出选择，工作者会议还是分组会议？”

全体异口同声说：“分组会议。”

“我们今天下午2点半到5点半，分组会议。每组可来和我呆上15分钟左右。分组情况如何？总共几组？你们怎样分组？”

建议各种各样。提鲁玛拉·劳建议按语言分三组：1) 说泰卢固语者；2) 说古吉拉特语者；3) 不说上述语言，只懂英语和其他语言者。巴巴接受他的建议，表示这样的话每组可有更多时间——半小时或45分钟。泰卢固语组最大，第一个在帐篷开会，其他语组在美拉巴德大厅开会。

接下来是泰卢固语和古吉拉特语歌，还有阿提。巴巴在离开帐篷并叫大家用午餐之前，评论：“这次撒晤斯要归功于女子。有许多女子应该在此，却因照料孩子和家庭责任，未能成行。我多希望你们男的留在家里，料理家务和孩子，让女子大批来。”

巴巴从帐篷来到厨房，被介绍给来自安得拉的两位厨工。还检查了准备工作，问午餐做了什么。还到储藏室查看蔬菜、面粉和烹饪材料。查干已做好拉都甜食，次日作为帕萨德分发。巴巴尝了一个。

普纳的马拉地语报纸《狮报》的助理编辑，K·N·索曼，也在厨房干活。巴巴对他的服务精神满意，称赞：“他是位硕士，有学问。却谦卑地在厨房干活儿服务我。”

午餐后，巴巴在回遮篷之前，倚着手杖站在屋门口，观察了一会儿现场。拉瓦尔碰巧路过，巴巴开玩笑：“埃尔查对我说，你哪根筋不对了。是真的吗？你多大年纪了？”

不过，拉瓦尔则以惯常的高昂情绪，宣布：“巴巴，我只想死在您足前！”

巴巴问：“那你的家人谁来照顾？”

“我交给您了，巴巴。”

“谢了。”巴巴苦笑道。

下午2点半，巴巴到帐篷会见安得拉组。途中在女子宿舍稍停，她们不胜欣喜。

进入帐篷，巴巴在台上就座。说：“我们将聊天消磨这一个小时。埃瑞奇难得有空小解。他若是去厕所，撒晤斯男子就围上去，他要花一小时才能回来。他在美拉扎德还要照料许多事务，包括守夜。”

巴巴将达纳帕希·劳、库图姆巴·沙斯特里、兰伽·劳和玛里克·阿朱纳·劳叫到台上，问过每人年龄，说：“我跟安得拉的联系久远。在这一次，我的阿瓦塔时期，安得拉成为独立邦省。除了安得拉，我跟整个南印度都有联系。我说这个，不是为取悦或迎合你们，是实言相告。这就是你们这些人爱我的原因。”

又风趣地说：“尽管这次撒晤斯是专为女子的，我看得出男子想拥有占据前排、将女子驱逐后方的特权！”男子都笑了，遂从前排起身，为女子腾位置。一时，场面十分热闹。看见巴巴打手势，示意剩余时间不多了，都安静下来。巴巴说：

有一点是肯定的：我爱你们胜过你们爱我。你们出于对我的爱，远道而来参加撒晤斯陪伴我。你们在安得拉等地为我做的每一项工作，我都一清二楚。你们不必告诉我任何事情——甚至在你们想到做任何事之前，我都知道你们将要做什么。我还知道你们试图用来服务我和为我工作的戏剧和歌谣。

你们都说神无所不知；说你们接受我即神的化身；说我无所不知，知道过去、现在和未来。但你们所说的“神无所不知”指什么？我怎样在幻相中做自己的游戏，没有人知道。事实是摩那里有时空，实在里没有时空。仔细听着。这说着说着成了一篇语录，无论我怎样不想这样！

我告诉你们，没有什么发生过，没有什么将发生。一切都发生在此刻。此刻是永恒的，且永恒下去，以至于下一刻将成为此刻。在那之后的下一刻，也将成为此刻。因此，这个当下此刻，体现了一切过去和未来。

你曾是儿童，长大成人。你经历的那些年，都体现在这个当下此刻。惟有幻相中，才有时空。实在中，没有时空。在我的真实状态，惟有此刻“是”——此刻永远“是”。

过去和未来的亿万年，都体现于这个实在状态。亿万年之前发生的事情，我知道；今后亿万年将发生的事情，我也知道。我在你们每个人里面。我无所不知。我知道你们每个人明天会想什么。我说你们无需告诉我任何事情——你们曾经怎样，怎样感受，怎样思考，怎样工作，现在为我做什么工作。我既然无所不知，必定知道一切。我的确是无所不知！

所以对你们最好的事情，就是爱我，为我工作，诚实地爱我。工作中绝不能有哪怕一丝的虚伪，不期待回报。其实我对你们的工作和爱感到高兴满意。

巴巴话锋一转，问道：“现在，有哪个懂英语的让我开开心？”巴皮拉朱起立。巴巴看见他，评论：“惟有此人能让我又哭又笑。”巴皮拉朱用一口无人听懂的“安得拉腔英语”侃侃而谈，引得巴巴和众人阵阵爆笑（和流泪）好几分钟。之后他表情激动地走上主席台，达善巴巴，接受拥抱。

一位老年人向巴巴转达他儿子的爱，以及另一位未能到会者的问候。“此外还有什么可给吗？”巴巴回应，“我是爱海。”

埃瑞奇报告巴巴，休息期间，有些人通过纸条，对巴巴决定让他们用本想献在他足前的钱买书，表示不满。对此，巴巴表示，他们可按良心指示去做，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向他捐献珠宝或金银首饰。巴巴再次强调原本就没必要献礼物，说：“我将完全满足于对参加撒晤斯者的诚爱和忠信。”

随后又说：“不是半小时，40分钟已过。这5分钟，我给泰卢国语组说几句临别赠言。这是我最后的撒晤斯；明天将是我最后的生日。也可能意味着我会离开肉身。不过我将永远活在你们——我的全体爱者里。”

“今年5月，我将去美国，再去澳大利亚。回来之后，不再举办慈善、撒晤斯或庆祝。这相当确定。因此要越来越爱我。越来越服务他人。始终诚实地爱我。总是想着我。不要炫耀爱，也不要宣传。言传身教，说到做到。我祝福你们全体。”

在“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欢呼声平息下来后，巴巴表示，他将在26日上午率撒晤斯语组上美拉巴德山，参观他的陵墓。

达纳帕希医生请巴巴重访安得拉，巴巴指出身体上已经不允许。

下午3点40分散会。巴巴的座椅被扛到美拉巴德大厅。古吉拉特语组已到场。巴巴呷一点水，顺口对希度表示：“你可能会得TB（肺结核）。 ”

对古吉拉特语组，巴巴说：“我刚从数百名泰卢固语男女身边来你们这里。那儿的氛围多么友爱美好。可我一看见这些帕西男子，不由想起古斯塔吉常说的——帕西男人淘气捣蛋，直令魔鬼闻风丧胆！”

巴巴幽默地指指埃尔查，说：“他是这伙人的魁首！”又调侃说：“在这些捣蛋鬼中间，我都忘了想说的话！”

接着开始：

看到本组的女子坐在前面，令我高兴。在第一组，女子坐在后面。毋庸置疑，帕西女子就是聪明。今天我们聚集在此轻松聊天。但在开始前，我首先要告诉你们不要担心。不管遭遇什么痛苦，都要满怀对巴巴的信爱，去忍受。至多会怎样？大不了你会死掉。显而易见，你迟早有一天得死。你活一天，接近死亡一天。为何不想你从一开始就没有身体，从而超然行事？你必须记住一件事，那就是要诚实。我在万人万物里。神知晓一切，因此要顺从他的意愿。

（巴巴指着一个人）你一度是儿童。如今长大成人。在童年与成年之间，你经历了诸多苦乐。它们现在何处？事实是无喜亦无悲。你思想并体验一切，是因为幻相。二三十年后，你甚至会忘记今天的想法和事件。你陷于摩耶之网，所积业相把你越来越缚于摩耶。例如，有人睡觉，梦见自己要被强盗杀害。他吓坏了，醒来，不敢接着睡，怕做同样的梦。然而同时，他也知道那是一场梦。因此，整个人生就是一场梦，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惟有永恒的现在——永恒当下！

我原本不想阐释，可看见眼前有些面孔，引出这些严肃话题。

希度为巴巴端来茶，巴巴问谁要的。希度答：“您亲自叫我拿的。”巴巴会心笑了，因为他对希度打手势，说他会得TB（肺结核）时，希度误会，以为他要茶。巴巴饮了一点，把剩余的递给卡卡·巴瑞亚。

接着巴巴要听逗趣故事，拉瓦尔讲了一则，听众哄堂大笑。更多故事之后，撒晤斯语组离开大厅。但巴巴又召他们回来，通知：“我从西方回来后，不再有任何达善、撒晤斯或庆祝。所以我说，要越来越爱我。

“情况困难，我的衣边可能会从你们手中滑脱。我感到一年之内，这个身体可能脱离。莫错过这个机会。怀着清白的良心和开放的心灵，真诚地爱我，帮助那些需要者。我永恒存在。”

埃瑞奇说，巴巴可能到孟买或别的城市看板球赛，或者只是呆在某地放松一下。他不受局限。但任何人听说他在当地，都不得来见。

散会后，下午4点35分，巴巴饮水时又咳嗽。5分钟后第三组来见时，巴巴提到此事，说：“我从内心感到，这个身体不久将离开我。乌云快速临近，这几天下午总惦记着我。同前面两组的会见，让我高兴。现在我们要不要谈严肃话题。在此随意聊聊。”

巴巴想听点搞笑的，穆提博士讲到几天前他正刮胡子，卡勒匆匆进入盥洗室，冲到他前面。穆提虽不乐意，还是给卡勒让路，一边心想，倘若卡勒刚刮一半脸，正好被巴巴召见，该有多滑稽。穆提不知道巴巴已到，没出几分钟，就派人叫卡勒，后者只好半脸泡沫去见巴巴。

巴巴问埃尔查是否偷了德希穆克博士声称遗失的电影胶卷。

A·C·S·查瑞迟到了，巴巴问他延误的原因，要他讲点好玩的。“试试别人吧。”心情低落的查瑞应道。

穆提介绍了加尔各答赛巴巴中心的秘书P·S·V·埃耶先生。埃耶讲了件趣事。

埃瑞奇复述了巴巴对其他组讲的其无所不知。之后巴巴说：“这全都是一场梦，但你们的体验并非如此。如果你睡觉做梦时，我敲一下你的头，你会立即醒来，并意识到都是一场梦。”

巴巴又说：“如果你服务人，就诚实地服务。总是想着我，总是念记我。”

埃耶插话说想做巴巴的普若查（宣传）工作。巴巴纠正道：“对我的工作，别用宣传这个词。我的工作传播爱。赛巴巴的工作不会与我的冲突。我就是赛巴巴！如果你真正爱（舍地的）赛巴巴，如果你全心

做他的工作，就等于做我的工作。”

并安慰查瑞：“我知道你的处境和困难，也知道你怎样不顾这些，紧紧抓住我的。”

巴巴对哈吉万·拉尔在哈默坡，以及德里的沃斯·迪奥·凯恩，为他的事业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拥抱他们。

巴巴还拥抱了拉贾·穆罕默德夫妇。对加尔各答的爱者，巴巴让他们放心，说他知道并欣赏他们为他做的工作。并拥抱了加尔各答的 A·V·拉戈哈夫鲁。会见结束。

巴巴将安得拉的四位领导 K.D.R.M. 叫到大厅，单刀直入问道：“你们中间有没有合作与爱？”

达纳帕希、兰伽·劳和玛里克·阿朱纳肯定作答。库图姆巴·沙斯特里犹豫不决，因巴巴要他们诚实回答。最后，库图姆巴说没有问题。

巴巴提醒他们：“记住一件事：时候已到。一年后，这个身体肯定脱离。这个期间，你们要展现勇气。是时候了。我不在这里时，世界上将有百万人做我的工作。我是上帝化身，毫无疑问。你们自己之间要有爱，然后对他人传播此爱。我了解你们的家庭、财务等困难。对你们没有更多要说的了。乌云接近爆发。我一从美国回来，你们就会发现，我说的已经发生。不要将这个告诉其他撒晤斯参加者。”

巴巴最后说：“你们的这个肉身是暂时现象。对此你们难以接受。但在这个身体层面，如果你们在我身边，则是大幸。”

安得拉的“四大支柱”离开房间后，巴巴召见孟买、普纳、瑙萨里、阿美纳伽、那格浦尔、德拉敦等地的亲密爱者。亲手给每人一册《37 号生活公告》（巴巴的警告）。公告包括巴巴给爱者的 6 个月指示，直到 1958 年 3 月。巴巴命他们重新阅读，并强调真诚遵守指示的必要。对最近结婚者和即将结婚者，也给予特别指示。之后，巴巴离开，回美拉扎德。

2 月 24 日巴巴已批准参加撒晤斯者为其 64 岁生日装饰营地。他们在有限的时间内尽了最大努力。路边临时搭起大门。聚会棚被特意装饰。主席台上，阿冉岗爱者提供的船形座位铺满鲜花，座位上方悬着灯光点缀的华盖。一些女子在巴巴小屋前面地上画了彩绘，并张灯结彩。搭建的拱门上面用花体写着“欢迎”字样。从公路到聚会棚的临时道路两侧摆着花盆。满目的拱门、旗帜彩带，给美拉巴德披上节日盛装。

撒晤斯男女从2月25日清晨就一直在静思、唱赞歌和阿提——用爱光照亮美拉巴德。为接巴巴专门安排的一部敞篷轿车，也装饰成船形。由阿冉岗的拉克希曼·马瓦德驾驶。全体撒晤斯成员往阿美纳伽方向步行半英里，迎接巴巴。长长的阿冉岗村民队伍载歌载舞。阿冉岗爱者已带圣河水从托喀返回。四处回荡着“胜利属于阿瓦塔美赫巴巴！”的欢呼。

与此同时，在美拉扎德，巴巴早晨未解大便。驱车走了一段，巴巴示意埃瑞奇，他需要上厕所。“我们中途在阿迪那儿停下？”埃瑞奇问。

“不用，”巴巴打手势，“赶紧，直接开到美拉巴德。”

途中巴巴又表示急于上厕所。“我们可在阿克巴棉纺厂停车。”埃瑞奇建议。

可巴巴再次示意不行。“一到美拉巴德，我就直接去房间，用那里的便桶；别让任何人进去。”

埃瑞奇尽量加速，可7点半，离美拉巴德还有半公里，迎面是一片欢呼声。埃瑞奇掀喇叭，叫前来迎接巴巴的爱者让道；可得到的唯一回应是，一遍比一遍响亮的“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

巴巴的轿车被包围。埃瑞奇连连掀喇叭，高喊叫人们让车前进。巴巴却示意他安静，不要伤了他们的热情。“这样的机会，他们这辈子只有一次。”巴巴说。轿车缓缓往前移。就这样，爱者的最大喜悦竟是对至爱的折磨！

德拉敦的电影制片人普若卡希·查布拉，率15到20人的摄制组，已于昨日抵达。他让人们井然有序地组成队伍，以便拍摄。另外几名摄影师也开始抓拍，继而延缓前进。又为巴巴鸣放印度“礼炮”（焰火），随着队伍缓缓走过，一些男女往他身上洒鲜花。巴巴的车后，高达乌丽麦坐在轿车里在队伍中紧随。

巴巴的车用了近一小时才驶抵小屋。内急需要排便的巴巴，外在却满面笑容，鼓励爱者继续歌舞。真是奇妙的一幕！全体进入狂喜状态，热情中堵塞了巴巴的车。阿瓦塔通过控制排便之生理冲动，分享他们的幸福。

上午8点半，队伍终于来到巴巴小屋旁。巴巴进屋用便桶。当他再次出现时，引起更狂热的欢呼。巴巴拄着两只手杖，走到装饰漂亮的敞篷车坐进去，以便人人都能看见他。巴巴右边坐着卡卡·巴瑞亚，身后站着库玛为他撑伞。埃瑞奇、美赫吉等满德里，围着轿车组成卫队保护。

拜度的女婿佩西·伊朗尼、阿狄·杜巴希等人，在前面奋力为车开道。由乐队伴奏的泰卢固语甜美赞歌旋律回响着。在高达乌丽·麦的车后，几名帕西女子端着为巴巴做普佳仪式的托盘等。

爱者队伍绕行巴巴小屋，缓慢绕过大厅东北侧走到公路，又上通向聚会棚的土路。8点45分到达。巴巴叫众人进去入座。

随着巴巴和高达乌丽·麦走上主席台，响起“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和“高达乌丽-玛塔凯捷！”的高呼。一批帕西女子率先唱起《生日快乐》向巴巴祝贺，随后是古吉拉特语传统生日歌曲。弥奴·卡拉斯给巴巴戴上花冠。爱者纷纷给巴巴戴花环。

在巴巴入座前，盖麦·杰萨瓦拉和家人，从主席台的台阶上，以帕西方式敬拜他。巴巴取下花冠，向坐在他右边的高达乌丽·麦解释了分别挑选12名男女为他洗足的分歧。因此他决定自己洗足，将水掺上剩下的戈达瓦里河水，让撒晤斯男女涂抹额头。

巴巴离开座位，坐到主席台边缘的椅上。帮助阿冉岗爱者，将托喀河水倒入他右侧的大铜桶里。几名男女拿来装有恒河等圣河水的瓶子，也把水倒入桶中。还往桶中倒了牛奶、蜂蜜和玫瑰香水。之后，巴巴将脚放入洁净的盆中，往脚上倒了四五杯水。同时音乐继续着。巴巴亲手将这洗过上主莲花足的宝贵甘露倒入大铜桶。座无虚席的帐篷爆发出赞美声。埃瑞奇用毛巾揩干巴巴的足。巴巴接着起身，返回原座。毛巾赠予提鲁玛拉·劳，他感激地举到前额和眼睛。

巴巴在从托喀取的水中发现污物，遂指示大家不要尝饮，仅仅用水涂抹前额。后来，在爱者上台达善巴巴时，给每人手心倒一点水。巴巴再次提醒他们不要品尝或饮用。

上午9点20分，用泰卢固语和古吉拉特语唱巴巴阿提。之后提鲁玛拉·劳将他用泰卢固语翻译的《神曰》献在巴巴足前，并发表简短演讲：

“今天是我生命中的独特日子，上帝化身美赫巴巴，神在人间最光辉的显现，给我的灵魂昏暗角落洒下光辉，令我这样一个无知者，翻译他对创世及其目的的著作。这部巴巴用英语授予人类的书，出自他内在的神秘体验和对实在的真知。在任何方面，都不能将其与约定俗成的哲理相提并论。

在1955年11月撒晤斯期间，当巴巴召见并命令我将这部书译成泰卢固语时，我缺乏自信且受宠若惊。自然，表示了不能胜任的担忧。可

巴巴鼓励我说：‘我和你一起；放手去做。’今天，我必须承认巴巴确实给我力量和指导……

我感激巴巴的恩典，不断祈祷他与我在一起，不仅此生，而且来世，直到我融入他。”

巴巴手触译稿祝福，递给提鲁玛拉·劳交付印刷。对他的信爱表示欣赏。

接下来，瑜伽士修达南德·巴拉提，在乐师伴奏下，唱诵他为巴巴创作的英文生日歌。上午9点40分，达纳帕希·劳医生宣读安得拉爱者给巴巴的献辞；之后卷起，放入圆柱形银盒，连同他们集体捐赠的1416卢比，一起敬献到巴巴足前。

莫提博士也代表西孟加拉、比哈尔、奥瑞萨等地爱者，宣读献辞。布焦·梅塔用古吉拉特语，宣读达纳帕希的演讲译文。喀拉拉邦的M·阿南丹医生发表简短致辞，接着是茵度玛提·德希穆克的马拉地语演讲。

最后，上午10点10分，达克代表第一周的撒晤斯语组，简短发言。达克宣读讲稿时，情不自禁流下泪水，引得其他爱者也跟着落泪。他和妻子，像之前的演讲者那样，一起给巴巴戴花环。

之后巴巴表示，因时间不够，停止演讲。开始单独达善。巴巴命他们尽快达善，之后到餐棚用午餐，餐后再回聚会棚。召女子上前。高达乌丽·麦率先达善，给巴巴戴花环，触拜他的足，接受他的拥抱。出席撒晤斯的200名女子一一效法。给每位女子一点神圣甘露抹额。带有爱礼者将钱放入巴巴足前的盒中。

女子达善11点零5分结束。巴巴离开帐篷去小屋（高达乌丽·麦也离开帐篷），半小时后回到座位，以便600名男子达善。很多阿美纳伽当地居民，也在这天来到美拉巴德，庆祝巴巴生日和达善。

萨若希还带来两名美国苏非，奈德和多萝西娅·富特。他们给巴巴戴花环并达善。富特夫妇曾提前把一周印度行程告知巴巴，却被禁止来找他。按巴巴指示，阿娜瓦丝在孟买联系他们，然后他们飞赴德里，打算去阿格拉游览泰姬陵。在那里接到电报称，巴巴允许他们于24日晚到阿美纳伽，参加次日他的生日活动。还说他们当晚必须离开，巴巴不会接见或回答任何问题。夫妇俩飞回孟买，租车去阿美纳伽。旅行社以为他们搞错了，说：“你们指阿美达巴？没人到阿美纳伽观光。”他们保证说阿美纳伽没错。

那位曾拜访过巴巴的苏格兰女子，这次也在美拉巴德参加活动。

巴巴被戴满花环，被送许多礼物：水果、点心、香水、丝绸布、头巾等等。他将礼物还给赠送者。许多人拿来巴巴相片，巴巴将相片举到额前祝福。整个帐篷一直回荡着巴赞和克坦。

男子们达善时，库图姆巴·沙斯特里通过麦克风宣布：“经巴巴批准，安得拉爱者从美拉巴德到维杰亚瓦达返程专列造成的2000多卢比赤字，由（安得拉邦）阿基维杜的朱普迪·苏巴纳弥补。”

苏巴纳曾来找巴巴，恳请负担那笔赤字。说：“我里面的您在支付，巴巴。”

巴巴说：“你爱我，在本地做我的工作，就足够了；把这笔钱用于阿基维杜的工作吧。”

可朱普迪坚持说：“这笔款请让我付吧。我支付此款，将其他钱用于家乡的工作。”巴巴被他的奉爱感动，允准。

巴巴将苏巴纳叫上台，向聚会者介绍。达善继续。他们被告知，不能拥抱巴巴。于是有的吻巴巴的手，有的拉他的手触自己前额，有的流泪，从而以各种方式，表达对上帝化身的深情。对每个人，巴巴都拍一下；对有些人，慈爱地摸摸他们的脸。边施达善，边开玩笑，击掌打拍子伴奏演唱。爱者们将圣水装入瓶子等容器好带回家。

安得拉一名男子对巴巴说：“您和古吉拉特邦有那么亲密的联系，我诚心希望来世投生那里。”

巴巴回应：“你想这么做的理由本身，将诱使古吉拉特邦人来世投生安得拉。”

巴丘拜及其璫萨里组用古吉拉特语唱的一首歌，巴巴喜欢：

“啊，身穿白袍者，
我们向您致敬十万次！”

经巴巴提示，埃瑞奇宣布：“今晚8点半至10点半，将在聚会篷上演泰卢固戏剧，布拉-卡塔。这是该剧第100场演出。巴巴希望人人出席。虽然巴巴不亲身出席，但他的临在必然到场。”

男子达善下午2时结束。巴巴去房间。参加撒晤斯者去餐棚用午餐。为下午公众和阿冉岗爱者达善巴巴，做准备工作。3点15分，巴巴再进聚会篷。邻近的村民们也一路徒步赶到，同阿冉岗爱者一起，分成男女两组。达善过程中，几位男爱者在巴巴身边帮助达善的男子，女爱者帮

助妇女。达克用马拉地语催促村民抓紧时间，伸手领帕萨德，别把孩子搁在巴巴脚上。妇女上前时，坐在巴巴右侧的达克妻子，把拉都递给巴巴发给她们。后来男子达善时，（萨考利的）耶希万特·劳也如此做。

前来达善者近 5000 人。巴巴给成人每人两个甜团，儿童每人一个。玛司特似的巴若寇特（十二层衣）也来了。巴巴给他两个拉都。巴若寇特又要，巴巴给他一个。他又说：“再一个。”巴巴又给他一个。直到领取七个甜团后，他才离去。

拉玛·喀邱瑞抱着发烧的美赫纳施，也来了。巴巴问她何故带来发高烧的孩子。她答道：“他哭着要达善您，我只好带他来。”巴巴亲吻男孩和姐姐希拉，建议拉玛立即回家。她服从了。

对来达善的儿童，巴巴或是爱抚，逗弄，摸摸脸蛋或脑袋，或是摘下他们的帽子藏起，拿着甜食让他们来领。

在一次休息中间，巴巴对高达乌丽·麦强调说：“我在每一个里面，太阳光辉是我的真相的第七个影子：这一点千真万确。即便对这个真相的瞥见，足以让人完全失去意识。剩下的惟有对其光辉的持续目睹。”

下午 5 点刚过几分钟，高达乌丽·麦向巴巴道别。群众达善于 5 点 50 分结束。接下来召普纳巴赞组和其他工作者达善。印地语和古吉拉特语阿提唱完，活动结束。

整个活动期间，谷娜荅·伽德卡照看台上托盘里的樟脑一直燃烧。阿提唱颂期间，火熄灭了，巴巴示意她重新点燃。离开帐篷前，巴巴拥抱瑜伽士巴拉提。随后坐抬椅上，由美赫吉、佩西和另两名男子，抬到轿车。

巴巴上车时，拍了一整天影片的普若卡希·查布拉，摄了一些最后离别镜头。下午 6 时，在“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欢呼中，巴巴同库玛、卡卡和埃瑞奇，驱车回美拉扎德。

次日上午 8 时，巴巴又到美拉巴德。直接去小屋，接受查布拉的采访和录像。出身富裕的查布拉计划拍摄一部题为《当代印度圣贤》的电影，并希望采用他在美拉巴德拍摄的巴巴镜头。这不是商业片，更像是纪录片。

巴巴问他：“有什么问题吗？”

“巴巴，您何故保持沉默？”查布拉问。

“人会问神何故沉默吗？”

查布拉答：“我身处物质世界，说不了。这太含糊了。”

巴巴强调：“倘若我的沉默不能被听见，言语又有何用？”

接着又问查布拉：“需要帮助吗？电影进展顺利吗？所需的一切都有吗？”

查布拉说：“这部电影是为公众制作的，若您有任何讯息，我们可以传达给世人。我们将非常乐意这么做。”

巴巴让埃瑞奇宣读撒晤斯前他在美拉扎德为此授述的讯息：“人要做到所争取的幸福，就让他对自己更苛刻，对他人更宽容。”

45 分钟后采访结束，电影摄制组离开小屋。查布拉没有完成《当代印度圣贤》这部影片，尽管他采集了印度其他人物的素材。讽刺的是，两三年后，他开拍另一个影片，是关于耶稣基督生平的，名为《弥赛亚》，并为此专赴好莱坞和耶路撒冷。他还会见罗马的天主教教皇保罗六世。不过，该影片也未落实。他哪里知道自己在美拉巴德已经亲见在世基督。

上午 8 点 50 分，巴巴坐在椅子上被抬到美拉巴德山，撒晤斯女子跟着，其后是男子。佩西、美赫吉、霍桑巴如查、阿狄杜巴希、克里希那奈尔、迪伽姆巴·伽德卡等轮流抬椅。库玛在巴巴身后为他撑伞。走过铁道，暂时放下座椅，让查布拉的轿车先行，拍摄队伍上山。停下时，巴巴用一块蓝色薄布盖脸，显然沉浸于宇宙工作。

预先安排在铁皮棚下方为巴巴放好沙发。因地方小容纳不下撒晤斯全体人员，巴巴拄着手杖，走到花园南墙，带垫的座椅也被搬来。巴巴面北而坐。女子露天坐在前面地毯上，男子坐在她们后面。巴巴指示，女子若不喜太阳晒，可遮住头部；男子同样。麦克风安装好，扩音器挂在树上。

旁边有条小沟，巴巴让普卡起立，警告大家小心，还对他开玩笑：“你将呆在此坑！”过了一会儿，巴巴忽然将弥奴·卡拉斯的帽子掷入沟中。

之后，巴巴像对第一组那样，向他们介绍美拉巴德山上的建筑背景，还讲了他在墓穴的禁食和闭关。再次强调：“我离开肉身后，遗体将安息在此，这座山将成为世界上一个重要朝圣地。今天的重要性你们都意识不到。70 年后这个地方将成为巨大的荣幸和朝圣之地。并将发展成大城镇。

“美赫巴巴活着时率领你们登上此山，其最后安息地。你们对今日的殊荣毫无概念。在第一个撒晤斯上，我也说了同样的话。”

巴巴让埃瑞奇宣读《亦父亦母之神》。

之后，巴巴让那些未曾参观陵墓者进去达善，然后步行下山。指示如前：“我希望你们在陵墓顶礼时，都要记住两点：首先，全心全意爱我。爱不仅仅指外部表现。你们爱我应该爱得在我——至爱——里面忘记你自己。如果你不能够爱我，我将会爱你，你将成为我的所爱。其次，以自身幸福或舒适为代价，让他人幸福。”

上午10点半，巴巴和全体撒晤斯成员返回下美拉巴德。在主屋对面，巴巴分别和七组女子合影留念。告诫她们要抓紧他的衣边；再次强调，她们应当在内心确立并培养他，而不是将其照片印在纸上。

一小时后，全体在聚会篷集合。巴巴说：

谁都不要试图私下找我谈话。活动结束后，都去用午餐，之后收拾行李。铁路方面传来好消息，对前往孟买或途经孟买者，将在从美拉巴德出发的专列上，单独提供两节车厢。因此，赴孟买或安得拉者，一起坐到通德分手，一辆火车去孟买，另一辆去维杰亚瓦达。都要把我的帕萨德带回家。（已将前一天巴巴发的帕萨德，四个一包，给每人一包。）

我希望你们都高高兴兴离开。我把我的爱给你们。你们要下定决心，越来越爱我。演唱之后，最后一次唱阿提结束活动。之后我去房间。你们不要去那儿，在四周流连磨蹭。

下午2点，我上美拉巴德山，同从美拉扎德来的女满德里会合。我邀请她们同我一起见证撒晤斯参加者乘专列出发。火车出发时，我会对你们全体挥手告别。上周的撒晤斯没有这个特权，所以某种意义上你们更幸运。

巴巴问：“你们都听说过美嫒吗？”无人回应。巴巴提醒他们，在珍·艾德尔的《阿瓦塔》书中提到过她。他本打算多讲讲美嫒，却因时间不够没有多说。

尽管巴巴有指示，伽德卡还是来找巴巴私下面谈，劳萨赫伯同样。巴巴对二人不悦，却戏称：“这不是伽德卡的错，因为他脑子缺根筋！”

苏芭卓唱诵了一首格扎尔。普纳巴赞组演唱几首歌和阿提之后，撒晤斯结束。巴巴站起，向众人合掌致敬。又坐在椅上被抬出帐篷，爱者围着他的轿车。很多人在抽泣。看见至爱从他们中间离开，他们被分离的痛苦所压倒。

查瑞后来记述：

离别场面，百感交集，为有幸伴随巴巴整整五天而欣喜，又为不得不与他离别而感到悲伤。对有些人，家庭和工作的烦恼已经开始……一些人抑制不住情感，另一些人努力控制自己。巴巴要大家都微笑高兴，说：“带上我。越来越爱我。”

巴巴返回房间，撒晤斯成员去用午餐，却吃不下去。

当天美茹的妹妹娜古昏迷过去。作为医生，她是来照顾撒晤斯女子的——却自己成了病人。她自幼跟巴巴联系密切，在他指引下长大。巴巴召见，她哭了起来。

下午2时，巴巴驱车上美拉巴德山，女满德里已从美拉扎德来到。专列火车比原定的4点提前驶抵，停在美拉巴德附近的铁道上。行李装上车厢，爱者在熙熙攘攘中登上火车，含泪寻盼巴巴。

巴巴和女满德里开车下山，停在乘满爱者的火车旁。巴巴下车，朝他们挥手告别，顿时欢声雷动：“巴巴！巴巴！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有些人好像要冲过来，巴巴示意他们不要跳车。机车四周悬挂着小七色旗组成的彩带，前方升着一面大七色旗。车厢外贴着巴巴像片，还有一条横幅，上面写着挂在帐篷和大厅的撒晤斯格言。

列车鸣笛，巴巴示意司机启程。在高呼中，伴随着爱酒在他们心中激荡，撒晤斯成员踏上回家之路。许多人站在踏板上，还有些人不顾危险将身子探出车窗，最后瞥一眼至爱。巴巴挥手示意：“我满意，带上我。”

当列车驶出视线，巴巴转向美茹等女满德里，评论：“他们带着我的火花，将把我的爱传向四方！”

剩下的少数人乘夜间列车，还有几个人翌日早晨出发，各自回家。

在这个阿瓦塔时代，1955和1958年

将永远占据独特的位置，

因为在撒晤斯活动期间，

不同语言的鸟儿（灵魂）有机会

在美拉巴德花园栖息啼唱，

接近万灵之灵的实在。

准备西方撒晤斯

1958年2月27日上午，巴巴驱车到美拉巴德，看望仍在的撒晤斯活动工作者。巴巴拥抱并称赞他们，令大家启程返家。只让普卡和库玛二人到美拉扎德逗留几日。之后，巴巴接见阿冉岗工作者，也对其努力表示十分欣赏。

撒晤斯期间，巴卜·卡姆伯在美拉巴德为巴巴做饭，可巴巴天天奚落他，挑剔他做的饭，让他难过得直流泪。撒晤斯结束时，巴巴对埃瑞奇说：“不享受这次撒晤斯的人肯定不多。”

埃瑞奇应道：“没错。大家都高兴离开，除了一个——天天掉泪的巴卜。可怜的小伙子费尽心思把饭做好，却天天挨批。”巴巴没说什么。但他27日见到巴卜，表扬他爱的劳动，还拥抱他——远远补偿了他洒落的全部泪水。

巴巴对埃瑞奇解释：“倘若我一直表扬他，他会沾沾自喜，就不会有今天的幸福感。由于我不断烦扰，他愈发谨慎，工作更小心。这就是为什么他今天能够感到这么高兴。”

巴巴又看望了凯克巴德、宝、姜古和贾玛达等家人，之后同阿娄巴和普卡回美拉扎德。

2月28日上午，迪娜和佩韦兹·塔拉提带着库希德的骨灰，来到美拉扎德。巴巴将骨灰瓮放在膝上抱了一会儿，交给埃瑞奇保管，之后葬于美拉巴德。迪娜患了感冒，巴巴指示她坐得远些。少顷，她们离开，回孟买。

同天尼鲁的骨灰也葬于美拉巴德。

巴巴的美国和澳大利亚撒晤斯准备工作开始。有关通讯在美拉扎德成为日常事。3月13日，巴巴率埃瑞奇、阿迪、宝和萨瓦克，赴孟买办理签证手续。住在纳瑞曼·达达禅吉家。

当时阿狄和罗妲·杜巴希也在孟买。他们的儿子默文因年幼未能参加撒晤斯，在阿厦那受到巴巴接见。

在孟买期间，巴巴和满德里到一家剧院，观看撒晤斯期间查布拉在

美拉巴德拍的电影。纪录片制作的相当好，巴巴满意。得到美国领事馆的签证后，巴巴和满德里于15日返回美拉扎德。

三天后，3月18日，几名新来者到美拉扎德拜见巴巴。他们被介绍之后，巴巴解释：

通常，互不相识的人需要介绍。当人与人之间存在着爱的给取时，这种介绍就没有必要，因为心灵无须介绍。即使陌生人之间也能产生亲和力，接着是某种似曾相识和亲近感。这种感觉基于他们往世的业相联系。

对于我，没有谁需要介绍，因为对于我，没有谁陌生。然而，对大多数人，我却是陌生者，来我这里的人无不需要介绍。事实上，他们带着很多介绍信而来——也就是将他们同我建立联系的往世业相。所有这些介绍，都是他们这一次向我的介绍。

3月19日，巴巴在女满德里陪同下前往普纳，住宿再度由伽内喜金德的达迪·科罗瓦拉提供。埃瑞奇、宝和萨瓦克同行。普纳爱者邀请巴巴次日到他们的中心，参加巴赞演唱活动。

前文提到，安得拉的美术教师巴斯卡拉·拉朱，曾和兄弟为《神曰》绘图，并在2月份美拉巴德撒晤斯期间，献在巴巴足前。聚会结束后，巴巴令把图表拿到美拉扎德，挂在满德里大厅墙上。19日早晨巴巴在赴普纳之前，指示埃瑞奇将图表带上，以便仔细研究，必要时修正。

盖麦·杰萨瓦拉的妹妹，芭奴玛西·科罗瓦拉有二子，达迪和三穆。他们的表妹罗珊出身阿美纳伽的萨达家族。罗珊的哥哥纳瓦和姐姐杜恩，因肌肉萎缩而瘫痪，但巴巴承诺不让罗珊患此病。罗珊还是婴儿时，一次巴巴将她放在芭奴玛西的膝上。当时都不知此举含义。多年后，1958年3月21日，经巴巴批准，罗珊和三穆·科罗瓦拉在普纳成亲。婚礼后，新婚伉俪到伽内喜金德请巴巴祝福。当天，巴巴、满德里和普纳几位爱者出席了丰盛的婚宴。

美拉巴德撒晤斯之后，巴巴希望在出国访问前，到外地避暑放松。要考伊亚·萨塔拉瓦拉在马哈巴里什沃为巴巴和女满德里找一处房子。他在最高的一个山巅租了一座别墅“夏朴庄园”。3月23日，巴巴率美媚、玛妮、美茹、高荷和拉诺，驱车赴马哈巴里什沃。同行的男子有埃瑞奇、宝和萨瓦克等。阿迪从阿美纳伽来到普纳，以便驾驶其中一部到马哈巴里什沃的车，还带上美拉扎德的佣人拉克玛前往协助女子们。

这天考伊亚的妻子拉缇接到巴巴的特殊见面礼。夏朴庄园的清洁由拉缇负责，为巴巴入住做准备。她是位坚定的琐罗亚斯德教徒，虽受巴巴吸引，但对其神性仍有疑虑。下楼梯时，沉浸于这些冲突情感和纷乱念头的拉缇，失足摔倒，将脚扭伤。她感到这归因于她怀疑美赫巴巴。巴巴来到时，一瘸一拐的拉缇前去迎接。巴巴含笑打招呼，微笑着解答了拉缇的所有疑问，她的心永远俯伏在他足前。从此以后，她完全成了巴巴的，对他的工作表现出很大热情。巴巴询问了她的脚伤情况，吩咐高荷为她治疗。

巴巴计划在马哈巴里什沃逗留一个多月。访问美国和澳洲的准备工作继续进行。男满德里中，只有埃瑞奇、宝和萨瓦克在马哈巴里什沃；不过，间或也召巴巴的弟弟佳尔、纳瑞曼、美赫吉、吉姆·米斯特里、霍桑和贝拉姆·达达禅吉，来小住几日。

巴巴还从贾巴尔普尔召来阿米亚·库玛·哈兹拉和罗姆·拉克汉·夏玛。哈兹拉为培养谦卑，辞去大学教授工作，在距贾巴尔普尔 13 英里的贝达伽特，做起皂石雕工学徒。他从大学辞职，给父母造成很大苦恼。夏玛也打算获得硕士学位后如法炮制。故巴巴召二人到马哈巴里什沃加以纠正，规劝他们不要愚蠢行事，而应努力服从巴巴，强调说这才是灵性实质。巴巴建议哈兹拉重拾教职，还就夏玛的婚事予以指导。二人返回贾巴尔普尔，哈兹拉找到工作，在一所大学任英文教授；夏玛开始从事研究工作。

在马哈巴里什沃，巴巴大多时间坐在夏朴庄园阳台的椅子上，欣赏风景，同满德里和访客消遣。纳瑞曼将车送来供巴巴使用，偶尔巴巴会带男子或女子出门兜风。3 月 28 日，巴巴和女子驱车到从住所可望见的普拉塔加尔，希瓦吉山和古堡。两天后，巴巴同男子驱车兜风。

天气连续几日多云阴冷，刮着强风。寒冷气候加重巴巴不时发作的髌部伤痛。巴巴健康不佳。每日仅一餐，吃得极少，且因身体不适难以下咽。德希穆克也在马哈巴里什沃，祈求巴巴吃些更有营养的食物。巴巴调侃道：“你来告诉我该吃什么。”

德希穆克回答：“我仔细考虑考虑，明天回复。”是夜他用几个小时，为巴巴拟了食谱。如下：

早晨 6 时——早餐：2 片双面抹黄油的面包，2 只香蕉，2 只苹果，1 杯牛奶和 2 杯茶

上午 8 时——1 杯石榴汁

上午 10 时——1 碗汤

上午 11 时——午餐：豆糊米饭，2 只煎饼，2 道蔬菜，1 只番茄，酸奶，咸饼干和水果

下午 2 时——2 杯茶，4 块饼干，2 只香蕉，2 只苹果，蛋糕和点心

下午 6 时——晚餐：豆糊米饭，面饼，水果沙拉，蔬菜

晚上 8 时——1 杯牛奶和水果

次日，德希穆克给巴巴看食谱，巴巴畅怀大笑。不过，德希穆克仍天天坚持让巴巴吃更丰盛的食物，巴巴评论：“你提供的这种食谱，就算奥运会运动员也很难吃那么多。”

德希穆克争辩：“可这些食物对您的健康有必要。”

巴巴回复：“今早我吃了 2 片双面抹黄油的面包。世上没有这种吃面包的，可因你叫我这么做，我就听从了。”尽管巴巴在开玩笑，德希穆克也感到满意。

与此同时，艾微·杜思从美国给巴巴寄了一份问题单，是她和邓·斯蒂文思编辑《神曰》时产生的。巴巴通过德希穆克为她授述答复。（这些答复后来出版成书，书名《美赫巴巴论灵性大观之光束》。）

这个期间，巴巴召萨达希乌·帕特尔从普纳到马哈巴里什沃。夏朴庄园只有三张便床，由埃瑞奇、宝、萨瓦克或佳尔使用。巴巴特意告诉他们，萨达希乌到时，不要把床给他，叫他把铺盖放在地板上睡。这一段，巴巴下午 1 点到房间休息，1 点至夜晚 11 点，宝在巴巴身边守卫，接着萨瓦克值班，直到次日早晨 6 点。萨达希乌下午 4 点来到马哈巴里什沃，宝还在巴巴身边。夜里 11 点，宝回到满德里房间，发现萨达希乌在他床上睡着了。考虑到萨达希乌自 1918 年就一直是巴巴的亲密老爱者，不忍心叫醒他，就自己躺在地板上睡下。

次日，巴巴见宝，问他睡在何处。宝说，他的床被萨达希乌占用了，于是他睡在地板上。“为什么不叫醒他？”巴巴问。

宝说：“他上年纪了，巴巴。打搅他睡眠不妥。”

巴巴训斥道：“你顾虑萨达希乌会不喜欢，却毫不考虑我喜欢什么！你的违背对我的伤害，你永远不会知道。这种伤害永远不会愈合！昨夜我一分钟都无法休息。你为了让萨达希乌舒适，造成我的痛苦。你是不是以伤害我为乐事，所以才来跟随我？当你不顾我的命令，顾虑什么是好

是妥善时，就永远不能够服从我。你只考虑自己的感受，不考虑我的感受。”

“萨达希乌是我的老爱者，关你何事？他甚至会是我父亲呢！这与你何干？你在这里是考虑这些事的，还是服从我的？你这个生坯壶（不成熟），不可靠。你考虑他人，从不考虑我。你要害死我不成！这是哪门子的爱？”

宝承认错误，巴巴宽恕了他。

1958年4月4日，是耶稣受难节。这天上午，巴巴忽然表示想驱车到乌达拉，造访（1956年12月）汽车事故地点。并警告司机考伊亚·萨塔拉瓦拉，“务必把我拉到准确地点，小心别越过事故地点。”埃瑞奇、宝、萨瓦克和佳尔随行。

考伊亚后来讲述：“我们在事故地点前面几英尺停下，巴巴命我们下车。随后巴巴瘸着腿走过去，横穿公路三遍，仿佛在画一条假想边界线。说：‘我不想从这里朝萨塔拉那边跨出一步。’他还指出事故地点对面的田野——他和满德里打板球的地方。”

巴巴在路上来回慢慢踱步之后，返回马哈巴里什沃。

考伊亚将在巴巴离开后，管理作为客栈的夏朴庄园。一天，巴巴问他怎么没在接待室挂一幅巴巴像片，摆放一些巴巴书籍和资料。考伊亚在管理过的其他地方，一直是那么做的。可他在看见有个顾客，用巴巴书册去清理她婴儿的“意外事件”后，却犹豫了。

考伊亚解释：“自从我看见您的资料被用作厕纸，认为把您的资料或像片放在公共场所不管用。”

巴巴回应：“干嘛受这些小事烦扰？有朝一日，你将在污秽不堪的场所，乃至偏僻小巷，看见我的像片。它将出现在严重损毁的邮票上，火柴盒上，廉价食品标签上。何必烦恼？我也生活在污秽不堪的场所，在最肮脏的东西里。”

4月12日，巴巴为即将参加美国和澳洲撒晤斯的爱者授述此讯：

这次我来美国和澳洲，完全是为了给我的爱者撒晤斯；我也希望你们每一个都纯粹怀着接受的渴望而来。最重要的是，我希望这次撒晤斯成为你们的至爱同爱者之间的亲密相处。你们若想保持这种独特关系，就不要带着问题而来，也不要期待语录和阐释。要怀着彻底臣服我的意志之念而来，充分准备好接受我给予你们的一切。

我的痛苦日益加剧，健康日益恶化，身体却继续承受这一切。尽管如此，我仍将举行撒噶斯。对我施加给自身的痛苦，我希望你们有个深刻认识，这来自于我对人类的仁爱。因此，你们还要认识到，无论在美国还是澳洲，我都不会接受对腕伤的检查或医疗。在我所经受的疼痛达到其目的之前，什么医生或治疗都无济于事。记住，我纯粹是为给你们所有人撒噶斯而来。

本次撒噶斯将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你们将作为我的幸运伙伴，在至古者（他同时将完全跟你们共处人类层面）身边，见证并分担我当前的宇宙痛苦。这还将帮助全体参加撒噶斯者，了解我对身边弟子的再三暗示——提醒他们记住我在《宣言》中声明的“我的荣耀将跟随我的蒙辱”，并向他们指出我的这个撒噶斯时期将纳入我的宇宙苦难和无助范围。

类似的通告也在2月份的美拉巴德撒噶斯之前寄发。那些怀着爱和服从我意愿而来的爱者，获得了极大幸福——所接受的远远超出期待。同样，对你们全体，我也许给予很多——远远超出你们的期待；也许什么都没有，而这个“什么都没有”也许将是一切。所以我说，要敞开心扉而来，从神圣至爱这里接受很多或者什么都没有。与其说来接受我的言语，不如说准备好来接受我的沉默。我把爱给你们每一个。

4月底，阿娜瓦丝和恺娣到马哈巴里什沃，同女子小住几日。美赫文杰萨瓦拉和表兄弟达迪科罗瓦拉来同男子住了几日。这个期间霍玛·达达禅吉在马哈巴里什沃，上午驾车载女子们兜风。霍玛这次受召从伦敦来参加撒噶斯活动，虽然他口上说更想在孟买生活，其实心里希望回伦敦。另一方面，巴巴表面上似乎赞成他返回伦敦，实际上却希望他留在孟买。就这样，霍玛一边说想在孟买，巴巴一边催他回伦敦——令他心里摇摆不定。

别人都以为霍玛真想留在印度，可在马哈巴里什沃，有一天秘密暴露。当时巴巴心情不佳，突然告诉霍玛：“我今天会决定你去不去伦敦。开车带女子们参观亚瑟角。”

霍玛照办。站在路旁欣赏风景时，他琢磨着巴巴会作何决定。突然，一辆巴士驶过，从车上掉下一只装满汽油的大桶。紧要关头，油桶滚下路基，掉入山下深渊。霍玛获救。他知道，若被油桶击中，他定会跌落

悬崖丧命。这打消了他回伦敦的决意。霍玛回到夏朴庄园，巴巴告诉他，决定要他留在孟买。

当地居民缠着考伊亚，求他请巴巴施达善。故在马哈巴里什沃的最后一日，4月29日，巴巴在夏朴庄园举行达善。约300人参加，包括波尔的王公和家人，以及在马哈巴里什沃度假的几位王妃。当天，美赫吉携女儿佩琳和美赫娜兹也前来达善。还有从孟买来的柯希德，从普纳来的萨达希乌。

巴巴次日将前往古鲁帕萨德。他指示亲密爱者乘豪华巴士赴普纳，他将率男女满德里乘轿车随后。次日上午，爱者们到汽车站，看见一辆空出租车。萨达希乌说，乘出租车会先于巴巴到普纳。美赫吉同意。柯希德和德希穆克则提醒他们巴巴的嘱咐。萨达希乌仍坚持己见，最后他们乘出租车离开。

巴巴坐轿车离开马哈巴里什沃，赴普纳途中，看见那辆缓慢前行的出租车。到了古鲁帕萨德，等候他们，却不见人影。巴巴频频询问，终于他们到了。原来出租车在途中出了故障。他们只好在烈日下站了几个小时，车却未修好。最后由一辆油罐车拖到普纳。迟到7小时。巴巴对他们说：“我嘱咐你们乘巴士。怎么坐了出租车？你们因忽视我的指示，只好不必要地受这个苦。”

巴巴在古鲁帕萨德住了两周。5月3日，他为美国爱者授述另一则短讯，说他将按计划举办撒晤斯，尽管身体状况不佳，每天无故发低烧。

5月4日星期天，巴巴在古鲁帕萨德的走廊施达善，一边是普纳组爱者唱巴赞。许多人前来参加，包括古鲁帕萨德的房主，巴罗达王妃珊塔·迪薇。她这是首次达善巴巴，并在巴巴的椅旁坐了良久。库伦德瓦的王妃也来了。人人达善完都应离开，不得流连。但在达善过程中，德希穆克领来（库伦德瓦）王妃的儿子，让他坐在巴巴身边。巴巴对此不悦，遂叫在场的4名最贫穷爱者坐到他身边。

珊塔·迪薇王妃和库伦德瓦的王妃深受触动。珊塔·迪薇从此对巴巴事业忠心耿耿。巴巴让她在身边坐了些时间，稍作交谈之后，叫她离开。从那之后，她经常来见巴巴，每年腾出古鲁帕萨德给巴巴使用。

5月8日，巴巴的弟弟贝拉姆带着未来的女婿，25岁的杰罕吉·曼切夏·苏卡德瓦拉（昵称杰罕古），到古鲁帕萨德首次拜见巴巴。巴巴非常喜欢杰罕古，批准了他和贝拉姆女儿谷娜的婚事。

三天后，5月11日星期天，在古鲁帕萨德举办巴赞活动。巴巴说：“我今日有心情听巴赞，唱下去。今天我在做什么工作，你们有所不知。”

马杜苏丹、普若塔普、苏芭卓、塞德等从上午8点持续唱至下午3点，直到精疲力竭。前来拍照的米兰工作室摄影师比库拜对巴巴说，苏芭卓的嗓音这天格外优美。巴巴回应：“是的，可她快倒下了！”7小时后，巴巴终于示意巴赞组停唱。

逗留普纳期间，有一天，巴巴指示，让彭度将宝的女儿希拉从美拉巴德接来。这个6岁的女孩似乎不介意离开母亲和弟弟，喜滋滋地来到古鲁帕萨德，过了一昼夜，次日返回。

当时迪伽姆巴·伽德卡在普纳读书，为理学硕士学位考试做准备，巴巴允许他每天来访古鲁帕萨德。还指示迪伽姆巴在每场考试开始前，都要念他的名。理论部分考完，巴巴问：“考得怎么样？”

迪伽姆巴说：“我尽力解答了所有问题。”

“你必须得考全班第一。”巴巴强调。

“巴巴，您知道结果是什么，我的责任是尽最大努力。”

迪伽姆巴的实习考试结束，巴巴提了同样问题，迪伽姆巴也以类似方式作答。巴巴警告：“你要是考不了全班第一，我们的友谊就结束，你就别来见我！”

迪伽姆巴吓坏了，说：“巴巴，凡要发生的，都会按您的神圣意愿发生。”

考试结果公布前，巴巴对他说：“你没考及格！”

不过，6月份公布考试结果时，迪伽姆巴不仅考了全班第一，而且获得本学科全校第一。巴巴听到消息，给迪伽姆巴捎信说：“但愿你在服从我方面通过第三等。”

巴巴在古鲁帕萨德期间，孟买不同电影公司的几位名人前来达善（注：孟买，正如好莱坞，是印度的电影之都）。一天，巴巴对他们阐释：

不管好歹，电影世界在更大的所谓现实世界里得到蓬勃发展。然而电影世界并不异于“现实”世界；二者紧密相连，基本上可以说由同样的材料构成。在某种意义上，人人皆演员；诗人哲人也常把世界喻作舞台。事实上，现代生活中很多被认为的“行为”，只能说是“表演”。因此，现实世界没什么理由认为只有电影世界在模仿。

在电影世界，演员必须按照面前的模式，去思考、感受和表演——去映射（尽管是暂时的）他所演人物的个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也适用于电影界之外的那些竭力遵循传统生活模式者，他们认为此乃天经地义，即便禁锢了其内在个体表现。这不只是比喻而且是事实。通常，人们照镜子时，与其说通过自己的眼睛看自己，不如说通过他人的眼睛。镜中映像在他们心中激发他们想给他人留下的印象和他人对他们的期望——多数人至多只能尽量做到符合角色。因此，镜子名副其实地成为现代生活中似乎不可或缺的部分，以至于我们可把这个时代称为“镜子文明”。

演员扮演国王时，明白这是幻相，在某种意义上比世间的国王有优势，因为后者未必意识到什么幻相。然而，在未能证真方面，二者同样无助。演员扮演皇帝或改革家，没人说他虚伪，因为他尽管名不副实，对于观众则理所当然——他们知道他在演戏。然而，在舞台和银幕世界之外，在实际生活中，却有很多表里不一者。前者在其创造的银幕之上，后者在其创造的银幕背后。

任何演员都无法忽略具体的责任和潜力，以及具体的要求和特权。一位演员也许演技无可挑剔，但若试图回避内在灵性潜力，依然没有什么价值。影响力重大的电影界，不能逃避对外部世界的义务，这些义务要求它将发挥灵性潜力置于赚钱欲望之上。编剧、制片和演员应当发挥自身的灵性潜能，而不是将艺术仅仅或主要视作生意。他们愈是生动地发挥，成果愈有尊严价值，其内在账目将令人满意，尽管银行账户未必如此。不能或不肯给这种灵性潜能予以最大重视，就是电影界的失败。

迫切需要释放生活压力、缓解不安全感并试图填补内心空虚（贪婪和战争要为此负主要责任）的普通人，本能地求助于一时的娱乐消遣。电影界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满足这种需求。因此，作为仍能对大众施加最大影响的行业之一，电影界应该反问自身，是在充分发挥灵性潜能，以帮助人类寻求真理，还是仅仅迎合人的虚妄快乐追求。业界应当反问自身，是在鼓励青少年面对明日世界的责任，还是用过量的性和暴力犯罪电影，阻滞青少年的内在成长，或者以人类对灵性和升华的固有渴望为代价，去追逐财富和名声。

每一个问题的正确解决，都只能来自于不可分割的真理。在一

体生命中不会有人为的分裂——通过夸大理论与实践、人工与自然、真实与虚假等常见的荒谬划分。对独一不分生命每个方面的强调，必须基于根本的一体性，而非表面的差异：这适用于外界人士，同等适用于电影界人士。

将你的生命纳入真理的伟大发起者，乃是神爱——焚毁有限自我、卸除一切恐惧、超脱种种诱惑、不听淫妒之声、呈现无限灵性潜能的爱。在神圣的生命游戏中，电影界人士也必须无保留地扮演自己的角色，追求人类内在的至高。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找到真正的美；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充分表现美。

电影界人士的灵性潜能，虽与外界人士毫无差别，但通常得以不同方式表达。即便作为演员，你也能够体验并表现神性。在电影世界并通过电影手段，你能够学习，能够教育。但如果自己没有找到爱或幸福、真理或充实，你就不能真正将这些传递给观众。除非你自己获得灵感，否则就不能启发灵感；除非你自己被爱侵彻，否则就不能在麻木的灵魂里唤醒爱。

演员必须意识到，只有发掘并释放自身内在的灵性潜能，才能显现真实而鲜活的美。演技无疑能大大增加青春的天然清新美丽。但这是技巧而非艺术，这种转瞬即逝的美与真美有着天壤之别。没有境界的艺术是肤浅的；因此要毫不犹豫地向上圣者学习，提高视野。这将赋予你活的灵感，给你的生活带来充实。

因此，我给电影界的讯息是：不要迎合票房或薪水，而要发掘内在无限。即便演戏时，也要不忘神在，以便对自己真实，对搭档和雇主真实，对更大和浑然一体的生命真实——人人皆是该一体生命的不可分割部分。如果说世界是舞台，神乃是惟一制作者；你若不配合他，就永远只能是个微不足道的演员。

《光束》书稿由德希穆克编辑完毕，交由罗摩克里希南校对打印，以便带到美国由苏非教再定向出版公司出版。罗摩克里希南在5月13日深夜完工，装订成书，加上粉色封面。次日，交给巴巴，受到巴巴称赞。

随后巴巴开始问罗摩克里希南：“昨晚几点睡的？几点起床的？吃了什么？”等等。罗摩克里希南说，他凌晨2点半才睡。巴巴关切地叫他当晚早点休息：“这是我的命令。”罗摩克里希南点头表示听从。

那天，几名爱者坐在巴巴跟前。巴巴坐在门旁的椅子上，突然问罗

摩克里希南：“你向我臣服了？”他随口答是。巴巴显得惊讶，用拇指和食指打个圆圈手势：好！之后一个接一个开始问满德里：“你臣服了？”人人都说没有。

听到这些回答，罗摩克里希南怔住了，心想：“好奇怪。这些人跟巴巴一起生活多年，持续地服从他，不断地服务他——如果这些放弃一切来跟随他的人，都尚未臣服他，还有谁能做到呢？”他琢磨是不是满德里在拿他开玩笑。

不过，巴巴在一一问过满德里后，说：“我很高兴，至少有一个人已向我臣服。”接着开始打牌。过了一会儿，有人说将在隔壁房间招待茶。很快，几乎人人离开了房间。罗摩克里希南依然坐着，巴巴示意让他也去用茶。几分钟后，大家被召回房间。巴巴站在走廊上，高荷在他身边。巴巴满脸通红，生气说：“全都离开我，去喝茶了！”他直勾勾地盯着罗摩克里希南，打手势：“你以为他们都已向我臣服了！”罗摩克里希南一头雾水——尚不习惯巴巴的工作方式。

少顷巴巴平静下来。阿迪来到，同巴巴讨论工作。之后，罗摩克里希南同阿迪一起离开，因为后者将在他家宿夜。晚上二人外出办事，夜间10点半左右返回。次日早晨阿迪到古鲁帕萨德，不久回来，告诉罗摩克里希南：“巴巴说你违背了他。”说完便驱车而去。此时罗摩克里希南想起，巴巴曾令他头晚早点睡觉。不过，当天午后12点半他下班回家，达迪同美赫吉骑轻便摩托车过来，向他传达此讯：“巴巴说别担心。他已宽恕你。”

美国撒晤斯

这是美赫巴巴最后一次出访美国。1958年5月15日，巴巴同女满德里驱车从普纳前往孟买，男满德里乘另一部轿车随行。是夜12点10分，巴巴由埃瑞奇、大阿迪、纳瑞曼和邓肯陪同，从圣克鲁兹机场，乘环球航空公司881号航班飞往纽约。（女满德里同宝返回美拉扎德。）有很多爱者到机场为巴巴送行。在机场举行阿提，向他献花环。巴巴心情愉快。对每个人倾注满满的爱。对盯着他看的孟买爱者说：“你们干吗盯着我；要盯着我的无限！”

巴巴又说：“我永远不来不去；一直住在真诚爱者的心中。”

飞机在埃及开罗着陆，之后飞往意大利，在罗马临停4小时换机。巴巴问：“这三四个小时怎么打发？”于是，邓肯要求机长用无线电联系罗马机场预定房间，让他的病人在临停期间休息。邓肯用意大利语说他是位英国医生，负责照看一位要人，以为机场会提供房间。飞机着陆后，两名工作人员推来轮椅，坚持护送巴巴，不让埃瑞奇推。工作人员不懂英语，只有邓肯说意大利语。他们推着巴巴走上一个平台。就在邓肯前去查询房间情况的同时，满德里听到救护车鸣笛驶来，直接停到巴巴旁边。两名男子轻轻将巴巴稳稳地放上担架，推入救护车。埃瑞奇口头抗议，但因语言障碍无济于事。埃瑞奇只好跳上救护车，陪着巴巴被送往三英里外的一家医院。

在病房里，医生来为巴巴检查。埃瑞奇试图解释：“他不是病人。我们只想在换机期间要个房间休息休息。我们必须在三小时内赶上飞机，必须及时送我们回去。”医生和护士为巴巴测体温后离去，巴巴示意埃瑞奇锁上房门。他们洗漱后，巴巴躺到床上，盖上床单。邓肯、纳瑞曼和阿迪来到，一两个小时后回到机场。

仍在轮椅上的巴巴需要小便。附近没厕所，况且卫生间也放不下轮椅。埃瑞奇（他总是带着一只铝杯备用）叫其他满德里到一间公共电话亭两侧的电话间，佯装打电话。他自己推巴巴进入中间的电话亭，扶起巴巴用杯子小解，随后将之倒入厕所。

下午5点45分，他们登上环球航空835号班机，飞往巴黎，然后赴纽约，飞行3小时。于5月17日周六上午9点半，抵达爱德怀德（现称肯尼迪）机场。按巴巴指示，没人在机场迎候。上午11点50分换乘美国国航325号班机，飞往北卡罗来纳州的威明顿，下午3点半着陆。巴巴一行被接至默土海滨，受到伊丽莎白·帕特森、吉蒂等几名亲密爱者的热情欢迎。参加撒晤斯的大多数美国和欧洲爱者，受令不得在5月19日之前到达中心。

这是在几次延期之后，巴巴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访问默土海滨，而他在美赫中心的临在将被体验数百年。人们说在这里，巴巴的爱光在每片树叶上闪耀。225名爱者从英国、法国、瑞士、以色列、墨西哥及美国各地陆续抵达。包括老爱者查尔斯·坡德穆、迪莉亚·德里昂、艾妮塔·维埃鲁德、海蒂·默敦斯、玛格丽特·克拉思科、艾微和夏闵·杜思、邓·斯蒂文思、阿格妮丝拜伦、达文和珍妮肖、弗雷德和艾拉温特非特、伊妮德柯菲、萨姆·科恩、福瑞德·马克斯、菲丽丝·弗莱德里克、阿黛尔·沃尔金和约翰·巴斯等；还有在巴巴1952和1956年访问期间首次接触的爱者乔伊斯·伯德、哈里·肯莫尔、亨利和柯查·卡绍提等。

这次有位新来的女子，简·巴里·海恩斯，后来成为巴巴的亲密跟随者，并在默土海滨扮演关键角色。现年33岁的简是位戏剧演员和制作人。在北卡罗来纳州长大，自幼就渴望到默土海滨（她说“有点像麦加——我不知何故。”）。这在1947年终于成行。10年后有个经营当地圆形剧场的机会。已与丈夫分居的她，抓住机遇，携三个孩子——儿子约翰和查尔斯及女儿文迪——搬到默土海滨（注：简·海恩斯有四个孩子；长女黛安与简的前夫索尼一起生活）。那时（1957年）生活富足的简刚刚经历一次深度创伤体验，烦恼铺天盖地而来。她后来说：“我感到被俗尘覆盖。但凡世俗体验都经历了。一天夜里，我几乎从生命深底呼求：“救我！如果有神——我每夜祈祷的耶稣——请救我。”

简翌日乘飞机到默土海滨，通过J·D·塞林格的一本书，开始寻找答案[注：J·D·塞林格是美国作家，因唯一的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1951年）一举成名。他用哀婉和幽默笔法，描绘了身陷乏味、受限社会 and 不确定未来而焦虑的现代人]。此书让她大开眼界，认识到其人生及一切都属于上帝的神圣计划。

在默土海滨，简接管了剧院，重新命名为“旋星剧场”。喜剧明星，

也是简的故交，莎祖·皮茨，为1957年的新演季揭幕。6月中旬的一天，莎祖表示想参观当地的一些漂亮住宅。并坚持要简带她去。简虽然极为忙碌，但难以推辞，只好带这位影星去参观一栋有大鸟笼的住宅，这里不久前曾举办过一场环球小姐选美大赛。住宅位于布莱厄克里夫的住宅，属于建筑师艾琳·科茨。参观时，莎祖出人意料地问艾琳：“这位叫美赫巴巴的大师是怎么回事儿？我想见见他。”莎祖在好莱坞曾听玛丽·碧克馥提起过巴巴。诺芮娜·玛切贝利于两天前去世。当地报纸上报导了她的死讯和她与美赫巴巴的联系。

艾琳·科茨认识伊丽莎白，并于1956年见过巴巴。就在莎祖·皮茨说话的一刻，简想起两件事：1952年5月她在父亲的报纸上看到的有关灵性大师来访美国的文章；跟婆婆驱车经过默土海滨时，听她提到一位印度圣者访问此地的静修所。

听到莎祖和艾琳安排拜访美赫中心，简说她也想去。艾琳未理睬，认为她不是“灵性类型”。简气冲冲离开，坐在车里生气。不过，在约定好的那天，艾琳来剧院接莎祖·皮茨时，发现她去了别处。不大情愿的简勉强代她去了。在灵性中心，伊丽莎白从厨房出来打招呼。简回忆道：“我立即感到此地的和平、喜悦与可爱。这里确实不一般，我想。”

简开始常来，跟伊丽莎白和吉蒂越来越亲近（注：伊丽莎白和诺芮娜于1944年在默土海滨共同创建美赫灵性中心。吉蒂遵照美赫巴巴指示于1952年加入。诺芮娜于1957年去世，显然巴巴希望简代替诺芮娜，陪伴并协助伊丽莎白在灵性中心工作）。简开始阅读巴巴的生平故事，并深受伊丽莎白和吉蒂的无私、纯洁与爱所感动。她后来回忆：“此前我从未体验过这些话、这些理想被完全体现在日常生活中。这是我无法拒绝的。”出身基督教长老会的简曾有一些疑虑，但巴巴1920年代的长发年轻照片，完全满足了她想象中的耶稣容貌。

现在基督本人已重临默土海滨。5月19日凌晨，简的电话响了。是伊丽莎白打来的，她说：“巴巴现在要见你。”

简惊慌失措。“我现在来不了，”她对伊丽莎白说，“你说过第一天谁都不许来，而且我有太多事要做……”

伊丽莎白平静地说：“简，我想告诉你 当巴巴召唤，就是时候来了。”

她的声音传递了某种东西，于是简去了。巴巴上午10点来到湖屋。简进屋。“我心想：我从未见过像他那么美的人。我原以为会紧张害怕，

可是没有。我感到非常自在。巴巴充满了爱和理解。我是什么，他似乎完全接纳。”

巴巴坐着，招呼她坐到他身边。她说：“您气色真好。她们对我说您健康不佳。”巴巴未看她，目光越过门外，面露极大痛苦，打手势表示：“我的苦无人理解。”巴巴注意到，她在盯着他的足、手和身看，便摸摸她的手，说：“别看这个形体。这不是巴巴。”

巴巴召伊丽莎白进屋，调侃说：“巴巴接到的信都是谈简的。”

参加撒晤斯者的午餐，由休斯顿女士的浮木餐馆提供。简曾对一个朋友说：“我不知道大师是啥，但我听说有好吃的。”

突然巴巴问她：“你吃了吗？”她说没有，他眨眼示意：“去吃点好吃的。”她离开湖屋到厨房，可刚跟托妮·鲁思伯特一起坐下，就见吉蒂跑进来说：“巴巴说，你必须坐他旁边。他决定让大家都来，并要你坐他身边。”

简走回湖屋，巴巴在欢迎每个新到的人或团体。简坐在巴巴身边，望着来到主前的一个个新面孔和一幕幕剧情。有人笑，有人哭，有的跪下，有的只是说声您好。

当纽约来的黑人女子贝丽尔威廉姆斯进屋时，巴巴不只是拥抱一边，而是两边拥抱她，并要她坐到他身边的沙发上。与此同时，巴巴瞥了简一眼，就在那一瞬间，简感到自身根深蒂固的南方白人对黑人的歧视融化了。

后来，巴巴问伊丽莎白，简在他身边坐时想了什么。伊丽莎白回答：“我不知道，巴巴，不过整个时间她的视线从未离开您的脸。”

对到达者，巴巴继续询问未到者的消息，问道：“某某何时会来？……他们肯定会来吗？你最近一次同他们说话是什么时候？……预期他们何时到？”随着一个接一个爱者说“我不知道”，巴巴打趣：“我要给《行道者》新增一章，凡答‘我不知道’者，将作为玛司特添入。”

下午4点半左右，纽约来的25人抵达。巴巴打过招呼回住所，随行的满德里也住在那里。

对最早到达者之一，巴巴说：“我不会再回美国了。”

有人说：“巴巴，您神采奕奕。”他回应：“我髋部疼痛不断，还发着烧，但我持续体验的神圣极乐支撑着我。”

5月20日上午，美国和欧洲爱者在库房聚会。坐在抬椅上的巴巴

被抬进来。他问候了头天的晚到者，说：“何为撒晤斯？就是与神为伴。这意味着我来到你的层面，或者你升到我的层面。我们不在同一个层面。要么我来到你的层面，要么你升到我的层面。撒晤斯意味着神成为人。”

巴巴提到美拉巴德的撒晤斯，强调：“要放松，舒展，舒适。感觉像在家一样，因为我已降到你的层面。我要你身心都在这里。”

还讲述了在印度的汽车事故，说：“埃瑞奇感觉有责任，责怪自己，可这谁都不怪。多年前早已注定。我是至古者，把世界的苦难承担在自己身上。没有人能治愈我。事故后，我立即对邓肯等人说，我不能再行走了。专家们说六个月后会让我行走，可他们错了。你们看，神是怎样工作的！”

谈到美拉巴德撒晤斯，巴巴说彭度脑震荡，因盆骨骨折只能靠拐杖走动；但他还是承担了整个活动的安排。彭度告诉巴巴：“给我两个月，我会完成任务。”巴巴答复他会予以考虑。阿迪管资金，彭度需要钱购买物资，巴巴却告诫他：“别花钱。我或许会因剧痛取消活动。”

一天巴巴去美拉巴德，通知彭度：“别担心；我们会做好的。”有很多事情要做——为 800 人提供食宿等等。这时离撒晤斯只有两周。开幕前 5 天，什么都没做。弟子们心急如焚，彭度差点精神崩溃。巴巴拥抱安慰他：“别担心；都会做好的。我会让阿迪打开钱袋。”印度远方的爱者已经启程。承包者站在旁边，称不可能在 5 日内完成工作。巴巴对他们保证：“能够并将会完成。你们做到的话，我将拥抱你们。”承包者很高兴，工人们都干劲十足，加班加点。工作昼夜不停地进行。不可思议的是，5 日后果然一切就绪。

随后奈德·富特讲述亲眼的见证。说人人处于高度兴奋状态。膳宿安排十分出色。男女分别有巨大的帐篷，容纳 400 张床。因饮食习惯不同，做饭是大问题。不过参加撒晤斯的东方爱徒怀着爱与感激，准备好忍耐这些困难。

巴巴身体一直疼痛发烧，却始终保持愉快。人们说：“您气色挺好。”肯莫尔医生曾叮嘱巴巴不要让人拥抱和戴花环，但不管用。（巴巴打手势：“我一只耳听，一只耳扔。”）每天拥抱男女撒晤斯爱者，把爱给所有人。许多人甘愿当场在喜乐中死去。有五人回家后不久，由于喜悦如此强大，果真口念巴巴的名去世。

接着，巴巴看着面前的人们，说：“不要担心。你们不是来死的，除非被蛇咬！希望你们因为爱我，在这里过得愉快。有不方便之处，不要介意。只要记住，我在受苦，因疼痛已三天没怎么吃饭。是你们的爱把我带到这里，我同等地爱你们全体。”

巴巴还说，撒晤斯期间，如果他反复召一个人近前，而不召见另一人，也不要为此烦恼。那是他的工作方式。因巴巴召见谁而生的任何烦恼，都会干扰他们对巴巴的爱。

过了一会儿，众人站起，巴巴亦起身，哈里·肯莫尔背诵《帕瓦蒂伽祷文》和《忏悔祷文》。之后巴巴说：“这里人人都准备百分之百服从我吗？可要诚实。（人人举手）你们能够百分之百服从我吗？”

20多岁的约翰·劳顿（他和妻子道恩从威尔士同来）大声说：“那不可能！”

“应当努力，”巴巴回应，“哈里·肯莫尔曾就此激烈辩论，他说必须服从，而非试图服从。这是他这次来的原因之一。我要的是爱与服从。这两点你若都有，我也许会在你那里显现。语录和讯息是好，但终究只是文字。我要的是你的爱与服从——百分之百。我要你尽最大努力。在耶稣时代，我说了同样的话，‘舍弃一切，跟随我’，在琐罗亚斯德和奎师那时代亦如此。”

“我不是要你撇下所有的责任，而是要你让我的意愿成为你的。要我的意愿成为你的乐趣。神无限诚实。你要爱神，就要诚实。谁愿百分之百服从我？在美拉巴德撒晤斯，我也问了同样的问题。人们说愿为我献出生命，包括许多学者律师等等。”

接下来是讨论。有人说会努力。问哈里·肯莫尔，他掷地有声：“你说会努力做，就永远会找借口。必须做！如果巴巴的要求超出人的能力，你做不到，那是巴巴的错。”

“灵性道路上没有妥协，”巴巴表示，“有谁不能服从我，举手。”（无人举手。）“努力服从我者现在举手。”（除了玛格丽特·克拉思科的一名芭蕾舞学生，全体举手。）

对此，巴巴说：

阿瓦塔一个又一个时代来临时，只有一小批跟随者。这个周期则不同，是个特殊的周期。现在南印度有数千人跟随我。最近政府批准在学校使用关于我生平的教科书。琐罗亚斯德教徒一度反对我，

现在也来爱我。敬爱我的圣人也有几位前来参加撒晤斯；许多瑜伽士亦来了。南印度的著名瑜伽士，修达南德·巴拉提，也参加了撒晤斯。他穿着黄袍，蓄着长须，跟我坐在台上。还说他也希望负责传播我的名。

巴巴对在印度发布的“乌云”压顶讯息，解释道：

乌云迅速逼近。只有少数人会抓住我——那些不在空间而在爱里离我近者。余者将离开我。历史将重演。本次化身，我有大批跟随者，但留下的也将是少数。就好比周围有许多漂亮的建筑，用多年建成，可地震一来，几秒钟毁掉。只有少数幸存。

医生都说：“别去美国；时机不利。”我却回答：“不行。我必须去见我的爱者，把这些告诉他们。”

你们若百分之百爱我，就能够抓住我。要不惜一切代价服从我——尤其在7月10日前。你们不会再看到我的肉身了。在7月10日后，一切都会照我说的顺序，随时快速发生。

巴巴提到一家曾经常发文反对他的古吉拉特语报纸，登载一则占星预言：一位伟大的帕西圣人将于今年（1958年）显现。并补充说：“可我不是圣人！我是至古者，我告诉你们，时间已到。”

巴巴继续说：“你们将只能在记忆里见我。我离开肉身，将留在全体爱我者内里。我从不死。爱我，服从我，就会找到我。今后，都不要送我现金或实物。我只接受你们的爱。只要你们的爱。”

“现在稍微换下话题。大家举手让我很开心。现在哈里·肯莫尔将告诉你们，我所说的服从指什么。”

肯莫尔解释了巴巴在普纳和孟买授述的四种服从类型。巴巴随后说：“你除非对我有百分之百的爱，并百分之百接受我是上帝化身，否则就不可能百分之百服从我。所以，你们这些举手遵从我愿意者，就看你们的了。”

“我来西方的目的已完成。明天开始授语录。现在讲笑话。”

同大阿迪、弗莱德、埃瑞奇、纳瑞曼在湖屋外

库房聚会之后，巴巴驱车到湖屋，接见各组，直到下午4点。之后宣布，次日库房没有聚会，但要人人于上午9点半听候吩咐。

巴巴在湖屋接见玛格丽特克拉思科的芭蕾舞组时，跟他们打趣说笑。突然问：“在库房你们都举手了？”

除了后排的一人，都点头说是。巴巴评论：“这让我高兴。”那人顿感释然，以为巴巴没看见他。几分钟后，巴巴面带惊愕失望，点他的名，问：“你没举手？”

他本来十分惧怕面对巴巴并回答问题，开始试图解释说，他其实想服从，头脑却拿不准是否准备好了，因为自己之前未能执行巴巴的一项命令。巴巴摇摇头笑了，对他说：“头脑是垃圾！它所做的一切是让你困惑！”他微笑同意。

艾薇·杜思和她的苏非组来湖屋会见时，巴巴重申，抓紧他的衣边是怎样必要，怎样困难：***“设想六条眼镜蛇从户外突然进屋，你们会同我安坐在此吗？不会，你们会惊恐万状，拼命从门窗逃出。将巴巴全忘了！”***

“我是耶稣时，彼得否认我。我一直警告你们的乌云，非常非常近了。它会突然发生，从始料不及的角度，就像我刚提到的眼镜蛇突袭。你料不到它是从那种角度，你将感到有理由离开我。每个人都将受到自身心理弱点的考验，但要努力抓住。”

对达文·肖，巴巴说：“你可意识到自己多有福？你爱巴巴，你的妻子爱巴巴，你的子女爱巴巴。通过同一批批的爱者工作，带他们更接近我，你真正有福。”

以色列的凯莉·本·莎麦被召进来，介绍给满德里。巴巴评论：“耶稣时代，我那里（巴勒斯坦）的使徒们遭乱石砸。”并让凯莉放心：“不管他们对你做什么，我始终和你在一起。”

巴巴还召见艾妮塔、玛格丽特、迪莉亚和简，并叫简坐在他右边。简的衣着稍过讲究，能看出艾妮塔正好奇这个新来者是谁。巴巴转向她，问：“艾妮塔，你认为简怎么样？”

她先是一怔，不过回过神说：“哦巴巴，很美——很年轻美丽。”

巴巴表情严肃，摇摇头，打手势：“不对，不是这里美（指指自己的脸）；是这里美（指指心窝）。”

简不明白巴巴为何这样评论她这么一个自感“布满俗尘”的女子。很久之后，她意识到那标志着巴巴对她的爱。

简曾被告知，不要让孩子为参加撒晤斯而缺课，要在放学后带每个孩子分别来见巴巴。5月20日下午，简带10岁的长子约翰第一个来。约翰最近遭遇一场严重车祸。骑自行车时，撞上一辆凯迪拉克轿车，头

皮缝了120针。简担心他脑损伤。巴巴用手抚摸男孩的头颅，安慰简：“别担心，会好的。”

约翰·海恩斯后来回忆：

我感觉终于遇到我的真正父亲，仿佛离开了一段时间，又被允许与他重聚。我感到好像一直认识他。巴巴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那一刻我感到像个婴儿。感到那种也许我一直想得到的父爱。

他9岁的弟弟查尔斯次日下午来见。查尔斯后来回忆他对巴巴的最初反应：

这是我永远不想离开的人。进屋前，我不知道要见的是谁——我母亲是不折不扣的长老会教徒。可我见到巴巴，有一种熟悉感。可以说他是位老朋友。从那以后，我把他视为我的大师和父亲。

他还回忆说，他完全迷上了巴巴，甚至根本没注意到巴巴的沉默。

下午和整个晚上不住地下雨，深夜下起暴雨。5月21日，上午9点半至下午4点，巴巴全天在湖屋接见团体和个人。按英国的叫法，库房被称为下议院（达巴-埃-阿姆），湖屋被称为上议院（达巴-埃-卡斯）。

5月22日上午9时后，巴巴来到湖屋。在场者明显感到他的痛苦加重。尽管如此，巴巴亲切地问候来自纽约的“缝制组”。他们忘了巴巴来访前“不收礼物”的命令，为他缝制了三件长袍，一件粉色上衣，一件白上衣，多条手绢。不过，巴巴接受了。

稍后，在库房聚会。屋外仍下着雨。巴巴说：

昨夜是最糟的一夜。我被工作压垮。发着烧，疼痛加剧。吉蒂和满德里叫我休息一天，可我不听；也没叫哈里·肯莫尔来。我说：

“我必须去。时间在逼近。我们就睡在库房。”我今早仍发烧，不过昨夜已过，我又和你们在一起。

我在考虑要不要终止这里的撒晤斯，取消澳大利亚的撒晤斯，直接回印度。我将看看这三天的进展情况，再做决定。如若决定继续这里的撒晤斯，我也将前往澳大利亚，在那里举行撒晤斯。对此你们谁都无需担忧，因为前天全体都已举手服从我。因此我的第一项指示是，无论撒晤斯缩短与否，都要保持愉快。你们在这里的时候，就不要想家和俗务，要一直想念我。我以我的神圣权威说，我是人身上帝，因此要爱我。我知晓一切。

澳大利亚爱者为我和满德里的环球旅行捐了6000美元。我通知

弗朗西斯（布拉巴赞）说，撒晤斯要在布里斯班举行。弗朗西斯找到一个好地方（阿瓦塔之寓），开始在那里建新屋，铺一条路通到山顶。我给他写信说：“我会来，同你们相处六天。”弗朗西斯回信：“即使您在这里一天也足矣。”

这让我想起哈菲兹的话：“伴随至师一刻，等于诚心祈祷百年。”

“你们都开心吗？”人人举手。巴巴补充：“什么都帮不了我。我也开心，因为我也举了手。”

邓·斯蒂文思随后宣读了在美拉巴德撒晤斯期间授述的一些语录和笔记，巴巴时而插话点评。等斯蒂文思读完，巴巴问本·海曼：“现在我们要做什么？”

本答道：“您做什么，我都享受。”

巴巴评论：“明日我可能不来，因为没有明日！最好读一下关于分裂自我的语录。”邓·斯蒂文思接着朗读这篇语录，之后巴巴离开库房。

当天清晨，简海恩斯从深眠中醒来，突然啜泣起来。她早早来到中心，坐在库房后排的过道旁。巴巴由芭蕾舞者抬进来时，走到她椅子边，示意他们放下抬椅。他把脸凑近简的脸，问：“睡得好吗？”他知道。2小时后离开库房时，巴巴经过简身边，再次示意停下。重问：“睡得好吗？”

简后来回忆：

接着他让我第一次凝视他的光辉眼睛。他眼里的什么似乎将面纱暂时揭开。一切消失了。只有巴巴。没有库房没有他人。他是那么年轻俊美，是我自幼努力认识和爱的基督。巴巴向我显现了我的耶稣，确凿无误，我在心里喊道：“就是您！”同时听到内在的声音：“是的，就是我，就是我。”

这次震撼体验铭刻在简的心中，永志难忘。

瞥见美赫巴巴的神性，让简不胜感激，神情恍惚。当吉蒂跑来通知她，巴巴希望当天下午到她剧院，观看夏闵·杜思拍的他1956年美国之行的电影，并且全体同行时，可以理解简的欣喜若狂。芭蕾舞者也来帮忙，提前去装饰剧院。

一直期待看简对巴巴反应的伊丽莎白说：“你的状态不宜去学校接文迪（简的女儿）；会出车祸的。我去接她。”

巴巴让查尔斯·海恩斯和他同车去剧院。查尔斯坐在前排巴巴身边，吉蒂在后排。途中，吉蒂拍拍巴巴的肩，说：“巴巴，我得问您一件事。

孩子（海恩斯）的父亲怎么办？”

巴巴转向她，表情严肃地把两手食指合并一起，然后分开，表示：“它（婚姻）结束了。”

“可是巴巴，”吉蒂追问，“您怎么能说结束了？孩子们不需要他们的父亲吗？”

巴巴转向她，面带惊诧，打手势：“吉蒂，你说他们的父亲，什么意思？我是他们的父亲，将永远是。”（有趣的是，巴巴来访期间，孩子们的父亲索尼曾经到灵性中心看望孩子，从湖屋的前方路过，当时巴巴在屋内，却没有见他。）

巴巴刚到剧院，就来了一批缴足会员费的军妻（注：默土海滨当时有一个大型美国空军基地，镇上住有很多军人）。简恳请她们离开后，抓起文迪的手，跑到门前迎接巴巴。6岁的文迪和简穿着紫罗兰色亲子连衣裙，巴巴表示赞赏。文迪飞奔扑入巴巴的怀抱，被他亲吻。她兴高采烈，四处蹦跳，被巴巴称作他的“小羚羊”。

除了夏闽·杜思的电影，也上映了查布拉不久前在美拉巴德拍摄的印度爱者撒晤斯录像。观后巴巴返回中心。（这次巴巴在默土海滨期间的录像，由玛丽·安德里亚尼拍摄。）

5月23日上午，巴巴到库房，首先澄清关于当日活动的误解：

我不想接见。想停止一切会见。但这不会约束我。一开始我就明确说过，我可能召见某个人半天，也可能根本不召见任何人。我可能召一个小组到我住所，也可能召妇女和女孩到我住所。这意味着我不会受自己的决定所限制。我感到你们有人在想：“巴巴为啥召5人在他身边，或他为啥每天召艾妮塔或玛格丽特？为啥不召其余者？”这都取决于我的意愿。那并不代表我爱她们多，爱其他人少。或许有人我根本不召见，却爱他胜过所有其他人。我叫纳瑞曼告诉邓肯，每天我从9点至中午来库房。可能在上午9点、9点半或10点，但要于9点在库房等我。之后我去湖屋，待到下午2点。我可能为工作召见某人，也可能不见。我去住所，可能召见谁，也可能将上午9点至下午5点都用来接见，直到撒晤斯结束。有两个选择；两者我都喜欢。我们仍须做决定。那么，选库房者举手？（许多人举手。）选接见者举手？（无人举手。）

如果我知晓一切，有什么好告诉我的？在你告诉我之前，我就

知道。只要记住，你已举手服从我。我回印度时，将随身带上举手者的名单。如果我突然发布命令，不论个人或集体，都要无保留地努力服从。跟我给你们命令相比，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

今天早晨，我有个决定要做。昨夜完成了大量工作。埃瑞奇说，我非常不安宁，直至11点左右。邓肯、纳瑞曼和阿迪也这么说。要做的决定是：在两三天内离开默土海滨，还是延期7天。今早我已决定，待到5月30日。30日，前往澳大利亚，从而缩短撒晤斯4天。我是周五来的，故将在这里逗留14天。伊丽莎白和吉蒂将负责照看已到的来访者和第二周的来访者。

促使我作此决定的有诸多因素。首先，我想在7月10日前30天回到印度。这对我和爱者都非常重要。为了在印度的爱者和所有的人，我必须在7月10日前，手上有一个月的支配时间。

今早我感到高兴。因何？昨日，阿迪告诉我，你们有人希望撒晤斯笔记被宣读。在印度撒晤斯，德希穆克、查瑞、穆提和P·艾耶做的笔记——语录（由埃瑞奇将手势译成文字）。我已把资料交给菲丽丝（弗莱德里克）发表在《唤醒者》杂志。

有人宣读了东方撒晤斯期间巴巴授述的几篇语录。巴巴对瑜伽士修达南德·巴拉提、高达乌丽·麦、巴拉克·巴格万和斯瓦米·蒙伽拉南达，逐一做了评述。

第一天曾让儿童来库房，结果造成干扰，巴巴命令，以后儿童在户外玩耍。有个女孩对不能陪伴巴巴感到愤愤不平。一天夜里，她向巴巴祈祷，允许她进库房。巴巴似乎回应了她的祈祷，因为他次日宣布，对守规矩不乱动的儿童，允许到库房参加上午的聚会。巴巴到时，那个女孩在等他，站到他椅旁。一时，巴巴倾过身，慈爱地用指尖轻叩她的额头。

语录宣读后，巴巴叫休息一下，听音乐。瑞士来的马克斯·海富里热和妻子吉赛拉，播放了瑞士约德尔民歌唱片，还讲了1934年巴巴在弗伦布鲁山闭关后，怎样喜爱一名约德尔歌手的演唱。“不过这个唱片只是真正约德尔歌的第7个影子。”马克斯说。

播放完，巴巴的妙语令众人大笑：“第14个影子！”

又播放了一张瑞士唱片，之后巴巴说：“这让我想起7月10日（沉默日）。这一次，谁都不必禁食或保持沉默，而是按各自当地时间，在7月9日至10日之间的午夜，准时用勉强听得见的声音念诵7遍：‘至

爱的上帝，您的旨意已经实现。’ ”

邓·斯蒂文思随后宣读了关于爱与崇拜之区别的语录：

爱燃烧爱者，崇拜燃烧至爱。

爱为至爱谋幸福，崇拜向至爱觅祝福。

爱力图替至爱承受负担，崇拜把负担抛给至爱。

爱给予，崇拜索取。

爱沉默高尚不外露，崇拜外部表现炫耀。

爱不需至爱在场才去爱，崇拜要求至爱在场以示情感。

巴巴评论：“我讲过这段语录的缘起。哈里·肯莫尔在印度听到信徒说不知怎样爱神后，我授予他的。上次在印度的撒晤斯上，在场者个个是我的真爱者，准备好随时为我献身。”

巴巴随后去湖屋，屋顶飘着他的七色旗。这是美拉巴德撒晤斯期间用过的两面旗之一。巴巴叫玛妮把旗寄到默土海滨，在西方撒晤斯期间使用。另一面旗被寄往澳大利亚。巴巴分别召个人和小组到湖屋，让初见者吻他的手。

亨利·卡绍提 1956 年在纽约的德尔莫尼克饭店初见巴巴后，经常致信巴巴请求指示。巴巴回复道：“你必须来印度。”亨利也想来，但钱不够。他开始在弗吉尼亚州的汉普顿家中定期举办周一晚间聚会。不过他写信说：“我感觉就像瞎子领瞎子。”

巴巴复信：“当阿瓦塔做你的后盾时，就不存在瞎子领瞎子的问题；你对本时代阿瓦塔的爱、信、深情和认识，值得赞赏。”

1958 年巴巴访问期间，亨利和妻子柯查也来了。此时对于亨利，巴巴就是一切。但巴巴却不怎么关注他，好像他不存在似的。召见这人那人——就是不见亨利。这让亨利深受打击，但他别无选择，不得不接受：“神人美赫巴巴要的，一定是要我的。一意识到这一点，巴巴的希望即刻成为我的意愿，心中充满难以置信的平静和喜悦。”不到几分钟，他和妻子就被巴巴召见。

在湖屋，夫妇俩坐在巴巴跟前的地板上。亨利不由自主地开始为巴巴按摩小腿，低声说：“我爱慕您。”巴巴告诉他妻子：“你可意识到亨利是个罕见的宝石？他会给我写长信，满篇颂辞。就像个诗人——这种情书竟出自一名律师！”

柯查说：“他想跟您回印度。”

“我带他走，你怎么办？”

“我也去！”她说。

巴巴问：“你更爱谁，亨利还是我？”

“因为您，我才能爱亨利。”她回答。

巴巴微笑，从椅子上站起拥抱她。告诉亨利：“柯查因我的光而闪亮。我给了你一个美好的家庭。你要好好照顾。”巴巴接着说：“你们的旧业已抹掉。你们俩在我的神圣掌控中！”

接下来，巴巴接见的是两名新来者，纽约来的乔安娜·史密斯和奥利维亚·毛姆。乔安娜高大魁梧，深涉美国的吠檀多运动。巴巴叫她“跟我谈谈你对灵性方面的研究”。智力型的乔安娜就吠檀多等相关话题侃侃而谈。可谈着谈着，思路似乎越来越紊乱。头发也凌乱了，眼镜斜着滑下鼻梁，言语杂乱无章。旁观者惊奇地目睹了她的“崩溃”过程。最后，巴巴打断她：“这都是文字，文字，文字！不是别的！你知不知道真正重要的是神和爱神？”听到此言，乔安娜拜倒在他足前，差点哭了，心灵自动接管，平息了头脑。

奥利维亚毛姆听说巴巴则纯属巧合，就在她也想加入吠檀多教之际。一天，奥利维亚在杂货店购物时，看见店里有个购物的女子拿着珍·艾德爾著的《阿瓦塔》。奥利维亚瞧见封面的巴巴像片，就问：“这是谁？”女子对她稍做介绍，奥利维亚很快成了巴巴的忠实跟随者。她原本翌日就要加入吠檀多教，却不确定这是不是她真正想要的道路。就这样她跟随着巴巴。

会见期间，巴巴对有些人表示：“你的旧业已抹除。你在我的神圣掌控中。”

接见完其余的美国和欧洲爱者，巴巴坐在专椅上，被抬着参观灵性中心，走过一个又一个小屋，几个人紧随其后。玛格丽特·克拉思科的芭蕾舞学生，还有其他人，比如哈罗德·鲁德，轮流为巴巴抬椅。在两座小屋前，巴巴下来，走到门口。下午3点，巴巴回住所。

5月24日星期六上午，巴巴一进库房，就问时间。接着说：“现在是9点，巴巴的时间。今天再次和我一起，至诚地念《忏悔祷文》。神在无限慈悲中，将宽恕你们迄今所有的罪过、弱点、缺点和失败。要让祷文深入你内心，并专注我。”全体起立，哈里·肯莫尔念诵祷文。

邓·斯蒂文思随后宣读《神乃父母合一》语录。宣读过程中有两次

提及巴巴因事故而身体上无助，每次巴巴都触摸或指着他的右足，并触摸额头。之后，宣读语录《爱是救药》（关于不要过份看重文字和阐释）。巴巴说：

你们可听过马依和莱拉的爱情故事？他们达到人爱顶峰。马依远离莱拉，不管走到哪里，总是爱着她，念着她的名字。一天马依脚被刺流血，就在同一刻，远方的莱拉一惊，血从脚上流出。然而即使这种人爱，也比不上神爱。人爱的顶点是伊什克－埃－弥加兹（*Ishq-e-Mijazi*）。神爱是伊什克－埃－哈基吉（*Ishq-e-hakiki*）。

巴巴问邓·斯蒂文思：“马依和莱拉的故事结局如何？”邓不知道。

肯莫尔插话：“哪怕莱拉爱上并嫁给别人，马依也会为她高兴。”

巴巴接着说：

马依的结局已被揭示。他的整个生命就是莱拉。他在每个人里看见她。当然，他毫不在乎衣服、健康或食物。到处流浪，总是想着她。后来他遇到一位灵性大师。大师坐在树下，招呼他，说：“假如你像爱莱拉那样强烈地爱神，你就会在处处、在万物里看见神。”

马依答道：“我追求的不是神，我追求的是莱拉。我在一切里看见她。”大师叫他过来，拥抱了他，一瞬间让他体验到神无处不在。这时他叫道：“阿那尔－哈克！”（“我是神！”）——不再叫“莱拉！”这个阿那尔－哈克不同于曼苏尔的体验。（注：曼苏尔是穆斯林至师，宣布我是道——阿那尔－哈克。马依成道，但没有作为至师继续生活。）

邓·斯蒂文思接着宣读巴巴关于进化的另一则语录：

在亚人类阶段，假我的意识很微弱，为进化提供机会。在人类形体，意识进化完成，成为整全。爱首次积极发挥作用。随着爱更积极与充分地发挥作用，假我开始被逐渐吞噬。

最终，当爱臻达顶峰时，假我被爱彻底吞噬。结果是爱者和爱在至爱之祭坛上完婚。既非爱者留在爱里，亦非爱完全占据爱者。目标达到。至爱至高无上，超越小我。除了至爱，别无其他；其余皆被吞噬。

巴巴以纽约的贝丽尔·威廉姆斯为例，进一步阐述：

我来解释一下那不可解释的。你们要尽量理解那不可理解的。

这是贝丽尔。贝丽尔你是无限海洋，但作为海洋的一滴，你有

三层。你看、听、嗅，做这做那，不是从内，而是通过眼、鼻等外层（五官）。你所看见的，是来自你的无限大我——你是其水滴——的外层。贝丽尔通过感官之外层看不见无限。贝丽尔使用能量，进行活动，等等。那不是你，你无处可去，你是无限。看和动的是水滴；而你作为水滴，感到局限。如果你手被砍掉，腿被砍掉，你始终感到你是贝丽尔。你不是手，不是身；让你认为自己有限的是心。

巴巴叫人拿来帽子、枕垫、钢笔、盒子和笔记本，继续授述：

这是贝丽尔，无限者，呈现为帽子的形状。贝丽尔不受限，乃无限，无穷无尽。但她通过这些外层（五官）吃、喝、做一切。

（巴巴指着枕垫上的笔记本、钢笔和盒子。）所需要的是，贝丽尔不在这个外向（帽子顶部）做事，而是转向内，看见一切皆无限。只要一转（巴巴把帽子反转过来），她就看见自己即无限。你若丢掉一层，还有一层，等等。你则继续通过外层看幻相。你若彻底转向，就体验自己即无限。（巴巴戴上帽子，令众人开心。）

现在，关键是贝丽尔怎么做到？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无数生生世世，她已养成朝一个方向看的习惯。恰如你出生时，看见前方的东西，并继续这样看，视之理所当然。你最多能做的是轻微改变自己的视角，通过自己的努力，或者通过高道瓦隶的指导。你不会彻底转向，只会转换视野。让我们做个演示来阐明。这一点我在印度也未曾解释。

这是浊层面（指着笔记本）。这是精层面（指着盒子）。你已养成习惯，通过浊层面看浊界。现在，假设贝丽尔联系上一位瓦隶（第五层面心意大师），他不能帮她转向内，但能帮她退后一步，通过精层面看。浊界在视野之外（巴巴拿掉笔记本）。然而，至师则使她跳跃，彻底转向，就此结束。靠至师的帮助，她无需后退来取得进步。

阐释让我大为头痛。实际情况就是那样。精层面者的体验有别于浊层面者。视角彻底改变，但仍然全都是幻相。你在心层面目睹奇妙事物。视野改变，从一个不同角度看幻相。但你必须超越幻相。浊、精、心和神，皆在这里。不要认为浊、精和心相互高或低于对方——一切皆在此。造成差别的是你自己的视角。你开始更深入地看精界，之后更深入地看心界；再之后彻底转向，看到你自己即无限。除了

你自己，没有别的。

你们可知那种极乐？它持续不断，永恒不变。

邓·斯蒂文思说：“巴巴，您的阐释太棒了，真的好极了！”

可你们对阐释毫无概念。这么简单明了的阐释未曾有过。见到我的真相该会怎样无限美好！惟有爱才能把你带向我！

巴巴继续说：

在印度撒晤斯上有许多工作者。工作在快速传播。安得拉现在的中心多得阿迪记不住数目。哈默坡也同样，有许多小型中心。孩子们在学校或田间念巴巴的名。上学途中或集体唱巴赞歌颂巴巴。写关于伟大人物的作文时，写巴巴的生平，有很多赢得头等奖。有意思的是：在北印度有个古老习俗，早晨问候不说早上好，而是说“悉塔-罗摩！”或“捷-罗摩！”尽管该习俗已经数千年，如今他们却说“捷巴巴！”

许多工作者全心为我工作，可他们中间仍有分歧。这些分歧都源于对我的热爱。在这个国家，艾微（杜思）有个小团体，也有分歧。

“那是真的吗，邓？”

邓·斯蒂文思回答：“经常有。”

巴巴继续：

大团体里，有大分歧。所以（1954年）在安得拉，我不得不花一整夜时间，在拉贾蒙德里解释“工作”的意思。虽然他们尽量遵循我的指示，仍有困难。因此，在撒晤斯上，他们对我诉苦。我没有个别谈话，而是授述了5分钟关于工作的语录。

邓·斯蒂文思宣读了美拉巴德撒晤斯授述的“巴巴工作”语录。之后，巴巴评论：“这是给印度工作者的，因为我在诸多场合都阐明了我所说的工作和工作者指什么。这是我的建议。”

巴巴随后问：“谁昨夜未眠？”

柯查·卡绍提举起手，巴巴问原因。“因为我梦见自己企图救一个溺水者。”她回答。

巴巴指示她：“睡觉前，用5分钟时间想我。”

哈罗德鲁德说：“巴巴，我有个无限深层的失眠原因。宝宝（拉斐尔）把我弄醒。”

巴巴妙语：“我很高兴听到你的解释，因为你现在能理解，世上的

所有宝宝是怎样让我睡不着的。”

巴巴叫大家放松几分钟。聚会又开始时，他说：“吉蒂要我在12点前让大家去用午餐，因为下午要举办儿童宴会。明天我会叫一小批女子去我住所。那是美媚的工作。

“然后周一下午2点半至3点半在库房，有一场玛格丽特的舞蹈学生演出。大家都要到场，几乎全体都得站着。埃瑞奇全天站着，1小时对你们并不过分。周二，男子演节目，让我惊喜放松。如果你们尚未想好，”巴巴对男子们打手势，“开始考虑吧。

“上午从9点至中午全体在库房陪我。巴巴的9点钟！每天在库房后，从中午起，我将在湖屋。”

巴巴问现在几点，然后说：“巴巴的时间是10点10分！”（实际是11点10分。）

随后宣读前一年初次在普纳授予的《有为与无为》语录：

1、在神的超越超越状态，是“无意识的无为”。

2、在成道状态，是“有意识的无为”。这不是完美状态，而是在世解脱（纳加特，莫克提）——吉万莫克塔（在肉身解脱）。在该状态有绝对宁静，带来无限能力、知识和极乐。

3、在中间状态——1与2之间——是“有意识的有为”。行动造成业相。业相反过来滋生更多行动，制造束缚。该状态有束缚。

4、在第七层面的玛居卜状态，是“无意识的有为”。

5、在至师状态，是“有意识、积极无为”。

至师摆脱了业相，没有印象。因此不会有自主活动的余地。他们的生活是无为的生活，因当前的环境形势而激活。至师的行为由当时的环境氛围激发。行为如何被激发？巴巴到时会解释。这里是上述状态的一些例子：

神的超越超越状态，可比作在摇篮中熟睡的幼儿。此乃无意识无为之例。

成道者（吉万莫克塔，非至师）的状态，可比作完全醒来、却仍在摇篮中的幼儿。此乃有意识无为之例。

1与2之间的状态，可比作醒来并爬出摇篮的幼儿。此乃有意识有为之例。

第七层面玛居卜的状态，可比作梦游者。梦游者在睡中走动或

做事，却意识不到自己在该状态的行为。同理，第七层面的玛居卜行动，却意识不到。他的行动是无意识的有为——吃、喝、说、走动，等等。但这都是他的无意识行为。

至师的状态，可比作完全醒来、却在摇篮里不断被人类摇动的幼儿。这是有意识的、积极的无为。无为是处于摇篮里，积极无为是摇篮被他人摇动。

神的确是有意识的无为。这种有意识无为的宁静极其深邃，以至赋予神无限能力、无限知识和无限极乐属性。

这要读两三遍才理解；难懂。哈菲兹说过：

“世界及事务皆无中之无。”

我们的束缚归因于行动。善行束缚，恶行束缚。人必须超越行动——才没有束缚。除非在酣眠中，否则人不能超越行动，因为印象需要表现。表现反过来制造行动，行动又制造束缚。

邓，你在酣眠时，处于神的原始状态。没有束缚，没有行动。但过去的行动要求你起床，于是你开始将印象付诸行动。目标是进入你的无为原始状态，但要有意识。睡眠中你无意识。需要有意识的无为。

怎样才能摆脱行动？还是要依靠爱。爱是救药。不仅在本次化身，每次来我都强调爱是救药。

我们见过玛司特。他们爱我爱得没机会睡眠、谈话或饮食。你们不要强迫自己那样去爱。顺其自然。

这才是我要的。仔细听着；这对我的爱者非常重要：

爱者必须遵从至爱的希望，我对爱者的希望是：

1. 不要逃避责任。
2. 要忠实地履行世俗义务，但要始终记住所有这一切都属于巴巴。
3. 当你感到幸福时，就想：“巴巴要我幸福。”当你经受痛苦时，就想：“巴巴要我痛苦。”
4. 顺从于每一个形势，真诚地想：“是巴巴把我放在这个情形中的。”
5. 认识到巴巴存在于每一个人，而尽力帮助并服务他人。
6. 我以我的神圣权威对每一个人和所有的人说，无论谁只要在

生命最后一息持我的名，都将会来我这儿；因此不要在最后的时刻忘记我。除非你从现在开始念记我，否则当最后的时刻到来时，你就很难记住我。要从现在开始练习。你即使每天持我的名一次，也不会在临终一刻忘记我。

上述讯息被宣读之后，巴巴叫几个人讲笑话。之后再次叫人宣读《巴巴的希望》。说：“这是对我将于6月10日至7月10日从印度寄的指示的补充。”

讯息第三次被宣读。巴巴评论：“对讯息里的一切，我希望你们一一遵守。但这个讯息排除了一点——关于服从。对我会在6月10至7月10日寄的任何命令，你们都要无保留地服从，不惜任何代价执行。”

聚会到此结束。巴巴离开库房，乘伊丽莎白驾驶的蓝色福特车缓慢离开。爱者排成一队，在巴巴经过时，触摸或亲吻他伸出的手。巴巴在湖屋个别会见，直到下午2点。

下午，在灵性中心的圈形地带周围举办儿童宴会。几个男孩和女孩，如卡彭特和海恩斯家的孩子，为巴巴戴上黄色康乃馨花环，他逐一拥抱40名儿童。随着全体唱起“祝您生日快乐！”巴巴切开一个三层的大蛋糕，上面写着“目标是在爱里与他合一”。都知道当天不是巴巴的实际生日，不过为了孩子们，巴巴接受这个象征性做法。

巴巴接着舀起柠檬汁，倒入孩子们的纸杯，给每人发糖果。还抛了几块糖果给成人，望着一个方向，掷向另一方向。小伙伴们对“生日”派对兴奋不已，虽然实际上不是任何人的生日。“这是疯帽人茶会！真正的非生日派对！”有个调皮鬼叫嚷（联想到刘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漫游仙境》）。置身这些小家伙中间，巴巴显得格外高兴。他下午3时许离去，返回住所，孩子们则去湖上泛舟。

5月25日星期天上午，巴巴进库房时，众人起立高呼：“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天下着大雨，巴巴打招呼说：

今天好天气啊！是我心情的反映。我昨夜受的苦，你们毫不知情。今天上午我很高兴。也希望你们都照顾好身体。别感冒了。那会相互传染；大家都感冒，就会传染给我。在印度撒晤斯，参加者来自印度各地，有些患流感，尤其第一组。都很高兴跟我一起，参加撒晤斯。有些人打喷嚏，咳嗽，开始传遍营地。不过最后几日，进展顺利。

已发电报给弗朗西斯·布拉巴赞。也往印度发了电报，通知美诺，

我将于5月30日离开这里。不过拉德（丁普夫尔）和奈德（富特）对此不确定——对什么都是这样。

昨夜难以置信。今天上午，尽管天气不佳，我感到很愉快。今天库房聚会后，我将直接回住所。下午1点至1点半，我希望一批女子在那里。她们离开我的住所后，其余女子可以进来。因此今天下午4点前，谁都不得离开中心。明天玛格丽特的舞蹈学生演出。后天，迈克·洛夫特斯安排男子演节目。28日，邀请全体男子到我住所。29日留给整理行李。下午全体放假。我也许到库房、海滩。都听清楚了？

菲丽丝·弗莱德里克背部受了伤，巴巴令肯莫尔医生照顾她。评论：“我的疼痛无药可救，但我感到高兴。”

年迈的露丝·怀特迟到了，巴巴让人给她讲了5月29日为止的计划。之后问：“昨夜谁未睡好？”

有些人说明了原因，比如想念巴巴或身体不适。有些孩子也说未睡好。巴巴打趣：“孩子们不舒服。太多的冰激凌和蛋糕，他们梦见别人在狼吞虎咽！”

巴巴随后问：“谁未睡好？”有人举手，巴巴问：“何故？你们都应当睡好。如果睡不着，别为之烦恼。多想我，但不要为想我，故意不睡。若出于任何原因睡不着，就念我的名。”

巴巴之后让人宣读关于必然法则的语录。之后总结说：

只要是人的“自我”仍然意识到印象，这个无情的必然法则便掌控并重塑每一次人生的所谓命运。这个凌驾人类计划之上的必然原理，建立于神圣法则的基础上——神圣法则调节进化印象并被后者所调节。惟有神圣意志能够取代神圣法则。

整个生命周期的众多死亡——从意识进化开始，直到意识内化结束——就像一生中的众多睡眠。为己而活者其实死了，为神而死者真实活着。

巴巴进一步解释：

神何以超越想象？我来稍作解释。神没有开始。你能想象神不存在的时候吗？假设想象把你带回远古万亿年前，答案仍是：有神。但神之前是什么？答案又是：有神。那有谁能想象神之前有什么？一切都是怎样开始的？甚至想象都不能告诉我们神是怎样开始的，

一切是怎样开始的。去想象没有开始，也是无法想象的。

“邓，你对此怎么想？”

“像个圆圈。”邓·斯蒂文思答道。

巴巴继续：

没有开始。不过，让我们设想一个开始之始。结论同样：有神。神之前呢？答案相同：有神。此刻你在幻相中发现自己有一个开始。有始之处也会有终。所以，在体验幻相的你，怎能想象那无始无终者？然而，你作为自己，作为自己无限海洋的一个水滴，却无始无终。你有这个形体。你出生。你作为水滴有一个开始；长大，死去，结束。你在幻相里开始与结束。你作为身体，有始有终；作为无限海洋——你作为身体是其中的水滴——则无始无终。

奈德（富特），你有一个心。心处于幻相中。心试图思想那无始无终者，却做不到，因为心本身即幻相。

目标是体验你的真我。你是并将永远是。除了你，没有其他。一瞬间，你将知道一切，包括你为何无始无终。但这个知道，与心、推理或逻辑，毫不相干。它超越了心。你知道一切的答案，你知道什么都未曾发生，什么都不会发生。届时你体验极乐，成为全能全知。

巴巴让人宣读《无所不在》语录：

没有任何事瞒得住那无所不在者。既然任何事都瞒不过这样的人，他必定无所不知。他全知，知晓一切。因此，他必定知道该怎样做一切。他会说：“我知道怎样创造一切。我知道怎样摧毁一切。我知道怎样维持一切。我知道怎样做一切。”

因此，无所不知者必定无所不能。其无所不在使他无所不知，这又使他无所不能。总之，成为无所不在，即同时成为无所不知和无所不能。神的三大属性皆彼此关联，带来神的无限极乐。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和无所不能者，不会不处于无限极乐状态。

巴巴继续说：

昨日发生了什么？什么都没有！明日将发生什么？什么都没有！一切都发生在现在。这种一切发生在此时此刻的体验，即禅那——大知，智慧。这跟心或推理无关。拥有该永恒大知体验（禅那）者有智慧。心说：“昨日巴巴在这里，巴巴对我们授述语录，我们都聆听，孩子们参加派对。”心还说：“明日，我们将有一场演出。”

但一个罕见者知道，没有昨日或明日这种事情。从无始之始到无终之终，只有永恒的当下。只有一个时刻——永恒当下。体验到永恒当下者，发现种种怀疑、担忧、一切皆烟消云散；处于永恒极乐。

巴巴接着解释预知：

A、常人拥有的预知依靠基于过去经验的记忆：

- 1) 当一个人看见某人在山巅，会预知他若跌落下山，必死无疑。
- 2) 当一个人看见一排马儿在赛道出发点，会预知“起跑”信号一发，马会奔跑。

3) 当一个人看见一瓶威士忌，会预知此酒会使人陶醉和缓解痛苦。他把酒与陶醉、缓解痛苦相联系。这种常人的预知例子不胜枚举。

B、至师的预知，依靠永久的不可分体验：

- 1) 永久 = 持续不间断。
 - 2) 永久 = 过去、现在和未来（即使相对地）自身没有决定的余地。
- 因此，至师和阿瓦塔宣称，“我知晓一切。”正因为他们的永久、不可分体验，才不给任何东西留下余地——除了他们的无限、不可分、无所不在、遍及一切的个体大我——永恒存在。

倘若有过去、现在和未来这种东西的话，就让我说我知道一切。这意味着，我知道你在过去曾出生过多少次，你在未来将出生多少次，我知道你在一百万世后出生时会想什么！我在这个永恒当下，知道这些。这就是全知的意思。

巴巴问时间。是 11 点。“瞧我们多么关心幻相中的钟表和时间！可当我们超越了幻相，就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是永恒极乐。”

巴巴随后打手势：“我们听听音乐。”8 岁的女孩玛格姐·莱娜·阿瓦拉多，背诵了一首关于雨天的诗。

维奥莱特·哈钦斯问今天是不是基督教的圣灵降临节（在耶稣被钉十字架后 50 天，圣灵降临其使徒——复活节后的第七个星期日）及其意义。是圣灵降临节，但巴巴表示最好不予解答。

谈及哈里·肯莫尔，巴巴评论：“他心地善良。百分之百为巴巴。是跟美娒交谈 5 分钟的唯一男子。在他之前，我从未允许美娒跟任何男子说话。哈里，你和美娒在一起时，有何感受？”

哈里说：“美娒辐射爱和纯洁。我感到她是巴巴完美的阴性对应。”巴巴转身，吻他一下。

在留声机上播放了巴巴喜爱的《跳起比根舞》。巴巴说此歌有一种永恒意义，并用手指敲椅子扶手伴奏。说：“我去孟买，总会在纳瑞曼的家听这张唱片。”

之后播放4首印度格扎尔，巴巴解释了意思，中间评论道：

我们在印度，有古典音乐和古典歌手。我不喜欢古典音乐。他们来为我唱古典歌曲，但我不欣赏。我最喜欢卡瓦里歌曲。卡瓦里歌手唱的东西，用的歌词，有一种深度。卡瓦里歌曲都是以我为基础——关于我的伟大和我的工作。

卡瓦里不是宗教而是灵性歌曲。这些奉爱歌曲与宗教无关。就像基督教神秘主义者，个个是我的宝石，个个是神的爱者——耶稣是他们的主题。耶稣是他们的至爱，他们只是爱至爱。这种燃烧的爱将他们的罪过焚为灰烬。

有些唱片幸好留在美拉扎德；否则，我不得不解释每个歌词。

音乐播完，巴巴回住所。下午1点，约20名女子聚集客厅。她们跟美嬉认识或通讯多年。她捎来一些小礼物，告诉巴巴每份礼物要送给谁。巴巴说：“当时，她每次说到某人的名，我都点头，可现在我不记得了。我能解决宇宙问题，却解决不了这个。”

埃瑞奇说：“今天早晨巴巴把所有礼物摆在他床上。像个店主一般。”

巴巴坐在扶椅上，女子们围着他一圈，坐在地板和椅子上。他说：

在我的爱里，美嬉第一，然后玛妮。美嬉是我的至爱。玛妮是我工作上的真正妹妹。她爱我，从早到晚为我工作，处理通讯等等，尽管目前健康不佳。她爱我，百分之百臣服我。

巴巴把美嬉的第一份礼物送给每一个女子：是巴巴的弟弟贝拉姆应她要求制作的相片——少女时代的美嬉和少年巴巴的双人晕影照。巴巴说，美嬉（在萨考利）首次遇见他时，年仅17岁。

之后，巴巴去卧室，分别召每一个来领美嬉的礼物。虽是新来者，简·海恩斯也在这第一组之内。她坐在沙发上，心想她在这里的唯一原因是由于伊丽莎白。可当她被召入巴巴卧室时，巴巴对她说：“要尽量相信我为你而爱你。”接着递给她一对嵌有他照片的耳环。

后来，巴巴回到客厅，给大家传看一个小盒，里面装着他青年时期的一绺头发，呈褐色卷曲状。他还把弟弟贝拉姆上色的漂亮大幅照片赠予各个中心和团体。巴巴还从另一个小盒里取出他的一些头发，分别赠

送在场的 20 名女子，指示她们接到这份极特殊的帕萨德后直接离去。

巴巴谈到由于髋部疼痛和持续发烧，他的身体怎样虚弱。对艾薇·杜思说：“我是耶稣时，被钉在十字架上，痛苦得一时感到仿佛被神离弃，喊道：‘神啊，神啊，你为何离弃我？’”

巴巴将《灵性大观之光束》书稿交给艾薇，内容是他来访美国之前，对德希穆克、埃瑞奇和宝授述的。

天下着雨，第二组女子来迟了。巴巴给每人送了礼物——手帕或者别的。他问安娜·喀拉施：“小爱者在哪里？”指她儿子拉瑞。

她问：“您要我把他带来？”巴巴摇头，手伸进礼盒摸索。最后取出一只小鼻烟壶，说这里面充满他的爱，递给安娜罗莎，让她给儿子。

每个女子从巴巴手里接到一份礼物后离去，心中充满感激。

有天上午，伊丽莎白的车坏了，要奈德·富特开他的蓝色凯迪拉克，送巴巴去库房。巴巴坐在前排，美赫吉和埃瑞奇在后排。巴巴回住所也是奈德开车。归途中，巴巴笑笑，拍拍奈德的背。

5 月 26 日上午 10 点，美赫巴巴来到库房，说：“今天我第一次准时。按我的时间，现在是 9 点。6 至 8 点，我和满德里忙于撒晤斯的事；8 至 9 点，忙于和人谈工作。9 至 10 点，我在湖屋忙于接见今天离开者和新来者。我将在 11 点 45 分离开库房去湖屋；必须见几个人。2 点钟返回这里。吉蒂，还有新来者吗？只有 2 个？第二周预计有多少？”

“三四个。”吉蒂答。

“如果他们真正见我一秒钟，足够一生用。我们现在听语录。”接下来有人宣读《神和宇宙》语录（注：亦称《头与头发》）：

神是无限实在，宇宙是无限幻相。在无限幻相中，有无数的日月星辰，造物界整体上无止境地进化。

以人头为例。人有一个头，有一个心。这个头上却长着数不清的头发。即使头发全部剃掉，也不停止生长；头发又出现，长满头。

相对于头本身，头发虽不计其数，却毫无价值，因为即便头发全落，秃了，头依然在。头发的价值不过是装饰而已。头发也许让头更好看，也许让人感到自满。但跟头相比，在头上消长的头发本身不具价值。

可把产生无数念头的个体心，同长着无数头发的头相比。个体心能够容纳、生发并吸收任何数量的念头。能量和物质都是心本身

的产物。

为理解神——无限实在——的无上重要性，让我们把这个重要性比作心，把造物界的意义比作头发。

我告诉你们，宇宙只有头发的价值——诱惑并制造虚荣自满；与之相比，神无限地重要。

随后宣读《真生与真死》语录：

只有一次真生，一次真死。你出生一次，仅仅真正死亡一次。

真生是什么？是水滴在实在海洋的诞生。水滴在实在海洋的诞生指什么？是指个体性的出现——通过最初最有限意识的一丝微光从浑然一体中诞生；这把有限认知定格于无限。

真死指什么？是指意识摆脱所有的限制。真死其实就是一切局限的死亡。就是解放。在真生与真死之间不存在所谓生死之类的事实。

在所谓生生死死的中间阶段实际发生的是，意识的种种限制逐渐消耗，直到意识摆脱一切限制。最终，意识完全摆脱所有的限制，永恒地体验无限实在。真死等于真活。因此我强调：“为神而死，你将作为神永生。”

巴巴进一步说：

你先是幼儿，然后长大衰老，离开身体，可你从不死，从未生。在东方，吠檀多教徒相信转世，经历数不清的生生死死，直至成道。穆斯林相信只出生一次，只死亡一次。基督教徒和琐罗亚斯德教徒也这么认为。他们全都正确。耶稣、佛陀、穆罕默德、琐罗亚斯德所指的生死，都是我所说的真生真死。我说：“你出生一次，死亡一次。”

所谓生与死只不过是睡与醒而已。睡与死的区别是：你睡醒后又发现自己在同一个身体里，而死后却在不同的身体里醒来。你从来不死。惟有蒙福者死去并与神合一。

在宣读《涅槃与涅未卡帕》语录之前（注：对涅槃与涅未卡帕的阐释，巴巴最初于1956年10月对宝授述）。巴巴先作解释：“这篇简短，却难懂。听不懂者，切莫烦恼。不过文字而已。惟有爱要紧。最愚钝者若能按应爱我的方式爱我，远比不知怎样爱我的最聪明者有福。”

涅槃与涅未卡帕：法那是无意识状态。法那中，除了大我是神，灵魂什么都意识不到。在失去人类状态并获得涅未卡帕（我是神）

之神圣状态之前，灵魂必须体验涅槃之真空状态。涅槃是无限真空状态，在此灵魂完全意识到真无。涅槃立刻且必然由涅未卡帕（法那—费拉）所跟随，这时灵魂完全意识到真有。

涅槃与涅未卡帕必然地紧密相联相系，二者都可称为神圣目标。

假无 = 幻有

真无 = 非有非无

真有 = 无限神

假无引向假有，真无引向真有。假无与假有联系，真无与真有联系。最终，假无止于假有，真无止于真有。

二元中，假无即假有。一体中，真无与真有一。

巴巴评论：

你们听上七遍，有可能开始理解，也可能不知所云！何为真无？无与真无之间，有个区别。真无甚至不是指无。人在第六层面，所见惟有神，看见神无处不在。看见无与有。二元仍在——见者和被见者。见者仅仅看见神。

当见者在至师帮助下跨越第六层面，被推过深渊之后，体验到无限真空。那不可描述。没有见者，也没有被见者；没有无，也没有有。这是真无。紧跟这个真无的，是与神（真有）合一。真空无限，也必须由无限充满。

这就是人被推入第七层面时的体验。所以即使第六意识层面处处见神的圣人，也不知真无是什么。

就这篇语录答问，巴巴说，“说实话，我不喜欢问答。从无始之始，我问了一个问题：‘我是谁？’得到一个答案：‘我是神！’其他所有问答，我都不感兴趣。但为取悦你们，我仍然听问题，回答问题。哈里（肯莫尔）充满问题。”

巴巴又让人宣读《来世意识层面》语录：

达到不同灵性意识层面的人，（再次）出生时带有该层面的意识吗？是的，但该意识是慢慢地逐渐展现的，正如具有浊意识的人死后，带着对浊界的意识重新出生。随着幼儿成长，也根据往世的浊经验，逐渐地意识到原先的同样浊界。带着某个意识层面出生的幼儿，不是一下子立刻意识到该层面。随着幼儿逐渐成长，该层面慢慢地逐渐展现。幼儿后来长大成人，确立于其自身意识层面的生活，

如同浊界的人确立于世俗生活。

因此，在浊界的人死去，出生时意识到浊界。同理，在某意识层面的人，出生时意识到其前生的该意识层面。他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前进到更高的意识层面。其进步取决于更高层面的灵性导师帮助，或至师恩典，或自己在该意识层面生活中的努力。

如我那天所说，浊、精、心界和神皆在你里面，在你的身体里。不要试图在其他世界寻找。都在你身上。让你体验其他世界的，是意识的视野。

在浊界，存在着整个宇宙；在精界和心界，也有数不清的体验。但你对浊界的体验，有别于精界行者的体验。你本身不变；一切都在你里面。你不去“地理上的”更高层面。随着意识视角改变，你的高级体验也改变。最终，你体验自己即神，终极体验中，是真正体验。其他所有的浊、精和心界体验皆虚幻不实。所有的天堂、地狱、中阴、层面等等同样如此。不要在别处寻找，这些皆在你之内。你要最终成为你自己，就必须爱我。别无他路。

还宣读了关于臣服的短讯：

真正的臣服者，不征求许可，就完全臣服至师。他甚至不期待大师接受他的臣服。完全臣服本身，体现了大师对以应有的方式臣服者的接受。

巴巴说：“来问我‘我怎样才能爱您？’是侮辱爱！要我怎样回答？哈里，你怎么答？”

肯莫尔答道：“感谢让我置于困境！不能让人告诉你怎样爱巴巴；基本上要自己找答案。这样的问题，否认了爱者的爱。”

关于爱与服从，巴巴解释：

倘若耶稣教彼得怎样爱他，彼得就不会否认他。我可以告诉你们怎样服从我，但对怎样爱我，则没有答案。按你对爱的理解来爱我。

我可以告诉你们怎样服从我：我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如果你不惜任何代价，全心全意百分之百服从我，这比爱我更伟大。

服从比爱更伟大。可谁能服从我？只有一个罕见者能做到，我却得到你们全体的承诺。只管做我叫你做的。你们都举了手；我们拭目以待。

最后宣读了《爱者与至爱》语录：

至爱之神在一切众生里。而爱者的责任是什么？是不遗余力让至爱愉悦。爱者丝毫不考虑自身快乐，而努力取悦至爱。爱神者的唯一念头，应该是让至爱愉快。

因此，如果你停止考虑自身幸福，并把幸福给予他人，便确实在扮演爱神者的角色，因为至爱之神在一切众生里。

然而，在让他人幸福的时候，你若有丝毫的自我考虑，那就不是爱，而是感情。这倾向于在让他人快乐的同时，也为自己谋幸福。举个例子：首先，丈夫对妻子的感情。丈夫想让妻子幸福，但这样做的同时，他也想到自己的幸福。其次，母亲对孩子的感情。从这种感情中，母亲的幸福纯粹来自于给予并为孩子谋取幸福。

巴巴评论：“你是个体化的海洋。”指了指手里拿的帽子边，说：

想象这顶帽子是你。你看见这个浊界（指着盒子），在圣人的帮助下，你往后跳，开始体验精界（将盒子放到帽子后面并指着笔记本）。之后靠另一个圣人的帮助，你看见心界，而非精界或浊界。

然而，至师是怎么做的？他让“我”彻底转向，完全转身，“我”消失。“我”走，神留。

问题是，个体性是怎样保留的？个体性的印记保留；被留下说“我是神”，“贝丽尔是神”。耶稣说：“我是神。”这个印记留下。仍然是真实的个体性。

记住，真我在内里。通过至师帮助，真我被除去时，留下的印记是原始个体性。我只能解释这么多。真我除去，真正个体性作为印记留下。

假设这是无限海洋。充满水滴。每个水滴，只要不离开，就是海洋。因此海洋里有数不清的水滴。一个说：“我是石头。”另一个说：“我是男人，我是女人；我是这，我是那。”假设有三个水滴，其真我除去，神留下，但个体性在。因此，坡德穆（一个水滴）说：“我是神。”他对自己极乐海洋的体验持续不断。另一个水滴叫鲁德，来自同一个海洋。其真我被消除，个体性留下，他同样说：“我是神。”贝丽尔说：“我是神。”海洋的三个水滴说同样的话，但体验是个人的。理解容易，证悟太难！

因此，当你被推入第七层面时，发生什么？你放弃假我以及真我，

瞬间体验你自己是神。

巴巴示意休息一下。有的留下聚在他椅子周围，尤其是孩子们。恢复聚会，巴巴问：

你们都听过圣人弥婓吗？在印度，人人知道她。人们唱她唱过的巴赞，赞颂奎师那。弥婓很美，嫁给北印度的一个王子。王子后来成为国王。她全心全意爱奎师那，但不是生活在5000年前的奎师那时代。弥婓生活在大约300年前。丈夫不喜欢她在街上走动，因为她作为王后，不可与庶民交往。她会吟唱着奎师那的名，走进穷人陋舍。对奎师那的爱，让她经受了种种磨难和威胁。被锁在房间里，食物被下毒，眼镜蛇被藏在花束里。她将这些视为主奎师那的礼物加以接受。奎师那保护她安然无恙。她拒绝与任何人有牵连——除了她的主奎师那。

最后，她被国王放逐，说：“国王驱逐我，我还有地方可去。但若宇宙之主不悦，我则无处可去。”民众也背弃她。

多年后，衣衫褴褛的她却容光焕发。这时国王过来，拜在她足前。在印度男人顶礼女人是罪过，顶礼妻子更不可饶恕。然而，他拜伏在她的足前，因为她的至诚。她去世时，广受尊敬，如今人们唱她的巴赞。

我就是奎师那。我希望你们都像弥婓爱我那样爱我。美婓的爱不同。二者不能同日而语。（注：美婓作为巴巴的首席女弟子，在阿瓦塔的圈子里代表原始摩耶。在这个意义上，美婓的角色相当于罗摩的悉塔和奎师那的拉妲。）

播放圣人弥婓的巴赞唱片，其中唱道：“奎师那属于我；我属于奎师那。我跟他人无关。”

之后，巴巴问邓斯蒂文思和哈里肯莫尔，知不知道阿维拉的圣特蕾莎。肯莫尔答：“她把一生献给耶稣。我就记得这个。”

巴巴回应：“这是最重要的。她爱我；将整个一生献给了我。”

播放玛丽安·安德森的圣歌唱片。巴巴合拢食指拇指，表示特棒。她唱的其中一首歌是《他掌管全世界》。巴巴用右手打手势：“我掌管全宇宙！”最后一首是《让我的人民走》。巴巴表情庄严，库房里非常安静。他两次触右足和前额。

在库房外，伊丽莎白招呼简上车，坐在巴巴身边。伊丽莎白对她说：

“巴巴让我告诉你，他知道你爱他，他很爱你。”简回忆此事时，说：“我的内心骚动起来；但巴巴平息了我的头脑。”

一天去库房途中，佩吉·缪尔退到沙土路边，给一辆迎面驶来的车让道。不慎扭伤脚踝。她未抱怨，走到库房，坐到聚会结束，未抱怨疼痛。巴巴离开库房时，大家都会起立，然后跟随他回中心。佩吉乘车去，被带入湖屋，坐在巴巴跟前的地板上。巴巴对她打手势：“让我看看哪儿最痛。”佩吉把手指放在脚踝外。巴巴俯身，把手放在她脚踝上。之后她站起，走出湖屋。脚踝不再痛，没有不适感，亦无肿胀。显然已被治愈。

中午至下午2点，巴巴又在湖屋个别接见。一名美国人问是否要天天祈祷，对此巴巴回答：“在大师跟前片刻，等于祈祷百年。”

从纽约来参加撒晤斯的比莉·伊敦，整个时间充满罪疚感，因为爱上一名男子，违背了巴巴的禁欲令。第一次随另几人在湖屋见巴巴时，她躲在人们身后的角落，巴巴看不到的地方。跟每个人聊完天，巴巴问：“比莉——比莉在哪里？”并召她过来。

比莉·伊敦后来讲述：

你可以想象，我坐在巴巴足前，他看着我；我心想：“上帝啊，我该怎么办？”我心中不胜沉重，他望着我，说：“你依旧爱我吗？”时间同时又快又慢。我思绪万千——能给他怎样的答案？我不知该说什么。这时他说：“你像艾妮塔那样爱我吗？”我无从得知，于是说：“巴巴，惟有您知晓众人的心。”他微微一笑，放过了我。

另一次比莉来到湖屋时，有5人正在给巴巴读信。她仍对自己的事感到内疚，尽量保持愉快，不当巴巴的面哭起来。为抵消悲哀之情，她让自己陷入躁怒。

后来她回忆：

不知为何，我感到巴巴吸引我看他。我不知如何解释那种感觉。他眼神中的爱是那么强有力，我若非坐着，定会被击倒。那一刻我知道，他对我的爱，可以说比我所有的亲朋好友合并一起全部的爱，都更伟大。他的目光强大如雷电；又如此温柔。那种爱支撑了我多年。那时我确信无疑，巴巴爱每个人。不管他们是谁——不管他们多糟糕，不管他们多简单，即使最坏的杀人犯——他都爱他们。这种爱极其伟大，从那时我开始愈合。

下午，玛格丽特·克拉思科的11名芭蕾舞学生在库房演出。两年前，

他们中有几个为巴巴表演，来时并无准备。如今他们预先准备好节目、音乐和基本的演出服。他们问可否磨掉库房地板上的蜡，并承诺之后复原，巴巴允准。一名舞者说，他们想利用大部分空间，于是巴巴允许只留两排椅子，供他本人和不便站立者观看演出。

在库房，巴巴身穿粉色上衣，坐在缎面枕垫上。他示意人们让简·海恩斯过来坐到他身边。顺便对她说：“要知道，巴巴对咽喉痛很敏感。人们紧挨我，可我容易感冒。”简有慢性咽喉炎，那段时期更严重。她担心传染巴巴，赶快溜开。可立刻被一股好像不知从何来的力量牢牢钳住。她感到被一只铁臂围着，一下子拉回巴巴身边。简惊奇的原因有二：巴巴身体受苦、虚弱伤残显而易见——其握力又是如此强大。其次，常人不可能从如此的距离抓住她；因为她已走远。

邓·斯蒂文思报幕，说：“巴巴，您的话对我们影响深刻。我们明白，没有昨日没有明日，我们在永恒的当下为您演出！”

表演者有彼得·索尔、薇奥拉·法柏、珍·赛布伦、玛丽·阿黛尔、乔·费边、特克斯海托华、斯基珀戴蒙、邦蒂凯利、饶米·韦斯特维特、辛西娅·梅丝和泽布拉·内文斯。他们为他跳了几支独舞和双人舞。仿佛库房四壁消隐，空间扩展。另一名舞者，唐纳德·马勒，从加拿大来，在后台工作。跳完1920年代的一段舞，斯基珀戴蒙将她的钟形帽给巴巴。他戴到头上。巴巴拥抱玛格丽特·克拉思科和每一位舞者，也拥抱了邓·斯蒂文思。说：“爱者怀着爱的演出让我高兴。”他们后来说从未像那天下午那样跳过舞。

巴巴已决定不想在美国拥有任何东西在他名下，当晚召见做律师的奈德·富特，要他草拟方案，让美赫中心成为以伊丽莎白·帕特森为首的非营利机构。还召见邓·斯蒂文思、艾微和夏闵·杜思，就苏非教再定向公司的未来工作授述指示。

参加撒晤斯的还有英国的希尔姐·索普和儿子西蒙。5月26日，她写信给（新西兰的）另一个儿子安东尼，谈到撒晤斯情况和她对巴巴的最初印象。

下文摘自希尔姐·索普的信：

对我们220人在此经历的重大体验，我不知该怎样描述。我敢说，这种难以言喻的东西，纯属内心之体验，根本无法哪怕尝试着向人传达。对这个人我该怎么说？如果我来这里之前，对他是谁有过任何怀疑，现已烟消云散。他完美无瑕。是基督本身。这不可言传——惟有感受。

希尔妲·索普等几个人是在5月19日见到巴巴的。她这样描写：“我们驱车到中心。他们又紧张又兴奋。这一刻到了，各自感觉不同——害怕或不安。我只是感到激动而平静……转眼之间，我们已在他门外等候，我的手开始微微颤抖。我被召，在门外说了我的姓名，来自何方。门开了，看见巴巴。安东尼，这非凡无比。我其他什么都看不见。我只是伸出手，大声啜泣，扑进他怀里。他温柔地抱着我，用手久久捧着我的头，用脸贴着我的。仿佛我经过不止一世，而是许多世，最后终于回到家。这是终点——也只是起点。我站起身，踉跄走出。是的，西蒙和我一起，他在我之后去见巴巴。最后我们都走到美丽的树林，我因释然和喜悦而泣。从那以后，每一天我们都充盈满溢。”

翌日，5月27日上午10点，巴巴进入库房。孩子们向他献花，拉瑞·喀拉施将自制的玩具飞机模型送给巴巴。

哈罗德·鲁德从新泽西来默土海滨之前，曾致函塞西尔·B·戴米尔，说美赫巴巴看过他的最新电影《十诫》且非常喜欢。在默土海滨，哈罗德接到戴米尔的回信，信中表示，他对1932年在好莱坞的玛丽·碧克馥家中见到美赫巴巴，深感荣幸。哈罗德告诉了纳瑞曼。纳瑞曼到湖屋稟告巴巴。巴巴召见哈罗德，要他念戴米尔的信。巴巴对信中内容相当满意，并命哈罗德·鲁德翌日在库房把信读给大家听。评论：“我在孟买看了影片的上半部。”

中间，巴巴说：“今天由男子们演节目。他们想让我开心。”

哈利弗洛雪姆说：“我们知道巴巴在演出中场离开，所以会演个短的。我们想拉他加入至高至古的鳄鱼守望教团。男子们将在剧终入教，他怎么能离开？”

巴巴问：“今天早晨伊丽莎白和吉蒂告诉我，昨日库房里地方不够，观众站在后面直出汗。真的吗？那流汗的跳舞者呢？他们因爱我而跳舞。你们若不能为我忍受炎热和流汗，又如何为我献出头颈？我不明白！听见我这个话，哈里·肯莫尔会高兴。”

巴巴咳嗽，说：“我咽喉痛（简海恩斯紧张地心跳加速），但我高兴，因为这是通过爱传给我的。”

宣读了巴巴为艾琳·科尼贝尔的《求索真理》一书授述的从“从物质、灵性与神圣观点”论慈悲的语录。

巴巴随后评论：

一个人如果理解羯磨律的运作，那么这些阐释就是完美的。在印度，我对满德里说：“我现在身体上无助。精神上无助，灵性上无助。”

满德里无法理解，本时代的阿瓦塔怎么可能灵性上变得无助。昨夜，埃瑞奇问我：“神怎么可能变得灵性上无助？”现在复述一下我给他的解释。

我意识到全能，我意识到全知。我知晓一切。我意识到我能够做任何事——做一切。但在这一刻，现在，我什么都不想做。我若是行使能力，就实现不了我为宇宙受苦的目的。

耶稣全能全知。他知道他必须被钉十字架，他本来能够行使能力避免，但他不想使用。他让自己无助，以至在十字架上叫道：“神啊，连您都离弃我！”为什么？他能够行使能力，却不想使用。当前，我灵性上无助。

“哈里，你明白吗？”肯莫尔点头。

“如果你明白，大家都明白。”巴巴接着让肯莫尔做解释。听他讲得如此肯定，巴巴微笑。

之后，同样被问的查尔斯·坡德穆说：“耶稣和巴巴没有羯磨；他们选择成为人。”巴巴喜欢他的回答，接着说：

目前，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人聚集在赛巴巴的陵墓。舍地成了重要的朝圣地，人们蜂拥而至。这种情况是最近几年出现的。为此还增开了专列火车。

哈菲兹引述一位至师的话：“我杀掉朋友，滋养敌人。即使神都无权过问至师的言行。”要解释这个，我得延期多住几日。其意义深刻。当你受苦时，不要烦恼。说：“这是巴巴的恩典。”那样我会对你的爱满意。

现在你们想要什么？再来一篇语录，还是听音乐讲笑话？个人来说，我想听笑话，但不妨满足你们的心愿。我希望你们在每一个幻相情境下都保持开心。

“明白，哈里？”肯莫尔又点头。

巴巴最后调侃道：“你们不爱我时，我不高兴。”

负责播放唱片的女子问巴巴：“您想听《印第安爱的召唤》吗？”

“什么召唤都行！”巴巴打趣，“你们想不想出去，解决别的召唤？”播放《跳起比根舞》（曲末，空中传来一架喷气式飞机的轰鸣），

然后是《他掌管全世界》。

邓·斯蒂文思宣读《摩耶》和《气场与光环》两篇语录（为艾琳·科尼贝尔的书授述）。巴巴进一步解释：

除非见到我的真相，否则你们都是瞎子。这篇摩耶语录就是这个意思。艾琳·科尼贝尔对我说，西方人很有灵性——他们的灵性理解力胜过东方人。我说，她说的也对。东方人缺少理解，但爱更多。自然，艾琳不满意。于是，我只好为她阐述，她满意了。神也因而满意。

记住一点；努力理解，这又新又难。我为什么说一切在你里面？不在上不在下。差异仅在于意识状态。比方说，库房地上有只蚂蚁，自由活动。你们也在同一块地上活动，但蚂蚁的意识跟你们的相比，微不足道。你们意识到飞机越过库房上空，还知道飞机和很多事物。但是和你们同在地上的蚂蚁，却意识不到飞机。虽在同一个浊层面，但蚂蚁的体验和你们的体验之间差异巨大。同理，你们的体验和我的体验之间的差异，就像你们和蚂蚁之间的差异。我们在同一个房间，同一块地上，可在我眼中，你们就像你们眼中的蚂蚁。

应巴巴要求，哈里·肯莫尔讲笑话，逗得巴巴和大家畅怀大笑。巴巴宣布，他会在湖屋关上窗帘待到下午1点半。说，“我可能召见你们，也可能不召。”

下午，男子们在库房为巴巴演出。坐在抬椅上的巴巴进库房时，全体高呼“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之后唱《欢呼！欢呼！高朋满座》，接着（布鲁克林的）莱奥纳德·威洛比唱《当圣徒齐步前进》。米基·弗洛雪姆做司仪，送给巴巴一只击鼓的鳄鱼玩具；本·海曼送给他一只胖嘟嘟的大鳄鱼玩具。哈里·肯莫尔和哈罗德·鲁德演了小品，之后莱奥纳德又唱了一首歌。

当利兰·德隆推着独轮车进来，里面坐着扮成婴儿的德纳·菲尔德时，巴巴大笑。马克斯·海富里热演了一出。当米基·弗洛雪姆不停地吹哨子，以唤醒沉睡的本·海曼时，巴巴拍拍脸颊，打手势：“这次化身期间，我从未像今天这样笑得这么多！”

查尔斯·坡德穆等人讲了几个幽默故事，之后，巴巴评论：“今天的演出是我下次化身期间将怀念的少数事情之一！”并拥抱全体演出者和助手。当他们跪在巴巴跟前接受拥抱时，有的人喜极而泣。

亨利·卡绍提吹长号为《跳起比根舞》伴奏，快到独奏部分时，巴

巴的表情奇异而深邃，花岗岩般岿然不动，仿佛对全人类的关怀整个嵌入他的容颜。整个乐队停奏，亨利不知道是否也该停下，因为显然巴巴在做内在工作。屋内一片寂静，但亨利继续奏完曲子。

当他上前接受拥抱时，巴巴模仿他演奏长号，打手势表示“很棒”，随后亲吻亨利的两颊，表示他继续演奏是个妥当决定。

巴巴即将离开库房时，突然心情再次改变。脸上浮现痛苦的表情，凝视远方。他依然坐在椅上，屋内众人静默。人们帮他坐抬椅时，他再次让等一会儿。大家站着不动。后来巴巴被抬出库房，下了台阶，又一动不动地待了几分钟。人人再次静静地站着。

回到湖屋，巴巴坐在屋外，手指飞动，做宇宙工作。大家围着他默默站着。他继续做了近 10 分钟的内在工作。下面是丽翠丝·肖的不寻常体验：“我落在人们后面较远，必须探身才能看见巴巴。巴巴看看我，他的眼睛仿佛就在我面前。那一刻，那个眼神令我震撼——不管巴巴是谁，不管神是什么，此人就是。此人就是神。几乎是一种实际的身体震击，我试图吸收。是一种非常强烈的体验。”

巴巴随后坐入轿车，去客房。下了轿车，有人匆匆搬来椅子。他坐在屋外，继续默默地专注工作约 7 分钟，然后乘车回住所。

每天早晨，达文·肖会开车送比莉·伊敦、艾拉·温特非特和他女儿丽翠丝，去巴巴住所打扫卫生。尽管各有分工，她们会到巴巴卧室，一起为他整理床铺。每天她们都尽快完成工作，以便能在巴巴出发参加上午聚会之前，到客厅伴随他，在他足前坐坐。如果在巴巴从前门离开时，她们尚未完工，就会从后门出来，朝坐车驶离的巴巴挥手。

5 月 28 日星期三上午，巴巴在离开前，告诉她们：“明天我可能去海滨。尽量靠近我非常重要。”（丽翠丝·肖知道这是针对她说的，因为当巴巴在人群中时，她不是那种挤上前的人。）

巴巴上午 9 点 50 分进入库房，授述：

最崇高的灵性体验是“一体”体验，最崇高的灵性地位是在二元中显现一体者的地位。最高级的体验是甚至不能称为一体的一体体验。最崇高的灵性地位是在二元中显现一体的至师的地位。与神合一后，至师出于对众生的爱，把神带到人间。

今天，我请求神在无限仁慈中，宽恕世界各地没有亲身到场的爱者迄今所犯下的罪过。

巴巴要全体坐着，同时哈里·肯莫尔念诵《忏悔祷文》。随后巴巴说：
哈菲兹所言甚妙，是真理：

“完人不化尘为金，
却将之化为试金石，
将一切点化成金。”

这意味着至师能用一瞥或纳扎，将最低层者提升到最高层。纳扎的意思是一瞥。也就是说，如果一位至师坐在库房这里，他只要愿意，就能让在印度的某个人成道。他的一瞥足矣。哈菲兹还说：“但我担心这样一位至师难得看我。我这么爱他，但恐怕他甚至不会用眼角的余光瞥我一眼。”

今天下午2点至3点，我要男子们来我住所参观一下，并接受最后的拥抱和帕萨德。明天是我的假日。假日对我意味着更多工作。后天，奈德·富特说，去机场者必须凌晨3点起床，准备好5点35分出发。我和满德里将在凌晨3点起床，所以明天收拾行李。埃瑞奇随时跟我一起在湖屋直到午夜。他总在凌晨5点起床。所以明天他有空。吉蒂告诉我，全体人员都要去机场。有必要吗？只有女子去，还是全体去？

“全体，巴巴！”吉蒂说。

这意味着哈利·弗洛雪姆将只好对本（海曼）吹七遍哨子。本，凌晨3点起床；哈里（肯莫尔）会叫醒你。我今天高兴——非常高兴。今早，纳瑞曼给高荷写信转告美婊，相比美拉巴德的撒晤斯，我在这里给予更多爱。这是事实。埃瑞奇说我在这里给你们更多时间。

美婊非常爱我。她按应该爱我的方式爱我。她给吉蒂写了一首马拉地语歌，两行对句诗。今早吉蒂告诉我，她收到了，要在我跟前对大家诵读。是至师罗姆达斯为信徒写的《爱者该怎么做》。罗姆达斯和图克拉姆是同时代的至师。

吉蒂念诗，阿迪唱。译文如下：

愿我有幸永远伴随您。
我渴望一生时刻伴随您，
此身只为您的事业牺牲。
无限者啊，您有无限属性，
不要对我漠不关心！

美赫巴巴啊，万师之师，
我唯有这最后的心愿。
我不求神，不求成道，
不求能力或权威。我的唯一心愿是：
请不要对我漠不关心！

巴巴解释完歌意，说：“明天大家可自由进城，我这里什么都不确定。我也许来湖屋，也许不来。也许只是玩那只鳄鱼玩具！我来湖屋的话，埃瑞奇不陪我。将无人为我翻译。都只是看着我，和我在一起。这不是说我根本不会来。我也许要健壮男子抬我去海滨。（明天）我没有固定活动。”

巴巴转向伊丽莎白的侄子，刚到的哈里·哈茨霍恩，评论：“他对我有爱。我更爱他。也许有一天他会深爱我。”

“都不要再朗诵了。邓，你在想什么？”邓·斯蒂文思在看孩子们，回答说他在想一个小女孩仍戴着的卷发夹。

巴巴打趣：“看来你还没忘《头与头发》语录。

“今天下午，我让男孩们来我住所，如果男子们乐意的话。和他们一起，我感到愉快。你觉得呢，本？”本赞成，说：“可以，他们可以去。”

“昨夜，我叫纳瑞曼打电话，都不得离开熟路（因为有毒蛇出没）。纳瑞曼说他忘了打电话。”巴巴感叹道：

真奇妙！那不是纳瑞曼的错。因为他去了威明顿，错过昨日的演出。我要你们记住，黑夜里不要离开熟路随意走动。看到蛇，莫害怕。念巴巴的名。蛇咬了你，也莫紧张。全心全意地叫“巴巴！”

这令我想起昨日在住所，我给吉蒂、玛格丽特和伊丽莎白讲了在美拉巴德发生的一件事。那天我对你们讲过凯克巴德，他有灵性视见、体验并感到我的在，跟我在美拉巴德居住。我每次迁居，他都随行，他的家人住在美拉巴德山。17年过去了，她们一直住在山上，生活自理。她们唯一做的，就是爱巴巴。那里还有一个女子，原名玛妮。可太多人叫玛妮，于是我叫她曼萨丽。吉蒂、伊丽莎白和迪莉亚都认识她。

应巴巴要求，伊丽莎白讲了该故事：“据说眼镜蛇喜欢吸人的气息。多年前，巴巴给曼萨丽一根棍子，用来对付盗贼，她却说：‘巴巴，全村人都尊敬您；没人敢踏入埃舍。’”

巴巴接着讲：“曼萨丽不是神经质型的。她天不怕地不怕，只怕一样东西。就是蛇，不能看到蛇！一天夜里，她醒来，胸口上有条眼镜蛇。她与蛇四目对视！我总是警告她，遇到困难或紧急情况，要全心念我的名。可她吓呆了，有5分钟说不出话。之后操起棍子，喊我的名，把眼镜蛇击下床。随后见蛇又爬上床！她念着我的名，用棍子把蛇打死。此后她发抖了两天。下一次见到我，她哭了，说我怎样救了她的命。”

巴巴一边讲故事，一边模仿曼萨丽的惊恐、颤栗、盯着蛇眼等表情。随后问：“你们建议我们在11点45分前该做什么？你们想做什么？”

“让您开心的事都行，巴巴！”全体回应。

“一切都让我开心。我很开心。昨天的演出使我开心，不是因为让我笑了，而是因为你们都爱我。”

扎若琪·巴洁简站起，请求巴巴指导帮助。他回应：“我很高兴听你发言，但有必要告诉我吗？”

“她长得像我姨母朵拉玛西。”他又补充说。

她（朵拉玛西）是念着我的名去世的。我兄长嘉姆希德和我十来岁时也打架吵架。中学和大学期间，我总是领袖。大家会叫我：“默文，来一下。”因为我经常调解争端，拉开架。我精力充沛。嘉姆希德长大后，开始爱我。后来在美拉巴德，他因总是思念我，乃至无法入眠。到普纳后，他突然患病，头痛欲裂，胸部沉重。就在突发中风之前，他感到极其喜乐，叫着我的名，陷入昏迷。精彩之处是，在三小时昏迷期间，他的唇有节奏地蠕动，“巴巴，巴巴，巴巴！”

玛妮在场，看见这种状态的嘉姆希德。之后他死去，来到我这里。

我的所有亲戚，我的同学都爱我，接受我是阿瓦塔。你们不知道，让他们在同我争吵、玩弹珠之后接受我是阿瓦塔，是多么困难。

查尔斯·坡德穆问：“可否谈谈您说‘来我这里’是什么意思？”

巴巴答道：

来我这里的意思是解脱，体验我的真相，不再受生死束缚。但这不是指至师或完美状态——这只有在肉身活着时获得。如此，如果你得不到这种（肉身活着时的）完美状态，至少可以（在离开肉身身后）获得解脱。

如果你在离开肉身的那一刻，持我的名，就会来到我这里。是的，任何人。在离开肉身的那一刻持我的名并不容易。届时你将个体地

体验极乐、无限极乐。获得解脱后，你将继续永恒地体验无限极乐。何以故？因为它永恒地属于你。你体验永恒属于你的东西。甚至灵性狂喜都无法与神圣极乐相比。记住这点。

“我该离开库房吗，哈里？”巴巴问。

肯莫尔说：“巴巴，您难道自己做不了决定？”

“本，你有何建议？”

“怎么都行。”本·海曼回答。

哈罗德·鲁德站起，讲个有趣故事。之后，柯查·卡绍提送给巴巴一尊女子们做的“鳄鱼皇冠”。巴巴叫哈利·弗洛雪姆过来，让他戴上。迈克·洛夫特斯随后讲了笑话。

巴巴问邓斯蒂文思和艾微杜思，记不记得《神曰》中把神比作太阳，其他层面比作地球、空气等等。两人都不记得。巴巴笑道：“跟此书打过那么多交道的艾微和邓居然不记得，这不神奇吗？”

他问查尔斯·坡德穆记不记得这个比方。坡德穆说记得。对此巴巴阐释说：

打个比方，太阳是神。太阳其实不是神，而是气体。让我们姑且称之为神——无限能力、无限极乐、无限知识。全都在太阳里。心界行者接近太阳，直接接收太阳光线。精界行者稍远。知识和极乐光线透过心界过滤，只有残余被精界行者接收。浊界极远，极厚重极粗浊。无限极乐和知识的仅仅最后痕迹渗入浊界。精层面的瑜伽士接受我的少量光线。浊层面的人只接收我无限能力、极乐和知识的一丝痕迹。在心层面，直接接收无限知识的光线，该层面的圣人知晓每个人的心和念。无限知识的光线照射到心层面时，直接被圣人和瓦隶接收。该知识转化成知——知晓浊心和精心的念头。

在太阳上，无限知识知道一切皆神。在心层面，该无限知识的光线让人知晓一切心。光线渗入精界时，精层面行者知晓有缘者的心。这源自太阳的无限知识，通过心界和精界，照射到浊界时，将智力、逻辑推理能力及与心有关的一切，赋予人心。这个如此强大、能够思考和发明种种东西、能够想象任何事情的人心，实际上不过是太阳之无限知识的一丁点儿。

就说这么多，已经让我头痛。本说：“巴巴，放松一下。”

贝丽尔，这个能发明、想象、思考任何东西的人心，却无法

知晓其他人的心。然而，具有心意识的人心，则能知晓所有人的心。心意识极其强大，甚至能使一个入土 100 年的死尸起死回生！这从前发生过。所接收的这种能力，是无上全能之阳亦即神的光线。在此，源自太阳的光线能起死回生。我重申，心、精和浊界全都是现象——幻相。除了神，别无实在。其他皆幻相。因此，起死回生，赐盲人视力，都不过是塔玛夏——闹剧！

巴巴又听了一会儿音乐，之后离开库房去湖屋。会见芭蕾舞者时，简·海恩斯也在场。巴巴问她在库房观看他们表演时，她在想什么。简笑道：“您知道的，巴巴。因为他们如此才华横溢，我想让他们留下在我剧院工作。”

“我想这就是你想的。”巴巴应道，也笑了。

下午 1 点 45 分，他离开湖屋，由伊丽莎白驱车送到住所。

按巴巴要求，下午 2 点阿迪来到门廊，问男子是否都到了。他们被领入客厅。巴巴穿粉色上衣，坐在客厅一角。他心情愉快，回忆昨日男子们的嬉闹表演。打手势：“拥抱我，领帕萨德，然后在屋里走走看看。”他一一拥抱每一个人，把单个裹好的糖果放进每人手中，作为帕萨德。

之后巴巴由阿迪和埃瑞奇搀着，缓慢地走出屋。在一棵木兰树旁的荫下驻足，有人取来一把软垫座椅。巴巴开始朝男子们抛糖果，望着一个方向，掷向另一方向。评论：“这不是游戏。这是我和每个爱者之间未来的联系。”人人都接到他的帕萨德后，又都聚到巴巴跟前。他开始解释帕萨德的意义：

这是神给人的礼物。你若怀着这种感觉吃下，就会受益。但你若只是当成糖果吃下，就没有意义。不要把糖果给别人。要立刻吃了。

之后，巴巴揭示：

奎师那是首位建立帕萨德习俗的阿瓦塔。一次，他身边有 4 名爱者，有位在山野居住的睿希（圣徒）来求奎师那的帕萨德。睿希长年静坐，睫毛长垂，蚂蚁寄居于身。奎师那回答说，帕萨德是给他爱者的，不给别人。包括拉都或印式甜球。睿希非常聪明，于是乞求奎师那最宠爱的（跛足）弟子潘迪亚，去代他求奎师那。奎师那答应了，因为他是爱者的奴隶，结果是睿希获得觉照——不是成道。

这第二份帕萨德之后，不再拥抱。你们每人吻过我的手，马上离去。明天上午 10 点，我将去湖屋一小时。不过届时你们只会得到

我的微笑，仅此而已。

又聊了几分钟，巴巴进屋，男子们离去。

翌日5月29日，说好10点到的巴巴，9点20分就来到湖屋。个别接见。对一组解释了确信，强调说：“确信最重要。比信心更重要。脑和心支持信心，信心带来确信。为了确信，一个人会放弃身心，而不放弃确信。”

简·海恩斯深受巴巴感动，想给他点东西作为回报。想到：“您给了我新的生命。您让我脱离绝望，转化我的生活，用恩典关照我和我的孩子。我却没有一样东西可给您的。”这时她想到借给她读过的诺芮娜的一本书，书名《耶稣》，作者是黎巴嫩的神秘主义者卡里·纪伯伦（1883-1931）。书中有一段对玛丽·抹大拉遇见耶稣的描述，让简特别感动。她决定要把这段文字念给巴巴听，便打电话给伊丽莎白，说出这个愿望。

次日早晨，伊丽莎白满面春风，对简说：“都安排好了；我安排的。今天下午你在库房朗读那一节。”

简惊呆了。“我不是那意思，”她嚷道，“我想私下读给巴巴听。你怎么这样办事呢？”

这时有人来叫：“简，伊丽莎白，巴巴叫你们。”在湖屋，伊丽莎白流了泪。平息下来后，将情况禀告巴巴，他说：“没关系。伊丽莎白很爱简。”还把两个手指合并一起，评论：“灵性孪生。不过伊丽莎白远远更爱巴巴。我用这个手势代表她——拳头——磐石。喏，别哭了。”

（注：1960年代，巴巴通过玛妮的一封信，解释：“一个灵魂在一生中有两个灵性孪生很罕见。伊丽莎白过去有诺芮娜，现在有简。”）

简说：“是我的错；宽恕我。我今早思绪混乱。”

巴巴伸出手臂，钢铁一般抓住她，叫她坐下。“伊丽莎白，简那么爱的书在哪儿？”

“在幽畔沙丘屋。”

“去取来。由简读给巴巴听。”

给简15分钟的梳洗时间，她离开湖屋，同时伊丽莎白驱车回家取书。她返回后，二人重新进入湖屋。简坐在巴巴面前，开始读。中间，巴巴的手指开始飞速移动。简不知巴巴在做宇宙工作，猜测也许自己读的不好。这个念头一出现，巴巴的手指立刻停止活动。简回忆：“正如纪伯

伦描写的——‘如安提俄克的雕像般宁静’——巴巴的目光从未离开我的脸。”

她念完，巴巴静默良久。说“过来”，并紧紧地拥抱她。她跪到巴巴面前。巴巴看着她，说：“你做这件事的方式，把这个读给巴巴听，深深打动我的心。你看，我就是耶稣，我就是耶稣基督。现在我们走吧。”说着，一手挽着简，一手挽着伊丽莎白，走到屋外。

巴巴坐在外面，听哈罗德鲁德诵读佛陀生平的录音带《亚洲之光》（埃德温·阿诺德的诗）。他表情严肃地听着，手指不时地工作。简想到巴巴即将离去，为刚找到他又要失去而感到难过。

听完录音带，巴巴召简进湖屋，对她强调：“莫紧张；莫害怕，因为我永远与你同在。”她转身走时，巴巴补充说“在身体上”，并让阿迪复述他的话。巴巴返回印度后，发电报给简：“你有幸在我的爱里重生。要越来越爱我。”简总觉得她会在33岁前死去，某种意义上，她确实死了——却在阿瓦塔的怀抱中重生。

之后，美赫巴巴驱车到海滨，其他人步行或驱车跟随。在等候通往海滨的大门开启时，巴巴召查尔斯·坡德穆上车，坐他身边。坡德穆上车时，不慎左手拇指被车门夹了。巴巴立即遣吉蒂去取冰块。此时，大家拥簇在轿车周围，巴巴说：“多亏查尔斯，你们多跟我呆了5分钟。”（原先巴巴说会去海滨5分钟。）后来，坡德穆说他感到在巴巴跟前总有危险，此事就是例证。

巴巴坐上抬椅，由男子们抬到海边。他脱去凉鞋，敦促男子们往海里走，直到海水齐腰深，以便他把足浸入大西洋。纳瑞曼观此，对一个人说：“你们的海岸被圣化了。现在安全了。”

巴巴示意把抬椅放在海滩上，爱者们聚拢在他身边。因为巴巴曾指示丽翠丝·肖靠近他，她须臾不离左右。她知道要去海滨，穿了连衣裙和单独的上衣。她脱下上衣，拿来给巴巴擦干脚。海伦·阿瓦拉多也脱下毛线衣，拭干他的足。巴巴被抬上椅子，再次走过潮湿的沙滩。

巴巴在中心逗留期间，大部分时间由五位舞者为他抬椅：让·赛布伦、乔·费边、彼得·索尔、唐纳德·马勒和特克斯·海托华。每当巴巴离开抬椅进轿车，有人帮他时，巴巴总会设法让他失去平衡，还会拧他的耳朵。是日，女子们也轮流抬着至爱，在中心走动。

迪莉亚·德里昂回忆：“伴随巴巴在海滨，海浪拍打，欢喜的人群

围着他，是让人难忘的经历之一。”

巴巴驱车返回湖屋，召几人进屋。在海滨，一些女子除了为巴巴抬椅，还有幸为他撑伞。简·海恩斯未得到机会，感到嫉妒，对巴巴不知她的心思有点生气。巴巴召她进屋，她跪在他跟前。“你在海滨有什么话想告诉我？”他问。

简说：“我只想撑伞，告诉您我爱您。”

巴巴拥抱她，说：“喏，这不更好？”她正要离去，巴巴转向满德里，打手势：“我的老友。我很爱她。”简佯装未听到，因为想再听一遍。她倾身向前，问：“什么？”巴巴和蔼地再次打手势。

中午巴巴回到住所，当天没再离开。

由于已召女子、男子和男孩来他住所，当天下午，他召见在中心的女孩们。来了五六人，阿迪把她们领到门廊，坐在巴巴跟前地上，过了几分钟，他亲吻拥抱每一个，还送了小礼物。最后的女孩被叫上前，巴巴给她戴上两只小手镯，亲吻道别。后来，她母亲只好用香皂润滑摘下——相对她的胳膊，手镯太小了。

5月30日，星期五凌晨，吉蒂、迪莉亚·德里昂和玛格丽特·克拉思科到巴巴住所，最后道别。巴巴独自一人。有几秒钟，他示意三位女子站在他面前，他把手放在心窝处，指指她们每一个。自1931年起，三人一直跟随他。

用爱浸透美赫中心的每寸土地之后，巴巴在清晨5点半，率吉蒂、伊丽莎白和满德里离开默土海滨。天刚破晓，他在湖屋停下，向爱者道别。休斯顿女士在布赖尔克利夫大门等候，巴巴停车拥抱了她。简·海恩斯和露丝·怀特乘另一部车尾随。大多数撒晤斯组员已提前乘三辆巴士赴威明顿。

美赫巴巴将爱种播在美赫中心。

在这片神圣的土地，他的在将被世世代代体验。

中心将成为求道者的灯塔。

早上7点半左右，巴巴和满德里抵达威明顿机场。在机场，大家围着巴巴的轿车。他拥抱了一个人，调侃：“莫告诉别人，你今早拥抱了我。”

在机场，巴巴坐在柱基旁的帆布椅上，被众人簇拥着。他问候一些人的健康睡眠，怎样返家等等。对一两个面容悲哀者，他示意要他们微笑，保持快活。再次跟本·海曼和米基·弗洛雪姆开玩笑。米基说：“今天凌

晨3点，本朝我吹哨！”

巴巴多次询问奈德·富特和他车里的爱者。他们迟到了。到后，同行的艾妮塔·维埃拉德解释了耽误的原因。

巴巴对大家说：“我在你们每一个人里面。可只有你把其他一切从心中驱除，我才能进入。”

又说：“我是神，在你们每一个人里面。可我只要在你心中发现丝毫不纯，我就感到害羞，不进去。”

艾妮塔顺口问道：“您在机场这里待了多久？”

“自从永恒！”巴巴应道，“我从不来，从不去。我无处不在。我从不离开，岂不妙哉？岂不妙哉？”

中间，巴巴意味深长地敲击右腿，接着左腿，然后又敲右腿。他的手指工作着——在空中飞动。他亲吻弗雷德·弗雷的女儿塔拉，拉德·丁普夫尔的女儿“三B”。分别对两个女孩说：“莫告诉别人，你今天拥抱了我。”

一向体贴人的巴巴，示意给露丝怀特和菲丽丝·弗莱德里克搬来椅子。快到最后时，巴巴拥抱灵性中心的照管者吉蒂、伊丽莎白和弗兰克·伊敦。

在机场，亨利·卡绍提还有个有趣经历。他进入候机室时，巴巴被人群包围。看不见巴巴，但能听到埃瑞奇的翻译声。亨利见邓肯站在一旁，就过去与他攀谈。过了几分钟，他想最好离巴巴近些，尽管看不见。他跪在别人后面，低头聆听，想着他在中心对巴巴的那次强烈体验。少顷他抬头，惊讶地发现，蹲着的爱者们中间出现一道缝隙，直通巴巴。巴巴直视着亨利，给他一个飞吻！亨利疑惑：“为何没人坐在我前面？”后来才意识到，巴巴“分开（爱者）海洋”，以便亨利能最后看他一眼。

中间，巴巴站起，走进标着“有色”（指黑人）的男洗手间。很快出来，坐在另一处，离开众人。

巴巴招呼佩吉·安迪（他对缪尔夫妇的称呼），他们赶紧过去，跪在他跟前。巴巴握起双拳，举到他们眼前。拳头紧得指关节都泛白了。他深深凝视他们的眼睛，在他们面前挥动拳头，表示：“要用双手紧抓我的衣边。用双手，紧紧抓住我的衣边。”巴巴先将双拳举到安迪面前，接着举到佩吉面前，又举到安迪面前，仿佛强调地问：“你们听到了吗？你们在听吗？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之后打手势：“不管发生什么，都要紧抓我的衣边。”随后叫两人离开。

上午8点半，国航326号航班登机时间到了。轮椅推来，巴巴坐上，大家簇拥着，伸手再触摸他一次。巴巴被推出门时，爱者泪如泉涌，高呼“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全体缓步尾随，望着（身穿粉色上衣、白袍和凉鞋的）巴巴不用人搀扶，缓慢地登上飞机舷梯，然后转身挥手道别。

安迪·缪尔站在舷梯下。巴巴登梯时，他轻攥巴巴的长袍边，握了一会儿，直到不松手就会被拽。巴巴继续用右手从机窗挥手，直到飞机沿跑道滑行起飞，前往华盛顿特区。

只有拉德·丁普夫尔获准陪同巴巴、埃瑞奇、阿迪、纳瑞曼和邓肯，前往加利福尼亚。之后巴巴一行赴澳洲。从威明顿赴华盛顿特区的航班几乎是空的，机上只有六七个其他乘客。巴巴坐在倒数第二排的左侧。拉德坐他旁边。赴华盛顿的4小时飞行期间，巴巴与拉德聊天，询问下站停何处（北卡罗来纳州的新伯恩）；中途还会经停何处（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何时到华盛顿特区（大约中午）；航班飞赴加利福尼亚之前会停多久（1小时）；在哪里用午餐。

本次航班和赴加利福尼亚的航班，都不供应午餐。巴巴问空姐机上有无食物。她还剩有一盒早餐，巴巴要她取来。他尝了一点，随后放在拉德面前，叫他用作午餐。巴巴问满德里有没有带食物。他们只有一罐午餐肉。巴巴问邓肯能否消化之后，吃了大半罐。

飞行期间，巴巴频频问拉德他们所在位置。最后，拉德借用邓肯的地图，指出他估计飞机所到之处。拉德在地图上画了一条通往华盛顿特区的路线，对剩下的时间做了划分。果然，巴巴想知道他们在飞赴华盛顿的全程中，在地图上所处的位置。

机长用无线电预订了轮椅。服务生推轮椅接巴巴，穿过机场，办理下一趟航班登机手续。他们立即登机，因为离出发仅剩15分钟。飞机于下午1时起飞。飞机上提供点心，因此没有挨饿。

在洛杉矶转机，只有20分钟办理中转；可不知何故，航空公司决定让6点50分的77号航班等到他们抵达。巴巴再次由服务生用轮椅推到另一架飞机。稍后起飞。于晚间8点40分着陆旧金山。

拉德租了轿车，他们于9点整驶离机场。巴巴想知道到拉德家（肯特菲尔德，皇冠路141号）有多远（35英里），多久抵达（1小时车程）。频繁问是否已走一半，尚有多远。到达后，又询问住宿的安排：有几个房间？床在哪里？

巴巴决定在黛安的房间睡眠（黛安是拉德的女儿，昵称三 B）。到后不久，巴巴用手杖在屋中央横划一条无形线，告诉拉德：“夜间莫逾越此线。”拉德突然记起赴默土海滨前，曾关掉暖气和热水器，于是巴巴破例允许他重新进入专用区，打开热水器。之后阿迪和拉德到外面的杂货店为巴巴买七喜汽水，并到几家杂货店买早餐食品。

终于就寝时已是深夜 11 点半——离早晨在默土海滨醒来，已过了 23 个小时。拉德正要躺下睡觉，纳瑞曼来到他房间，说：“巴巴要我告诉你，他有许多夜晚都未睡好，但今夜他会睡好。”

次日，5 月 31 日星期六，在巴巴身边通宵守夜的阿迪，于凌晨 4 点叫醒拉德。屋子相当冷，巴巴想开火炉。两小时后，6 点，纳瑞曼来告诉拉德，巴巴要他起床。早餐后，巴巴参观屋子。只睡了两小时的巴巴神清气爽，因为如他所述，睡了个好觉。

8 点刚过，启程赴机场。拉德驾车走 101 高速公路南下，驶过金门大桥，经金门公园、日落大道、默塞德湖，然后到圣布鲁诺和机场。巴巴心情甚佳，对所选路线满意。巴巴准许爱者到机场会见，大约来了 25 位，有的来自远如俄勒冈州的波特兰、亚利桑纳州的菲尼克斯，还有洛杉矶。巴巴对他们说：

我此行到西方，在默土海滨和澳洲给爱者撒晤斯。我在其他机场不见任何人。我仅仅会见曾在或将在两个指定地点之一，全程参加撒晤斯的爱者。但在旧金山，我却破例让爱者来见。因此珍惜你们的幸运。现在，轮流过来问候，吻我的手，之后离开。

男女爱者一一照办。之后埃瑞奇用轮椅将巴巴推往登机口。巴巴再一次让爱者过来相见。这是巴巴在本次降临期间，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访问美国。自 1931 年起，他在这个国家总共度过 200 天。此后再未踏上美国海岸。在印度之外的世界上所有国家中，美赫巴巴在美国度过的时间最多。这个国家的大批爱者，即是他在此为他们所做工作的见证。

澳洲撒唔斯

1958年5月31日上午11时，美赫巴巴和满德里乘澳洲航空（昆士兰和北领地航空服务公司）743号航班，从旧金山飞往澳大利亚。下午6点15分在夏威夷檀香山着陆，停留4小时。次日上午8点飞越国际日期变更线，又在斐济停半小时。6月2日下午3点半抵达悉尼。

在悉尼机场，报社记者前来采访。交谈时，阿迪说：“美赫巴巴知晓一切。他知道你们现在想什么。”

一名记者问：“我在想什么？”

阿迪和巴巴交换眼神，会心笑了。答：“巴巴知道，但他不会告诉你。”

弗朗西斯·布拉巴赞最初被告知巴巴计划在澳洲举办撒唔斯后，便开始寻找合适的地点。因澳大利亚南部地区冬季寒冷，弗朗西斯也感到城市不是设立中心的最佳地点，遂在气候更温暖的昆士兰州寻找地方。他用凡·弗兰肯伯格男爵留下的遗产钱，在布里斯班以北75英里处，购买了一家82英亩的菠萝农场。农场位于基尔山，俯瞰太平洋。此时离巴巴到访不足四个月时间。弗朗西斯马不停蹄，立刻从昆士兰州雇了三名工人，也有几位爱者从悉尼和墨尔本来做帮手。大家拼命地赶工（常常冒雨），为巴巴的到访做准备：修道路；建会堂；为参加撒唔斯者安排食宿（预计有50多人从维多利亚州和新南威尔士州来）；将原农舍移到山下，作女子宿舍和厨房；在农舍旧址上建了新屋，供巴巴和满德里住。参加撒唔斯的男子住在入口近处的帐篷。弗朗西斯将地产献给巴巴。巴巴到后亲自命名为“阿瓦塔之寓”。

6点15分，巴巴和满德里继续乘飞机，从悉尼赴布里斯班。当晚8点45分左右抵达。巴巴扶着埃瑞奇的胳膊，缓步走过跑道。弗朗西斯·布拉巴赞、比尔·乐裴基和约翰·布鲁福德迎接，当晚住宿贝尔优旅馆。

翌日6月3日上午，约翰·布鲁福德驾着新买的标致牌轿车，载巴巴、埃瑞奇和弗朗西斯，前往阿瓦塔之寓所在地坞拜。比尔·乐裴基开另一部车载其他满德里尾随。巴巴上次访问澳洲期间，约翰·布鲁福德未能为巴巴开车，深感遗憾。这次弗朗西斯邀他给巴巴当司机。约翰立刻决定买

一部最新型的标致 403。当时澳洲只有墨尔本和悉尼两家装配厂。约翰打听到悉尼产的优于墨尔本的，遂雇了一位机械师，从所在地墨尔本驱车 600 英里，到悉尼的装配车间，挑选了一部他们认为机械方面最接近完美的轿车。为让巴巴舒适，还另外安装了电暖器和特制的扶手。

上午 11 点 20 分，比预期提早抵达阿瓦塔之寓，因为中途巴巴叫约翰加速。约翰因患脊髓灰质炎，只能单脚驾驶，倘若身体条件允许，他本会考虑当赛车手的。喜欢开快车的他，充分利用这个机会。不过，他热得汗流浹背，因为开着暖气，而巴巴要车窗紧闭。

大多数人已于前一天到达，轮流执勤做饭洗碗、打扫卫生等。刚下过雨，道路泥泞。巴巴的车到时，却阳光普照。巴巴来到专门为他建造的“巴巴屋”，问弗朗西斯：“我的爱者在哪儿？”弗朗西斯解释说大家在农舍等候，以便巴巴旅行后需要休息。巴巴传话叫大家到会堂集合。弗朗西斯将房钥匙交给巴巴，巴巴开了锁。弗朗西斯为巴巴开门，带巴巴参观房屋和他的卧室。

与此同时，在屋外草坪的旗杆上，巴巴的七彩旗升起。等人人都到（巴巴屋不远处的）会堂后，四位澳洲男爱者抬着巴巴的座椅来到门口。众人站立，目视巴巴下来，倚着埃瑞奇，缓步走进会堂，坐在前面。巴巴虽身体伤痛，活动受限，但散发着强大的在和爱。巴巴要弗朗西斯逐一介绍，人们一个接一个走上前，接受巴巴拥抱或亲吻他的手。轮到劳娜·劳斯，巴巴问：“孩子们在哪儿？”劳娜说：“因为你的指示，我们将他们放在邻居家。”巴巴说：“别担心。我会看望孩子们。”

通过埃瑞奇翻译手势，巴巴解释了这次撒唔斯的安排：“你们将在此度过 4 天撒唔斯陪伴我。我们每天上午 9 点聚会，1 小时午餐时间，下午 1 点再开始，到 4 点。膳食是怎样安排的？满德里的饮食将跟其他人同样。”

巴巴接着询问房地产的情况，拥有者是谁。弗朗西斯说，现在是巴巴的。进而解释说暂时还在他自己名下，因为巴巴在印度时，无法办理产权转移，现在巴巴在澳，很快会办理好。巴巴说：“我的名下不再有财产。”又说 he 接受了房地产，但要弗朗西斯照管并留在自己名下。巴巴还询问了地产的财务状况，建房谁捐了款等等。他要名字被叫者一起立，还指示退还他们的捐款。

前排坐了几个孩童，巴巴问他们的年龄。巴巴曾指示 9 岁以上儿童

方可参加撒晤斯，所有孩子皆超过 9 岁。

众人重新坐下后，巴巴问谁能背诵《忏悔祷文》。在场者都不会。遂让人取来祷文。约翰·布鲁福德声情并茂地宣读了祈祷文。巴巴说：“你们至今为止的罪过，现在全部被宽恕。”在场者好多人后来说，这完全出乎他们的预料，巴巴的神圣权威令人震撼和感动。

接下来是午餐时间。巴巴召比尔和弗朗西斯私谈，讨论了他在澳洲的工作。就在第二天，巴巴评论：“阿瓦塔之寓将成为世界上的重要朝圣地之一。”

午餐后，都回到会堂。巴巴说他注意到大家为他这次访问，在如此短的时间所做的大量工作。问弗朗西斯有哪些人帮了忙。弗朗西斯一一汇报，还要被点名者站起来一下。之后巴巴谈到美拉巴德撒晤斯，彭度是怎样提心吊胆，唯恐准备不好，又是怎样在 5 天内为 800 多撒晤斯男女全部安排妥当的。

随后弗朗西斯宣读巴巴在美国撒晤斯上授述的有关服从的语录。巴巴几次插话，进一步阐释。

最后，巴巴问在这次撒晤斯期间，尤其是接下来 6 月 10 日至 7 月 10 日一个月期间，谁会服从巴巴？同意服从者都举手，但要先弄明白服从的意思。每个人都举了手，除了诺尔和科林·亚当斯，还有一个叫劳瑞·阿道弗斯的男子。巴巴要他们三个走上前。问他们明不明白参加撒晤斯的条件——惟有准备服从者方可参加。

科林说他不明白，另外两个说他们不敢肯定能不能服从他。巴巴问克拉丽丝·亚当斯，有没有对儿子解释参加撒晤斯的条件。她只好说：“显然不够充分。”

气氛甚为紧张。巴巴转向罗伯特·劳斯，问：“假如我要你割断劳娜（其妻）的喉管，你会服从吗？”罗伯特迟缓地勉强会说。

巴巴问 15 岁的伯纳德·布鲁福德：“假若我要你裸体去学校，你会吗？”伯纳德答会很难。巴巴说他不会让人去做这种事情，但他要求的事情同等难做。

巴巴也这么问 14 岁的辛西娅·亚当斯，她答道：“我不知道。”虽然事实上她相信自己做不到。巴巴也放过了她。

巴巴看见科林眼中噙泪，打手势：“巴巴爱你，不要难过。”又指着屋外的绵绵细雨，说：“瞧，你哭时，巴巴也哭。”

这未能安慰科林，于是巴巴示意他母亲克拉丽丝站起来。敦促她：“好好跟科林谈谈。给他解释一下。要保证他开心，保证让他开心。”

这时巴巴叫大家到外面休息 10 分钟，认真考虑一下自己的承诺。克拉丽丝离开会堂时，心想该怎样对一个 12 岁孩子解释服从，这时她捕捉到巴巴的目光。“就在那一刻，”她回忆，“我第一次相信巴巴知晓一切。一清二楚，毋庸置疑，我完全相信。巴巴知晓一切！”

不出几秒钟，困惑的科林跑来问：“母亲，你怎么能承诺（服从巴巴）？他可能叫你伤害别人！”

克拉丽丝说：“要知道，我相信巴巴知晓一切。”她本想解释：“所以，不管他叫你做什么，总是对的，无论你是否理解。”

已经没有必要。因为科林的愁容转为笑颜，说：“噢，如果他知晓一切，那就好。”

未举手服从的阿道弗斯是个画家。他准备回家。巴巴叫他过来，慈祥地说：“现在我不要你服从我，我要求你为了我留下。”阿道弗斯还是决定离开。边走边想：“啊，我胜了！”突然又停下，心想：“我一生都在逃避……”他立刻跑回来，恳求巴巴让他留下并获准。

重新回到会堂，气氛明显平静下来，人人都决心尽最大努力。接着宣读《四个类型的服从》：

士兵之服从——出于爱国动机。上司下令“射击！”士兵不假思索开枪。如常言所说：“不问理由，拼死一搏。”

雇员之服从。薪水付的越多越快，对雇主越殷勤：“遵命，老板”。

奴隶之服从。这是被迫服从。据说往昔被买卖奴隶的生活悲惨。他们干活，是因为被鞭打，因为别无选择，只能被迫服从。

爱神者之服从。这是真正的服从。自愿服从——不期回报或奖赏，惟有爱。这是哈菲兹说的服从类型——大师之奴隶。

之后，巴巴评论：

不能有妥协；不能爱世间又爱神。世俗人不得不妥协；要服从巴巴，就不能向世故人情妥协。

巴巴是神，纯洁；你内在的不洁，阻碍我进入你的心。你把我挡得远远的，但我也在你里面。

这是你们最后一次看见我的肉身。过 12 个月，我将放弃这个身体。时间是幻相；你们必须忘掉过去和未来，活在永恒的当下。其他皆

幻相，惟有神永恒。只有少数人会抓住我的衣边。你们在未来一年，要保证抓住我的衣边。

这次撒晤斯期间，你们必须忘掉困难、家庭、工作等等；享受和我一起。我知晓你们所有的问题，因为我在你们每一个里面。

今天我已完成来澳洲要做工作的最重要部分。尽管时间是幻相，但你们应在明早9点再来见我。

关于这次的首日聚会，艾西·斯玛特后来回忆说：“就好像穿过惊涛骇浪，终于安然无恙，我们都感到，当天和几天来的紧张消散，如同雨过天晴。似乎感到人人焕然一新，心融化在巴巴温暖的爱中。首日撒晤斯结束后，我们重获力量去面对自身困难，对朋友更敏感……晚餐间热烈讨论，欢声笑语：一种幸福大家庭的喧闹交流。”

6月4日，巴巴上午在住处个别接见。他坐在卧室（现称巴巴房间，四壁、天花板和地面皆用澳洲硬木料建造）。

会见中巴巴再次问辛西娅·亚当斯会不会服从他。担心会被遣送回家的辛西娅，一整夜辗转反侧考虑这个问题。她答道：“巴巴，我会尽我所能努力。”

“百分之百？你会百分百地努力？”巴巴问。

“是。”她回答。

辛西娅后来回忆她当时的感受：“1956年第一次见巴巴，我感到他好美妙、体贴有趣，而又令人敬畏。可这次在阿瓦塔之寓，我感到巴巴极为强大，非常非常严厉。我被吓得不知所措，反复谈论服从与爱——我感到没有准备好，反正也做不到。”

接见奥斯瓦德·霍尔时，巴巴问他妻子贝蒂为何不在，随后对他莞尔一笑。奥斯瓦德回到家，贝蒂告诉他，一天上午她扫地时，沉浸于一种只能称之为“极乐”的状态。这持续了一段时间，消退时，她知道自己永志难忘，一直在。这刚好发生在巴巴会见奥斯瓦德之时。

这天上午会见中，还谈到劳斯和布鲁福德两家迁到阿瓦塔之寓居住的可能性。让他们听候他的指示。（1958年7月初收到巴巴从印度的来信，劳斯一家搬入农舍。布鲁福德一家也获准在地产上建住宅。）会见比尔乐裴基时，要他在巴巴离开澳洲后，返回悉尼工作。

接见持续到午餐时间。饭后，大家又聚集在巴巴屋的大厅，继续聆听在印度和美国撒晤斯上授述的语录。

外面下着雨，巴巴评论：“我喜欢你们这里的暖雨气候。让我想起1955年在印度的首场撒晤斯，当时也下了雨。”

巴巴问弗朗西斯是否认为大伙儿累了，要不要出去一会儿。比尔·乐裴基提出休息10分钟。巴巴犹豫，评论：“休息就中断了。”于是全体同意继续聆听语录，尽管有些人打呵欠，甚显疲倦。下午早早散会，大家回宿舍。

翌日6月5日，上午8点55分，巴巴召大家到他住所。问他们睡得可好，没睡好者站起，说明原因。之后全体起立，邓肯宣读《忏悔祷文》。巴巴再次申明，全体人员至今为止的过失全部被宽恕，包括所有爱他却未能到场者。

巴巴叫弗朗西斯出去，看看天气是否适合巴巴访问女子宿舍。雾已消散，但仍然阴云密布。弗朗西斯说看似要下雨，巴巴还是决定去。穿上大衣，由约翰·布鲁福德驱车送他下山到农舍。巴巴视察了整个屋子和房间。还召见厨工们。之后坐车去视察男子帐篷。

返回住所，召见女子。巴巴坐在床上，倚着缎面枕垫，女子们围着他，坐在地毯上。埃瑞奇在他身旁翻译。巴巴对她们谈起美娒：“美娒是最纯洁的女子，她让转达对你们全体爱。还有一些礼物送给你们每一位。在美娒之后，是我妹妹玛妮。她从不考虑自己，完全为我工作。”

巴巴让她们看了美娒、玛妮和其他女满德里的照片，举起他自己的四张大幅照片，说美娒叫送给她们。巴巴问：“那这些照片该给谁？”

琼·布鲁福德说：“我觉得照片应该给巴巴爱者拜访最多的家庭。”

于是巴巴分别给了克拉丽丝·亚当斯、弗朗西丝·李、劳娜·劳斯和琼·乐裴基。之后分发其余礼物、微型皮凉鞋和镯子。女子离开前，巴巴还向她们一一赠送了他的一些头发。还送了巴巴的两张大幅着色照片，明确指示悬挂之处：一幅挂在巴巴房间门内上方，另一幅挂在房间门外上方。

女子们走到外面走廊，轮到男子们与巴巴独处。送给每人一枚美拉巴德山的小卵石。大家回农舍途中，巴巴又召回他们，领帕萨德。

先召儿童，然后女子，最后男子。为了好玩，巴巴抛糖果给大家。他取一颗糖，瞄准弗朗西斯，后者准备好接。下一刻，坐在墙另一边的比尔，竟发现糖果落入他手里。巴巴飞速轻弹给他，甚至未转身看他坐在何处。没接到巴巴投掷的糖果者，到外面排队，再努力接。

大家回农舍用午餐，下午1点重新在巴巴屋集合。巴巴坐在走廊上，

摆姿势拍照，然而他似乎“在远方”做高强度工作。脸色沉郁，表情极为痛苦。他曾揭示：“这次撒晤斯，你们将作为我幸运的伙伴，在我身边，见证并分担我目前的宇宙痛苦；在这个意义上，这次撒晤斯将是独一无二的。和至古者在一起，他同时也将完全和你们同在人类层面。”

少年伯纳德·布鲁福德拿着相机走近，瞅见巴巴的严肃表情，不忍心打扰，立即转身离开。

埃瑞奇拦住他，问他是否想拍照。伯纳德答道：“是，但行吗？我不想打扰。”不过，埃瑞奇鼓励他上前拍几张。伯纳德和科林·亚当斯拍的照片，捕捉到巴巴在严肃时刻的神情。

多年后，埃瑞奇回忆此事，说他很欣慰当时鼓励了伯纳德，因为巴巴在“极严肃”情绪中的照片很少——这种情绪满德里很熟悉，而其他入难得见到。

过了些时间，巴巴起身，靠着埃瑞奇的胳膊，在阳光下走了几步，来到房屋前面，观赏绵延的群山和远处的海洋。巴巴抚摩弗朗西斯的背，打手势：“这地方选得好。”还拍拍名叫王子的狗，“王子”高兴得在地上打滚。

大家进屋，男子们给巴巴讲笑话。听到澳洲话称木瓜为“巴婆”，巴巴被逗乐了。三名女子在眉间抹着印式红点，巴巴看到很高兴。巴巴想让他们看看在印度和美国拍的电影，可阿瓦塔之寓尚未通电。约翰·布鲁福德讲了三个幽默故事。诺尔亚当斯、奥斯瓦德霍尔等也讲了几个故事，逗得巴巴连连发笑。巴巴也给他们讲了斯瓦米蒙伽拉南达、巴拉克巴格万、高达乌丽·麦和瑜伽士修达南德·巴拉提的故事。

比尔·乐裴基带父亲罗伊，再次来见巴巴。巴巴注意到罗伊，招呼他过来。罗伊跪在巴巴跟前，巴巴慈爱地久久拥抱他。之后，大家一走过来，吻巴巴的手。

6月6日是撒晤斯最后一日，上午9时，召全体到会堂。巴巴要来粉笔，要埃瑞奇在地上画三个圈，代表浊、精和心界。巴巴用帽子代表假我，随后开始阐释：

你内在的真我，扮演着假我角色。例如，你的真我附有虚妄。以弗朗西斯为例。弗朗西斯的真我附有虚妄。浊、精、心界和神皆在弗朗西斯内。弗朗西斯的真我扮演着假我角色。他只能看见浊界。

真我朝后看。因此，退后一步（反方向看）实乃进步。第五层面的瓦隶带领弗朗西斯从第1圈带向第2圈。在精界，可看见许多层面，但其实都是幻相，诸如美妙的音、光、香，等等。第六层面的辟尔（圣人）把弗朗西斯带到心界；这里，见的方向被倒转，看见无限之神。在第六层面，弗朗西斯看见神，却不知自己就是神。从浊界到精界再到心界的过程中，全意识保留。至师将所有虚妄从真我拿掉（这时巴巴拂去帽子），只留下真我。

真我与无限合一。假我去除，个体性保留。真我说：“我是神。”但事实上，所有的个体皆一。三位至师皆称“我是神”，从而表明个体性，但皆在神内。至师是个体化海洋，阿瓦塔是海洋化个体。阿瓦塔完全知道他在众生内，众生在他内。

巴巴希望听音乐、更多笑话和故事。全体合唱民谣《丛林流浪》。诺尔·亚当斯吹笛。之后用午餐。下午1点重新集合，跟巴巴道别。

拥抱完每一个人，巴巴坐入约翰·布鲁福德的轿车，埃瑞奇和弗朗西斯坐后排。比尔·乐裴基、罗伯特·劳斯和其他满德里，携行李驱车尾随。随着巴巴的车驶离，众人挥手致意。巴巴走前指示，爱者们要到次日上午才能离开；还命令劳娜在他走后，将他住所的门锁上，谁都不得走近巴巴屋。

巴巴一行抵达布里斯班，再次住宿贝尔优旅馆。翌日上午，一起乘飞机赴悉尼。再乘出租车到美赫之家，用午餐，议事。晚上，比尔驾驶1956年巴巴访问悉尼时坐的同一部轿车，送巴巴到机场。提早数小时到达。

在澳大利亚逗留5天后（与1956年首访天数相同），美赫巴巴由埃瑞奇、阿迪、邓肯和纳瑞曼陪同，于1958年6月7日晚，乘英国航空713号航班，途经达尔文、新加坡和科伦坡，于次日（8日）晚上7点15分，抵达孟买的圣克鲁兹机场。飞机晚点4小时，但他们比原计划提前了10天。

美赫巴巴将爱种播在阿瓦塔之寓，
它定将在这片土地永远开花。

神圣的土壤已耕耘好，
后代人从各地纷纷涌来，
在神人恩典中找到庇护。

